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5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5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册目録

自序

叢書者。叢雜之書也。自說經論史以及秘書小說凡世所欲見而未見者。約卷帙多寡。彙為一集。知不足齋主人。事此有年。已得十八集。富矣。而猶未已也。余性嗜書。家無藏弆。客授所得俸。奉親贍家外。視力所能有者。悉以付書賈。其長編巨册。則從戚友借觀。說部如百川學海陶氏說郛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稗海之類。皆已流覽。間有所得。輙為論列。亦有急手翻過者。條其目以備遺忘。所謂目治偶鈔也。鮑氏書紙貴一時。且各集先後踵出。非積年不能全。余既不能買

又韞於借。偶窺一斑而已。癸卯秋薦後謁印芷房師。謀所以報知己者。綠飲慨然見贈一部。凡十集。師得之甚喜。余實未嘗寓目也。丙午春。館北平查氏。乃從印師借閱一過。去秋携懋兒應試武林。聞綠飲寓西湖沈莊。監梓四庫書目錄提要。走訪之。將購全部遺方伯周眉亭師。以方伯甚愛此書。久欲覓買也。十月印就。託吳君兔牀交來。故卷末有兔床經眼圖書。會歲晚不果赴皖。攜庋桐川書院。初鹿鹿未暇讀。歸時將納諸櫥。始抽閱數集。有月日可稽。今年夏孟下澣。抵院。陰雨悶人。體常小不佳。六月初。始通閱一過。十

集以前。如遇故人。自十一至十八集。則新知居半。應
接不暇。雖終日揮汗不恤矣。甫終卷。適鶴村王君入
皖。即綑寄方伯。盍前後十四年。兩得異書。而皆不能
有。非忍割愛也。兩師所居。滇南燕北也。好尚同余。其
欲得之也甚於余。持贈不亦得人乎。雖然。竊有感焉。
譬之良友。其始聞聲思慕。恨相見晚。幸而晤對一室。
樂矣。又心知其必不能久留。窮日夜竭肺腑相告語。
已竟別去。中惘惘若有所失。夢寐縈擾。無以自釋。因
取其贈言。反復尋繹之。庶幾如見其人。古人所以謂
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也。茲之叢書。贈我多矣。爰信筆

記錄於紙令甥孫陳鵬繕為一冊題二十字云嗜古老成癖知音報不遲寶山曾入眼空手亦何辭

嘉慶元年丙辰七月初五立秋日耕厓子識於復初書院

四部寓眼録補遺 知不足齋叢書提要

海寧 周廣業 耕厓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此贋書也。即一序。淺陋支蔓已甚。其傳仲尼燕居。首稱名有五品。叙入左傳之文。後言仲尼首上污似尼邱山。故名邱而字仲尼。似此鋪排。自可動輙萬言。下又云。仲尼之兄伯尼。將謂伯尼亦首上污似尼邱乎。此海曲陋儒所造。斷非真本。又以曾子辟席為跪。徧考聖賢師弟問答之禮。從未聞有跪者。彼蓋用夷禮釋耳。叢書襄然用此冠首。得毋與

津逮秘書。用卜氏詩傳壓卷。同一嗜古之過歟。薛五代史。載周恭帝初。高麗進別序孝經一卷。趙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時無好事。未有傳者。大率此本之類耳。

客杭日記一卷

元京口郭畀字天錫撰。乃天錫至大元年九十月間寓杭記事也。時鎮江路隸江浙行省。天錫蓋為謀幹改選而來。似充除某官。今請改選學錄教諭等職。故須得行省劄付。而允否則儒學提舉司主之。自九月二十三日到杭。即詣省中聽磨所。見李

叔義。改抹元文。次從張德輝閱卷中學錄解由。又

往儒司投呈。官吏未允所請。復寫狀。至廿八。德輝

作學錄諭擬劄（原誤作倒。合觀下文必是劄子。）上。廿九。省中禮房

為立擬劄事。三十日。又改正擬劄。約末日省中計

會選。本十月初二付文書與選房。以末聡元除。又

欲刁蹬。初五日。見馬從簡外郎言乃事未允十一

猶未慨然。十九少見次第。至廿七到省伺候文書。

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

奈何。願還原物。十一月初二。到省領文書。取田甘

結。邀子長小酌。屬聡元除事而返。計四旬之間。奔

走者司幾無虛日究轉浼囑不遺餘力且聞鄰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而喜慮已事未就而憂似亦役役於一官之得失者然而勝游訪古所交知皆當代耆英所鑒賞皆名賢字畫未嘗稍因塵務而廢則其人胸期之雅達可想矣竊謂天錫此舉必非孟浪觀其首序徐和父來錄示新文知當時新有此例故至者圖之及與盛親家借勁一筋則家非素封甚示以名士寒素僅博末員當事即一一介之尚嫌不稱其德況弄此靳之手揣其情勢必以賄賂不足之故吏胥舞弄致終敗耳噫此亦

可見當日之吏治矣。又言謀之無計。且往長興。索俸則歸耳。又欲見唐仲文。為長興欠俸。囑呈文催討。此不知為何俸。據所謀為學録教諭。則當是書院山長之俸也。蓋年滿更替。故別除。俸必待索。欲改除又不遂所請。寒士失職。古今同慨。厲樊榭先生序言。本有四冊。去其無關武林典要者録之。今觀其書。有應刪不刪者。如每日下書客杭或寓杭二字。殊屬贅疣。亦有不應刪者。如子長逸其姓。而於馬從簡稱外郎。又稱公。又稱生。而以猪首為亥首。雖節取左傳。寔滋笑端。皆當汰也。

碧溪詩話十卷
宋莆田黃徹常明撰。碧溪在興化，常明歸隱處也。其論詩多本少陵。
歸田詩話三卷
明瞿佑宗吉撰。宗吉錢塘人。恐非足本。
麓堂詩話一卷
明長沙李東陽西崖字賓之撰。麓上當有懷穿。
四朝聞見錄五卷附保母磚跋尾
宋龍泉葉紹翁撰。朝野掌故，略見於此。至保母磚，洞天清錄以為山陰僧偽作，韓侂冑以千緡市其

石殊無一點王太令氣象又以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證之則當時已有定論矣

金石史二卷

國朝武平郭宗昌胤伯撰所論列三代以下金石之文大抵襲舊也

補漢兵志一卷

宋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注余家有嘉興刻本

農書三卷

宋紹興年西山隐居全眞子陳旉撰中卷牛說言牧養役使之宜甚悉大意言牛血氣與人均也勿

犯寒暑。性情與人均也。勿使太勞。其有困苦羸瘠者。以苟目前之急。而不顧恤之也。稾秸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禦其渴。天寒嚴凝。而凍慄之。天時酷暑。而晒暴之。因瘠羸苦疫癘結瘴。以致斃踣。田畝不治。無足怪者。余四月中旬。由四安至桐川。道中見夫婦共事一牛者。其牛羸瘠已甚。夫操棕箒拂拾其項頸。妻以手抓搔其股脚間許久無倦容。似護惜之不遺餘力矣。不知前此之苦飢渴而侵寒暑者多矣。時方揷秧。急需其力。將驅策之。知羸瘠乃爾。恐不任勞。從而拂拭撫摩之。無論暫時

之噢咻。無救於病。即使牛感主人之意。竭其垂斃之力。以運犁起墢。終亦踣耳。彼丈婦豈不對之增愧乎。飯牛而肥。吾懷百里奚矣。

蠶書一卷

宋淮海秦觀撰。其書有與吳俗不同者。皆得自兗人也。此與農書。皆高沙人所作。今高郵州也。書止數帙。明黃省曾又有蠶經。近表弟崔秋谷所輯蠶書。有數十卷。洵大觀也。振常案崔書名蠶事統紀二十卷附錄六卷題海鹽崔應榴輯海昌錢廣伯補曾見沈氏玉雨堂鈔本

責備餘談二卷

明崑山方鵬撰。鵬字時舉。嘉靖時南太常卿。其言多迂濶。不足為定評。

蘭亭考十二卷

宋桑世昌澤卿集第一張注臨可序可。當作河。

萬柳溪邊舊語一卷

元尤玘君玉撰。自號知非子。紀尤氏一家事。其先世嚴事靈佑帝。感異夢卜居江南。已載徵信編。又有尤棟為廣德刺史。郡志未載。余修廣德志。從尤悔庵祖德詩補入。棟號率齋。其事較詳於舊話。當時所補宋明守令。幾百人。多此類也。

五國故事二卷

不著撰人此書任太史、芝田有刊本、在京時曾見之。

慶元黨禁一卷

湻祐年滄州樵川樵叟撰、記寧宗慶元初韓侂胄禁趙汝愚留正等事。

鬼董五卷

不著撰人姓名、惟據元泰定間錢孚跋、知爲宋光寧時沈太學者、殘冬客寓、八九不如意、燈下展此撥悶、見第三卷載盧州歸宗寺張王借居閱華嚴

經事。錄之祠山事要後。以補其闕。內稱威濟侯李太尉。吾鄉里人。考事要。李侯名祿。長興縣童莊里人。宣和丁卯。年十八。沒水成神。嘉定甲申。封威濟侯。則太學為長興人明矣。又第二卷稱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云云。又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合之威濟封年。是其人寧宗時尚存。錢跋以為孝光時人。猶未盡也。乙卯十二月初四日。

佐治藥言一卷

蕭山汪輝祖撰。龍莊。余同年友也。自為諸生及未謁選以前。無日不從事幕府。其言皆躬行心得者。

良藥苦口利於病。信夫。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宋相臺岳珂。依廖氏世綵堂舊本九經。孟以三傳。校刻之。而存其總條例如此。京師有單行刻本。余從翁覃溪先生借鈔得之。詳加考正。以示方茶山。茶山方試鄉闈。適策問石經板刻。即以此對之。竟得售。

百正集三卷

宋連文鳳撰。文鳳號應山。字百正。三山人。即月泉吟社之羅公福也。

氈記一卷

陳新蔡王叔齊撰。宣帝子。入隋病歿。沈志道志墓。

此書大有驗人之遺。

潛虛一卷 附發微論

宋司馬光撰。僞書也。

天水氷山録一卷 附鈐山堂書畫記一卷

此籍没分宜嚴氏冊也。近有周石林者。鈔得之。為立此名而刻之。內男女衣服貂狐等裘。止十七件。為獨少。不可解。又應變價件。有女鞋一千八百隻。共估價銀五十四兩。女鞋要許多何用。乙卯嘉平

三日蜀下。

武林舊事十卷

四水潛夫輯。即弁陽翁周煇也。振常案此書周密撰作煇當是筆誤

附錄姚士粦跋有云。書皇孝養思陵。而光宗感於凶兆。至為不朝不臨。此無異故。孝宗得非所望。故能竭孝展思。光宗謂所固有。遂致溺讒行忍。此繼立賢於身出。人態俗情悲隱地也。廣業案。此庸夫愚婦之談。父為有識者所嗤鄙。而乃援以律帝王手。夫孝為百行之本。未有本撥可稱完行者。聖王以孝治天下。豈謂天下之大。一寢門之視聽盡之

哉。亦始於事親而已。賢后謚辟。必不負賊子之名。昏主闇君。豈復有順親之事。理勢然也。南宋中興紹興。乾湻最盛。至紹熙而朝政頓隳。則孝與不孝之效也。弁陽老人此書。雖鋪張舊京盛事。而其意專歸美於兩宮色養。蓋謂此享有昇平者。寔皆聖孝所致。以歎繼世之無象賢也。故開卷慶壽冊寶一條。有言壽皇聖孝。冠絕古今。第七卷專紀乾湻奉親自序云。一時承顏養志之娛。燕閒文物之盛。使觀者錫類之心。油然以生。今其書所載慶賀大典。以至晨朝夜宴。所謂備儀備物者。實皆出於愛

敬之至誠欲稍不自竭盡而不得直所謂純孝也此時父子之間豈復有絲毫繼立之見存哉光宗初即位亦嘗五日一朝重華雖日極盛難繼亦豈竟忘所生者特內受制於强后外見抑於姦宦遂忍而出此耳然當日德壽承歡乃光宗所親見而竟未能仰承不匱之思謂使觀者油然正升陽翁之微詞也若姚氏所說則是孝宗承奉兩宮專從享有帝位起見而光宗之不朝不臨乃應有之事不惟小視孝宗之甚而亦豈可以訓人子乎不惟不可訓人子亦使人難為人父全於著書之意相

背矣。即以今之立繼言之。其人非乏之親屬應繼者。而偏欲瞞納旁匿。養異姓。致興口舌。或互許訟。甚始或因有子之兄若弟。恃其分所應得。坐擁居奇。乃激之生變。而無子者。性多偏執。以為螟蛉得非所望。他日孝養必有賢於猶子者。不知棄親即疏。既於理不順。又事出倉猝。不能盡擇賢之道。驕佚成性。長必破家。余所見者屢矣。嗟乎。若而人者。雖與之終日正言。尚慮其迷不復悟也。聞姚氏之說。必拊掌而矜得計。以為前人不我欺也。其助虐可勝言耶。斷宜急為刪去。勿留為世道人心之蠹也。

乙卯嘉平五日

钱塘先賢傳贊四庫本

宋袁韶字彥純撰。慶元人。知臨安府。建先賢祠各為傳贊。中云。唐荆州大都督許公史逸其字。諱遠。新城人。末注云。今新城有忠烈侯廟。廣業案。傳中不言謚及封號。此忠烈者。不知謚歟。號歟。隋書許善心。高陽北新城人。後從新城遷鹽官。公其後也。故公為鹽官人。新舊唐書具載。不得言新城人。至謝絳先世本河南緱氏人。繹之曾祖。懿文。為鹽官令。卒葬富陽。遂為富陽人。生從禮。從禮生濤。繹。則

濤之子也見范文正公所撰謝濤神道碑王荆公謝師宰墓誌歐陽文忠謝絳墓誌俱見本集宋史謝絳傳乃云夏陽人又云祖懿文鹽官令皆誤此書稱絳富陽人是也又案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槩西湖三塔路先賢堂名仰高祠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且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巴陵之事謂潘閬有從秦王之嫌遂去之及節孝婦孫天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焉今此本正三十九人而節孝婦孫虞二夫人及馮孝女三人又與所逸五人之數不符此本以何節婦盛孝婦補之極是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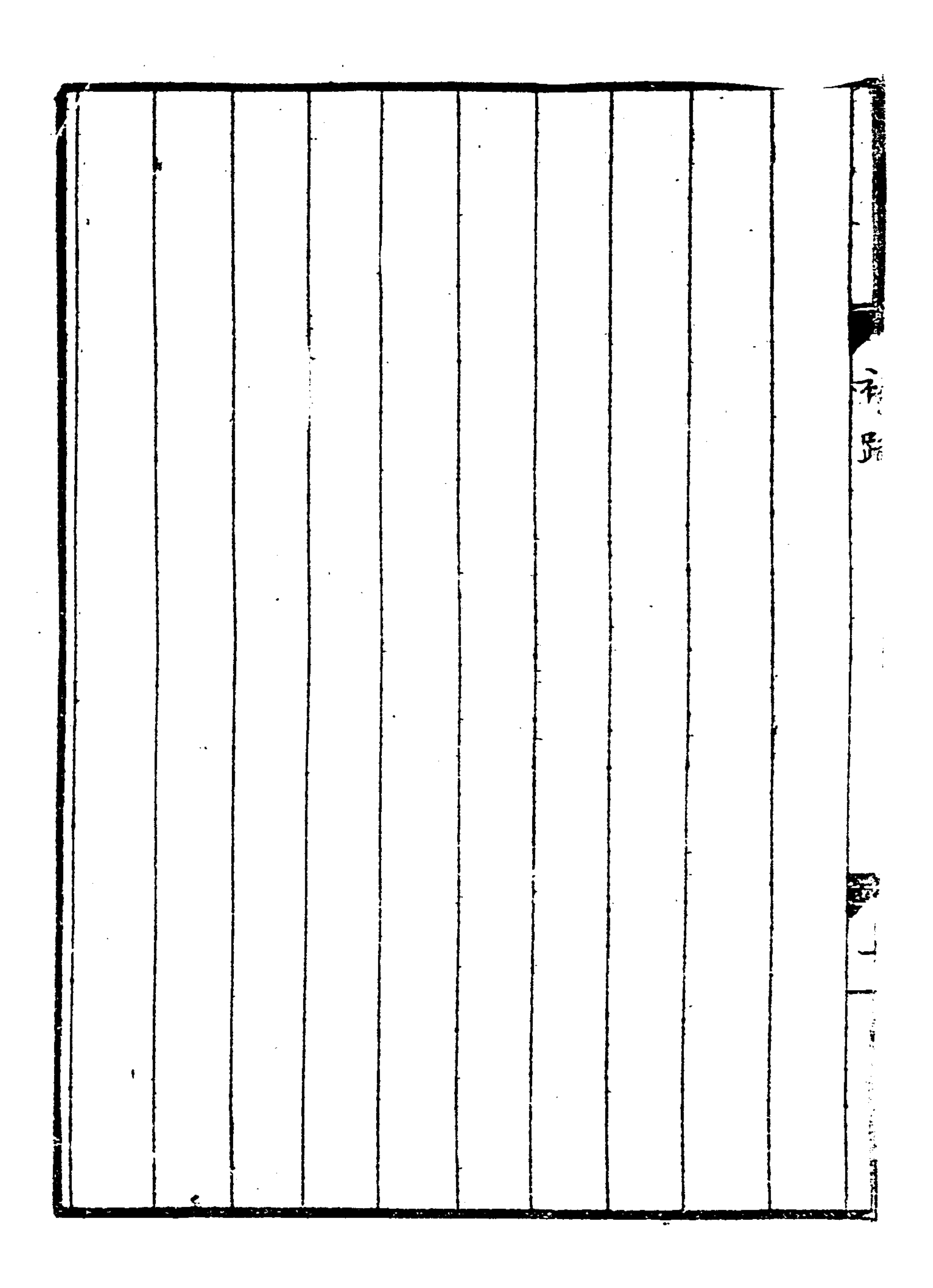
案。此祠舊事不詳何年所建。而此書後附袁韶奏建先賢祠疏。亦無年月。又王埜旌德觀記首云。皇帝嗣位之明年。改元寶慶。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請敕祠宮。報可。既訖工。采摭郡志。旁搜史籍。得全節之士。自許萛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大概。製贊刻石。又明年。請易其額。曰旌德。屬埜為記。云云。據此則是祠本止三十六人。何舊事云潘閬及孫夫人以下。尚有三十九也。此不可考矣。嘉平月。

清波雜志十二卷

宋淮海周煇字昭禮撰清波武林城門名。紹興中煇寓此作書因名中載臨川吳愬字長吉後徙建康與秦丞相有硯席舊罷公道舉其孝廉謂兵火擾攘之際供母膳無缺雖在窮約人或賙之不受雖鄉論素與未免有所迎合以禮津赴行在館於太學未幾託疾告歸都無恩數爾後入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余嘗因事入省寓清波門內因讀此辛賦云許武分財獲美譽庾賢異行竟何如一奇六舉懷种暠寂寞江城處士廬。

跋

此書乃自稿本傳鈔原題為知不足齋叢書提要題下及書口均有四部寓眼録五字案此所記雖僅限鮑氏叢書不及他種然實其寓眼録中之一部故易其位置題為四部寓眼録補遺而注叢書提要之名於下鮑氏叢書共三十集周氏所見祇十八集蓋其時後十二集尚未刻也周氏謂叢書以孝經孔傳冠首今本則以唐闕史冠首孝經退居第二可見初印者首為孝經其後方改移也羅振常記



予與簡莊孝廉少日皆酷嗜書籍購置不遺餘力凡經史子集得善本輒互相傳觀或手自校勘損資鋟數十年如一日云予性懶質鈍爲學多雜而不專投老無成簡莊精斂果銳強于記誦而能專意于經學又克廣攬窮蒐今觀所撰諸經跋文鉤深索隱凡古本之爲後之妄人竄亂芟併者莫不審攷其原來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較正令人復得見本來面目不其偉而傳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簡莊生平善于音注在中吳尤與錢辛楣宮詹周猗唐明經黃蕘圃主事往復研究故閱善本而悉品論其是非靡不精核有如此也癸酉十月二十日吳騫志時

年八十有一

經籍跋文目錄

海昌陳鱣仲魚氏著

宋版周易注疏跋

孔穎達等周易正義據序云十有四卷新唐書藝文志及郡齋讀書志同惟直齋書錄解題作十三卷引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序所云十有四卷者蓋兼略例一卷而言若正義原本止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誤作十六卷後皆作十卷又爲妄人所并也原本單疏並無經注正經注語惟標起止而疏列其下注疏合刻起于南北宋之閒至于音義舊皆不列本書附刻音義又在慶元以後卽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

注疏是也以其修版至明正德間止亦偁正德本以其每半葉十行又謂之十行本然它經音義附于每節注後疏前獨周易總附于末卷之後故題爲周易兼義而不偁附音若夫注疏初合刻本則并不附今世通行者曰閩本曰監本曰毛本每半葉皆九行𨰻向藏十行本已爲罕有今秋從吳賈得宋刻大字本十三卷每半葉八行行十九字皆頂格經下夾行注有注云二字注下作大字陰文疏字仍夾行先整釋經文然後釋注再接大字經文其款式與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所據宋本一一脗合書中避敬恆貞恆等字而不避慎字間有避慎字者審係修版疑即沿革例所謂紹興初監本

其刷印則在乾道淳熙間也楮墨精良古香可愛每葉
楮背有習說書院四字長印未知所在每卷首有孫修
景芳印似係明人其經文如今本坤彖傳應地無疆此
作无彊大有象傳明辨晳也此作辯晳頤彖傳自求口
食此作口實解彖傳而百果草木皆甲拆此作甲坼繫
辭傳其受命也如嚮此作如響其孰能與於此哉此無
於字力小而任重此作力少辨是與非此作辯是兼三
才而兩之此作三材下三才同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
其家此作於家雜卦傳蠱則飭也此作則飾俱與唐石
經合顧亭林石經攷以力少爲誤錢辛楣辨之甚當攷
集解本作力少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景祐

本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後漢書宗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亦作力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今得宋本作力少尤可證俗閒傳刻之失其注疏中可以勘今本之脫誤更復不少即如咸彖傳疏一段凡一百一字今本全脫宋本之足寶貴如此惜缺其首卷復從吳中周猗唐明經借影宋鈔十三卷本前有五經正義表係錢求赤手校覓善書者補全自謂生平幸事錢校本題識并附錄焉

宋本周易集解跋

周易集解十卷影宋寫本首題易傳卷第幾下題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資州李鼎

祚輯非其舊也前列易傳序偁祕書省著作郎臣李鼎
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侁書又次
侁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後載計用章序每葉十六
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宮某月
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貞恆等字俱缺筆以今汲古閣
刻本校之經文如文言傳可與言幾也今無言字噬嗑
象傳先王以明罰敇法今作敕法大壯象傳不詳也今
作不祥晉六五失得勿恤今作矢得象傳同夬九四其
行次且今作趑趄象傳及姤九三同萃彖傳五假有廟
今作王假豐彖傳月盈則食今作則蝕象傳天際祥也
今作天降繫辭傳其孰能與此哉今與下衍於字易之

以棺椁今作棺槨一致而百慮盡也今無盡也二字皆以宋本爲長至于集解開卷第一條故曰乾元亨利貞矣今脫乾字第二條故曰勿用矣今脫矣字其餘甚多凡引于寶曰今通作干寶余別有攷鼎祚自序本云凡成一十卷中興書目亦作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云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并之邪李燾亦云據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遂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按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㮮刻此書尙作十卷崇禎閒毛晉汲古閣所刻乃作十七卷又改序

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略例仍未之附尤可笑者第十五卷止于知之未嘗復行也而第六卷始于易曰不遠復以經文之一節岐置二卷抑何冒昧至此葢李氏自序中本有別譔索隱之語宋志五行類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當即其所別譔者或附于集解後合之正十七卷故唐志綜其所譔述而言晁李諸家俱未深究原委耳集解自北宋慶歷四年臨邛計用章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南宋乾道二年資中郡守鮮于侃刻之學官嘉定五年侃子申之以版復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覽者乃將大字刻之漕司此即從嘉定本影寫者用明時戶口

冊籍紙上有嘉靖伍年等字既薄且堅反面印格摹寫工整絶倫籤豪無誤前有毛褒字華伯號質庵印褒卽毛晉之長子知爲汲古閣藏書裝潢極精以墨箋爲面背藏經紙作籤殆所謂宣綾包角藏經箋也凡十冊每冊黏籤猶是舊題攷毛扆斧季汲古閣祕書目以此居首注云宋版影鈔定價銀五兩以呈潘稼堂又不知幾易主後爲潢川吳氏所有嘉慶十一年十月吳閶陶氏五柳居書肆持以相視索直十兩余正擬購得黃君蕘圃已先知之急遣人來攜首冊而去未幾蕘圃臥病然猶持書不釋余欲其速愈也因讓之乃竟如其直買之病果起遂以香楠製櫝而藏是冬除夕祭書此其首列

次年余借校未畢將赴試禮部聞蕘圃不赴請以二十
金易書于余而彼有難色且恐余身歷宦途它日歸取
或難竟促歸蕘圃爲跋于後及余罷舉言旋復借校竣
直至殘臘方還愛書之念猶然耿耿越二年余將自吳
返里蕘圃適有所需乃以三十金購之較汲古原價已
加五倍然斧季固云精鈔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
今不敢多開所謂裁衣不值緞子價也則此三十金似
不爲過余故終感良友之能遂厥初心獲此至寶誓欲
重爲摹刻以廣流傳而力少未能姑俟異日獨怪毛氏
既有是書而所刊之本絕不相照豈付梓時猶未獲此
書邪又有盧氏雅雨堂刻本爲惠定宇臆改百六十餘

處與宋本校對時多乖違曰如豫卦集解豫皆作逸乃避代宗諱以故晁公武云集解皆避唐諱今雅雨堂本盡改逸字作豫是亦弗思之甚更不可爲典要矣

宋咸淳本周易本義跋

向從吳中顧氏得宋版周易本義十二卷精美無比有跋刻于綴文又從吳中袁氏得幡宋刊周易本義其卷帙次序悉同宋版惟字樣較大每葉十二行行十五字其經文如比初六終來有它吉不作有他否九五繫于苞桑不作包桑井九五井洌寒泉食不作井冽坤彖傳應地无疆不作無疆頤彖傳自求口實不作口食繫辭傳失得之象也不作得失其受命也如嚮不作如響何

以守位曰人不作曰仁男女搆精不作構精兼三材而兩之故六不作三才下句同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不作其家決必有遇有下無所字雜卦傳豐多故下無也字俱與宋版相合而可以證俗閒通行本之誤至于雜卦傳遘遇也不作姤遇則此本尤勝攷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爾雅釋詁遘遇也易姤釋文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馮椅易輯云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王注易改爲今文爲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葢雜卦以無王注故未及改唐石經及宋相臺岳氏本皆作遘流俗相承盡改爲姤遂不復知本義原本矣若夫注之勝今本處已見前跋錢詹事潛研堂集宋咸

淳本周易本義跋亦詳言之是本爲九江吳革刊刻原
劉容校前有革序併咸淳乙丑立秋日按乙丑爲度宗
咸淳元年也宋有三吳革一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宋初
勳臣廷祚七世孫官至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死宣
和之難詳見宋史忠義傳一紹興初江西運制見繫年
錄一江州人景定四年四月以權發遣戶部判官兼知
臨安府事六月轉朝奉大夫九月除司農少卿仍兼十
一月兼勑令所删修官五年七月罷見咸淳臨安志革
會于淳祐中爲錢唐令尋通判臨安府見嘉靖浙江通
志咸淳元年與景定五年僅越一年耳序云昨刻程傳
于章貢郡齋今敬刊本義于朱子故里葢亦窮經好古

之士或謂即宣和殉難之吳革大非是本雖係濬彫而字畫工緻紙墨精良洵堪悅目又曹寅刻于揚州者即此本而改其行款縮爲小字密格與之相較不已縣殊乎

宋本尚書孔傳跋

尚書孔傳十二卷宋刻巾箱本題曰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卷第一次行頂格題堯典第一越五格題虞書又越三格題孔氏傳每葉二十行行三十字以今本校之如大禹謨降水儆予不作洚水奉辭罰罪不作伐罪夔夔齋栗不作齊慄益稷敖虐是作不作傲虐禹貢北過降水不作洚水東迤北會于匯不作爲匯五子

之歌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作凜乎峻宇雕牆不作
彫牆伊訓檢身若不及不作撿身太甲中視乃厥祖不
作烈祖咸有一德厥德匪常不作靡常盤庚上則惟汝
衆自作弗靖不作爾衆盤庚中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不作乃父說命上台恐德弗類不作惟恐武成師
逾孟津不作師渡洪範明作哲不作作哲旅獒太保乃
作旅獒不作大保酒誥厥心疾很不作疾狠多士序周
公以王命誥作多士不作命告今爾又曰不作其曰天
休滋至不作茲至君牙亦惟先王之臣不作先正呂刑
度作刑以詰四方不作以誥其罪惟鈞不作惟均文侯
之命卽我御事不作既我汝克昭乃顯祖不作克紹賁

誓勿敢越逐不作無敢皆與唐石經及宋相臺岳氏本合其孔傳之勝于今本處不可殫述所附釋文亦可校正近刻凡遇恆桓慎敦等字皆缺筆似是紹熙以前所刊按王德甫司寇春融堂集有宋刻周禮跋云宋版小本有重言重意者又宋本春秋左傳跋云長四寸餘寬不及三寸題云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俱與是本體格相同蓋宋時婺本羣經並刻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婺州舊本即婺所從出也每冊前後有彭城楚殷氏讀書長方印又有傳家一卷帝王書圓印知爲錢氏舊藏余得之吳閶書肆首尾完善彫鏤精良小可納懷殊便展玩惜乎司寇已歸道山不及共賞耳

宋本書集傳跋

書集傳六卷宋刻本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首題書卷第一晦庵先生訂定門人蔡沈集傳餘卷止題蔡沈集傳四字與前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之言合此其原式今本第一卷删去晦庵先生訂定六字及門人二字殊失本來面目集傳本無音前序亦無注今本有之蓋明初坊間附以鄱陽鄒氏音釋而今本夏書仍不附音惟成化本尚有宋本序後有眞西山題跋又載孔安國序一篇漢書藝文志一條孔穎達疏說一條皆有注後載書序亦有注蓋集傳于書序亦如朱文公之攻詩序逐條辨駁後來書肆重刊率爾削去并前序所附

者俱削之良可浩歎攷淳祐中蔡氏子杭進表傳集傳
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云云其
問答一卷久佚僅散見于董鼎書傳纂注中自宋以來
張葆舒有蔡傳訂誤黃景昌有蔡氏傳正誤程直方有
蔡傳辨疑余芑舒有讀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延祐二
年議復貢舉書用蔡氏與古注疏並行陳櫟初作書傳
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以發明
之至明洪武十年太祖與羣臣論蔡傳之失二十七年
詔劉三吾等撰書傳會選其所糾正凡六十六條永樂
中胡廣等奉敕撰書傳大全復耑主蔡傳定爲功令以
迄于今蓋屢晦屢顯究之淵原有自以視陳澔禮記集

說胡安國春秋傳可取實多但異經者處亦失其眞是本爲吳中顧安道所藏惜缺夏商二卷嘗借讀而校之經文如禹謨降水儆予不作洚水夔夔齋栗不作齊栗益稷州十有二師不作有十泰誓無辜籲天不作籲天武成師逾孟津不作師渡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不作親迎酒誥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不作百工弗蠲乃事不作汝事君奭越我民罔尤違不作曰我費誓勿敢越逐不作無敢皆足以證今本之誤集傳若堯典毋囂傳引呂氏春秋增多十九字今考定武成一篇低一格無傳惟垂拱而天下治後來注十餘行異同居多又增多百餘字其它字句之異者更復不少知今本皆爲後人

刪改是書與家藏宋刻易本義詩集傳正堪並行安得有力而好事者盡付諸梓以還先儒舊觀且以廣益天下後世之誦習也哉

宋本毛詩跋

毛詩二十卷宋刻本首題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卷第一次低二格題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又次頂格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又次低一格夾注釋文後接毛詩國風夾注釋文接鄭氏箋夾注釋文次提行關雎后妃之德也起每葉十二行行十八字凡重言重意互注俱用規識凡釋文與傳箋相連不加識別與家藏宋本尙

書體例略同倘書乃藝文小字此則監本中等字所謂
監本者當即岳氏沿革例云監中現行本也經義攷載
有宋刻纂圖互注毛詩當即此本惟彼前有毛詩舉要
二十五圖此但存毛詩圖譜並不知何人所刻宋時各
經諸子皆有重言重意蓋經生帖括之書此本刻畫工
整紙墨精良且原于監本斯爲可貴審其避諱愼字缺
筆敦字則否殆是孝宗時刻者因校對素所肄業之本
經文鄘風終然允臧不作終焉衞風如切如瑳不作如
磋遠兄弟父母不作父母兄弟魏風不我知者不作知
我唐風弗洒弗埽不作弗掃白石粼粼不作粼粼碩大
且篤不作實大秦風駃彼晨風不作鴥彼小雅宜爾家

室不作室家它山之石不作他山朔月辛卯不作朔日
維曰于仕不作予仕鞫爲茂草不作鞠爲飢如此憮不
作此憮維暴之云不作誰暴有冽氿泉不作有冽我蓺
黍稷不作我藝受天之祜不作之祐止于巨阿不作止
於大雅迺疆迺里不作迺彊溥彼涇舟不作淠彼如珪
如璋不作如圭鳳皇于飛不作鳳凰於乎小子不作於
呼匪用爲教不作爲用周頌婁豐年不作屢豐商頌來
假來饗不作來享幅隕既長不作幅幁皆與唐石經及
宋相臺本合惟瑳字石經作磋攷說文有瑳無磋此與
相臺本並作瑳爲是其傳箋之足證今本之誤處尤多
附釋文亦多勝于今本又書中用朱筆點句而于諱字

則以朱筆規識葢猶是宋人書塾中課讀之本耳

元本毛詩注疏跋

毛詩注疏二十卷元刻大字本向爲吳中黃蕘圃所收云以白金十兩買諸五柳居書籍鋪者偶爲友人乾沒余從其友人處出錢十千購得之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傳箋釋文及正義夾行行二十五字其款式與向藏周易注疏符合匡格亦約略相同惟此附釋文而夾注字密耳按毛詩詁訓傳本二十卷孔穎達等作正義序云四十卷葢每卷析爲二唐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文獻通攷俱作四十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并始于北宋之末而毛詩又在南宋紹興初元

據山井鼎左傳攷文引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刻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彙編精加讎正云云其初合時尙無釋文或又以詁訓傳有釋文之本彙刻卽依其卷帙爲次故作二十卷不依單刻正義本作四十卷元人刻此遂承宋刻二十卷之舊第余所有十行本注疏卽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釋音注疏則作七十卷是又從四十卷妄分相傳至今猶夫宋本周易正義十三卷今并爲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今并爲六十三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今分爲六十卷五經正義自尙書二十卷外盡失其原遂與端拱元年孔維等奉敕校勘

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之數不符是本首題毛詩註疏卷第一不注一之二等字次低二格夾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次頂格周南詁訓傳第一夾注釋文畢接正義二字外加規識次頂格毛詩國風夾注釋文正義下接大書鄭氏箋仍夾注釋文正義此當是宋本舊式明嘉靖以下刻本無唐國子祭酒一條卽題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凡傳箋雙行夾注嘉靖以下本改爲單行上加注字以黑圍之又于傳下箋字亦以黑圍按攷文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又見明刻單注別本并箋下云字去

之者更繆凡傳箋下載釋文俱加圓隔其經文與向藏
宋本毛詩合處居多惟如切如瑳作如磋歔彼晨風作
鴥彼維曰于仕作予仕維暴之云作誰暴止于丘阿作
止於如珪如璋作如圭於乎小子作於呼重刻致誤其
所由來者漸矣注疏異同約舉數端召南甘棠注箋云
茇草舍也明本箋云二字誤在茇草舍也下衞風定之
方中序傳戰於熒澤而敗明本誤作滎澤齊風載驅箋
以入魯竟明本誤作魯境魏風末魏國七篇八章百二
十句十行本脫此一行陳風東門之池序以配君子也
下雙行小字孔安國曰渟水曰池本是釋文明本也下
有注字遂以釋文誤入注語小雅十月之交正義而王

基獨云以厤校之十行本校上誤衍十四字大東正義河鼓謂之牽牛明本誤作何鼓大雅泂酌正義郭璞曰今呼餐音脩飯爲餴明本誤作餐者按此卽郭注爾雅中之音山井鼎云宋版音脩二字白書可證周頌思文正義又舜典云帝曰契黎民俎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俎讀曰阻阻厄也明本誤作阻飢又誤作阻讀曰俎此與十行本合可證古文尚書段懋堂大令譔異中詳之噫嘻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明本脫此二十字蓋因上文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致誤今人校經每以十行本爲祖然其修補之葉居多直至明正德止故亦偁正德本孰若此書元刻元印

並無修版大字悅目尤足寶貴也

宋本周禮注跋

周禮注十二卷宋刻小字本附載音義首題纂圖互注周禮卷第次天官冢宰第一夾注音義下題周禮越格題鄭氏注又次經文起前列周禮篇目次列圖說凡三十五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注行二十五字缺秋官冬官四卷以余仁仲本補之亦附音義首題周禮卷第次與纂圖本同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注行二十二字余所見吾鄉吳氏拜經樓收藏宋刻巾箱本周禮纂圖互注王蘭泉司寇有跋大致與此刻同而缺春夏二官又見錢孫保舊藏宋本周禮注春官夏官冬官余仁

仲本天地二官別一宋本秋官以俗本鈔補俱未若斯本之佳前有玉蘭堂印又古吳王氏及辛夷館印又季振宜藏書印盋始爲文衡山繼爲王雅宜藏後歸季滄葦者皆鑒賞名家延令宋版書目纂圖互注周禮十卷疑即此又經義攷載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十二卷引繆泳云元人所輯並無證據且與宋刻纂圖互注毛詩之目自相矛盾此係宋刻無以今通行汲古閣本校之經文天官大宰一曰邦甸之賦不作郊甸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不作之法小宰斂弛之聯事不作斂弛賛玉幣爵之事不作贊王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不作百二醫師有疕瘍者不脫有字地官序官林衡胥十有二

人不作有一大司徒則民不偷不作不愉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不作廢疾黨正壹命齒于鄉里不作一命牛人共其槁牛不作犒牛充人展人則告牷不作告牲肆長掌其戒禁不作戒令草人彊檃用蕡不作疆檃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不作芟荑春官序官天府徒二十人不作三十小宗伯賓客以時將贊果不作贊祼典瑞以恤凶荒不作以卹世婦凡王后有攈事不作摻事大司樂尸出入不作屍出王大食三宥不作三侑小師簫管弦歌不作絃歌瞽矇同磬師凡祭祀不作及祭鍾師祴夏不作裓夏典庸器而設筍虡不作筍簴大祝一曰稽首不作䭫首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不作

宗祀夏官大司馬及表乃正帥執事不作師執事司弓矢恆矢庳矢不作痺矢授兵甲之儀不作兵至職方氏東南曰楊州不作揚州其川熒雒不作滎雒其浸盧維不作盧維余仁仲本秋官序官犬人徒十有六人不作十六赤犮氏不作赤犮銜枚氏不作銜枚遂士而糾其戒令不作戒命庭氏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作矢射冬官矢人参分其長而殺其一不作而網前弱則勉不作則俛皆與唐石經合其注之勝于今本尚多玆不具述余家藏宋刻纂圖互注詩書二經今得此而三矣

宋本儀禮注跋

儀禮鄭注十七卷明繙宋刻本首列儀禮卷第一次行

士冠禮第一越三格儀禮越二格鄭氏注又次行經文
起注雙行不附音釋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卷末夾注
經幾字注幾字凡敬字缺筆而不避徵讓等字疑出于
宋天聖以前本相傳爲明嘉靖閒徐氏繙刻宋本三禮
此其一也日知錄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
脫婿授綏云云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補而其
注疏遂亡又言鄉遂脫士鹿中云云七字士虞脫哭止
云云七字特牲脫舉觶者祭云云十一字少牢脫以授
尸云云七字以爲此秦火之未亡而亡于監刻近惟吳
中黃氏士禮居收藏宋嚴州刻本十七卷最佳每葉二
十行每行大二十五字小三十字不等宋乾道八年命

張淳校刊儀禮有監巾箱杭嚴四本今所存識誤偁嚴本者十餘條皆與之合是本雖係繙刻其原尚在嚴本之前較之俗閒通行本實遠過之經文士冠禮啐醴捷柶興作建柶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作鄉大夫士昏禮婦說服于室御授作御受集于北牖下作北墉命之辭曰無辭字視諸衿鞶下有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并注姆教人者四字弟則稱其兄無則字某以得爲婚姻之故作某得以爲士相見禮若常爲臣者作嘗爲卿飲酒禮送受瑟乃降作遂受司正升立序端作席端遵者降席東南面席下有席字介俎脊脅胳肺脅下有肫字鄉射禮正告于賓上有樂字改

作一个挾之作改取告于大夫曰告上有以耦二字與適左个中亦如之作皆如樂正命東面大師曰作東面命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夫下有坐字記送西取弓矢作遂西楅髤橫而奉之作拳之各以其物獲下有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幷注謂小國之州長也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二十一字燕禮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作實之大夫皆就席就上有升字大師告樂正曰告下有于字主人拜受觶作拜送記燕朝服于寢下有其牲狗也四字幷注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十四字大射儀大夫在干侯之北作大史賓揖乃升無乃字主人洗酬作洗觚上射與左作於左司馬師

坐乘之之下有卒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作西比既拾取矢捆之作捆之相揖還退無還字司射袒執弓射下有遂字退次于序端作退俟僕人師洗升賓觶作實觶司馬師受虛爵司上有卒字司射釋階西作適階衆射者既拾取矢作繼拾公答拜反位答下有賓字如初受戚之禮作受酬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作竹簋客辟不答拜作賓辟尙擸坐啐酒作啐醴無儐作無擯下同對曰非禮也敢敢下有辭字復見訝以其摯作見之醴尊于東廂作東箱又拜送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三字在二三老拜下左擯簋粱作左擁簋粱覲禮歸寧乃拜作乃邦喪服右本在下作左

本妾謂君作爲君特重於大宗者作持重適人不得後大宗作適子婦人不能二尊也作貳尊歸其宗廟作埽其爲無服之殤爲上有皆字郎葛五月月下有者字何以緦也報之也緦下無也字士喪禮受用篚作用篋郎位如西階下作于西櫛用簟作於簟三分庭一在南作參分祭服不倒作不到巾待於西階下作待于二車畢乘作貳車執枕作卒枕左還北面作右還來日卜葬其父某甫日下有某字送郎席作還郎卜宅如初儀作卜擇既夕十三夕下有禮字擯者請入告擯上有出字從柩車當前束作柩東記內外皆埽作外內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無男女改服句及注裏親膚作

裏親升自西階升下有降字亦可張也作張可士虞禮簞布在其中作簞巾祝佐食降位降下有復字尸卽席坐帷主人不哭作唯主尸授振祭作尸受拾踊三死三日而殯上三字下有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主人再拜賓再答拜作答再立于門外東房南面作東方立于房中東面作南面卒載加匕去鼎作于鼎立于西南面于下有尸字洗獻兄弟兄上有衆字舉尊答拜祭酒祭上有尸字賓立于觶作卒觶衆賓長左受旅左上有自字奠觶拜長皆答拜下有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各酌于其奠作其尊立于戶內西面作戶外少牢饋食禮筮尸如筮日之儀作之禮臂肩臑

膞骼作膞骼振之三下有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尸同
受祭于豆祭作受同贊者于房中作房戶賓尸西北面
拜送爵作賓戶祝入尸謖主人出作入降主人答一拜
作壹拜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作執桃賓亦覆手以授
作以受賓縮執俎以爵作以降主婦洗爵於房中作洗
于房中主人席北面西作西面主人共祭作其祭主人
降洗爵作洗觶下同宰夫執爵以從作執薦先生之脅
折先上有其字受三獻酌以酢之獻下有爵字祝易爵
洗酌受尸作授尸賓尸西北面答拜作賓戶衆賓及主
人拜送于廟門外作賓出凡此皆與唐石經合日知錄
所云監本脫落者一一皆在且其注亦無不在焉豈非

幸事又注之可以訂正今本者甚多别有校記合之蕘圃所藏宋景德官本儀禮單疏五十卷而賈疏亦全矣因思亭林身際亂離出遊關塞未及購覓善本是以說文頁本及廣韻足本等書皆不可以不備而竟未之見爲可惜耳

宋本禮記注跋

宋淳熙刻本禮記注二十卷吾友吳門顧安道明經所得前有二小印曰乾學曰徐健菴知爲昆山徐氏傳是樓舊藏首題禮記卷第一次行頂格曲禮上第一越二格題禮記又越二格題鄭氏注次頂格經文起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夾注行二十四五字不等每卷後夾注

經幾字注幾字冣後卷總書凡幾字又夾注經幾字注幾字末葉題撫州公使庫次題新刊注禮記二十卷并釋文四卷次列校正銜名七字末題淳熙四年二月日後附釋文中字大版宋刻宋印首尾完善洵經籍善本余嘗過安道所居南城小讀書𠂤出視而欣賞焉安道將刊行未及而歿陽城張君古餘來守蘇州借讀而愛之亟覓好手影摹重彫覆校者卽安道之弟千里茂才刻旣成以初印本見贈字畫矜莊彫鐫古雅與宋刻纖豪無異竊念鄭氏經學易書論語孝經注並佚春秋注付服子愼而服注亦亡今惟詩箋及三禮注在耳漢唐石刻有經無注蜀石經晉銅版有注而不存九經三傳

沿革例所謂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紹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幷興國于氏建余仁仲本俱不少概見是本卽所謂撫州舊本蓋廑有存者甯非至寶

余家藏禮記注有明嘉靖時仿宋刻本有近時仿宋岳氏刻本參互攷訂是本爲長阮侍郎十三經校勘記亦詳言之此攷異二卷尤爲精審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顧千里云四郊之四當作西正義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正義本此注是西字非四字後來

本誤改作四并正義中設置於西郊亦改之非是又云其所以致誤者因正義釋此注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故遂改之耳不知此正義但廣異說卽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正義所謂或徧在四郊者耳皆不取爲義彼說從西郊不從四郊此可互見皇侃之義以北史劉芳傳證之實出於王肅或肅義作四郊正義序已言皇氏時乖鄭義無足怪者乃或又據芳傳所引并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郊致爲巨謬云云按所謂或據芳傳者葢指孫頤谷侍御讀書脞錄有云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葢西字誤也侍御此論曾親告諸余是書初出段懋堂

大令作禮記四郊疏證申孫黜顧其略云王制西郊孔本作西而祭義四學注謂周四郊之虞庠也係用王制語彼以四釋四則此必是四字確然無疑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書之云云凡數千言顧復作學制備忘記以辨之亦數千言兩家遂成水火余欲爲調人而終莫能解嘗彙其書爲一冊題曰段顧校讎編洪稚存編修見之曰正可對朱陸異同辨相與一笑頃讀撫本禮記故并及之

宋本禮記注疏跋

禮記正義七十卷宋刻本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一次列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勑字提行次列正義夾行次曲禮上第一 自首至夫禮
者所以定親疏節正義之後題禮記正義卷第一 終每
半葉八行經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小字雙行行二十
二字注後不附釋文前有禮記正義序按序云凡成七
十卷舊新唐志崇文總目文獻通考皆同蓋北宋初刻
正義單行本七十卷玉海卷三十九禮記疏一條云咸
平二年三月已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
爲正義原書南宋初與經注合并尙從正義原分之卷
厥後附釋音本又改爲六十三卷而原定卷次遂亂此
必南宋初刻與山井鼎攷文所據宋本多合而彼有缺

卷此則純全誠希世之寶也向爲吳門吳推菴行人所藏傳于其子企晉博士乾隆十四年惠定宇徵君取校毛氏刻本計脫誤萬餘字爲跋而識之有云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其後七十卷之本歸于曲阜孔氏而定宇本間或傳校毛刻有書賈錢聽默竊以所儲十行本重臨惠校綴以原跋十行本者亦南宋時刻以其每半葉十行故偁十行本首題附釋音禮記注疏亦偁附音本前序後有建安劉叔剛宅鋟梓又偁劉叔剛本實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其版漸損遞修至明正德故山井鼎攷文目爲正德本厥後閩本監本毛本皆從此出聽默所臨每與惠校不符蓋十

行本與七十卷本合者無庸點勘惟毛本脫誤最甚故
惠跋計改字數如許之多聽默詭言惠校宋本且爲用
故家收藏印記鬻諸長安貴客以獻伯相和珅遂屬其
黨復將毛本略校影寫摹雕後有珅跋下用致齋和珅
小印又大學士章又壓角印曰子子孫孫其永寶之時
乾隆六十年事嘉慶三年其家籍沒版已散亡印本流
傳甚少余家舊有十行本惜多修版近得和刻因借友
人所臨惠本而重校之其所分七十卷俱鉤識之至于
第十九卷曾子問第二十一葉十行本久經全脫閩監
毛本因而空白者和刻已補其違脫數行者縮寫補全
惟妄改處頗多茲照惠校更正仍目之曰宋本以和刻

亦原于宋也世有好事能將孔氏所藏之宋刻七十卷精摹重梓嘉惠士林豈不偉歟豈不快歟

元本禮記集說跋

禮記集說十六卷元刻本首題禮記卷第次題後學東匯澤陳澔集說按經義攷陸元輔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樂仕進教授鄉里學者稱雲莊先生今觀其自序云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葢其父大猷爲饒雙峯弟子雙峯師黃中立爲朱文公再傳弟子故得籍其餘蔭又云書成甚欲就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艮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後題至治壬戌攷壬戌爲元英宗二年入元已四十三年是時猶未刻也此本首

卷後識云天歷戊辰建安鄭明德宅刊行天歷戊辰爲文宗元年上距壬戌相距五年殆至是始爲刊行耳自序後有凡例五條首校讎經文列蜀大字本朱舊監本興國于氏本盱郡重刊廖氏本建本注疏建本經傳通解凡六種次援引書籍次注說去取次音文反切次章句分段皆今本所無明內府刻本尙有書凡十六卷明刻本猶然今本十卷不知何時坊刻所幷經義攷作三十卷則又誤同永樂大全之卷當改題爲十六卷也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余得諸中吳袁氏五硯樓者末有白隄錢聽默經眼小印蓋書賈錢景開所收而袁氏購之元人說經之書而猶是初刻之本斯爲難得耳其

經文之勝于今本及不合古本又其說之背于古者具詳余所著禮記參訂茲不贅錄攷宋時劉懋有禮記集說衛湜有禮記集說百六十卷元時又有彭絲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曷爲仍襲其名且其父名大猷而子字曰可大其學宗程朱而名曰澔與程純公名相犯止加水旁皆有可議者其生平無它著作株守窮鄉妄欲說經垂世而固陋空疏弊端百出經義攷目爲兎園冊子殆不爲過攷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專用古注是書之作本已違制故不爲儒者所偁明初定制禮記亦尚崇鄭注孔疏自永樂中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始用陳澔集說爲主

四百年來以之取士因循未改不過因其簡便易明然觀其自序但云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而已後之頒行學官所謂始願不及此耳余少時所誦習者坊間刻本誤字孔多今得以校正遂跋而藏之

宋本春秋經傳集解跋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明繙宋相臺岳氏刻本首題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次低四格杜氏注越三格盡十一年次傳文起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注雙行附釋音每葉之末上刻篇識經傳俱加句讀與乾隆四十八年仿宋刻本纖豪無異惟每卷後無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印耳前後序俱全尙有年表一卷名號歸一

圖二卷此本則亡攷明時繙刻有三此其最精者少時
所讀者杜林合注今以經傳校之然後知合注本之誤
謬隱元年傳非君命也作公命二年傳費庈父作庈父
三年傳百祿是荷作是何四年經庚戌衞州吁弑其君
完作戊申公及宋人遇于清作宋公七年傳告終嗣也
終下有稱字九年經天子使南季來聘作天王十一年
傳遂與鄭氏歸而立其主作尹氏桓二年傳以照臨百
官作臨照五年傳况敢陵天子乎作敢陵六年齊使乞
師于鄭齊下有侯字十年傳乃獻又求其寶劍獻下有
之字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鐘作夫鍾十七年傳疆
埸之事作疆場後仿此莊六年傳必度於本末作度其

八年經殺其君諸見作弑其傳刼而束之作刼而十八年傳遷權於那處作那處二十一年傳王巡守號作號守二十二年傳使爲工政作工正鳳凰于飛作鳳皇二十三年傳王有巡狩作巡守閔二年傳及狄人戰于滎澤作熒澤僖元年經獲莒挐作莒拏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八下有之字九年經晉侯詭諸卒作佹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作而後二十三年傳懷其安實敗名作與安二十四年傳屏括摟嬰作樓嬰二十五年傳晉于是始起南陽作始啟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壹秦師二字二十八年傳命晉侯侑作侯宥及其元孫作及而三十年傳焉用亡鄭以倍鄰作陪鄰文五年傳楚子

變滅蔑楚下有公字六年傳辟刑獄作獄刑謂之得禮作德禮十一年經會郤缺于承筐作承匡十四年傳盧戢黎作戢梨下同十五年經齊人侵我西鄙齊上有秋字傳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蔡侯下有陳侯二字十六年傳楚子乘驛作乘馹鱗鱹作鱗矔賜左右以使行作而使十七年傳而從於疆令作彊令宣四年傳汰輈作汏輈楚人爲乳穀作謂乳下爲虎同九年傳厚賂之作厚賄之十一年傳反之可乎曰可哉曰上有對字十二年傳屈蕩尸之作戶之又何以爲京觀乎作可以成二年傳士燮將上軍作佐上衆之不可已也可下有以字九年傳謂修好結成作請修十三年傳虔劉我邊

厯作邊垂而我之昬姻也無之字十五年傳會吳鍾離
吳下有于字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廢疾作癈疾十年
傳伐我西鄙作侵我十三年傳獲保首領以殁於地作
以沒十四年傳吾今實過作吾令夫君神之主也民之
望也上也字作而十年傳鄍叔紇作郰叔紡于農功作
農收十九年傳穆叔曰叔下有歸字二十一年傳欒盈
出奔楚欒上有秋字二十二年傳鄭游販作游販二十
三年傳非鼠何如作如何二十四年傳樂只君子作樂
旨後只同二十五年傳賦兵車徒卒作徒兵二十七年
經冬十有二月乙卯朔作乙亥傳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作荀盈二十八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無臣字二十九

年傳展玉父作王父三十一年傳年均擇賢作年鈞下句同照元年傳趙孟曰天乎作天乎三年傳豆區釜鍾作釜鍾四年傳箴尹宜咎作葴尹五年傳自王以下作已下明之未融作明而九年傳饍宰屠蒯趨入作膳宰十年傳邾人薛人邾人下有滕人二字十三年傳饑者食之作飢者十九年傳郹陽封人之女作郹陽二十五年傳吾聞文武之世作文成戮力壹心作勠力二十八年傳僚安楊氏大夫作陳氏三十年經徐子章羽奔楚作章禹定元年傳凡從公出作君出四年傳子泓漢而與之上下作沿漢五年傳民之攸暨作攸塈八年傳獲叔子與析朱鉏作朱鉏十五年傳事死如事生無下事

字十六年傳日月以幾作日日十七年傳言過於其志作吉過二十三年傳非敢耀武也作耀武二十六年傳獻公孫於衞齊無衞字大都與唐石經合其注之勝于今本者尚多茲不具述因思相臺岳氏當日命良工刻梓家塾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不使有豪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明時繙刻已失原版殆如虎賁之于中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後之讀者當奉爲典型也可

宋本穀梁傳單行疏跋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照宋鈔本是疏本單行而卷第仍范甯集解之舊文獻通攷玉海並引崇文總目作三

十卷云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等奉詔是正令大學傳授然唐宋二志書錄解題俱作十二卷疑崇文總目三十卷乃十二卷之誤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云昭德先生讀書志中有諸經注疏獨無穀梁注疏云攷晁志有單疏無注疏趙未悉其例趙所見注疏合并已作二十卷至今相沿不改遂失其原是本出章邱李中麓家惜缺文公以前五卷字多駁落繕寫雖不工然行款悉依舊式其駁落處俱空白長州何北山煌嘗據以校汲古閣注疏改正甚多今爲周猗唐明經所藏余又從猗唐借鈔首題春秋穀梁疏卷第幾越三格某公次行低八格唐國子四門助

教楊士勛撰又次頂格疏文起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
字二十一字不等凡疏傳處有傳字疏集解處有注字
其九勝于明刻本者如文二年疏左主八寸作七寸與
儀禮經傳通解合桑猶喪也今本公羊傳注脫此四字
四年娶於大夫者作娶乎與公羊傳合十四年世家及
世本是齊昭公也上有齊侯潘有二五字宣二年法峻
整法上有嚴字三年無災而已災下有害字與公羊傳
注合八年日下昃乃克葬昃作稷與注云稷昃也合十
五年平者成也作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十六年成周
宣榭作宣謝與釋文或作謝合說文無榭字古皆作謝
成元年則兼作也則上有言新二字十二年臣下誰敢

於效爲之作孰敢放效爲之十三年稱人以執是伯作稱侯以執爲惡十七年故決其不以伐鄭致作故決其以伐鄭至襄十年彼向來陵遲作伺未陵遲三十年月卒日葬者也作月卒者葬非葬者也昭三年夏叔至成公作五月葬滕成公八年滅國作傳閔之也四字釋曰下有傳解二字哀二年二顧遠不進作三顧與左傳合七年有臨一家至焉作有臨一家之言焉凡此之類皆足以資攷證雖斷圭殘璧要自可寶耳

宋本論語音義跋

論語音義一卷影寫北宋蜀大字本首列論語音義一次陸氏銜名次論語序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

二十五字與孝經音義孟子音義同一格式合裝一冊前有宋本長圓印及甲字方印又毛晉毛扆父子名字印蓋係毛氏汲古閣所藏墨妙筆精與宋刻眞本無異今藏吳中周氏香嚴書屋吾友黃蕘圃旣刻其所有錢氏述古堂影寫宋本孟子音義因將孝經論語音義精摹重刊目曰三經音義按經典釋文今亦惟香嚴書屋所藏葉林宗影宋鈔本爲最善徐氏通志堂雖據以刻入經解而舛誤甚多盧氏抱經堂又借校重刊尚未盡善良由改其行款別經繕寫且以意改竄遂至失眞今以徐本論語音義校之學而篇號曰司馬法作号曰八佾篇接祭山曰旅作挼祭木鐸直略反作直洛反盡津

忍反下有注同二字里仁篇造次鄭云蒼卒也作倉卒公冶篇賦魯論作傳作傅梲本又作掇草悅反作本又作棳章悅反便辟作便僻述而篇亡而爲有比舊爲別章作此舊有之誄曰或云作讄作孔云作讄則蒽鄭云殼質貌作㲉質子罕篇韞鄭云裏也作裹也鄉黨篇居不容作不客山梁作山粱見雉食粱粟作粱粟先進篇鈍也徒頓反作徒遜反曾箴字皙作曾箴子路篇之迂鄭本作于于枉也作往也憲問篇公綽本又作綽作本又作焯大夫僎本又作僎作本又作撰荷蕢本又作河作本又作何衛靈篇絕糧鄭本作粻音張下糧也作云糧也陽貨篇彊賢作強賢涅而謂黑土在水中者也

作涅而謂黑土在水中者也據樂又音樂作又音洛凡皆勝于徐刻而與影宋鈔釋文本合書以宋本爲貴況乎論語九八入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者鱣向著論語古訓惜未得是本一校衰年見此昭然若發蒙矣

宋本孝經注跋

孝經一卷唐明皇注繙宋相臺岳氏刻本首題孝經一卷次項格開宗明義章第一又次項格經文起注雙行附釋音每加句讀前有唐元宗皇帝御製序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卷末有亞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印與所刻各經同以明本校之開宗明義章汝知之乎作女知下吾語汝同刑於四海作刑于孝治章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作而況下同嚴愛道章敬一人則千萬人悅作而千喪親章此哀戚之情也作哀感注開宗明義章光顯其親作光榮諸侯章則常爲社稷之主作長爲恆須戒懼作戒慎庶人章公賦既充作既足三才章人之恆德作常德孝治章萬國舉其多也作舉其大數也上好理皆得懽心作然上孝理皆得懽心聖治章參問明王孝理作曾子問更有大於孝不作孝否懸衾篋枕作懸衾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作民心君子之不貴也之下有所字臨撫其人作臨於五刑章聖人制作禮樂作禮法諫諍章作諫爭故疑而問之之下有也字感應作應感章光于四海作光於喪親章故發此事作

此章大都與唐石臺本合此宋刻本向藏昆山徐氏前有傳是樓及徐炯珍藏祕笈二印後有徐中子及彭城中子審定二印今本爲桐鄉金氏翊和書塾精摹繙刻視原本幾欲亂眞安得更有周儀二禮公穀二傳及論孟出焉盡繙刻之俾世人共見九經三傳相臺本之全邪

宋本爾雅疏跋

羣經之疏本自單行今尚存宋本有三而皆萃于吳中三者何儀禮也穀梁傳也爾雅也儀禮疏爲黃蕘圃所藏宋景德官刻本五十卷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惟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凡缺六卷穀梁傳疏爲周猗唐

所藏李中麓家照宋鈔本十二卷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自第一至五凡缺五卷爾雅疏二部一爲蕘圃所藏一爲袁壽階所藏並宋刻本十卷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首尾俱全余嘗賦五硯樓詩贈壽階云好留漬墨更磨丹爾雅蟲魚手自刊爲言江夏無雙士東郭西郊并二難蓋指兩家各藏爾雅疏蕘圃居東城壽階居楓橋也壽階既歿藏書多散爾雅疏亦爲蕘圃所得蕘圃因其重複也遂將己所有者歸諸余余乃以白金四十兩購之凡六冊中有文淵閣印審係明內府舊儲宋錦作韜外用香枏製匣鐫題名目一一精良印本雖稍遜壽階所藏而裝潢之美則過之可備書庫中神品

矣攷邢叔明自敘云爲之疏釋凡一十卷宋史蓺文志
玉海皆作十卷今細按之卷一釋詁卷二釋詁下卷三
釋言卷四釋訓釋親卷五釋宮釋器釋樂卷六釋天卷
七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卷九釋木釋蟲釋魚
卷十釋鳥釋獸釋畜俗本注疏分十一卷極爲無理就
所見元時刊本已然至今相沿不改猶賴單行疏尚存
耳首列爾雅疏敘次列邢氏名銜奉勅校定勅字提行
敘中今既奉勅校定同下文睿旨又提行後接爾雅疏
卷第一次爾雅序次釋曰起後接釋詁第一經注或載
全文或標起止皆空一格下俱釋曰後來所刻妄加刪
改誤處甚多余別有校記大約經文與唐石經合者居

多注文亦遠勝今本正疏文完善頓使耳目一新昔錢辛楣詹事跋壽階藏本謂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云云余所得元版詩疏引陸氏疏尚多有作機者俗閒詩疏盡改王旁皆爲李濟翁資暇集所惑詎知此疏本俱作機書以宋版爲貴卽此一字已屬信而有徵又況全經之足資攷證也乎

宋本孟子音義跋

孟子音義二卷影寫北宋蜀大字本首列孟子音義序次孫氏銜名二行又次序文起後接孟子音義上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每後半葉格外上

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細楷十字精美無比吳中
黃蕘圃得而重刻其同鄉周猗唐亦有藏本係汲古閣
影宋鈔會而校勘與此同出一原即有一二誤字兩本
皆同自是宋刻原文亦弗改易蓋其慎也汲古閣本有
毛斧季跋其條目有孟子篇敘云云錢鈔已前因據毛
鈔附刻詳見蕘圃跋尾今以昆山徐氏餘姚盧氏曲阜
孔氏安邱韓氏諸刻互證惟此本爲善如梁惠王上天
降下民音義今尚書太誓此本作大誓與尚書僞孔傳
及王肅注合蓋大誓即大誥之大也萬章下將比音義
丁毗志切此本作毗失切與廣韻五質之毗必切合作
毗志者涉下文而誤或作毗先者先與失形近致誤也

約舉二端以見梗概至于滕文公下範我音義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按後漢書班固傳云范氏施御李賢注范氏趙之御人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據此知古本作范氏又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下引孟子曰趙簡子云又引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是引括地圖以注范氏施御句復引孟子以注下轡不詭遇句不當牽合選注引孟子仍作範我馳驅音義不過廣異聞耳至于經注舊刻則有若李中麓所藏北宋蜀大字本鄭師山所藏宋劉

氏丹桂堂巾箱本何義門所校宋岳氏相臺本何小山所校宋廖氏世綵堂本疏則有十行本皆讀者所當深攷耳

宋本四書跋

宋淳祐本四書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大學序後有跋云四書家藏人誦而版行者類多細字不無訛舛今得燕山嘉氏所刻宣城舊本于京師經註字等實便觀讀於是補其殘闕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識凡五行攷嘉氏宋有嘉正太平興國進士湘鄉人又有嘉承永州司法此燕山嘉氏不知何人京師原本空格

蓋指臨安而涿澤書院亦未詳何地四書最先刻者爲臨漳本比宣城舊本不知視臨漳所刻何如而繕寫精良字大悅目誠爲至善近得是本于吳中似係國初翻刻者與向所藏易本義詩集傳諸宋本規模具體而微每葉十六行行十五字注作大字低一格嘗以今本校之大學其命維新作惟新中庸必有妖孽作妖孼黿鼉蛟龍作鮫龍考諸三王而不謬作不繆論語序後有讀論語孟子法一篇惟仁者作唯仁女得人焉耳乎作爾乎惟我與爾有是夫作唯我忽然在後作忽焉沒階趨進翼如也作沒堦趨無進字按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蓋經文無之故引是說惟堦字偶

从俗下文阼階仍作階也麃焚作廢焚斯爲之仁矣乎
作巳乎毋自辱焉作無自期月而巳可也作朞月冉子
退朝作冉有唯上知與下愚作惟上鐘鼓云乎哉作鍾
鼓孟子將以釁鐘作釁鍾下鍾鼓並同其如是孰能禦與
之作若是王曰吾惛作吾惛行者有裹糧也作裹囊與
鹽鐵論取下篇云行者有囊合古公亶父作亶甫凶年
饑歲作飢歲思以一毫作一豪則塞乎天地之閒作塞
于泰山之於巨垤作太山矢人惟恐不傷人作唯恐下
同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無也字又從而爲
之辭無而字古之爲市者作市也子三宿而出晝作而
後出晝其命維新作惟新井地不均作不鈞有小人之

事作小民有攸不爲臣作惟臣注同長趙注無不惟念臣子之節本作惟也泰誓曰作太誓後同此率獸而食人也獸上有禽字事在易而求諸難作求之則天下平作而天下平瞽瞍底豫作底豫注有底之而反四字好勇鬭狠作鬭很王使人瞯夫子作瞷夫子下瞷良人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作弗能必至于彀作必志孝悌而已矣作孝弟彊恕而行作强恕見且猶不得亟作由不無不知愛其親也作親者獨孤臣孽子作孼子可以無饑矣作足以無飢矣亦不隕厥問作不殞亦者不恒作不距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作穿踰俱與唐宋石經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合孟子集注十四卷尚仍趙注古本

之舊明初刻本猶然不知坊本何以并爲七卷也其注之與今本異者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注欲其必自慊作欲其一於善先愼乎德注作先謹避諱中庸天命之謂性注蓋人知己之謂性云云作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道也者注則豈率性之謂哉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天下國家可均也注至難也下作然不必其合乎中庸則質之近是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云云此三條皆依未改原本前二條與

四朝聞見錄合德輶如毛注作德輕上天之載注作之
事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道治也下有馬氏云八百家出
車一乘十字爲政以德注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作得於
心而不失之謂也愼終追遠注愼終者作謹終者殷禮
吾能言之注宋殷之後作商之後揖讓而升注揖讓而
升者作揖遜能以禮讓爲國乎注讓者作遜者皆避諱
據於德注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作德者得也得其
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見有恆者注有恆者作有常
君子篤於親注愼終作謹終皆避諱莫春者注莫春和
煦之時無此六字禮云禮云注且如置兩椅作兩倚夫
子之得邦家者注聖而進於無進於一字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注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作少仁人與書泰誓傳合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注作常產常心夫子當路於齊章注一匡天下作一正避諱二老者注其意暗與此合無其意二字帝使其子注又言作史記言主司城貞子注作正子避諱富歲子弟多賴注故其所賴藉作顧藉山徑之蹊閒注山路也作小路動容周旋中禮者注細微曲折無曲折二字凡皆勝于今本其注之尤爲切要者大學此以沒世不忘也注詠歎淫泆作淫液論語子問公叔文子注衞大夫公孫枝也作公孫拔拔困學紀聞云大學章句詠歎淫液刊本誤爲淫泆又云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此在宋

季巳然毛大可四書改錯妄加指斥豈知本不誤也孟
子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注凡七世作九世閻百詩四書
釋地嘗言其誤宋本並未嘗誤抱關擊柝注柝夜行所
擊木也作行夜四書釋地引何晏曰集注柝行夜所
擊木也本用趙氏注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百詩
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假使兩家得見斯本當亦爽然
其它一二字異同及助語音切之增損者猶不可悉數
向藏明內府所刻四書大字本巳與時刻不同然經注
字不相等且不免舛謬注語閒有刪削自後坊版漸失
其初夫以家藏人誦童而習之之書何可任其謬種流
傳不意衰年獲見善本如撥霧開天詎非幸事家中又

有國初繙刻宋咸淳本周易本義與所藏宋本次序悉合紙墨並佳較之是書大略相等然咸淳本周易世尚有之錢辛楣詹事曾有題識獨此淳祐本四書從未有語及者一旦得之不尤足珍重耶

經籍跋文

海昌蔣光煦校

吾鄉陳簡莊徵君生平專心訓詁之學閉戶勤經著述不倦中年需次公車嘗與錢竹汀宮詹翁覃谿閣學段懋堂大令抽甲庫之祕質疑問難以爲樂如綴文所載校勘宋刻周易本義跋之類攷證異同有竹垞經義攷所未及者晚客吳門聞黃蕘圃主政百宋一廛九經三傳各藏異本于是欣然定交互擕宋鈔元刻往復易校校畢並繫跋語以疏其異同兼誌刊版之歲月冊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記莫不精審確鑿俾經生家如見原書不至爲俗刻所誤其功與攷定石經無以異暮年歸隱紫微講舍手自鈔撮成書已見綴文者不錄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吳兔牀明經讀而善之其詳已見題

辭未幾徵君下世手校之書盡為吾徒所得跋文一書并無副本學者惜之戊子春季庭芬於西吳書舫適見是冊為徵君手稿不覺狂喜急以善價購歸學師錢深廬夫子亦讀而稱善手錄一通藏諸學舍今夏命芬校定數字將屬同門蔣君光煦刻入別下齋叢書竊幸是書既佚而復存後儒之專訓詁者得見古經面目不更勝讀九經三傳沿革例乎于是誌其緣起如此道光十有七年歲在丁酉清和月後學管庭芬芷湘氏謹跋于滓江寓館之太古軒

序

吳縣王君欣夫既補輯士禮居題跋爲繆藝風所未錄者勒爲四卷刊板以行復輯成顧澗蘋先生題跋四卷手錄其目遠道示余屬爲文以發其凡自維學殖荒落老而無成何敢以蕪詞讕說弁此鴻篇惟生平癖好古籍雅嗜校讎於黃顧二公夙所崇仰嘗謂近世之人推尙蕘圃輯刻題識至於再三長箋短跋搜采不遺其手校之書尤爲世貴稗書小集一卷懸值百金肆賈挾以居奇而人且惟恐或失甚至以藏書自鳴者若家無蕘圃手校之書百城因之失色而顧於澗蘋校錄之書乃

澹然若忘而莫知崇貴是知庸耳俗目固不足以言眞賞也夫蕘圃當乾嘉極盛之時居吳越圖籍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廣遠於古書板刻先後異同及傳授源流靡不賅貫其題識所及聞見博而鑒別詳巍然爲書林一大宗舉世推挹之宜矣至於澗薲先生者受業於江艮庭傳惠氏遺學當時名賢大師皆得奉辭承教故於經學訓故咸所通曉其校勘之精嚴考訂之翔實一時推爲宗匠即蕘圃亦自愧弗如士禮居所刻諸書泰半經其正定斯可謂兩賢相得而益彰者矣王君爲黃顧鄉人服膺二先生既久私惜澗薲題跋經嗣君河之錄入

遺集者祇五十首其他遺佚正多百年以來無人爲之董理因刻意搜求馳書四出博訪旁咨歷時數載得一百八十餘篇余亦發篋藏補其闕遺從此思適遺文與士禮居並行天壤其爲功於典籍豈淺鮮哉欣夫之致力於是可謂勤且專矣余嘗謂有清一代以校勘名家者如何義門盧召弓皆博極羣書撰述流傳霑溉後學至中葉以後澗蘋崛起持音韻文字之原以通經史百家之義其訂正精謹考辨詳明與錢竹汀詹事高郵王氏父子齊驅並駕余曩時從楊惺吾假得日本古鈔文選三十卷本以胡刻手加對勘其中古本之異可以證

今本之譌者凡數百事因取所附考異觀之凡奪誤疑難之文或旁引曲證以得其真或比附參勘以知其失而取視六朝原本則所推斷者宛然符合夫以叢殘蠹朽之書沿譌襲謬已久乃能冥搜苦索匡誤正俗如目見千年以上之本而發其疑滯斯其術亦奇矣余披覽之餘未嘗不歎其精思玄解爲不可幾及也今欣夫盡取先生書跋萃於一編雖其閒多隨時記錄不盡先生精詣之所存然學者覽其大凡參以集中論學之文字刻書之序錄尋流以溯其源則於校讎之學思過半矣欣夫勤勤輯錄之意其在斯乎乙亥十月江安傅增湘

謹序

附來書

欣夫先生史席昨歲荷頒賜輯刻蕘翁題跋拜誦之下知我公媚古嗜學與世殊好空谷足音使人抃慰第日久未及申謝深用悚歉前得來書知近方編刊思適齋書跋屬題字卷端今強涂抹附呈恐貽著糞之誚弟嘗言近世談校讎者以黃顧並稱其實澗薲之精詣豈蕘圃所能企及耳食者爭寶蕘跋常斥百金以購一册用以譁世取名試以二公遺箸衡量其輕重澗薲之詳核精能當出義門擘齋之上若蕘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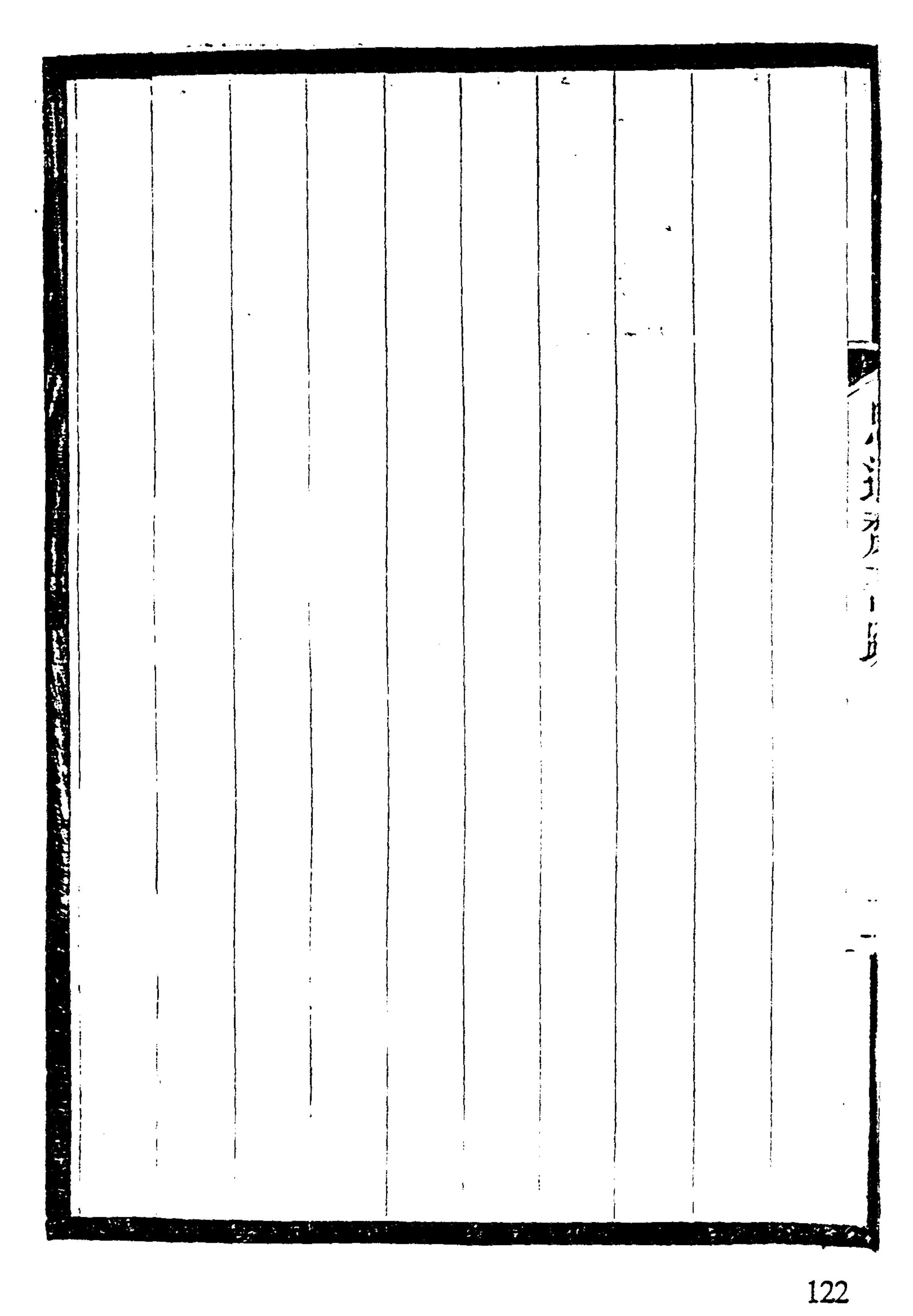
者見聞雖博而學問殊淺差與遵王斧季相伯仲耳今執事獨有取於思適且從而振發之可云先獲我心敬佩無量委作小序誼不可辭茲以錄呈敬祈鑒正若有繆失及文字不當者乞加以斧削勿庸謙退至懇手此敬候校綏弟傅增湘拜啓 十一月七日

題辭

同邑葉鞠裳侍講藏書紀事詩其爲元和顧澗薲先生作者曰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推挹最至先生與黃蕘翁並負校勘名黃以士禮居精刻傳力又能致舊本用是蕘圃題跋始刻於潘文勤而江氏鄧氏踵之鈺又與繆小山吳伯宛隨所見補輯匯成鉅編行世澗薲先生則家世儒素佐士禮校事外遞寄硯削於阮元孫星衍張敦仁胡克家秦恩復吳鼒諸家半生精力盡爲人用上海徐氏刻思適齋集係據楊芸士當時錄本題跋則散在各本未全寓目鈺題曹君直藏澗薲

詩冊曾附私見謂宜援蕘圃例早圖之卒卒未果旋以
此事屬望我年家王君欣夫君先嘗爲蕘圃補年譜編
詩集補輯題識比又輯思適齋書跋若干篇附以集外
文排校成帙卽日刊行來訊謂澗蘋先生爲學得吾吳
惠氏之傳當分經儒一席卽其題識各書洞徹表裏與
空談板本博賞鑒名者迥别以鈺首發此議屬爲弁言
欣夫既道出先生眞際鈺固無以易之也嘗讀李養一
集志先生墓文矣有曰先生之學惟無自欺惟無自欺
亦無書欺存其眞面以傳來茲屏絕附會定其然疑卽
此尋繹想見先生當年峨峨淸遠與古爲稽遭際承平

得以墨耨筆耕不知老至今何時也有不勝令人歎且羨者欣夫忠信學禮軼出時賢收亡理紛蔥蔥如此一雲可作知不發蕭條異代之悲矣欣夫於顧黃兩家外又輯陳碩甫先生三百堂遺文印行聚惠定宇先生校讀書案條錄出成松崖讀書記稾本中吳舊學賴青箱世業而傳鞠老與君直往矣晚交畏友欽佝彌襟謰謱不自已非敢當此書序也乙亥九月長洲章鈺舊都北池寓齋謹記



思適齋書跋目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卷一

經部

儀禮要義五十卷 宋刻本

儀禮要義五十卷 景宋鈔本

禮記二十卷 宋刻本

禮記釋文四卷 宋刻本

大學合鈔六卷 稾本

經典釋文三十卷 校本

經典釋文三十卷 校本

唐石經考異不分卷 鈔本

爾雅三卷 宋刻本

釋名疏證十卷 經訓堂刻本

博雅十卷景宋鈔本

廣雅十卷明刻校景宋本

急就篇一卷校本

說文解字十五卷毛斧季校本

說文繫傳四十卷校本

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鈔本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元刻本

六書說一卷刻本補

廣韻五卷宋刻本

廣韻五卷元刻本

廣韻五卷 校本

集韻十卷 校本

班馬字類五卷 景宋鈔本

卷二

史部

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刻本

前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三十卷 明刻本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元刻本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嚴州刻本

逸周書十卷 校本

五代史補五卷 校本 補

晏子春秋八卷 景元鈔本 補

名臣碑傳琬琰集八十卷 宋刻本

吳越春秋十卷 校宋本

華陽國志十二卷 校鈔本

陸游南唐書二十卷 校本

南唐書二十卷 校本

三輔黃圖六卷 明刻本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鈔本

輿地廣記二十一卷 宋刻殘本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鈔本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藝芸書舍刻本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藝芸書舍刻本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附志一卷 舊鈔本

傳是樓書目不分卷 鈔本

慈雲樓藏書志五十卷 鈔本

金石錄十卷 宋刻殘本

金石錄三十卷 校鈔本

金石錄三十卷 校本

隷釋二十七卷 鈔本 補

隷續二十一卷 曹楝亭刻本

隷續十四卷 校宋殘本

寶刻叢編二十卷 鈔本

寶刻類編八卷 知不足齋鈔本

古刻叢鈔一卷 知不足齋刻本

古刻叢鈔一卷 平津館刻本

古刻叢鈔一卷 鈔本

隷韻二卷 景宋鈔殘本

金石萃編補正四卷 鈔本

古甎錄一卷 鈔本

史通二十卷 校本

史通二十卷 孫潛夫校本

史通二十卷 何義門校本

卷三

子部

荀子二十卷 宋刻本

荀子二十卷 景宋呂夏卿本

荀子二十卷 宋刻本

荀子二十卷 校本

鹽鐵論十卷 校明鈔本

鹽鐵論十卷 鈔本

新序十卷 校宋本

揚子法言十三卷 校本

揚子法言十三卷 北宋刻本

管子二十四卷 校宋本

韓非子二十卷 景宋鈔本

韓非子二十卷 校本

韓非子二十卷 校本

韓非子二十卷 景宋鈔本

外臺祕要方二十二卷 宋刻殘本

洪氏集驗方五卷 宋刻本

孫子算經三卷張邱建算經三卷殘本九章算經五卷 宋刻本

天文大象賦一卷 鈔本

天文大象賦一卷 孫淵如鈔本

說玄五篇太玄經釋文十卷 鈔本

易林十六卷 校本

易林十六卷 明刻本

清河書畫舫十二卷 曹彬侯鈔本

墨子十五卷 經訓堂刻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北宋刻本

淮南子二十一卷 校本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鈔本

長短經九卷 鈔本

長短經九卷 刻本

學齋佔畢四卷 舊鈔本

困學紀聞二十卷 校本

曲洧舊聞十卷 校本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宋刻本

示兒編二十三卷 校本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鈔本

老學菴筆記十卷 校景宋本

雲溪友議三卷 明刻本

鑑誡錄十卷 宋刻本

南部新書十卷 明刻本

鐵圍山叢談殘本二卷 舊鈔本

玉照新志五卷 舊鈔本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續五卷 校宋本

賓退錄十卷 景宋鈔本

金陵瑣事四卷 明刻本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校本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鈔本

廣弘明集十卷 校本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傳鈔道藏本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平津館刻本

道藏目錄不分卷 校鈔本

卷四

集部

蔡中郎集六卷 明刻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校本

蔡中郎集十卷明活字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鈔本

嵇康集十卷舊鈔本

鮑氏集十卷景宋鈔本

駱賓王文集十卷北宋刻本

碧雲集二卷校本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宋刻本

張曲江集二十卷明刻本

李太白集三十卷繆武子刻本

王右丞文集十卷宋刻本

王摩詰文集十卷北宋刻本

呂衡州文集十卷舊鈔校本

歐陽行周集八卷閩刻本

歐陽行周集十卷鈔本

李元賓集五卷明鈔殘本

李元賓集五卷鈔本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校鈔本

孫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

文藪十卷明刻本

笠澤叢書四卷 校本

笠澤叢書四卷 舊鈔本

杜荀鶴文集三卷 景宋鈔本

讒書五卷 拜經樓刻本

一鳴集十卷 鈔本

嘉祐集十五卷 □本

嘉祐集十五卷 明嘉靖刻本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鈔本

周益文忠公文集一百二十五卷 舊鈔本

姜白石集一卷 □本

中菴詩十一卷舊鈔殘本

僑吳集十二卷明弘治刻本

梧溪集七卷明刻本

梧溪集七卷鈔本

文選六十卷校宋本

文選考異四卷讀畫齋刻本

松陵集十卷毛斧季陸敕先校汲古閣本

松陵集十卷校本

古文苑九卷景宋鈔本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校本

唐文粹一百卷明刻本

西崑酬唱集二卷舊鈔本

唐歌詩十二冊宋刻殘本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明朝鮮刻本

金石例十卷元刻本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附鈔本附錄一卷元刻本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刻本

虛齋樂府二卷述古堂景宋本

玉琴齋詞不分卷稾本

思適齋書跋目終

吳縣王啓璔校字

思適齋書跋卷一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經部

尙書譜不分卷 明鈔本

嘉慶壬申十月讀於江寧寓中顧廣圻記

此旌德梅氏鷟之尙書譜也鷟明正德閒人驗鈔本字蹟尙屬出於明代之手宜其校尋常鈔本獨勝矣廣圻又記

惟人心惟危一條脫去後半當用別本補又次序亦宜更正念茲在茲一條亦係重出未刪餘皆迥出新本上

矣甲戌再記以上在亂征篇末

十一日鐙下讀畢顧廣圻記

凡舊校失當者今標舉正之又記

甲戌六月再校一過益歎此鈔本之善不可輕議删改也時將寫樣刊行因細加勘定後之覽者其詳焉思適居士又記

新刊本依别本補首卷各條又補此後一卷

澹生堂書目載尙書譜四卷二册梅鷟撰又載澹生堂餘苑鈔本以上在卷末

毛詩三卷宋刻本

錢曾敏求記云毛詩鄭氏箋廿卷南宋刻本首載毛詩舉要圖者卽此刻本也十年前家兄抱沖收得之藏於小讀書堆近始借在西湖寓館校讀一過所見毛鄭詩本子莫有舊於此者洵足寶已嘉慶壬戌九月初一日元和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詩外傳十卷 元刻本

此綬階袁君三硯齋藏書也無刊刻序跋歲月袁君定之爲元本云近從借歸以勘程榮毛晉諸刻實遠勝之如稱詩與載王伯厚詩考者不異字句多寡與諸子書每相出入亦與唐宋人注書及類書所引往往有同者

且其標目分條以至佚字脫句皆未失古意足正後來不能闕疑之非卽宋本之善應不過是也內失葉二十餘翻他本無足中補寫者余謂宜但作烏絲闌虛以待焉想袁君亦必以爲當也乙卯九月澗蘋顧廣圻書

儀禮注疏十七卷 校宋本

嘉慶庚申元和顧廣圻覆校於經注云宋本者張忠甫所謂嚴本是也以覲禮載大旆定之餘亦合七月十三日記

儀禮疏五十卷 宋刻本

儀禮一經文字特多譌舛深於此學者每讀注而得經

之誤又讀疏而得注之誤然則疏之爲用至要而不可
以不校者也校疏諸家大概見於盧召弓氏詳校中乃
浦聲之多憑臆之改金樸園惟通解是從識者又病之
無他不見善本之過而已此宋時官本疏分卷五十向
是賈公彥等所撰之舊不佞在士禮居勘之一過於行
世各本補其脫删其衍正其錯謬皆不可勝數其所標
某至某注某至某尤有關於經注而各本刊落竄易殆
盡非此竟無由得見實於宋槧書籍爲奇中之奇寶中
之寶莫與比倫者也竊謂儻刻其菁英句排字比勒成
一書流傳寓內庶幾賈氏之精神不蔽而問途此經者

享夫榛蕪一闢之功然自揣才力拙薄曷克斯任姑引其端用以俟夫方來之哲焉耳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七月元和顧廣圻識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刻本

余爲蕘圃校儀禮嘗見此書其中無算爵圖暨司射誘射聘禮之授使者幣使者受命之圖凡諸舊本俱有脫誤獨此無絲毫舛錯洵善本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 宋刻本

右宋槧本魏文靖公儀禮要義五十卷歸安嚴君九能藏書也嘉慶壬戌九能攜至西湖余所寓居相示并別

有手鈔者一部見借余久聞此書今得觀焉乃歎賞以爲眞天地間第一等至寶不徒因宋槧而珍重者也今之儀禮注疏依十七篇爲卷而賈氏之原第世不復見向在吾郡黃氏傳校其所藏景德六年單疏本詫爲得未曾有但其本失去卅二至卅七六卷是一大闕陷事今用此書以相比校則其分卷之處景德本所有既合若符節景德本所無正釐然具存一一可取以補全之也即此而爲功於賈書者不甚大哉至其文句與今本異者必與景德本合如聘禮記對曰非禮也敢唐石經敢下衍一辭字自宋以來經注各本皆仍其誤賈疏云

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張忠甫嘗據之以證辭之爲衍字者也今注疏本反依誤本經注增辭字於下致爲鉅謬唯景德本及此則儼然未有也此類尙夥當以卒業後悉標識於鈔本茲特撮舉其厓略書於後而還之六月初七日元和顧廣圻記

中丞阮公將爲十三經作考證一書任儀禮者爲德清徐君新田新田與九能有姻親曾傳鈔是書近日復從余所持舊校景德本去臨出一部將來此二書者皆必大顯白於天下然溯導河所自則此本與景德本實爲昆侖源也廣圻又記

儀禮要義五十卷 景宋鈔本

丙子六月再讀廣圻記 卷五後

丙寅二月重勘起此卷時在江寧郡齋廿六日記 卷十九後

江寧寓館鐙下校潤蕡記 卷廿四後

單疏通爲一卷 卷廿八上

右三卷賴以正今本注疏之誤者特多以下三卷差少於此益惜單疏本之不完也江寧寓中鐙下讀并記潤蕡居士 卷卅四後

自卅二卷以下單疏闕六卷使無要義幷厓略亦不得知矣此書之可寶在是也潤蕡漫記卅日覆校 卷卅七後

五月十一日江寧寓館續校起此卷時新合刻注疏始成鄉射大射二篇 卷卅八後

右借歸安嚴九能手鈔本寫宋槧即嚴所藏壬戌六月曾攜至西湖相示余為作兩跋也文煩不具錄甲子五月顧廣圻記

丙寅六月廿五日用單疏本互勘一過時在江寧寓館澗蘋居士 卷五十後

禮記二十卷 宋刻本

此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是南宋淳熙四年官書於今日為最古矣末有名銜一紙裝匠誤分入釋文首不知

者輒認以爲舊監本非也嘉慶丙寅顧廣圻題

近張古漁太尊開工重雕行世嘉惠學子兼成先從兄收藏此書之志良可感也若古香黤䵝原本獨絕我小讀書堆中其永永寶之哉潤蕢并記

禮記釋文四卷 宋刻本

南宋槧本禮記鄭氏注六冊明嘉靖時上海顧從德汝修所藏後百餘年入崑山徐健菴司寇傳是樓兩家皆有圖記乾隆年間余從兄抱沖收得之某於宋屬何刻未有明文也有借校者臆斷爲毛誼父所謂舊監本而同時相傳皆沿彼稱矣抱沖續又收得單行釋文兩種

一禮記一左傳亦皆南宋槧本禮記釋文卽此也與禮記板式行字以至工匠記數罔不相同而名銜年月在焉余於是始定禮記之卽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也其禮記以嘉慶丙寅歲陽城張太守古餘先生見屬刊行是時抱沖已沒遺孤尚幼釋文一時檢之弗獲聊用通志堂所翻單本附於後使讀者足以悟其爲撫本而已倏忽以來又一星終每念此既一刻余實知之獨未能合併而傳其眞豈非尚留遺憾乎爰促姪望山尋出及今病中自力細勘一過是正翻本之誤不少將一一改回以復其舊但太守久移江右余復留滯鄉里未審

何日方了此願耳元書裝四冊無前人圖記不詳出自何家由此而推通志堂當別有一印本云庚辰孟秋處暑後五日元和顧廣圻千里甫記於楓江僦舍

大學合鈔六卷 稾本

右大學合鈔六卷陸朗甫中丞遺書也可謂博學而詳說之矣惜未經刊刻聞其家藏圖籍散落殆盡未識尚有他種否道光戊子秋九顧千里觀并記

經典釋文三十卷 校本

余嘗言近日此書有三厄盧抱經重刻本所改多誤一厄也段茂堂據葉鈔更校屬其役於庸妄人舛駁脫漏

均所不免二厄也阮雲臺辨一書曰考證以不識一字之某人臨段本爲據踳駮錯誤不計其數三厄也彼三種書行於天壤閒一日則陸氏之眞面目晦盲否塞一日計惟有購葉鈔原本重加精雕而雲霧庶幾一掃其厄或可救也余無其力識於此以待愛惜古人者淵贇居士書在卷首

武進臧庸堂在東氏用葉林宗景宋本校元和顧廣圻臨

近知此人好變亂黑白當不足憑據擬借元本一覆之

壬戌正月記

右一卷何小山用元修本校著下方墨筆是以上在卷一末

壬戌八月西湖孤山寓中續校此毛詩三卷用何夢華臨段本校語仍以墨筆爲識袁氏本所不全也在卷五首

十一月在黎川湛華堂讀中閒瘧病大發屢作屢輟殊苦不貫穿也澗薲記

癸亥春正重校宋本宋本園有桃篇蕀俗作蕀同當以集韻證之白華篇一音於驕反可訂六經正譌之謬皆一字抵千金矣世閒瞽人往往詆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爲淺學彼固未嘗究心於鉛槧耳澗薲又記以上在卷五末

壬戌十一月九日黎川湛華堂重讀此卷一過以毛居

正六經正誤證之葉鈔從宋時潭本出潤蕡居士記在卷六末

嘉慶壬戌十一月初九日黎川湛華堂讀訖潤蕡記在卷七末

甲寅春假顧抱沖所藏宋余仁仲刊本周禮附釋文校所附釋文全載其注中已具則不復出首卷鈔補十一葉而秋官兩卷全是鈔補故未校鈕樹玉

後十年嘉慶甲子潤蕡錄以上在卷九末

禮記釋文撫州公使庫本通志堂曾翻雕單行余近得之惜無暇日借宋槧一校耳千里識在卷十一首

此及十三袁綬階校撫州公庫本凡二卷五月望日臨

以墨筆爲別澗薲記

宋槧覆校千里以上在卷十一末

宋槧覆校補正如右庚辰七月千里

墨筆是淳熙四年於撫州公使庫刊禮記後釋文也今

藏小讀書堆通志堂有單行翻本澗薲記以上在卷十四末

春秋經典釋文六卷南宋槧本亦小讀書堆藏其本乃

附春秋經傳後者鈕非石校一過如右在乾隆甲寅年

澗薲記在卷二十末

公羊穀梁異同絕少必有不盡處甲子五月記在卷二十二末

廿一日補臨此三卷訖潤賓記在卷二十八末

經典釋文三十卷校本

予嘗言近日此書有三厄盧抱經新刻本多誤改一厄也段先生借葉鈔重校而其役屬諸庸妄人之手未得其眞本即此二也阮中丞辦考證差一字不識之某人臨段本爲據又增出無數錯誤三也以此而陸氏身無完膚矣葉鈔原本在天壤之閒眞有一髮係千鈞之危安得眞心好古之士重爲刊刻以拯三厄則先聖遺經實嘉賴之豈惟陸氏受其賜乎吾願與綬階禱祀以求之也嘉慶甲子五月十九日書識於無爲州寓齋中時

將以此本還五硯樓距始借時閱五歲云澗蘋居士顧廣圻記

元本今藏香嚴氏儻重借出精校一本於拯厄亦有萬一之冀耳又記

唐石經考異不分卷 鈔本

嘉慶辛酉元和顧廣圻借錄一部訖時寓西湖孤山之蘇公祠中

爾雅三卷 宋刻本

道光甲申中春仲從藝芸書舍借來細勘一過知其佳處洵非以後諸刻所能及也思適居士顧千里記

異日當并單本邢疏再勘三月朔又記

釋名疏證十卷 經訓堂刻本

顧千里再校一過時距先師徵君之沒幾二十年矣楓江僦舍鐙下記

博雅十卷 景宋鈔本

此正德乙亥支硎山人跋本博雅載讀書敏求記中其標題曰博雅因是用曹憲注本故爾今自畢效欽以來本悉改復張揖舊名似是而實非矣揖表向在後觀晁氏讀書志可見今本移於卷首亦非也他如釋詁官君也見廣韻二十六恆今誤為宮栢憂也與方言一同今

誤爲柏嬴好也今誤从嬴字書無此字也覼視也引見
集韻六脂今誤爲覼艮犨也郎方言艮堅也今誤爲艮
愼廣也引見集韻二十三錫今誤爲暝縪闖緩也䰫巢
健也繬色縫也今皆誤音爲正文組縫也引見集韻二
十三禂今誤爲組傺眙止待立逗也逗說文止也今誤
爲逼萊箴也今誤爲策扚擊也今誤爲杓迒迹也見爾
雅釋獸說文辵部今誤爲亢徐遲也郎說文徐緩也今
誤爲徐釋言誰呵也見漢書志史記本紀今誤爲譙釋
詞躬躬引見集韻一東及一屋今誤不可識諱欺也見
集韻十八隊及三十號今誤爲誟釋器瓨㼽也今所誤

不知所从篚謂之薄今誤爲簙釪鏄也字在漢韻今誤从于蒤笏也今誤爲蒢釋樂大頀爲護與上韶頀字例不一釋邱陴泮厓也引見集韻十九侯今誤爲詳益不可通釋草郝蟬丹蔘也引見御覽今誤丹爲也釋木檐櫨橑也引見集韻五十琙今誤从扌橋柔也今誤爲柔釋魚鱄鯙鰯也今誤爲鰯字書亦無此字其餘偏旁音切足資是正者往往多有洵善本也支硎山人錢遵王謂惜逸其名氏然跋後副葉有與劉太守札草稾自名曰庠曾爲河南巡撫王申歲以戸侍歸其別墅曰東溪著東溪吟稾續稾求楊儀部序似非必不可考者姑識

以待熟於明代事蹟者而訪焉札稾文云前者刻成拙稾尚未有序愚意欲求儀部楊先生佳章冠諸篇首然先生文章高古足以傳後但甚難求須煩親自造府一言未知肯許否也又詩部俚不足取但因備員巡撫河南論事忤時以戶侍告病歸其東溪別墅則隱居之所或釆山釣水賦詩適興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亦煩道達於文發之溢美之言所願聞尚容專謝庠拜告劉太守賢友舊日曾有東溪吟稾二冊此則壬申歲自河南回所作故云東溪續稾也 大清嘉慶元年九月十有三日澗蘋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廣雅十卷 明刻校景宋本

凡此本脫落處畢效欽本有之其改正出畢本外者又得百十字景宋本之所以為獨善於他刻也若傳寫久譌必博考羣籍而後得之者則有王氏疏證在然疏證

實有取資於景宋本則誠讀此書者之所不可廢矣澗
蘋校畢記

嘉慶壬戌在西湖孤山與蕭山徐君北溟同住辱以嘉靖時吾郡沈辨之野竹齋校雕韓嬰詩外傳見贈乃於行篋檢此報之北溟熟於此學者也景宋本之善當共忻賞焉景宋本今藏同里黃蕘圃氏向曾爲之用畢效欽刊本校出一部有人借以寄王懷祖先生今載入疏證中也元和顧廣圻記

急就篇一卷 校本

宋淳熙十年趙汝誼校刻顏師古注急就篇羅願爲之

記者已不傳王伯厚因其本作補注刻在玉海後故獨存首列至道御書而分注碑本顏本李本黃本越本五家異同碑本皇象書卽羅記所云今世有一本是吳皇象寫三十一章者也又宣和二年葉夢得題言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爲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張必碑本葉從而摹之與趙羅所見皆全文而今本不可得見矣唯明正統閒楊政重摹葉殘本尙在松江府學余收有拓本遂校之一過

說文解字十五卷 毛斧季校本

段先生跋此後一月卽成汲古閣說文訂刊行今以此

本覆勘訂所稱初印本及剜改如詁部譱下一條叒部湯谷一條水部涚下一條丿部房密切一條甲部古文[illegible]條皆不合又如萑部舊字下羊部羖字下肉部肊字下初印本不誤訂未明言之又可訂而未載入亦往往而有然則後之讀此本者無竟以爲得魚之筌可也嘉慶庚申借閱於漪塘識是以歸之

說文繫傳四十卷　校本

此新刻繫傳校舊鈔本十一至二十凡十卷多脫誤癸亥七月草草錄一過二十三日澗蘋記

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　鈔本

柯溪居士得夏竦集古文韻鈔本首有紹興乙丑齊安郡守晉陵許端夫序以其與乾隆間歙人汪啓淑刻本迥乎不同屬余審定余案英公此書從前甚祕近因汪刻遂得頗行汪所據者景寫北宋本也而此乃南宋本未經重刊故見者絕少唯全謝山從天一閣借鈔曾有題跋觀許序知其正合柯溪家山陰與鄞鄰近殆同出一源耶夫書之爲物至多人生讀之難徧以謝山之博覽而弗知北宋本之尚存如僕者雖知別有南宋本而垂老始獲一見於柯溪之得然則目錄之學亦豈易言哉范氏原本已散落新編目無之吾更願柯溪善爲什

襲勿輕借人也道光三年小雪後三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 元刻本

壽階吾兄先生閣下奉到手示並各冊循覽一過皆真舊刻本內六書統溯源乃元槧之至精者考據既極精微收羅尤爲宏富惜不爲佞宋主人所見刻入士禮居內以餉海內說篆家置案頭十日遲遲奉繳愛不釋手耳此復卽問箸安不一弟顧千里頓首

廣韻五卷 宋刻本

世所行廣韻有三其本各不同家亭林先生刻節注本

也吾郡張氏刻足本也而揚州詩局所刻平上去皆足入聲則節注其兩節注之本又不相同今年於洪鈐菴殿撰家獲見所收宋槧有曹楝亭圖記者第五冊乃別配又一宋本正揚州本之所自出證以潘稼堂爲張氏作序言見宋鋟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歸張子士俊得舊刻於毛氏而闕其一帙余乃畀以寫本雖潘未舉所闕何帙然此無子晉斧季父子圖記決非一本可知張曹不同之故及節注又不同之故則見此而皆了然矣長夏無事麤讀一過又知局刻校讎不精多失宋槧佳處卽如去聲豔第五十五㮇同用陷第五十七鑑同

用鑑第五十八釅第五十九梵同用次序分合猶存廣韻之舊覩張刻之依禮部韻略豔與㮇釅同用陷與鑑梵同用而移釅於陷鑑前改爲釅五十七陷五十八鑑五十九者迥勝乃曹氏重刻時反依張轉改何歟且其轉改實在刻成之後故於目錄僅將釅陷鑑三大字鑿補而小字任其牴牾近時戴東原撰聲韻考目之爲景祐後塗改不知其出曹氏手失在未及見此耳戴所見世行三刻及明大板外僅有盧侍講藏舊本鈐菴家亦有之卽明大板及亭林本之所自出節注之祖也係元代坊板遜宋槧遠甚固宜然則宋槧誠至寶矣其餘曹

依張改字處殊復不少不知張氏刻書好爲點竄如玉篇如羣經音辨以舊本勘之往往失真非獨廣韻也安得傳是樓完本一旦再出盡刊潘氏轉寫張氏意改之誤且更與此本添一重印證道光元年歲次辛巳處暑後十日元和顧千里記於環翠山房

廣韻五卷 元刻本

今世之爲廣韻者凡三一澤存堂詳本一明內府略本一局刻平上去詳而入略本三者迥異各有所祖傳是樓所藏宋槧者澤存堂刻之祖也曹楝亭所藏宋槧第五卷配元槧者局刻之祖也此元槧者明內府刻及家

亭林重刻之祖也局刻曾借得祖本校一過知其多失眞澤存堂刻各書每每改竄當更不免失眞惜未知祖本何在耳明內府本得此相校亦多失眞所謂開卷東字下舜七友東不訾郎譌七友作之後者也亭林重刻自言悉依元本不敢添改一字而所譌皆與明內府板同是其稱元本者元來之本而亭林仍未嘗見元槧也至朱竹垞誤謂明之中涓刪注始成略本不審何出但非得見祖本早在元代固未由定其不然矣其或目此爲麻沙小字宋槧則書估爲之無足憑信也又案局刻所配入聲與此亦迥異疑宋代別有略本流傳如此附

書存之以俟考

廣韻五卷 校本

惠松厓先生閱本乾隆乙卯小門生顧廣圻錄原書附更定四聲稾別爲一書故不具閏月十二日敬識

段若膺先生校尤精確五月五日借讀爰并錄焉廣圻又識

嘉慶乙丑再讀覺舊校多未妥廣圻又記

乙丑三月以集韻勘彼不載者△其旁爲識澗蘋

道光辛巳再閱千里

嘉慶乙丑三月重讀時在邗江郡齋廿四日所居藝學

軒五間拉然而壞急走得免此帙從瓦礫中取出亦未破損安知非神物護持耶

集韻十卷 校本

右臨段茂堂先生校本朱筆爲依宋墨筆以其意改者也元悉朱筆頗疑以意改略有錯入依宋處尚須用漪塘景鈔本細意覆勘耳嘉慶乙丑二月時寓秦淮河上

乙丑三月以廣韻對讀廿四日竟此卷時在邗江郡齋 以上在卷一後

此書全與類篇相副不得宋槧惟當據彼定此則凡屬意改者差可別識矣三月廿七日

向聞書賈錢聽默說宋槧本在揚州汪某家近啓古餘
先生從之借觀堅不肯出惜哉惜哉廿九日鐙下記
宋槧本經典釋文亦在其家皆天下寶書也又記 以上卷末

班馬字類五卷 景宋鈔本

字類有繁簡二本此繁本也翻刻者頗古雅用校舊鈔
仍小小異同盧抱經嘗言不可以有刻本而棄鈔本此
其比矣戊子歲除前一日一雲老人記時年六十三

六書說一卷 刻本 補遺

先師是說甚有功於小學手篆勒石未久失去今依拓
本重墨於板唯後之講求六書者傳焉嘉慶旃蒙大囦

獻壯月弟子顧廣圻謹識

思適齋書跋卷一終

吳縣王啓瑨校字

思適齋書跋卷二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學禮齋

史部

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刻本

顏注班書行世諸刻大約源於南宋槧本文句或用三劉宋子京之說或校刊者用意添改往往致譌而臆字尤多此以後人文理讀前人書之病也唯是刻乃景祐二年監本獨存北宋時面目惜補板及剜損處無從取正然據是可以求其添改之蹟誠今日希世寶笈也後之讀者幸知而珍重之嘉慶戊午用校時本一過於讀

未見書齋其所取正文多別記茲不論澗蘋顧廣圻

前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三十卷 明刻本

此明行人司書每冊皆有圖記惟首冊爲不知何人撕去一葉故獨無之殘紙尚存釘縫中可驗也東澗書目中載有行人司書目其所儲當夥今僅見此爾是有足賞玩者十年前在余笥中旋爲人取去後始知其源流欲仍歸之而未得乃轉售賈人爲讀未見書齋主人所有因得重閱一過遂識數語以告後之藏此書者嘉慶己未十一月顧廣圻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元刻本

通鑑晉咸寧五年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注云時有司豫徐兗荆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冀幽并青十八州刺史今案景參旣云十八州刺史而上文則司一豫二徐三兗四荆五揚六梁七益八寧九交十秦十一雍十二涼十三冀十四幽十五并十六青十七而止尚闕其一余以通典晉宋兩志溫公考異互考之知本於幽下有平字而以平爲十六并爲十七青爲十八故云十八州刺史也元板刊刻時遺落平字失景參之舊耳通鑑正文於上泰始十年閏月明書分幽州置平州尤屬確證但景參十八州刺史之說卻有徵誤何則通鑑正

文於下太康元年十月始書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又晉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省司隸置司州是咸寧時所統郡方屬司隸校尉不得有司州刺史名目矣所謂今之刺史幾向一倍者正指刺史有十七并司隸則十八而爲言景參注欠分晰便似咸寧五年之前已立司州刺史其爲微誤不可不知也讀全書者若於如脫平字之類得元板之所譌於咸寧無司州刺史之類得胡注當辨正而未經前人舉出者條舉件系各爲之考證昔人有言精索而麤用深探而約見爲後學垂益於無窮其庶幾乎嘉慶癸酉書於江寧寓館時

方爲鄱陽中丞重開雕是書也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嚴州刻本

建安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宋槧凡二其一爲小字本王伯厚玉海所言淳熙三年詔嚴州摹印一部者也其二爲大字本節齋趙與篡於寶祐丁巳重刊而序之者也大字本之板前明尚在南監故外閒印本不少小字本則僅有宋印耳此部爲崑山徐尚書所藏卷端鈐其名號圖記通帙精善尤可寶貴矣道光癸未陽月程稟初嫺孟出以見示屬加審定爰書是而貽之顧千里記

逸周書十卷 校本

周書刻本類脫王會解中卜人至鍾牛廿行元至正甲午本之一葉也此尚是全璧其餘佳處亦每與元本合洵足稱善然如撰序人黃玠元本行書故爲玠而此乃楷書作玢遂致後來盡沿斯誤書以本愈舊爲愈佳豈不信乎乾隆甲寅九月借讀於黃君蕘圃附記此而歸之澗薲顧廣圻書

建康實錄二十卷 鈔本

此鈔本建康實錄得之滋蘭堂朱氏者也所校改據周漪塘家汲古閣所藏宋刊本宋本紙有破損印有模糊處此悉空其字卽從之鈔故也首序一通宋本有而此

脫胥鈔亦多誤落今並補正唯元失之葉則闕如也其模糊而存痕蹟求之陳壽沈約李延壽諸家之書審視熟揣補其合者未必不於宋本轉有補也小讀書堆及袁氏貞節居皆嘗倩手從此寫一部然惜其時未經較也得之以乾隆戊申今歸讀未見書齋則爲嘉慶己未歲也顧廣圻記

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 景元鈔本

元朝祕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即從之出凡首尾十五卷後少詹聞桐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屬彼記出據以著錄於元史藝文志者

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余首見之卒卒未得寫就近不知歸何處頗用爲憾去年授徒廬州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收景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慫恿古餘先生借來覆景此部仍見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者不特分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即如首卷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豁侖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二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而少詹本無之當依此補正其餘字句行段亦往往較勝可稱佳本矣校勘畢記其顛末如此若夫所以訂明修元史之疏略少詹題跋洎考異中見其大概引而伸之唯善讀之君子茲

不及詳論云嘉慶乙丑七月書於郡署六一堂

國語二十一卷 校宋本

明道二年所刊國語印本不可得見此景寫者時章獻明肅劉后臨政諱其父名通字每闕一筆今所寫尙然精審可知矣傳校本外間多有余亦屢見之錯誤脫落均所不免近陳氏樹華曾著外傳考正所據亦傳校本故終不得其要領如周語欲城周注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今本正文衍成字并添注爲甚蕪累之語魯語魯夫人辭而復之今本夫人作大夫若是則敬姜何以爲别於男女之禮乎又笑吾子之大也注謂驕滿也蓋大郎

驕泰字今本於正文加滿字遂改注謂爲滿以就之此類往往未經改正往者惠松厓先生借陸敕先所校於沈寶硯寶硯祕不肯出今蕘圃黄君乃以眞本見借所獲抑何奢歟悉心讎勘兩逾月始克歸之自今而後宋公序以下本皆可覆瓿矣乾隆乙卯六月四日澗薲顧廣圻書宋槧通鑑外紀詳節魯夫人辭而復之與明道本合明板改大夫失道原之舊矣辛未十月

國語二十一卷明刻本

國語韋昭注宋明道二年刻本校癸丑五月從段懋堂先生借得傳錄宋本譌字反較此本爲多悉仍其舊存之異日尚當參稽他書審定去取也初九日鐙下校畢

因記顧廣圻

懋堂先生校語錄上方爲別又記

凡筆乙去處皆不用宋本十一月圻重閱又記

乙卯六月景宋本重勘凡補段君校所遺又如干字多記於上方向謂宋本多譌乃惑於宋公序補音耳二十一日記

國語二十一卷 校宋本

乙卯夏日用景宋本覆校一過澗薲顧廣圻記

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 景宋鈔本

吳師道云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

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於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云云此卽所謂冠以曾序之本也宋槧原出梁溪安氏陸敕先亦據以鈔校刻入盧氏雅雨堂但失其眞矣其冠以目錄劉序本出梁溪高氏宋槧之極精好者今在黃蕘圃家近將重爲刊行於此有異同此本世鮮蓄之者自是戰國策一重公案後人勿因其一刻再刻而漫視之也嘉慶癸亥五月書此留示阿和阿道回數家兒下世已閱七年爲之泫然澗薲居士廣圻記

戰國策三十三卷 景宋鈔本

高氏戰國策姚伯聲校宋槧本有二一皆見蒙叟之跋一得於梁溪安氏再得於梁溪高氏迨後高氏本曾在長塘鮑丈淥飲以翁處有嘉慶癸亥翻刻者是也今歸長洲汪閬源家安氏本僅見景寫者向為小讀書堆所收今與眞本皆不知歸何許矣此則有堂吳子先世之遺亦從安氏本景鈔行款筆蹟幾乎無二展玩再四恍如徧覯唯每册有錢楚殷圖記為少異耳楚殷最多祕笈何義門學士手校題跋每言從之借來距今百年流轉就稀想乾隆間入璜川者或非一種而余之寓目則止此而已吾願有堂其向善保之哉

名臣碑傳琬琰集八十卷　宋刻本

孫淵翁從五硯主人得此知少上集時在德州札余屬購其全寄去因以重者見歸忽忽十餘年未曾一讀前歲張古餘留一鈔本於揚州近始攜回兼借他本勘對正其錯補其闕去其重略得就緒視鈔爲勝矣中集十七卷第六葉仍闕如也憶小讀書堆藏初印本似宜有之惜今不知散落何地卽淵翁家全本亦不審無恙否耳上集補鈔月爲帙仍闕廿七卷第五葉道光四年三月望前三日

吳越春秋十卷　校宋本

嘉定甲申吳越春秋景鈔本也初閱第九卷越女劒事女郎捷末下多袁公操其末案本字之誤而刺處女女應郎入之三入處女因舉杖擊之共廿三字與御覽類聚選注所引合遂全勘一過其他佳處似無過此者然較諸此本固勝矣乾隆甲寅九月十六日顧廣圻記

華陽國志十二卷校鈔本

嘉慶癸酉再讀於江寧寓中澗蘋記卷一末

嘉慶癸亥十月校澗蘋記癸酉五月江寧寓中再讀又記卷四末

癸酉四月重讀卷五末

癸酉五月再讀於江寧寓中 卷七末

癸酉三月再讀於江寧寓中 卷八末

廿七日校澗蘋癸酉四月再讀於江寧 卷九末

癸酉五月再讀於江寧寓中澗蘋記 卷十末

此從常熟馮氏空居閣本景鈔者馮本余收得今歸袁綬階又黃蕘圃有何義門手批錢磬室家本從吾師張白華先生得之行款正同聞吳方山有鈔本在某人處想亦無異後見之果然皆出於宋嘉泰刻本故迥非俗刻可比余屢欲取史記以下各史及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書詳加訂正重刻行世忽忽無暇展卷不勝日月逝矣

之歎也嘉慶癸亥十月廿一日澗蘋居士鐙下記

閱十年癸酉爲孫觀察校刊於江寧凡事自有定數加此又記

陸游南唐書二十卷 校本

汲古閣初刻陸氏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讀書敏求記所云卷例俱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於下今流俗鈔本竟稱南唐書本紀卷第一卷二三列傳亦如之開卷便見其謬者尚未改去其他沿襲舊譌可知其不少矣陸敕先校本藏小讀書堆傳臨一過頗多裨益藏諸篋中久矣

今蕘圃話及此書未得佳本而余適欲得其重本之野客叢書因舉以相易蕘圃其姑儲此以俟特未審遵王所藏敕先所見是一是二惜敏求記不言其詳也他時庶乎遇而辨之嘉慶己未五月顧廣圻記

南唐書二十卷 校本

家兄抱沖藏陸敕先用錢罄室手鈔校汲古閣刻本與此大約相同其足以補正此本者悉識於行間徐遊傳云持大鐵簁又云納簁中簁之卽說文籭字竹器可以取麤去細者也廣韻集韻類篇諸書論之詳矣今本之誤殆不可解藉陸校而始明故特表而出之嘉慶己未

從綏階二兄借讀并記顧廣圻

嘉慶己未五月覆校一過畢顧廣圻又記

三輔黃圖六卷 明刻本

此毛斧季手校三輔黃圖內一處構字作御名是用南宋高宗時刻本也首尾通爲一卷與隋志合社稷條注元始云云乃後人採後漢書祭祀志添入者此本獨未有之字句煩簡亦往往合於玉海諸書所引者足證其本之佳矣推斧季所鈔行款係每半葉十行惜臺榭條未南北郊條前闕而未鈔遂無從全識其面目矣又陵墓條其本似不載亦未詳其意己未五月顧廣圻借讀記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鈔本

新刻不如此鈔本遠甚惜乏暇日審正之思適記

輿地廣記殘本二十一卷 宋刻本

殘宋槧本歐陽忞輿地廣記起十八卷四葉盡三十八卷五葉大較存廿一卷季滄葦藏有圖記先從兄抱沖收得維時周漪塘家先有是書鈔本脫略譌錯殆不可讀曾借去就所存者校正深以爲精於後外間復有從周借傳者其題目此殘宋槧則曰重修本蓋緣第十九卷尾云嘉泰甲子郡守譙令憲重修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第十八廿三廿九三十一三十五卷尾皆云淳

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故也夫譙令憲朱申皆自稱郡守而不署何郡然則果何郡耶以余論之二人皆廬陵郡守也忞書之板何以在廬陵以忞其郡人也是書撰於北宋政和中由嘉泰四年甲子上溯之相距凡八十餘年而開雕蕆月未有明文也下數淳祐十年庚戌首尾四十七年耳兩次重修皆郡守主其事故前後二人並列焉補葉雖漸多初板終未全泯固可寶也此外又有朱竹垞藏本曾在浙人韓姓家所闕卷葉互爲不同而俱闕者則尚有之也不寧惟是以此本相決朱本乃月一翻板何以言之細勘廿一卷內無一葉之同卽板

心記數工匠姓名無不皆然故曰月一板也字形相近之譌往往沿襲重修本而且加多焉故曰翻也翻者非他也翻重修本而已矣周漪塘鈔本正出於彼其印本甚模糊宜鈔本之脫落譌錯矣今年病暑餘暇借先從兄遺書來讀一過知其原委因卽題於此首庶將來有得見之者據吾所言以覈其實焉又竹垞藏本聞汪君閬源近已買得擬他日借來再勘之嘉慶庚辰六月望後一日元和顧千里甫記於楓江僦舍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宋刻本

歐陽忞輿地廣記新刻本有校勘札記二卷大指專爲

掊擊朱校而作朱校者彼序所謂竹垞所藏本模糊損闕處輒有紅筆填寫字不知出自誰手以其用紅筆故以朱校稱之者也竹垞藏本今爲閬源汪君買得借來一勘與札記所言者十有七八不合惟以彼序所謂時下鈔本求之則多合焉於是尋其條件有並無朱校者則竹垞藏本不著一字處也有並非朱校者則竹垞藏本另有時人墨筆字處也至於其餘十之二三方爲紅筆填寫字然亦或合或不合則又視乎時下鈔本言之故同一紅筆也而其言之有稱朱校者有不稱朱校者夫彼何以如是之用心我則弗能知而彼之如是其不

合則竹垞藏本有字無字墨筆紅筆犂然具在固可燭照而數計也雖然世之不獲見竹垞藏本者衆矣將柰彼札記之歸咎朱校何吾願汪君據此之眞顯彼之僞每條每件標而記之繕錄一帙以便傳觀庶幾於讀歐陽忞此書者不致多所失實而曝書亭插架自是稍謝金根白芨之誚不亦善乎遂於還書汪君之日識此而遺之庚辰立秋後一日元和思適齋居士顧千里書於楓江僦舍

吳郡圖記續記三卷 鈔本

嘉慶癸亥八月以舊鈔本演繁露易得此於黃蕘圃氏

廿七日鐙下記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舊鈔本

此讀未見書齋所藏景定建康志依宋本舊鈔也失去者十二卷（六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四）蕘圃既從家抱沖本鈔完復以卷中闕葉屬余補寫意謂當是所據宋本模糊抱沖本雖有或係出於補板故不羼入而附於後蓋慎之至也抱沖本有錢竹汀先生校語十餘條別爲一紙錄之嘉慶丁巳澗薲記

新定續志十卷 宋刻本

宋本新定續志闕序之一二葉蛟峯集有其文茲從錄

出依後葉款式而緬於一紙以備讀而已儻天壤間有原刻出幸勿執而求其合也嘉慶庚申五月十有七日澗蘋居士記

水經注四十卷 校本

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最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須持本也手校丹黃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貴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之插架爲識其後顧千里

洛陽伽藍記五卷 校本

予嘗讀史通補注云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

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慭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羊衒之洛陽伽藍記云云知此書原用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意欲如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旋因袁壽皆取手校者去未得施功此臨毛斧季校續得諸書賈斧季多見舊刻名鈔亦憒然不知有大小字之說蓋其誤久矣惜牽率乏暇汗青無日爰標識於最後世之通才儻依此例求之於讀是書思過半也已

河朔訪古記二卷 鈔本

昨作札與仁和龔瑹人中書自珍勸其就近搜求京畿

碑板彙錄爲一書將摘此記常山郡內所列目寄之亦不可少之事一雲散人書於楓江僦舍時道光二年穀雨節後五日也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鈔本

北宋三修禮書開寶久佚政和僅存嘉祐太常因革禮鴈湖李氏所題載鄱陽經籍考余求其書歷年不可得意謂康熙間徐健菴司寇撰讀禮通考時引用具在未應亡也久之見郡城蓮涇王氏家藏書目云太常因革禮一百卷五冊失五十一至六十七共闕十七卷鈔白五百七十六翻益信其尚存唯蓮涇之書久散亦無從

蹤蹟也今年乃見此本於璱人孝廉舟次借得轉寫一部爲之稱快所闕十七卷與蓮涇目同特傳是樓目未列不知彼時足否耳孝廉頗有意流傳之此固讀宋史禮志所必當考索者也還書之日屬題其後於是乎書

嘉慶廿有五年歲在庚辰元和顧千里

律十二卷音義一卷 景宋鈔本

是書宋槧爲浙人某乙所得某乙以吾鄉某甲爲知書就而請題目之某甲告之曰此宋槧宋律也某乙遂每詫人以收藏宋律焉又浙人某丙鈔其副求善價以沽於諸好書者亦往往詫人言予欲買吾景鈔宋本宋律

乎余既備聞是兩言者而疑之以爲考諸宋史及文獻通考玉海等書趙宋一代所用名曰刑統安得有所謂宋律也者但刻本鈔本余皆未從寓目久久不敢斷其是非也今年始轉輾獲景鈔本急讀一過凡律十二卷音義一卷於是啞然笑曰是豈宋律哉客曰此何書余曰唐律也客願聞其說余因告之曰律十二卷者唐律之正文不附長孫無忌等疏者也音義一卷者孫宣公爲唐律所撰之音義也玉海六十六曰天聖律文音義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文及疏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盡引疏義

頗有增損今校爲定本須依元疏爲正其刑統衍文者損闕文者益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舊本多用俗字改從正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文義不同即加訓解詔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先是四年十一月奭言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舉人難得眞本習讀詔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覺宋祁楊中和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七年十二月畢鏤板頒行又曰書目律令釋文一卷天聖中孫奭等撰字義不同悉有解訓其明文一也文獻通考二百三 曰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陳氏曰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

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其明文二也書錄解題與文獻通考文同其明文三也宋史藝文志曰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撰又曰孫奭律音義一卷又儒林孫奭傳曰嘗奉詔校定律音義其明文四也然則其爲唐律固易知矣又何至無可題目而杜撰宋律也且附長孫無忌等疏之律有前孫伯淵觀察屬余校刊行世者在取其正文對勘便見亦不必侯博考羣書而後定耳爰詳書其事於景鈔本後以爲不學而妄談宋槧疑誤世人者戒嘉慶壬申除夕前一日書

景鈔本音義末葉所列天聖校勘人銜名有空闕處當是宋本紙毀損也以玉海證之一行爲趙希言名一行爲王圭名而其銜則無以補全矣同日又書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鈔本

此衢本郡齋讀書志五硯主人所得余從之借鈔凡錯簡十數一一正之矣雖史部書目類闕一葉別集類下劉筠集以後闕者約二三十葉無從補全也嘉慶乙丑九月澗蘋居士記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藝芸書舍刻本

此卷有顛倒之葉不得舊本向無從移定也或欲將臨

池妙訣及唐氏字說解兩標題互改以泯其蹟者豈其然乎思適居士記卷四後

今細讀知當分六段改轉又記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藝芸書舍刻本

小學類顛倒錯亂當分六段移轉若硬改臨池妙訣唐氏字說解兩題目卽謂無誤豈知每類以時代爲先後晁氏自有例耶思適居士記在卷四後

丁亥冬日麤閱一過黃李薈說無非無事取鬧至於確鑿轉寫之譌者則又茫然莫辨也可笑可憐而已牛背散人書在後序後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

附志一卷 舊鈔本

道光三年重觀於績學堂顧千里記

傳是樓書目不分卷 鈔本

集部自漢至明嘉靖以前皆未見乃脫去一冊宜訪求補完也道光三年一雲散人記

慈雲樓藏書志五十卷 鈔本

承示大著鋪陳排比富哉言乎眞可謂藏書讀書兩臻其善矣走雖未窺全部已不勝贊歎欽服但懸計卷帙未免過於重大豈獨觀成非易卽將來之刊印以及日

後購藏流行等類恐皆較難莫似變而通之改從易簡避去自來書目式樣用趙明誠金石錄例先將六千部之目每部下只用細字注時代撰人及何本一行分若干卷列於前復將每書案語擇其精華做成跋體不必部部有跋亦不必跋跋自始至末臚陳衍說其無甚要緊及讀者自知則置而勿論亦分若干卷列於後通爲一書約在百卷內似於作者觀者兩得其便且又可以徑而寡失也辱大雅不棄加以下問故敢贅言尚望高明裁而教之乙酉仲春元和顧千里拜

金石錄十卷 宋刻殘本

余髮甫燥即獲交鮑丈以文每與縱談古書淵源知宋槧金石錄十卷曾被收得惜未及一校即爲歸安丁杰持去售之揚州也嗣後余在里門凡見善本二其一是葉文莊手鈔前後兩翻者其一是錢叔寶通部手鈔者皆細勘一過是正近刻處甚多邇來客遊邗上一日晉齋先生得此見示恍然識馮硯祥家舊物擊節不置惜以翁弗克偕之校刊與此書結一重墨緣耳嘉慶乙亥六月朔思適居士元和顧廣圻題時同在全唐文局

金石錄三十卷 校鈔本

金石錄唯此最善錢叔寶手鈔者不能及也近盧運使

曾經刊行然實無此兩眞本故大要甚舛今家兄抱沖旣皆收得因借以細校特多是正唯惜未并得吳文定家本相證乾隆甲寅六月十一日廣圻記

右本爲蕘圃所校而余續完之者葉本妙處亦略擇極精者標著下方餘散在行閒皆可領得矣雅雨堂書尙非惡刻乃其舛如此卽一易安後序已不勝指摘而全書何論乎義門雖知用隸釋互勘然所取僅載此跋尾之三卷耳他如原碑全文散在隸續中者且未遑細較又曷怪其多誤改也重讀益歎葉本之妙顧廣圻校畢記

金石錄三十卷 校本

金石錄葉文莊手鈔首尾兩葉本康熙己丑何義門收得中後有二跋者最善至錢磬室鈔本便稍有失眞處雅雨堂據何別本刊行雖何校有眞從葉書鈔錄脫誤至少語實不能然也又其所稱錢本非何親見乃從陸敕先傳得故並多譌今悉用錢葉眞本細勘一過以葉本爲主而附錢本異同葉本所有何校亦頗與此出入因幷跋仍錄焉乾隆甲寅六月十日顧廣圻記

嘉慶己未葉本再校潤蕡

隸續二十一卷 曹楝亭刻本

隸續廿一卷宋槧不復得見元泰定閒所刻僅首七卷曹楝亭取朱竹垞從汲古閣傳鈔宋本增一百一十七翻而重刻之則此本也余嘗見毛氏眞本勘之前七卷毛無鈔即用泰定刻曹改其式樣誠爲未善自八卷以後雖脫去卷第十三第十七內各一翻又眞本有空白卅五葉曹輒刪之而大段行款則全合也杭州汪氏合隸釋刻本反於是而增多之葉失之遠矣向者欲各爲刊誤及隸釋纔畢爲某人乞索以去遲久未刻故隸續遂不更卒業此即增多一百一十七翻之稾也書其原委示後之讀是書者元和顧千里

隸續十四卷校宋本

顧廣圻爲蕘圃校自第八卷至末皆據汲古閣毛氏景鈔宋本時嘉慶丁巳八月共一百十九葉又跋三葉又元空三十五葉

寶刻叢編二十卷鈔本

求此書久不得近於江秬香翁所借到鈔本因傳寫一部但其中顚倒錯亂未及理正又脫文譌字種種不少非細勘不可則當俟他日矣道光戊子春仲千翁識

寶刻類編八卷知不足齋鈔本

覩此知以翁欲刊入叢書而未就也唯校定卻非易事雖經多手仍不足爲定蓋傳寫必譌落葉難掃耳前歲

余遇一噉名客倩人作金石書圖刊布遽告之曰不如刊寶刻類編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目復齋碑目等書自當傳矣尋趙晉齋可也旁人甚之而止噫豈無此福命耶一雲散人漫記

古刻叢鈔一卷 知不足齋刻本

頃孫伯淵觀察用時代重編次古刻叢鈔寄其稾屬以刊行爰取家本並借戈君小蓮藏本相勘旋因專力治說文未遑卒事也鮑丈淥飲過余楓江儆舍談及讀書齋叢書新刻入諸辛集即出其底樣見付并勘乃輟數日功重理一過彼此得互爲更正如千字然可疑者尚

往往而有焉夫校石刻文字之書非特不可以意推測并不可據他書改補如宋臨澧侯劉襲墓誌第四弟□□軌太子舍人據沈約宋書宗室傳襲弟實太子舍人誌下文云第四男量淵邃出後第四弟實又誌云襲字茂德兄覬字茂道其弟第三字茂蔚第五字茂通則實之字茂軌可知矣所闕□□殆實茂二字耳第一男□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侯據傳覬無子襲以子晃繼封所闕□殆晃字耳南村非不知檢宋書者良由悉依石本故如是耶唯誌云第五弟季茂通海陵太守而傳言實弟爽海陵太守季爽違異必有一誤未審石本果何

如兼未審南村果何如也其他大略準此鄉者白隄有錢聽默實書賈中陳思之流憶廿年前述此書南村手寫者首葉鈐崑山葉文莊藏書圖記曾在白蓮涇王姓家近始散失不知歸何地竊計爲時未遠宜仍留天地閒因於還鮑丈日輒附識之尾且將舉告觀察以俟相與物色庶幾得之盡決其所疑也

古刻叢鈔一卷　平津館刻本

此伯淵先生所重編次以原書隨得隨鈔時代雜糅難於觀覽故也不遠河江寄以屬校因再四尋勘其閒卽有所審正必取資別本未嘗隻字敢憑胸臆卽如故丞

陽敬太妃墓誌銘十一月九日乙卯上文云以普通元年下文云粤其月廿八日戊戌考通鑑目録是年十月辛丑朔十二月庚子朔是十一月爲辛未朔九日當是己卯故廿八日戊戌也然所有本皆作乙字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本獨爲己字乃始改焉其他大略準此鮑本先既刊刻仍藉是本訂定如干處他日故當兩行之也

是書刊刻已竟從兄東京取小讀書堆所藏付校其本後題云右南村古刻叢鈔非全書也己巳冬借崑山葉氏所藏鈔本録於榮木軒至庚午四月十二日完共五十八葉錢穀記驗其筆蹟非叔寶手書蓋出自轉鈔也

然視前所有各本迴勝今據以修板改正者凡五十餘字至其字之多少如入衙天（各本多和字錢本無）階（〔二二〕案衍者不可通）唐故江南西（各本少西字錢本有）道觀察判官（〔三〕案江南西道開元廿一年分十五道置採訪使之一也治章郡碑文中南康臨川皆屬其部不知者刪去誤甚矣）故右內率府兵曹（各本首多唐字錢本無〔十七〕案以本書推之蓋有額者皆依額爲標題此以意改而未明乎其例也）前守淄州口（各本多水字錢本無）平縣尉（〔十八〕案淄州之屬縣有鄒平可知所闕處爲鄒字其間不得更有水字也）塤篪口（各本少一闕字錢本有）叶（〔十九〕案脫者不可通又案上文云鸞鳴鳳和疑所闕當在塤下於偶句始合錢本轉鈔仍有小譌也）皆錢本是而他本非也因不可修改別記於後以正之壬申端午後十日

古刻叢鈔一卷（鈔本）

南村所鈔篆隸刻皆無釋文其西漢東漢兩石刻有之者乃乾道閒東萊蔡迨所爲南村并其考全載之也他篆書皆平易可識唯古刻第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二字讀者每疑惑莫解余以爲此淮西道院四字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卅三晧道下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卅三線院下載[illegible]字與此但筆畫繁簡不一耳聊書之以俟能知古文者澗蘋居士記

隸韻二卷 景宋鈔殘本

此殘本劉球隸韻第三第八兩卷別出松江張氏故不與前相羼我友小蓮鈔書於浙江得此種以示余者也

昔洪文惠漢隸五種唯韻書不成婁彥發字源最行於世余嘗舉之以正今本釋續二書點畫之譌但苦字源所注之數易於舛錯使如此書之悉注碑目又烏可移易哉且其體勢亦迴非元人分韻所及小蘧嘗珍賞之余暇時擬就鈔其副焉己未五月顧廣圻書

金石萃編補正四卷　鈔本

昔錢竹汀少詹言宋以後碑好者頗少惟引李南澗一人爲同志今讀此二冊自唐以下凡宋金元等各碑一一手釋其文纖悉無遺我彥聞先生可謂真知篤好矣惜不起少詹見之時道光八年十月十日元和顧千里

觀井記

古甎錄一卷 鈔本

道光乙酉歲滬上百甓齋主人示我並屬點定一過一雲散人顧千里記於邗江寓館

史通二十卷 校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陸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補注因習曲筆鑒識四篇殘脫疑誤不可復讀文裕題其篇末而無從是正舉世罕覩全書云云即此本也余向收得別本是萬曆時長洲張鼎思據此重刻曾經錢同時人孫潛潛夫用葉石君校定本對讀者亦既於脫簡處

一二補錄完好矣錯誤處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因照臨
一過黃蕘圃蓄沈寶硯家本未知相較若何他日借勘
之澗蘋居士記時寓無爲州
嘉慶九年六月重閱略加點定澗蘋記
盧氏羣書拾補引宋本附宋卅餘條於此甲子七月朔
日重閱訖書　又續錄若干條
無爲寓館了無一書可檢向所雌黃多是何義門諸氏
所已有當推還之獨存其新知耳然於此頗自喜其暗
合古人處九月重閱記於城南草堂
沈寶硯家本係其所臨馮已蒼評何義門校也借勘一

過訖九月十四日澗蘋記

嘉慶甲子七月初三日重閱廣圻記

[illegible]史通二十卷 孫潛夫校本

此史通孫潛潛夫手校本於刻多所是正並足以訂近時通釋之失今年余攜之行篋尋覽數過每歎其佳五硯主人見而愛之因照臨一通而以其眞歸焉澗蘋居士顧廣圻記時在秦淮寓中嘉慶甲子八月三日也

史通二十卷 何義門校本

曲筆鑒識二篇並無錯簡馮氏閱本萬曆所刻皆誤而何氏校語尚失之顏黃門云校定書籍亦胡容易洵然

道光癸未觀於揚州洪氏之續學齋并記六月一日思適居士顧千里書

五代史補五卷 校本　以下補遺

毛斧季汲古閣書目五代史補舊鈔與五代史闕文合一本估直二錢郎子晉刊刻之所自出而五代史補實非足本也晁公武則云一百七事陳振孫則云一百七條文獻通考備引兩家皆是七字而毛云僅一百四條脫去三條明甚揮麈餘錄曾引毋昭裔刻文選事今本無之當在此三條之內吳志伊十國春秋據餘錄載五代史補云云於後毋昭裔傳自注中極爲精覈新城王

尙書居易錄以王明淸引而汲古閣無疑不能決葢尙書於考訂本非專家耳又考裔相在蜀廣政年當晉開運漢天福乾祐周廣順共歷三朝未識岳元屬諸何朝矣嘉慶庚午澗蘋居士書

右馮知十藏鈔本校時乾隆己酉也嘉慶二年三月十八日鐙下覆勘一過時在念耕堂中澗蘋記

大金國志四十卷葉石君鈔本

右葉氏石君手鈔大金國志不獨楮墨閒饒有逸趣卽開卷世系圖一葉他本盡脫此特具存已可寶矣內如廿六卷國中遂遣乙薢副樞正大七年云云之閒他本錯入

十九卷文三行在承安二年卅八卷散府八處之與中府他本譌爲興平府雖余舊得常熟曹彬侯鈔本亦然而此則不誤也其卅六卷第二葉十行之下失去五百餘字有科條尾敕屯田首四十卷末後未竟蓋是所據本如是當悉依舊無容添足也是書余十年前見之養拙齋即朱竹垞所謂齊女門顧氏者擬歸之而未能今屬蕘圃遂得讀一過於士禮居而識其佳如此蕘圃其善藏之嘉慶戊午九月顧廣圻記

國語八卷 景宋鈔殘本

此蕘圃所收景鈔本即據之重雕者余別得首三卷較

之寫手尤精故用以上板而仍留此他時儻別得之本
到下復出遂可轉爲補全竹頭木屑正未必無用也已
未冬至前三日澗蘋書

第六第十第十九廿廿一共五卷此類余以爲寫手不
往故重摹付刊而此遂剩合釘爲一本存之俾他日有
考焉澗蘋書

新雕重校戰國策三十三卷 宋刻本

是書雅雨堂刊行者頗爲改易賴此始見其眞不僅古
香馡馧爲可寶也惟剜修處未能盡善如第六卷第四
葉首三行與小讀書堆所藏鈔本不同鄙意以爲初槧

當如鈔本附錄於後以俟蕘圃論定之己未二月顧廣圻書

晏子春秋八卷 景元鈔本

甲戌九月校正付刊澗蘋記

此本擬不示人以樸然流傳於外亦足見辦書之心苦矣無不可也乙亥閏月廿五日又記 以上書衣

校勘輿地廣記札記二卷 校士禮居刻本

此夏方米手筆故未有荒謬可笑之語但拆抱沖所藏季滄葦本而揚朱竹垞本則妄人憑臆定此意見夏不免隨之作討耳思適居士漫書

單看不覺其荒謬借到底本一覆其病萬端甚矣下筆
之難也初二日鐙下又書
第一例丨此條並無朱校乃別本所依託而嫁爲此稱
也
第二例■此條本非朱校有墨筆字如此所稱無分別
者其嫁名一也
第三例○此條朱校也但因其與別本同而復載之則
仍意在借名而已
第四例△此條實亦朱校而反削去朱校之稱弗載者
因其與別本異非借名之意所在故也

第五例丶此條不涉朱校卽不涉別本耳

隸釋二十七卷 鈔本

此舊鈔隸釋蕘圃所收得也第十卷上方有九來校字九來名奕苞崑山文莊公七世孫載在府志可知淵源有自其本之善洵不虛也今世所行惟浙江汪姓刊本乃依萬曆戊子本開雕者訛舛頗多余向亦用之乃取以讎勘并參驗萬曆本用力者卅有一日而始竣每有是正輒歎賞不已爲題之每卷末以質蕘圃當同此擊節矣嘉慶丁□□月初三日澗蘋顧廣圻鐙下書

案此本十行廿字行款與元槧隸續同碑文用婁氏字

源釋之往往脗合即周香嚴所藏隆慶四年本不若也

蕘圃當勿以其非宋槧毛鈔不以驚人祕笈目之九月

一日廣圻又書

思適齋書跋卷二終

吳縣王啓瑨校字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子部

荀子二十卷　宋刻本

嘉慶初年借得景鈔大字宋本校世德堂本及覆校盧抱經本今年又從藝芸書舍借此印本對勘訂正景鈔之誤細驗避諱不特在熙寧元豐後且在淳熙之後多年或板有修改致然耶所補寫各卷失葉則皆非善與錢耕道刊本既互有短長又互有失葉殊未可相補也在宋世別有建本爲王厚齋所見又有二浙西蜀本爲

耕道所見今皆無可訪得因附識於此時道光己丑立秋日元和顧千里

荀子二十卷 景宋呂夏卿本

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於楊注中一修身篇上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景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

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秪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薌嚴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字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於黃氏之士禮居澗薲顧廣圻

荀子二十卷 宋刻本

藝芸書舍藏宋槧荀子二北宋則呂夏卿監本南宋則

錢佃江西漕司本也佃字耕道陳直齋稱其本最爲完

善指同時建浙蜀諸本而言若較監本互有短長正以

合之乃成兩美耳近者王石渠先生讀書雜志內有荀

子一種屬訪此兩本將採擇焉當必各盡其所長矣錢

本合孟揚文中爲四書刊於淳熙年呂本耕道謂刊於

元豐困學紀聞謂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寧舊

本案熙寧元豐相接當無異本而台州重刊則今未之

見云道光巳丑孟陬月顧千里記

荀子二十卷校本

惠松厓先生手校本在黃蕘圃家已未九月取臨首三

卷癸亥三月重臨第四至第六卷甲子六月攜客無爲州續臨第七卷以下畢盧抱經新刻校語大段頗佳然用此勘之有數處錯誤讀者詳之也小門生顧廣圻臨并記

鹽鐵論十卷 校明鈔本

嘉慶癸亥蕘翁屬閱一過就所見標於上方此書明代屢刻俱遜於攖寧齋鈔本然誤處仍多惜不得宋元舊槧一掃風庭之葉也嘉泰壬戌本見弘治辛酉涂楨跋中不識尚在天壤間否顧千里記

太元書室刊本校甲寅除夕前一日澗薲記

鹽鐵論十卷鈔本

活本失排涂本第二葉此在後而彼在前之驗也丁卯五月記卷九後

讀此書貴能得其用如余者徒索解於字句間何足道哉癸亥八月重閱一過記千里

嘉慶丁卯五月爲居停主人張古餘先生校刻弘治十四年涂楨本再讀此千里又記

太元書室刊本校甲寅除夕前一日澗蘋記

黃蕘圃曾借鈔此本復用其所藏擸寧齋舊鈔校出見示因錄之澗蘋又記以上卷末

新序十卷 校宋本

此康熙庚寅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校乾隆乙卯傳錄澗蘋記時孟陬九日也

揚子法言十三卷 校本

右所據乃司馬溫公所謂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者今李注補正善矣而音義頗多不能別識於此恨何校之不密也賈人錢景開言桐鄉金德輿曾以宋槧大字揚子進呈未知即此所據與否己未六月顧廣圻借讀并記

揚子法言十三卷 北宋刻本

揚子法言通行者世德堂五臣音注十卷本其源出纂圖互注乃宋元之閒建安書坊中人所爲併合改竄皆非復各家眞面目也何義門學士獨校李軌注十三卷云絳雲舊藏序篇在末卷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余往嘗借臨得之竊疑其校與司馬溫公所見李本頗有不同如第十一卷溫公云李本非夷尙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今從漢書明文顯然而何以義門之校全反此言耶今年再至揚州過石研齋主人出示新得此書案而稽之在本卷第三葉首七行字較前後獨多而剜板添補痕迹尤宛然方悟溫公所言者其初

板也義門所校者後來修改者也特前輩校書尙不曾
推勘入此等處耳爰請見借覆校一過是正極多文繁
不具又以溫公序文合諸最後名銜知爲呂夏卿校定
於治平二年國子監鏤板印行其音義別爲一卷在全
書之後名銜之前不題撰人名氏今無可考溫公云多
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以余考之唐昭宗紀元天復
盡四年厥後王建於蜀仍稱之然則天復本者蓋謂彼
時之蜀本逮溫公日而已無有存焉者故不質言之纂
圖互注無此音義何校亦未寫出眞祕笈已其傳是樓
散出之本余弗獲見而聞錢景開言於乾隆四十五年

閒爲桐鄉金雲莊德輿買去今推以季徐諸氏圖記非即此所得也但必同是治平監板已修本則固有不待目驗而決然可斷者矣校旣畢因詳記於帙奉澹翁太史審正太史深悉古籍源流當敎蒙以所不逮焉嘉慶戊寅二月十日元和顧廣圻書

管子二十四卷 校宋本

殘宋槧本管子闕十三至十九凡七卷嘉慶丁巳十二月校廣圻記

韓非子二十卷 景宋鈔本

第十卷第七葉原闕趙文毅本有當是趙移道藏以補

全耳驗其字數於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爲不足是宋本此一葉其文未必便如此移補者非也嘗謂宋本書雖無字處亦好豈不信然潤蕡記

此韓非子爲錢氏述古堂景宋殘本曾藏泰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裝池尙仍錢氏之舊首葉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然矣近日從新安汪啓淑秀峯家所謂開萬樓者賣出遂於杭郡轉入余手緣力不能蓄復爲蕘圃黃君捐三十白金取去豈物固各有主耶抑物雖好而有力者始能聚耶於其歸之也卒題數語以志緣起並質其理於黃君也若夫此本之勝俗本有不

以道里計者即趙文毅本雖從此本而出然頗出意見改竄亦失其眞非得見此本無由剖斷其是非不僅因名鈔而足重則黃君之知甚審不待余贅言余故不覼縷云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蘋顧廣圻書於城南之思適齋

九月二十日重觀於讀未見書齋廣圻記

韓非子二十卷校本

韓子譌舛殊甚宋本弗得一見孱守老人曾用以校第三一卷是當時已無全豹矣又用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校本及趙此刻校張鼎文本而惠松厓先生復用此

刻校臨今兩本皆爲周薌嚴收藏丁巳夏六月借錄一過用松厓先生本爲主評閱語悉著之惟張本雖闕和氏姧刼說林六微等處而字句頗多長於此刻者松厓先生略而未及今一一補入道藏本宜善而校出者亦未詳盡秦本最劣不足用讀者詳焉澗蘋顧廣圻記於士禮居在第二卷後

凡文有複出而張鼎文本少數字皆脫爾二十三日覆校一過畢馮偁迂評者蓋淩氏刻本多臆改不足據也

澗蘋又記

九月十八日從壽階袁氏借正統十年刻本道藏勘過

其本與張鼎文刻本多合而與孱守老人所據葉林宗道藏本大不相同故不復一一標出當俟得見葉原書時再定之澗蘋又記俱在第二十卷後

韓非子二十卷校本

韓子譌舛殊甚宋本弗得一見孱守老人曾用以校第三一卷是當時已無其全矣又用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校本及趙此刻校張鼎文本而松厓惠先生復用此刻校臨焉今兩本皆爲周薌巖收得丁巳六月借錄一過據惠先生本爲主評閱語悉著之惟張本雖闕和氏姦劫說林六微等處而字句每多長於此刻者惠先生

略而未及仍一一補入藏本宜佳所校頗未詳盡秦本最劣不足用覽者詳焉澗蘋顧廣圻校畢記於士禮居

庚申九月聞孫淵如觀察云曾見宋本於京師屬畢君以恬校出一部擬從借觀焉十一日澗蘋記以上卷首

非之言諒矣然而察見淵魚不詳孰甚焉羣小鬼蜮情狀既爲所燭照無遺則遂無以善其後斯最其傷心之故也能無以一矢相加遺乎費長房之死於羣鬼職此故矣若夫智而能愚雖以此書發奸摘伏而不耀臧否之評論非獨善於自全他日求治者出將有待於此賢矣此非僕與千里尊兄所當警策者乎

重九前三日夜渭書

管子文往往有與韓子同者一時未暇旁及此須千里辨之十七日鐙下渭記 以上序後

韓非子尚有數事散見他書中以無所附麗且未確故置之余別有書韓非子後一篇茲不錄渭記

韓非不祥人也天下小人之情狀何所不至而非必剖悉不諱訐以爲直非獨聖賢所惡抑羣小聞之而腐心夫豈大雅卓爾之美與其身塡牢戶非實巧於自戕耳何怨李斯爲哉然其論議明切足以助圖治者之意智下此從政之士因其言而究當世之虛實

必其用晦而明俾不至感傷和氣則斯人並受其福矣不然而以僕輩書生之迂執復得此以長慘刻竊恐得吾道以亡身者不免焦氏之歎也初六日夜渭

又記

凡小梧所言皆因余辨李銳之奸而爲其見讎故發此隱諷耳厥後銳之讎小梧者不減於余應悟此言之失矣余遇古書輒校非好韓子者安得如此言且小人之與人爲讎不計情理如毒蛇野獸豈用晦而明所能息其吞噬耶但言旣愛我而發不欲駮難姑記之甲戌夏日書時寓江寧之皇甫巷以上目錄後

乙丑七月在揚州郡齋依宋槧覆勘又記在卷一後

近自讎校之外略疏韓子之義就正千里尊兄他日擬注成此書其機實發於千里乙丑重陽前二日澗蘋鐙下記　談何容易案此四字澗蘋手注

壬戌春得述古堂景鈔宋本於杭郡遂取校初見秦一過其本今屬黃蕘圃矣暇日借而竟之耳澗蘋記

黃三八郎宋槧在署蘇州府知府張古餘先生處述古堂本闕一葉今補全癸亥正月又記

乙丑七月覆勘又記以上在卷五末

此宋槧韓非即趙文毅公刻本之所自出說林六微和

氏姧劫等篇因是復傳者也趙本字句之閒頗用他刻
更定遂多未安即如外儲說右上宋人有酤酒者節此
本云問其所知問丈人第二問字是閭字之誤有李善
注應休璉與滿炳書所引可證趙輒刪去之誤矣又外
儲說左上虞慶爲屋節改虞慶曰不然入此宜卑之下
改且張弓則不然作苑且曰不然幾不復可通皆此類
也以推宋槧爲天下之至寶豈虛言哉在卷十六首
乙丑九月初六日力疾爲千里兄校此書畢此書在
千載幽室之中得吾千里燃犀之照而僕輩小夫之
知亦有以批其卻而有穿漏解駮之助定本既成將

來知言之選談治術者於此可以考鏡情僞焉斯疲
庸之箴砭救俗之一端也夫豈區區求爲韓氏之功
臣哉小梧王渭記

乙丑十二月重用道藏覆勘又記

乙巳九月用正統十年所刻道藏覆校大略與鼎文本
多同不知孱守老人所據葉林宗本用何刻也十八日
鐙下記澗蘋

初借袁綬階本再借江寧朝天宫本
景鈔宋本重校壬戌七月澗蘋以上在卷末

昨細思韓非子第十二卷使之衣歸衣當作夜蓋不待

明日而使之歸也此校若何希定示十三日儻能強步必到西頭煩致意小蓮今日少閒矣小梧仁兄台覽廣圻拾片初九日

向聞人說校書何難無以應之今已得一語曰所謂何難者只是未校若眞校便難一笑又行

韓非子二十卷 景宋鈔本

第四卷末葉六行卓齒之用齊也宋刻本如此有以墨筆於卓旁加氵成淖字此不知卓淖同字但知有淖齒者所爲也今景鈔及前所見述古堂景鈔皆不辨旁氵之非然偏左之蹟乃宛然可驗耳乙丑十一月覆閱書

廣圻

或曰後文七術外儲說右難一皆作淖齒何也答曰此韓子有其例也有度上文曰開地下文曰啓地開啓互見姦劫弒臣上文云以視君下文云以示君視示互見說疑上文云疑物下文云四擬疑擬互見皆同字也至於人名如外儲說左上言瞿璜下言瞿黃六微上言黃下言璜外儲說右上言田成恆下言田成常難一上言咎犯下言舅犯皆同字也而十過及七術之董閼於與觀行之董安于說林上之韓傀與六微之韓廆難三之芒卯與顯學之孟卯并此卓齒之與淖齒亦同字也故

曰宋槧必是改者必非凡是非當明乎其全書之例而後決之則鮮誤矣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字或作卓吕氏春秋正名云任卓齒此又作卓之證也十二月十七日廣圻又記以上在卷五後

此韓子從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本景鈔者乃今日之最古者也道藏匪字虧字號所有即出於此而脫落不完又閒有竄易處世所行趙文毅合管子刻本亦出於此雖補全然字句大非其舊矣核而論之此本不無誤者但就其所誤頗可思得致誤之由而改之者固未爲當也況往往并所不誤者而改之乎今年承古

餘先生命覆勘印本一過遂記其大較如此仍合藏趙三本撰識誤上中下卷附寫於後庶將來讀者有以考其得失焉嘉慶乙丑十二月元和顧廣圻在卷末

外臺祕要方二十二卷 宋刻殘本

外臺祕要方四十卷此殘宋本所存者第一至六又九十又十三至十八又廿一又廿五至卅又卅二凡廿二卷其第十五卷殘零已甚僅存數葉餘亦往往有闕此書今行世爲明末程衍道重刻據其自序云向購寫本是未見宋槧也就中異同姑弗具論開卷林億題銜判登聞檢院輒改檢爲簡一望而知其非餘可知矣宋槧

雖不全豈非寶物哉舊經書賈作僞割移卷第今悉加改正而書其後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廿四字或廿三廿五不等

一 洪氏集驗方五卷 宋刻本

頃在揚州郡齋借到太醫集業尋覽之餘見板口有三因字遂取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互勘知即割裂其殘本爲之耳太醫集業者第二卷之一條並非別有此書也佳趣堂書目所云誤歸晤蕘翁出示是跋舉以語之屬記於後他年儻仍收得必拊掌一笑嘉慶乙丑八月潤賓顧廣圻書

一 孫子算經三卷張邱建算經三卷殘本九章算經

五卷　宋刻本

右南宋槧本算經據季滄葦書目云算經四本者即此也以圖記驗之第一本爲張邱建第二本爲孫子第三本爲九章一至三第四本爲九章四五於是知九章不全當日已如此矣今爲陽城張古餘先生所藏嘉慶乙丑屬加審定因記之原裝改易觀者詳焉元和顧廣圻

天文大象賦一卷　鈔本

嘉慶庚申歲淵如先生在浙中得晴川孫之騄手鈔本大象賦幷注一帙題云張衡大象賦苗爲注因考困學紀聞云大象賦唐志謂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

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云云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故改定題爲天文大象賦李播撰依唐志及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也注人厚齋未經論定考宋史藝文志云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獨與晴川本相合苗爲不詳其人亦不知今注與所謂李台集解等若何異同也故仍其舊題焉先生以此注世間罕傳屬余校刊以行今年五月遂取隋唐間人言天文之書若史記天官書正義漢書天

文志顏注晉隋兩天文志開元占經等參互細勘凡晴
川本之脫譌衍錯不能卒讀而的然可知者幾數百處
悉補改刪乙之矣至稍涉疑似如注云羅堰三星而晉
隋志皆云九星注云礪石四星而隋志云五星注云天
庾三星而晉隋志皆云四星當是別有所出未敢據彼
改此又如賦云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
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囿注云鄭一星在越南越一
星在鄭北燕一星在鄭東北趙二星在燕東南韓一星
在晉南魏一星在韓北秦二星在代西代二星在晉東
北十二國合十六星脫去齊周楚晉而開元占經引巫

咸占則云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西北鄭一星在趙東北越一星在鄭西北周二星在越東北秦二星在周東南代二星在秦東南晉一星在代西南韓一星在晉北魏一星在韓北近秦星楚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燕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隋志則云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皆與此注差違不合當亦是別有所出非可相補又如賦云峙樓垣而表戾注脫去

樓垣晉志引京房風角書集星章所載妖星有天樓天垣皆歲星所生也隋志引作天樓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角宿中開元占經妖星占天垣在角宿中云云天樓在亢宿中云云其語尤詳而不知此注原文若何亦非可相補又如注大理一條天柱一條天庾一條天稟一條內五諸侯一條常陳一條其末皆脫去又如注凡五星一條土末脫去與火合云云更無以補之斯類均標明爲闕以存其眞校既畢繕寫一通質諸先生而記其書之本末及校之大略於後壬申五月廿八日元和顧廣圻書於江寧皇甫巷之思古人齋

天文大象賦一卷 孫淵如鈔本

案宋史藝文志有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新唐書藝文志云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館閣書目云張衡撰李淳風注郡齋讀書志作天象賦後漢尚書郎張衡撰蜀丞相諸葛亮注王氏應麟以其詞定爲李播今賦傳於世而注本不傳此孫之騄手寫本故刊存之苗爲未知何人蓋在五代已前

晴川鈔本脫誤累累此照彼鈔寫未曾校正今因編入續古文苑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晉志隋志開元占經互勘頗費日力然自是麤可讀矣壬申五月思

適居士記

五月晦日覆校畢又改正如右付刻字人照寫上板鐙下又記

說玄五篇太玄經釋文十卷 鈔本

此從萬玉堂翻宋刻景出其中舛錯參看經文便可見安得佳本校定之然此諸嘉靖甲申郝梁所刊固已勝也壬申八月思適居士漫記

易林十六卷 校本

此書去年（此乙丑也）出門舟次麤加再讀上方標記硃筆者是也用功未深但偶有說著處耳今承索觀（此丙寅也）不敢

以樸辭惟高明有以審正之校勘畢工後元本仍望留還俟旋里面領此奉蕘圃先生澗蘋居士廣圻記

忽忽四載能無頭白汗青之慨耶然所見似較前稍進亦差用自慰澗蘋再記

戊辰五月爲蕘翁勘新刻本再讀一過又記

陸敕先校本向爲余師張白華先生所有後經吳枚菴借失茲從餘姚盧抱經學士臨本傳錄上溯宋槧凡四轉矣乾隆乙卯八月十八日澗蘋顧廣圻錄畢記

今陸本歸黃蕘翁矣嘉慶乙丑澗蘋又記

戊辰三月爲校新刻樣本又記

易林十六卷 明刻本

嘉慶乙丑十月借於黃蕘圃臨校盡賁其本乃陸敕先手校者十三日鐙下澗薲居士記

廿二日續起剝

嘉慶乙丑元和顧廣圻臨校十月廿九日畢

清河書畫舫十二卷 曹彬侯鈔本

藏書有常熟派錢遵王毛子晉父子諸公爲極盛至席玉照名鑑而殿一時嗜手鈔者如陸敕先馮定遠爲極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書散出余見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閒滋蘭堂主

人朱文游三丈白隄老書賈錢聽默皆甚重常熟派能視裝訂籤題根脚上字便曉屬某家某人之物矣余喜從兩人問各家遺事頗悉此清河書畫舫一部是彬侯所寫相傳青父底稾在玉照處蓋自眞本録出也近歸秦澹生太史石研齋插架以彬侯名不甚顯著筆蹟識之者旣尠又其常用名號小牙章亦不曾鈐記恐久而莫辨命余輒題於帙尾

墨子十五卷 經訓堂刻本

乙卯二月七日校畢澗蘋記

嘉慶己未再讀一過又正錯簡數條澗蘋又記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北宋刻本

汪君閬源收藏宋槧淮南子余借讀一過而書其後曰此於今日洵爲最善之本矣如原道訓欲宍之心亡於中宍本誤爲寅也所謂志弱者弱下本衍而事強三字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在能存之此句上本錯入前追而能應句上也天文訓積陰之寒氣爲水本刪去者字也十二月指子子本誤爲丑也地形訓決𣢥𣢥本誤爲朏也寒冰之所積也冰本誤爲水也牡土之氣牡本誤爲壯也時則訓飾羣牧牧本誤爲物也以索姦人索本誤爲塞也精神訓則

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于未誤爲千也輕舉獨往往未誤爲佳也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上也欲二字下也樂二字未脫也本經訓太清之治也治未誤爲始也推移而無故推字未脫也主術訓東至湯谷湯未誤爲暘也又說林訓日出湯谷亦未誤惟天文訓日出於暘谷已誤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計功垂爵以與臣市君計未誤爲君訓臣市未誤爲臣是也案明本及今通行本君下計字臣下市字均脫去采椽不斲斲未誤爲斷也夫據幹而窺井底幹未誤爲除也而不足者逮於用逮未誤爲建也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饒未誤爲饑也繆稱訓故君

子懼失義義上本衍仁字也齊俗訓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注中始字本誤入正文末也而刀如新剖硎硎字本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也處勢然也勢本誤爲世也是由發其源是由本誤爲由是也道應訓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乞俱本誤爲乙也在其內而忘其外在下其字本脫也楚軍恐取吾頭軍本誤爲君也無所不極極本誤爲及也於是佽非瞋目敦然瞋本誤爲瞑也其政惽惽惽惽本誤爲悶悶也詮言訓性有以樂之也性本誤爲生也時去我走走本誤爲先也兵略訓抏泰山抏本誤爲抗也說山訓夜

之不能脩於葳也於未誤爲其也故寒者顫者字未脫也說林訓曾者舉之曾未誤爲罣也不若尋常之纆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纆皆未誤爲纏也或善爲故善未誤爲惡也賊心亡止亡止二字未合而誤爲[亡+山]一字也人間訓無爲貴智智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君未誤爲王也聖人見之蚤蚤未誤爲窰也脩務訓欣若七日不食若未誤爲然也今夫毛牆西施牆未誤爲嫱也餘篇皆已誤无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未誤爲憚也泰族訓四時千乘乘未誤爲乖也雨露所濡以生萬物濡未誤倒爲以濡也與鬼神合靈與字未脫

也而卵剖於陵剖未誤爲割也挺習而朝天下習未誤爲朌也要略作爲炮格之刑格未誤爲烙也餘篇皆已誤禹身執虆臿臿未誤爲垂也以上諸條實遠出道藏本之上而他本無論矣至於注文足正各本之誤者尤不勝枚舉茲具述高郵王懷祖先生嘗校定是書所訂道藏以來各本之失而求其是往往與宋槧有闇合者將傳其副以寄之必能爲此本第一賞音矣嘉慶庚辰中秋前十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

全書共闕五葉又有顚倒之處今俟查明開列細數夾在每卷之中候校定可也澗薲又記

淮南子二十一卷 校本

此淮南王書武進刊本校則嘉定錢坫獻之也錢實未見道藏所見校道藏本耳故其稱說全無一是今悉用道藏改正弃之篋中儻後有好事重付剞劂則道藏之眞面目可從此而識矣顧廣圻記

王懷祖先生以所著讀書雜志內淮南一種見贈於藏本劉績本及此本是非洞若觀火矣己卯小除記

松厓先生有手校本向在朱奐文游家今歸黃蕘圃蕘圃有惜書癖以故重借之家兄抱沖曾得朱族子傳校本略一展讀則由傳校而字誤者殆不勝其多因姑略

著其一二於下方異日尚當向蕘圃作懷餅請也乾隆甲寅三月又記

庚申春杪再閱一過思適居士記

是歲七月借得宋槧細勘一過校道藏爲勝劉績本以下無論也後世得此者尚知而寶之千里又記十月七日覆校畢

又宋本譌字亦添記於此以備參考頗思得好事人重刊未知緣法如何耳九日又記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鈔本

壬申十月借平津館藏本鈔工費白金一兩藏之篋中

暇日當細爲勘定以俟好事鐫諸木云澗蘋居士記時寓江寧孫忠愍祠

長短經九卷鈔本

省齋黃君收得鈔本長短經見示因取讀畫齋叢書本互勘一過彼用海寧周廣業校吳槎客家本開雕所更改處大有失當非見鈔本末由知之也至於鈔刻同誤沿而未覺者又往往向多安得熟於羣籍之人細校而重刻之余老矣未能辦此況好刊古書如鮑以翁者今日竟罕其人吾恐海內欲見是書定本正未有日耳省齋其善藏鈔本或可冀異時一遇也道光九年七月既

望

長短經九卷　刻本

校此書當搜其所出而參互以定是非然使倉卒限以時日非所可辦也余老矣獲見鈔本校讀一過爲之憮然惜不及起鮑以翁於九原重論之

趙蕤在開元中而吳任臣以爲前蜀乾德時恐非

學齋佔畢四卷　舊鈔本

序及第一卷首半葉蕘翁以香嚴書屋所藏殘宋本屬補足時方小病腕力孱弱未能求工也越十日裝成重觀因記乙丑九月澗蘋居士書

困學紀聞二十卷 校本

六七八三卷元慶元路刊本校本有薄鶡臨何義門評語幷錄之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時在芙蓉江館潤蕡 在卷八末

甲寅孟冬補錄義門評語自十二卷至此凡六卷始爲蕆事首尾八年矣潤蕡記 在卷十七末

壬子八月重寓齊女門之順宜堂句讀是帙潤蕡 在卷二十末

曲洧舊聞十卷 校本

紅豆先生手校此書祕笈本在小讀書堆余借臨於鮑

君滌飲新刻本蓋新刻與祕笈正同也思適居士記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宋刻本

右宋劉氏學禮堂刊本己卯十月閬源汪君見示且云錢遵王記字說闕文六條似與此本不全合余案姚舜咨所鈔空六行蓋錢本亦然核之此本乃複衍三行又大半行因鈔者始改每條跳行故爲六行也又因其複衍而不復寫入故爲闕文也鈔本通部行款與刻差殊非獨明潘方凱板不循舊格遵王既未見此刻宜所言之不諦矣向在辛未歲鮑以翁開雕是書爲余據姚鈔所校今乃獲重讀一過訂正如此類者實多惜以翁久

遊道山弗及再加商搉也思適居士顧廣圻千里甫書於楓江僦舍

示兒編二十三卷 校本

示兒編履齋原書廿四卷爲前後編雖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今世所存皆其鄉人胡楷重加訂正之本故廿三卷而不爲前後集蓋依七條各并入其門類矣前明潘方凱刻是書削去楷題誌本末乃無可考先從兄抱沖藏姚舜咨家鈔者題誌具在文句亦迥勝但入罕見者耳鮑丈淥飲以盧抱經孫怡谷徐北溟三君校正潘刻屬用姚鈔覆勘爰細讎一過第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卷姚鈔

皆標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撰當是履齋自稱如此餘卷標廬陵鄉先生云云者胡楷稱履齋而改之如此也改有不盡則兩者歧異矣禮津必履齋所居之地名惜今已不復可知卽舉諗鮑丈冀或將有以證明之嘉慶庚申閏四月

庚申首夏爲鮑丈淥飲用姚舜咨鈔校潘方凱刻去歲庚午甫墨於板囘溯疇昔閱星終矣刷印稾樣屬事覆勘數過荒居再三商搉乃案原文鉤稽摘剔又於羣籍旁考得證當殺青之既定下雌黃其彌難語不厭詳論蓋貴審其如千事別附最後謦謝積薪慙深掃葉豈是

與年俱進方覩日知所無云爾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三日

右數十則屬稾兩易涉時累旬僅曰斷手漏落違失懼猶未免無以副鮑丈傳此編之盛心也顏黄門言校定書籍亦何容易即宋季說部何莫不然舉以自砭兼告鉛槧之夫愼爲古人創痏耳立夏前一日又書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鈔本

嘉慶己卯借汪閬源所藏劉氏學禮堂刊本校正後人寶之千里記

宋刊本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

辛未年再讀一過所得諸條撰爲鮑氏刊本重校補存
寿底稾足當世間此書第一部矣思適居士

老學菴筆記十卷 校景宋本

是書毛子晉刊入放翁集行於世余嘗見陸敕先用鈔
本所校斧季又用景宋本校後五卷用殘宋槧本校第
七後半卷及第八卷改補諸處每與此刻合今以朱筆
圈別識之蓋此刻所據乃善本也獨是子晉跋語首稱
向刻稗海函中宜用此爲底本而相出入如此敕先斧
季又絕不及此刻一語皆所未解也乾隆六十年歲次
乙卯正月十一日澗蘋顧廣圻校畢記

陸敕先用宋本校汲古毛氏所刊今歸小讀書堆取勘此刻頗多與宋本合者實勝毛本遠甚已悉圈其旁爲識其他異同仍載如右乙卯四月澗蘋又記

景宋本止有後五卷毛斧季所據亦然豈宋槧已不全耶丁巳七月假得較一過如右至其本有評語極淺陋可笑而末題唐子畏名茲悉削不錄恐閱者仍惑焉爰并識之二十八日鐙下顧廣圻書

雲溪友議三卷 明刻本

此書刻在稗海中者錯誤特甚家兄抱沖曾收得惠松厓先生手校者但云舊本不知其爲何刻也嘉慶辛酉

冬日買得此於杭郡城隍山書肆取歸比對字句脗合
但惠先生向有遺落耳鮑淥飲丈云此亦是彙刻書中
一種嘗見其泊宅編亦係善本惜未覩其全暇日更訪
之此本出自新安汪秀峯家所謂開萬樓者也後之覽
者珍焉澗蘋記

鑑誡錄十卷 宋刻本

嘉慶甲子重見此於讀未見書齋去余前買得時忽忽
二十載矣鮑淥飲丈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至今未果
余向謂此書頗載極有關係文字足當鑑誡之目不盡
如朱竹垞氏所云安得好事者傳之蕘翁屬題數語聊

識於後并不能無雲煙過眼之感也正月二十五日澗薲居士顧廣圻書

南部新書十卷 明刻本

顧氏書周薌嚴所藏也是翁何義門兩家校本此書鈔本類經不熟唐事人改竄 陳王友元庭堅戊所謂王府官友一人載新舊唐志而鈔本竟削去友字其他錯誤每如此惟此刻本最爲近之義門所改頗有未妥者如代其精甲 五百壬 等刻本不誤也其駮正也是翁所校之誤多是然如改鄭康成禮記大問曰聘爲待問壬一房光庭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謂房非姓也攻去

一字庚未經舉出者尚夥益徵雖黃不容輕下矣蕘圃有殘本闕甲乙二卷借此於周君薌嚴鈔完之而不錄兩家校語有以哉大清嘉慶丁巳六月八日元和顧廣圻讀一過并記時在士禮居之西齋

鐵圍山叢談殘本二卷 舊鈔本

此似是寫樣底本未知即知不足齋物否但硃校多未妥處偶一閱之正其第二卷六葉趙企企道抹去重企字之非案頭無鮑氏叢書未嘗勘對寄贈復翁審定之丁卯三月買於江寧四卷至末盡闕十三日鐙下記澗蘋居士

玉照新志五卷舊鈔本

小讀書堆收得宋刻揮麈錄在乾隆末年今又歸於長洲汪氏矣此玉照新志余見諸揚州市上讀石君跋爲之憮然遂質錢買焉道光壬午顧千里記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續五卷校宋本

此書新有刻本極其紕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閬源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唯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道光甲申立夏後三日顧千里記

馮鈍吟於此書多所掊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

賓退錄十卷　景宋鈔本

右景宋本賓退錄其行間疏密殊不失舊觀何校亦頗有發明所惜原本後二葉有損字處耳然較近刻自勝顧廣圻記

金陵瑣事四卷　明刻本

上元伍君詒堂至邗江示我明周吉父此書寫中鐙下繙閱一過喜其足以增廣聞見爲博物家所不可少焦澹園甚稱道之洵非虛巳第三卷古碑碣一條所指某刻在某處出自目驗尤可徵信余向作治城山館客訪尋所獲較遜此數如尊經一炬閣下諸石固應被燬而

鷲峯寺無恙欲拓顏魯公放生池記羣衲堅諱無有也儻使得好古有力之士及今加意搜剔凡屬斯類或當復出矣亦此書中有用之一事也唯唐江寧詩人一條內引李太白集中所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族遭沮渠蒙遜之亂以爲觀此語太白亦金陵人則誤蓋白是涼武昭王暠九代孫見李陽冰所撰白集序新唐書嘗取入本傳故自言世爲右族然則望系隴西家當在金城非金陵也且晉書暠傳及沮渠載記具在蒙遜之亂自屬涼州與江表迴不相涉若果金陵豈能遭乎前明之人考古多疏不必獨爲吉父病遂題其卷端而還之兼

就質焉道光歲在壬午十一月中旬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校本

此臧在東用盧抱經鈔本所校始段君懋堂模寫浙江嘉興府梵本二部卽盧本所從出乃盧鈔書往往以意改補兼之多作盧習用字體遂變其眞在東不知其故指爲浙本是其誤也今欲是正茲書刻校均未可據當借段君所景本乃得之爾顧廣圻記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鈔本

右順治十八年刻本廿六卷一切經音義及經韻樓校皆從鈕匪石轉錄暇日仍當向若膺先生借底本覆勘

之顧廣圻記

廣弘明集十卷 校本

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此吳中珩本後印者有題名初無以梵夾勘之乖錯極多道光丁亥借平山堂藏家字號來釐正如右又平津館收復印修板者已補音釋而子目及分卷等皆無從追換矣附記備博覽者詳焉七月廿八日千翁書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傳鈔道藏本

此卷有錯簡三段余讀而正之道藏本正統十年瀋藩本嘉靖乙丑皆誤也澗蘋 卷三後

辛未歲除以道藏校於江寧皇甫巷之思古人齋（卷十八後）

辛未季冬讀於江寧寓齋顧廣圻記

壬申元旦借朝天宮道藏校定

癸酉重九校新刊本又記（卷十後）

此卷多譌字藏本亦然安得宋槧善本正之（卷十四後）

辛未十二月廿三日讀內篇畢澗薲居士

壬申人日再校道藏又記

癸酉三月將刊入平津館叢書爲淵如觀察再校

九月刊成校樣一過又得若干條几塵風葉甚矣其難也後人覽此書者幸勿輕之廿九日鐙下記

又得三條有非案語不能明者刊成末由添入存此俟再讀或得多條當附爲續校語一通可耳十月三日又閱記（卷二十後）

庚辰春杪重讀於楓江僦舍刪併重出改定篇第如右又校定文句幾及千條詳於藩本此仍未具也千里又記（外篇卷一前）

初讀此卷獨積三篇不曉其故近始悟四十四五闌入重遂致窮達（本四十八）重言（本四十九）無所附麗而連於知止（本四十七）又正郭（本四十四）彈禰（本四十五）詰鮑（本四十七）皆失其次敘而相沿莫覺甚矣好讀書而不求解誤人不淺也思適居士

書卷四十九後

案四十四百家四十五文行皆即三十二尙博之重出自宋以來莫覺其誤今始正之庚辰四月又記

嘉慶丙子麤覽一過中多錯誤未及審正也千里記卷五十後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平津館刻本

舊讀三公山碑中有隔并二字以後漢書證之閱兩年讀參同契中亦有此二字今覆校此書又見此篇中亦用之自愧無過目成誦之才而益信世間得一知半解便足者爲深可哂也丙戌初冬思適居士書卷十六後

道光丙戌於揚州命工寫樣覆校一過又改正數條如右干翁記時年六十有一

道藏目錄不分卷 校鈔本

道光丁亥閏月同吳有堂遊城隍廟至陶五柳家見架上有鈔本此目首列二序似較秦刻爲善因取之復檢舊所校并屬有堂重勘焉思適居士書

思適齋書跋卷三終

吳縣王啓璿校字

思適齋書跋卷四　學禮齋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集部

蔡中郎集六卷 明刻本

青衣賦雖爲張子並所誚然自是集中應有之文豈在歐本闕卷中耶嘉靖增多不知宋此其未嘗學問可概見矣十五日鐙下漫記澗蘋

嘉慶甲子九月蕘翁出示此書曰述古堂舊物也余曰誠然但非佳本何以然之憶盧抱經氏曾言蔡集以天聖年間歐靜所輯本爲最古第一卷首篇是橋太尉碑

今本移易其篇第又幷篇中顚倒次序大失其意云云所論致確此本橋碑在第五卷碑文次序與盧所謂顚倒者脗合然則實誤本之祖耳詳盧言歐本自在天壤間何不留心搜訪之因相與檢鍾山札記果得其論復尋此刻首冠之三序知天聖癸亥歐靜輯本者十卷六十四篇今爲六卷九十二篇全屬嘉靖時俞憲喬世寧所改明代人往往少學而好妄作宜其無足據也蕘翁以爲然乃書於後用作他日得歐本之發端云澗蘋居士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校本

蔡中郎集余向未究心蕘翁得述古堂所藏十六卷本見示一望決其不佳後遂別得此本又再三覆勘余亦景鈔蘭雪堂本二部相從借閱偶有所見記之於上方皆顯然舊並不誤而徐子器刻時妄改者也夫六卷本無足論即十卷本其佳惡不同如此書以彌古爲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閒有一等人（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將欺人耶敢書此以質蕘翁丙寅十二月澗薲居士

抱經自言其所見蔡集爲宋刻在鍾山札記別風淮雨一條中今此本妄改雖變二字鈔本活字本皆誤作維

而二字皆非其所見決然矣但未審果宋刻否耳黃君前因余言訪得十卷各本安知不更以余言訪得宋刻耶遂更書此以貽之嘉慶丁卯正月七日鐙下時惟蕘翁更字復翁之明年澗蘋

案當以鈔本爲最佳活字板次之此徐子器本所改其淺近者或有是處稍難讀則每不知而作矣不揣檮昧輒加評論雖未得詳備然準例求之無難也宋槧若出必足證我之非謬丁卯正月九日鐙下澗蘋又書

蔡中郎集十卷 明活字本

東漢人文集存於世者僅此一種向是宋以前人所編

其餘無之矣又此集頗於今文家之學有關涉尤學者所不可廢此余所以亟亟費日力爲之再三訂正者也

思適居士書

丁卯正月校讀一過凡訂正若干條中有絕精處索解人不得矣思適居士

五月再校於江寧用後漢書參訂又添若干條廿一日鐙下記

此活字板似據一行書寫本作底子故數誤爲如閒誤爲困之類往往而有若得宋槧必多是正也九日鐙下又記

文選蔡中郎文集十卷鈔本

蔡集以宋人所編十卷本爲最佳而所見十卷本又以此爲最佳但未知宋槧可補入卷第二葉之缺否前者復翁因僕言次第訪得鈔刊各種今識數語於此冀再訪得宋槧云戊辰十二月思適居士

嵇康集十卷舊鈔本

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鈔本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人始不復寫書卽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蠹損浥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又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

鮑氏集十卷 景宋鈔本

此鈔本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景宋本同第二卷闕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寫入主人將以歸綬階綬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蘋記

駱賓王文集十卷 北宋刻本

嘉慶丁卯景寫一部後十年丙子秦敦夫太史開雕於揚州文局覆勘印行爲記帙首使閱此者知其是祖本也思適居士書

陳氏書錄解題言其卷首有魯國郗雲卿序又言蜀本序文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皆與此合惟魯國下郗雲

卿之名毛鈔所據損失耳然則爲蜀本駱集可知也嘉慶丁卯九月廣圻審定并記

碧雲集二卷　校本

此臨何義門校也得自揚州坊間旋晤敦夫先生談次及之因以爲贈時嘉慶乙丑三月澗蘋顧廣圻記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　宋刻本

右秦敦夫太史藏本所見燕公集以此爲最佳第十卷末葉義門之以上脫今就他本補之恰得三葉蓋其行款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槧唐集類如是計有多家此及李翰林駱丞皆其一耳余前別校正燕公文

十五卷又從汪孟慈得椒花吟舫鈔本多出五卷又益以英華文粹所載若干篇合此庶爲全集麤可寫定唯惜無好事有力者刊以行世也

張曲江集二十卷 明刻本

明黑口板疑即成化九年邱瓊山所刊分廿卷與新唐志及宋志合或館閣本爲宋槧也此萬曆四十一年時韶州刻書估謂之祠堂本者是也併作十二卷甚謬姑就之一校除分卷外未得言全復舊觀不識宋槧尚在天地間否耳

李太白集三十卷 繆武子刻本

道光丙戌在揚州校刊姚鉉文粹因徧搜唐集之存於今者互相勘訂覺此尚多疵漏雖出宋曾二公手仍未可全據繆氏自言有考異不知成否且作之非易或草創而旋輟歟

樂史舊編翰林集廿卷今未見又編別集十卷嘉靖時六俊袁氏有翻本前在洪殿撰家見之實此後六卷藍本也

王右丞文集十卷 宋刻本

此麻沙宋刻王右丞詩文全集十卷道光丙戌歲從藝芸主人借出景寫一部復徧取他本勘其得失雖宋刻

亦有誤而不似以後之妄改究爲第一也遂題數語於

帙端餘文繁不具錄思適居士顧千里

王摩詰文集十卷北宋刻本

右王摩詰文集十卷每卷有二泉主人聽松風處子京

項墨林鑒賞章宋本甲等印第五卷有款云袁褧觀及

袁氏尙之印今藏汪氏藝芸書舍與前收讀書敏求記

所藏王右丞文集皆宋本而迥乎不合余讀文獻通考

引書錄解題云建昌本與蜀本次序不同大抵蜀刻唐

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乃悟題

摩詰集者蜀本也題右丞集者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

卷詩後四卷文自是寶曆二年表進之舊而蜀本第二
以下全錯亂故直齋以爲尤無倫也又讀洪邁萬首絕
句序云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
詞諸章乃誤入王維集其王維詩後注云別本維又有
遊春詞等十五篇幷五言十五篇皆王涯所作今以入
涯詩中案蜀本第一卷末有此各篇但詩前標翰林學
士知制誥王涯名蓋其始鈔綴於此而刻者不知刪去
耳亦未誤爲維詩如洪所見之別本也若建昌本則固
無此矣至直齋所稱蜀本六十家唐集世無完書大興
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干家權載之之五十卷嘉慶某年

刊行張說之三十卷江都汪孟慈爲余寫其副其餘閩尙有王子安等而未審他則李太白三十卷康熙中繆氏刊之駱賓王十卷曾在小讀書堆後刊於揚州二書眞本俱歸藝芸今又收此獨於祕笈深有宿緣良可羡已去歲以建昌本見借得景鈔一部茲承示蜀本遂加對勘除序次外其多寡異同亦互有短長擬合成定本再奉質正也是爲跋道光歲在戊子孟陬月人日顧千里書時年六十有三

呂衡州文集十卷 舊鈔校本

馮校此書雖曰用英華文粹然極草草覯余今所校出

可知也後之得此本者詳之千翁

吳方山本止此卷馮本可取大抵出於英華但擇焉未精語焉未詳者往往而有且馮氏疏於史學故不能洞見曲折今之去取較爲審密仍俟澹翁他日勘成定本則化光之幸也九月二十四日霜降節元和顧千里覆勘并記

歐陽行周集八卷 閩刻本

行周文集舊十卷藏書家向有之其序次與此本已夐乎不同無論字句之異矣其割裂顛倒不知出何人手書有愈刻愈亡者此其類也可歎可歎

訂補 歐陽行周集十卷 鈔本

前孫淵翁家鈔本攜在中正街寓內時悤悤未錄其副也後聞其弟受某甲之誆盡付所有唐人文集并他種書若干託其寄借與孫古雲而從中乾沒去矣旋販至常熟賣於張姓張亦不能守未詳今流轉何所首尾僅一遇星耳余既校此本感觸往事聊附記之

何校葉鈔多雜糅而何自下己意語多不確即如第五卷韓城西尉廳云列縣出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苑英華汎百六支粹七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誤舊唐志貞觀十三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志開元廿

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作於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決不得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而義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二條用貽後之覽斯者貴乎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恐縱遇善本仍有必不得之病也元和顧千里澗蘋識 [illegible]

[illegible]李元賓集五卷 明鈔殘本

此明嘉靖閒吳元恭家鈔本又曾在鄉先輩李鑑明古家雖僅存上冊然尚可貴李即義門門人也惜不於秦澹翁刻是書前收得之

李元賓集五卷 鈔本

此蓋據馮氏校本所錄也與往歲石研齋新刻亦不全同庚辰四月得之存篋中備他日參考

崇禎庚午彥淵又借得秦季公此本來余因校考於此不及卒業偉節爲余對訖其歸札云乙者字有多少也傍列者字之異同也此書余始得之楊氏即此本是注在卷首則錢本也今偉節所校則在行間矣

孱守老人跋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校鈔本

道光丁亥秦敦夫太史以家藏本雇手鈔成此部贈我

其見待之厚非可多得立秋後三日因付裝成記示我
後人

復假原本來臨何校一過

又取文苑英華所有對勘並記在文粹之篇較前麤爲
詳整矣

明年之夏又得震澤王氏家藏鈔本一校首補宋元祐
丙寅序一首十一卷末補南卓題劉薰蘭表後一首蓋
王文恪後人圖記但不審其名耳

孫可之文集十卷 宋刻本

王震澤於正德丁丑刻孫可之集而自序之謂獲內閣

祕本手錄以歸毛子晉合習之持正爲三唐人文者也

此宋槧前在小讀書堆今藏藝芸主人丁亥夏閏假來細勘正德本知傳之多失卷中絕無賞鑒諸家圖記或皆未見歟凡取文粹所有若干條入辨證顧千里記

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游洎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䕫此用左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慎哉六月朔日再閱於邗江書千翁

道光丁亥因有文粹辨證之役偏搜唐賢遺集得王濟之所刻孫可之內閣本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勘正視

汲古閣三唐人本遠過之矣宋本舊在小讀書堆重見恍若隔世爲題數語於後潤蕢千翁時年六十有二

文藪十卷 明刻本

偶從坊間架上見此萬曆文藪有新安汪啓淑名印汪在乾隆時頗名好事藏書曰開萬樓雖不能精亦甚富今零落盡矣乃賈之而歸校正德袁板無異同但不如彼行款古雅耳

袁序在末余所鈔闕藉此補之

笠澤叢書四卷 校本

此刻非但譌脫累累抑且偏旁點畫尤不足觀聞近日

有重刻者許槤海鹽人 但恐亦未必佳耳思適居士記丙戌今年見到果然不幸多言而中也又記戊子以上二跋在封面後

笠澤叢書宋槧本上下二卷補遺一卷錢遵王猶及見之而今無有也其甲乙丙丁四卷近世吳門邦上各有刻本大致相同均多舛誤唯池北書庫傳黃兪邰得自江右者爲善惜鈔本僅存流傳不廣耳毛斧季家本於末增續補遺四賦及王孟祥陸德原二跋遵王謂之元槧本是矣別有七卷本前四卷雜著後三卷詩與天隨子自序言不類不次混而載之者不合必後人所編焉端臨經籍考已云七卷補遺一卷則出南宋時矣余嘗

見何丞友用馬寒中所藏弘正時人鈔手校本補遺爲三卷蓋後一卷又元以來重添也字句頗爲碩異今悉依江右本爲正而以毛增者附焉又依刻增樊開序在目錄後[illegible]

三十年前老書估錢聽默嘗告余曰問吳宮辭大姑蘇兮小長洲善本大作火小作沼頃從淇殿撰借其家藏舊鈔本正如此餘尤多是正後至元槧者向在吳郡今不知歸何人異日當訪得併勘之道光丙戌二月一雲老人書於揚城寓館時年六十有一在卷末

[illegible]笠澤叢書四卷舊鈔本

此從池北書庫本鈔出較我家養拙齋依後至元書院本重刊者爲勝道光三年觀於揚州洪氏績學堂爲題其後元和顧千里

[illegible]杜荀鶴文集三卷 景宋鈔本

讀書敏求記云余藏九華山人詩是陳解元書棚宋本總名唐風集後得北宋繕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於下竊思荀鶴有詩無文何以集名若此殊所不解通考云唐風集十卷更與顧雲撰序刺謬矣此本爲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繕寫本同出一源而鈔手工整雖非景宋已迥勝世俗流傳

之本矣澗蘋記

讒書五卷 拜經樓刻本

唐文粹所載亦未全校可謂草草矣刻書易校書難豈不洵然耶

一鳴集十卷 鈔本

是集從吾師張先生所藏季滄葦家鈔本景寫復錄吳子有堂所傳何義門校具有淵源可寶也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校宋本大概相同唯多連珠一葉今更補入又補末卷闕字略具殆可稱善余前欲合刊唐集罕傳者十家秦敦夫開雕呂衡州卽其一也此外如歐陽四門

皮子文藪張燕公俱麤勘定但未知何日汗青耳

十卷掇拾殘叢其謬誤尤甚不可謂架有是書也康

熙癸巳傳自錢楚殷漫記焯

錢楚殷遵王之子也其本與何傳之本惜皆未見

嘉祐集十五卷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自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

馬氏經籍考諸家著錄名目卷數無不相同何義門言

嘗見宋槧所謂紹興十七年婺州本曾在傳是樓者正

如此前明嘉靖壬辰太原府尙有重刻本余曾收之亦

然是明允集之眞並未亡也後有邵仁泓者凡增第八

洪範論第十七至末謚法其五卷以附合明允墓誌哀詞等稱二十卷之數餘十五卷中又往往有增入之篇全非本來世閒通行大率其本而明允集之眞於是幾亡矣至其名目改云蘇老泉先生全集爲同時閻百詩所笑載潛邱札記第四卷中說甚是也邵乃更造凡例數則反謂之依宋本改正思掩其失豈不益可笑哉觀者勿爲所惑可耳

嘉祐集十五卷 明嘉靖刻本

此前明鄭端簡家藏書嘉慶壬戌得於金閶萃古齋書坊中黃蕘圃有蔣篁亭臨校宋本從之轉錄焉九月廿

九日顧廣圻記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鈔本

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卽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閒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

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周益文忠公文集一百二十五卷 舊鈔本

首列周益文忠公文集總目凡省齋文稾三十卷平園續稾三十九卷玉堂類稾十三卷政府應制稾一卷歷官表奏五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四卷雜著述七卷書稾十四卷共一百二十五卷又附錄五卷年譜一卷總目末有開禧丙寅嗣子綸所書言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與曾三異纂集又得許淩彭叔夏羅克宣校正唯日記紀錄頗詳而書稾尤多皆未容盡刻據此則開禧刻本止有此數矣今外閒鈔本稱周益公大全集共二百卷而名目卷第多寡先後無一相同蓋出於後來刻本未詳何人所重編校也此本舊鈔有眞定梁蕉林相國

名印尚是文忠家刊洵可寶也今藏陽城張古餘觀察

與古樓道光四年六月承出以相示爲考覈而書於帙

端

一〇　姜白石集一卷□本

㴑者山尊學士見語曰予曾校文選亦知吳都賦今本

有脫句否余叩其故則舉姜白石琵琶仙詞題中引吳

都賦戶藏煙浦家具畫船二句余心知白石雖聖於詞

而此卻不可爲典要然當時無切證未能奪之也今校

姚鼎臣文粹至李庾西都賦有曰其近也方塘含春曲

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則正其所引矣藏具兩字

皆誤又誤舟爲船致失原韻且移唐之西都於吳都地理尤錯可見白石但襲志書或類書之舛耳豈得便謂之文選脫文哉知其所無爲之一快遂識於姜集後以諗讀者

中菴詩十一卷舊鈔殘本

右殘本中菴集十一卷舊爲汪容夫先生家鈔本中用硃筆校改處猶是先生手筆也後爲黃君蕘圃所得復爲校正數字卽用墨筆所改者也案此書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爲二十卷今闕上七卷下二卷蕘翁收時已如此矣余曾假錄一副擬從閣中補鈔之未果也

今原本爲閬源觀察所藏暇日出示屬爲補跋案此書雖有闕失然世不多見甚爲可貴觀察好事者能補鈔刊行之豈非一美事哉己丑十一月初一日顧廣圻書

僑吳集十二卷 明弘治刻本

朱三丈故物今在周香嚴家較此本多十一卷之六葉其第五葉仍闕如也蕘圃借歸屬余景寫補入而去所附錄宋氏鈔本之半仍畱前一葉俟他本以續完璧云八月廿四日澗薲記

梧溪集七卷 明刻本

鮑丈淥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子晉所藏在先從兄

抱沖小讀書堆屬余勘定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望山姪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唯是六七兩卷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蹟於次第頗舛錯蓋景泰板模糊塗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求記具言之余并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閒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嘉慶

丁丑歲顧千里書

梧溪集七卷 鈔本

據陳敏政後序知此集初刊於洪武繼補於景泰迨明季而景泰板已模糊斷爛且不可得矣汲古閣藏本用景泰板塡補完全今在小讀書堆借來校正十獲八九惜無從購洪武印本訂證之耳元和顧千里記

文選六十卷 校宋本

此文選硃校出汲古主人同時馮竇伯手其前二十卷又有藍筆則陸敕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余屬蕘圃以重價購之復借鄭嚴周氏所藏殘宋尤袤槧本卽馮

陸所據者重爲細勘閲時之久幾倍馮陸補其漏略正其傳譌頗有裨益惜宋槧之向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於唐至王深寧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幾乎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鞶帨至其爲經史之鼓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藪莫或及也其閒字經淺人改易文爲妄子刊削五臣混淆善本音注牴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譌致舛其來久遠承襲輾轉日滋一日卷帙鴻富徵引繁多詞意奧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雖以陳文道之精心銳志既博且勤而又淵源多助然舉正一書猶時時

有失況余仲林記問以下摭華遺實宜同自鄶矣廣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無謬意欲準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別句逗經史互載者考其異專集尙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體用博大自慚譾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幷期與蕘圃交勖之焉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文選考異四卷 讀畫齋刻本

甲子十一月麤閱一過既鮮精深亦未閎富就其所及

仍饒疵纇懸諸國門詎爲不刊乎澗蘋居士記時在巢湖舟次

松陵集十卷 毛斧季陸敕先校汲古閣本

蕘圃借此書於家抱沖及還時抱沖已下世半載矣語余曰所校精妙處當細爲摘出俾抱沖遺孤成立讀之益加明了余嘗謂卷一誰可征弄棟弄棟漢縣許叔重謂之梇棟者誤爲粱棟卷二王樂成虛言王樂是莊子至樂篇語譌爲三樂卷四君看杖製者此用左哀廿七年傳而徵誤耳譌爲荷製者卷五遠帆投何處帆字本去聲讀譌爲棹卷八箬下斬新醒處月斬新唐人習用

語譌爲漸新又斥候之候嗤姸之嗤彫龍之彫遂古之遂苞羅之苞底下之底鈴閤之閤步綱之綱負檐之檐蕭灑之蕭楊州之楊楊雄之楊三茆之茆查頭之查飧霞之飧常娥之常戟支之支用字皆極古雅遂古出天問戟支出呂布傳皆有明證也斧季曾修改此書自言已精何仲子亦以爲更無譌誤以上皆未依宋刻更正爰承蕘圃命舉出之於此其已修改者悉弗復論嘉慶九月廿有三日書於王洗馬巷之士禮居廣圻

松陵集十卷 校本

斧季手校此書極爲精細此本余甲寅九月所摹也原

本藏小讀書堆中有抱沖記錄何仲子跋語一紙有云毛十丈有小字殘本十一紙取校所刊之本更無譌誤老人恆言此集校修爲精信也今此正其已校修之本依宋刻者加圈別之其餘如誰可征弄棟卷一弄棟漢縣許叔重作梇棟者而征弄刻作作梁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卷二王樂卽見莊子至樂篇而王刻作三君看杖製者卷四此用左氏哀廿七年傳而微誤耳而刻作荷製遠帆投何處卷五帆字本去聲讀而刻作棹箬下斬新醒處月卷八斬新唐人詩多有之而刻作漸新又宋本用字最古雅者若以斥候爲斥堠嗤妍爲媸妍彫龍爲雕龍

遂古爲邃遂古苞羅爲包羅底下爲低下鈴閤爲鈴閣步綱爲步罡負檐爲負擔蕭灑爲瀟灑楊州爲揚州楊雄爲揚雄三茆爲三泖查頭爲槎頭飧霞爲餐霞常娥爲嫦娥戟支爲戟枝蓋遂古出楚詞天問戟支出三國志呂布傳字皆如宋刻而皮陸時恐未必有罡嫦等字也卷內皆未經更正僅藉校得見而已仲子所跋殊弗爲確蕘圃插架未具此書檢以歸之而識其厓略如此嘉慶改元歲在丁巳九月廿有一日鐙下書時在王洗馬巷之士禮居中澗蘋顧廣圻

古文苑九卷　景宋鈔本

庚午正月再校卷二後

庚午二月再校此卷注其所自出於題下思適居士記卷三後

己巳十月再校於玉清道院澗蘋卷四後

嘉慶乙未重刊行

庚午再校一過思適居士記

嘉慶十四年歲在己巳用此本景寫付刊訖校樣一過印行時寓玉清道院中澗蘋居士卷九後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校本

余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譌實由於校據

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叔夏自序云三折肱爲良醫知書不可以意輕改何其知言也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雖亦未免疵類如證牛上士師子賦豈方姿於魌儡當是黑虎之虪舍爾雅而徵七命數典殊失然終無損大段之佳也

乾隆癸丑十月校畢記

唐文粹一百卷 明刻本

文苑英華屢引川文粹而其間每爲文粹不載之篇疑不能明者久之頃讀彭叔夏辨證第五卷名氏條有云近世眉山戊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乃知川文粹者

指此爲記於帙亦讀文粹者所當知也道光乙酉七月下旬思適居士書時客揚州之翠鈎館

道光五年四月校於揚州新城寓館卷十五下

九月廿四日鐙下再校此卷竟時三鼓矣千翁記卷三十正

七月六日校至此卷始覺宋槧用字皆闕末半筆唐字亦然通亦有然者蓋沿天聖時避章獻明肅父諱也一雲散人記卷三十七

明堂議等篇鼎臣從舊唐書儀禮志錄者與英華多不同他日當再細勘之千翁記

萍鄉宮保不識姜慶初是豈但腹中無兩唐史抑此家

至戸有者亦未一寓目也若問毘陵集則眞僻書矣可慨可哂鐙下偶讀漫記之嘉慶丙子七月既望（卷五十八）

初五日校初六日雨窗再校身世兩忘自得其樂而已一雲散人記時年六十（卷六十八）

果泉中丞得宋刻完全一部未及重刊今其家靳不示人將求善價然正恐未必有過而問者耳道光乙酉中秋日無悶子記

借孫古雲家殘本校闕者十六至十九之上又五十九至六十二又七十三至九十七宋槧雖僅泰半然亦可見其大概矣重陽後三日又記（以上卷末）

西崑酬唱集二卷　舊鈔本

闕借失以此見償驗之闕圻記於羅宿亭時重九後驗其筆蹟蓋定遠手錄者案此書元明時不顯於世國朝凡五刻一刻於崑山徐司寇再刻於吳門采是堂三刻於長洲朱氏即所謂聽香樓本也四刻於浦城祝氏又有周楨注本世以朱本為善祝本依之最後亦為最精然以□本對□□如直道忍籧篨忍刻思茗粥露芽銷晝夢夢刻夜□□方諸荐水蒼蒼刻倉蹁躚露袖舉舉刻舞巢笙傳曲沃笙刻生出恐嚴鍾晚鍾刻妝不曾亡國是無言亡刻忌珠蚌泪長圓蚌刻串江澄濤練匀

江刻汪秋意先侵玉井桐先刻光佳色豔新霜佳刻桂金波先上結璘樓璘刻麟故宮經駁娑經刻輕昔人求富是虛詞昔刻晉林疏露下涼林刻松非得此本正之幾不得其解乃知前輩之物爲可寶也望日廣圻又記

闕舊物也三月望日手校改二字千金闕作是字潛生堂鈔本上卷崔詩闕楊億帳望闕連前崔詩寫去又闕劉闕將一詩卻以下任隨作劉筠下闕鈔本每印現成格紙鈔寫不口元書行款往往肓落多有脫闕謬寫竟口裝褫全不校對之致闕得其元本一校庶乎此書無毫毛憾也仲子盧江生煌記

明日倩陸乾覆勘校出一字荷花七言露成珠作露如珠亦可兩存也

梁有徐庾唐有溫李宋有楊劉去其傾側存其繁富則爲盛世之音矣

闕一參得字每云徐庾闕唐太宗虞伯施李百藥以及王楊盧駱溫口之極有晏元憲二宋以及楊劉窮則變變則通盛世之音所由成也下至胡元諸家習尚西崑洪武初張光弼高季迪亦有黼黻太平之作今觀此書批閱可以知其識矣余曾錄淨本爲馮借去以此見償其評隲精到後人毋或忽焉況此書想

慕三十餘年同志老友皆不得見見者惟余與馮及
陸敕先耳保之保之庶乎西崑流韻復□於來禩云
爾□□春仲洞庭東山葉石君識闕十九
闕孫潛夫勘定本照改孫云己未十月一日用黃俞
部藏本勘正改九十餘字黃本從鈔本闕詩三首亦
改正二十餘字字山法項識字山法項潛夫別號也
今此書可謂完璧他日能付之梓人應勝季氏刊本
南陽轂道人記於城南讀書處

唐歌詩十二冊 宋刻殘本

嘉慶壬戌十二月廿四日元和顧廣圻訪九能嚴君於

石家坐芳椒堂重觀此書向在我郡屢得寓目今如見故人也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 明朝鮮刻本

蒼厓先生金石例舊有三刻雅雨盧氏本載之詳矣此第二刻在至正戊子與第一刻同時案之首王思明序可見爲毗陵周九松藏書先兄抱冲氏得之緣有第一刻故以之見與首尾頗有蛀損處寒士無以裝潢之也蕘圃黃君見而欲焉遂用所收第三刻并盧本易去其第三刻仍爲袁綬階所有貧儉篋中不能畜舊刻大率如此爾他時讀未見書齋重裝成錦玉璀璨當不可復

識爰識數語於此己未十二月顧廣圻

金石例十卷 元刻本

舊鈔本蒼厓先生金石例與乾隆年盧刻王思明本逈異最後有此附錄一卷世所未見也亟錄而傳之顧千里記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附鈔本附錄一卷 元刻本

甲申之春有堂寫贈麤讀一過以意改正數處并畫其條段然無他本為證也思適居士記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元刻本

文獻通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

爲多此元大德間所刊以卷數考之蓋出於信州本宋史藝文志云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亦即此也嘉慶己未蕘圃買得於骨董肆內闕三葉出舊藏汲古閣鈔本命余補足以檢卷中所有之字集而爲之所無者僅十許字耳既成遂識數語於後七月廿二日澗薲書

虛齋樂府二卷 述古堂景宋本

右依汲古毛氏鈔本改正此亦景寫者但每有一不審耳如上卷夜飛鵲云竹枕練衾玉篇糸部已收練字集韻曰練絡屬後漢禰衡著練巾類篇同於六書假借亦用踈字此作練誤矣他皆準是其下卷摸魚兒當於長隄

路句換頭起又荔枝香近當云涼館薰風透以押韻毛本譌與此無異則似宋槧已如是者也嘉慶丁巳七月十九日顧廣圻爲蕘圃校於王洗馬巷士禮居

玉琴齋詞不分卷稾本

塡詞宗派五代南北宋各極其妙近人惟擧𢡟玉田附會竹西六家自外皆未之寓目烏足與知此事耶觀梅村題中舉放翁金荃淸眞而歸之學富才奇無所不詣其勝可以知前輩誠不可輕及矣嘉慶癸酉歲八月下旬元和顧廣圻觀幷識

思適齋書跋卷四終

吳縣王啓璿校字

校讎之學自漢劉更生父子始其業宋曾子固宋子京諸人承其緒至清儒出而學益昌元和顧澗薲先生其尤著也先生受業於同縣江艮庭徵君得紅豆惠氏之傳深通音韻訓詁多見宋元舊本故所校羣籍精識玄解折衷至當稱絕詣焉惜其題識未有爲之輯錄梓行者大隆夙好墳籍景仰先哲每見手跋輒錄存之建德周君叔弢暹常熟瞿君鳳起熙邦助爲搜集裒然成帙用付剞劂以廣其傳昔吾鄉雷甘谿先生浚嘗述先生之言曰周子主靜程子主敬爲人心不敬心不靜僅可爲詞章之學餘事亦未見其有當也引用先抽檢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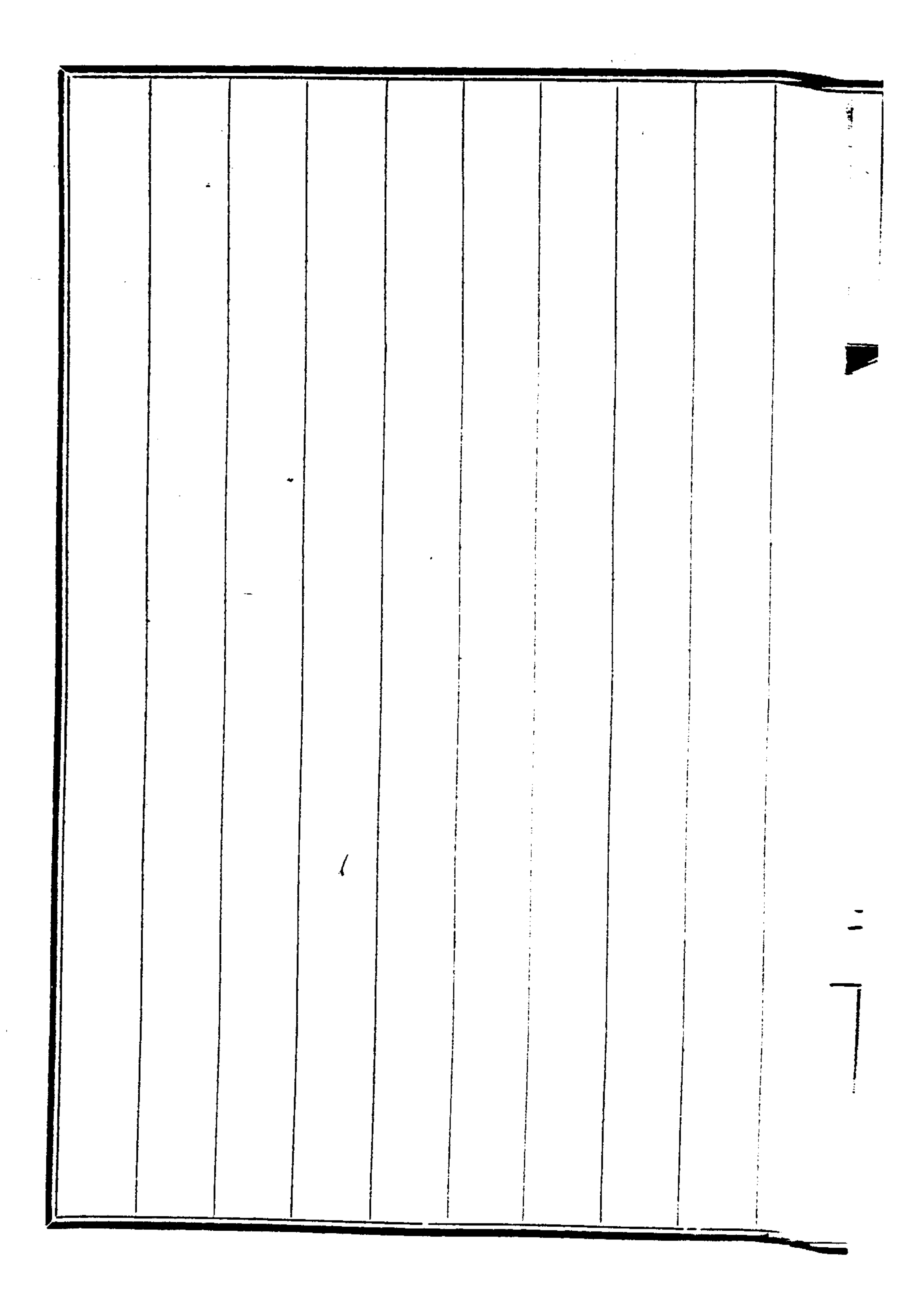
下筆亦執事敬之一端案頭無此書雖素所熟誦亦姑置勿用轉引則標明來歷庶後人有可稽核尤不可貪多炫博又曰治經之法不可放過半字爲考訂之文不可多引無用書徒亂人心目於此知先生本宋儒主敬主靜之方治漢儒實事求是之學宜其所校之書心細於髮識高於頂前無古人卓然成家矣殺青既竟爰述先生緒言於末以爲讀此書者告焉民國二十四年歲在乙亥十月原籍秀水吳縣王大隆識於學禮齋

序

昔顏之推有言校正書籍亦何容易揚雄劉向方稱此職吾吳校讐名家首推何義門氏洎清中葉黃氏蕘圃顧氏澗𬞟並著校讐黃氏題識自先文勤公首先掇拾後者續補漸臻富備然篳路藍縷之功固未可湮沒也澗𬞟跋文自思適齋集所載數十篇外迄今八十餘年後人未有續為補輯者誠亦藝林憾事吾友蔣君穀孫淹雅媚古其密韻樓藏書早為海内所仰慕近於黃顧校跋蒐討尤勤余歲過滬上必造謁君門賞析枕祕文字相契恆流連不忍返今秋君輯成思適齋集外書跋一編授鄒君百耐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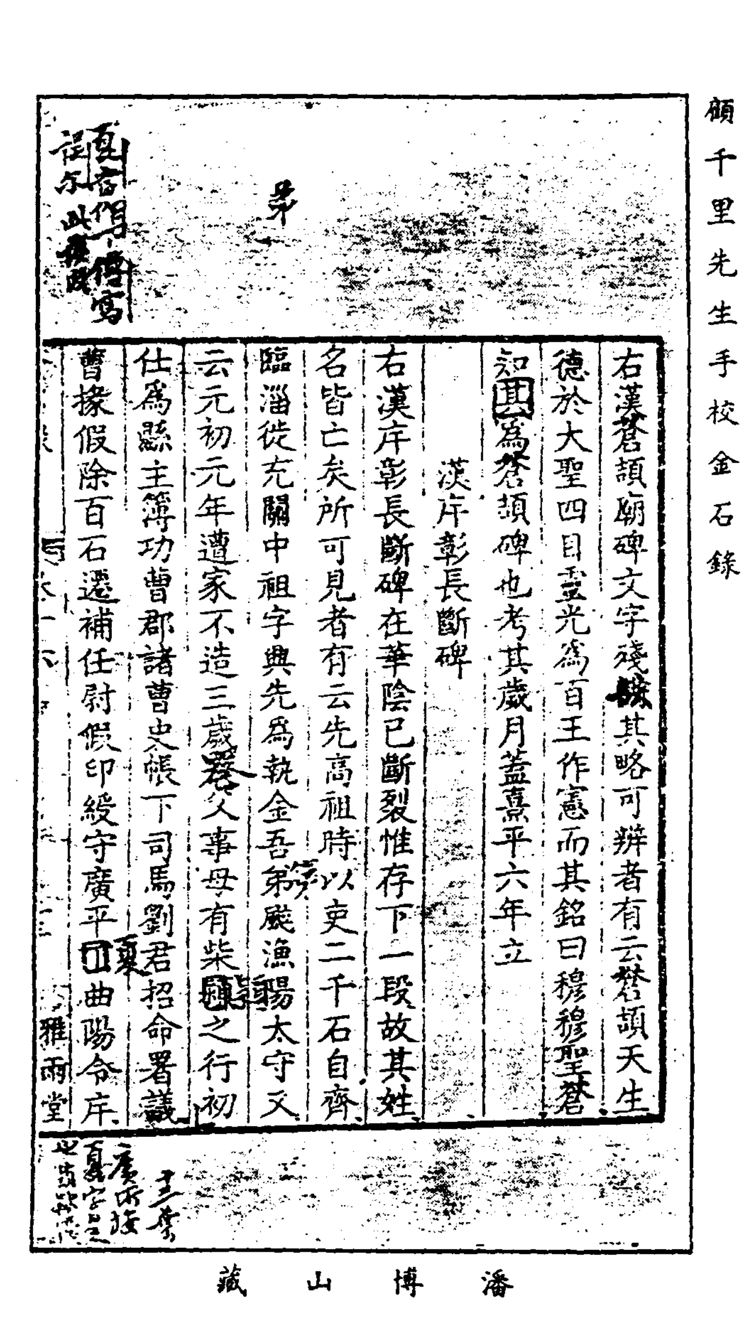
以垂不朽鄒君復為增補十餘篇書成眎余屬繫數語余惟澗蕢學問得自江氏艮庭傳授艮庭師承惠氏松崖吳學宗派啓迪有自嘗觀其論六書引鄭司農注六者平列以斥叚氏強分體用為未當蓋別具卓見不隨波流尤非俴拙者所能企及萬一也又嘗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稿其答張子絜書思作毛鄭詩考讀一書與阮雲臺書嘗病爾雅郭注淺陋思採古義以存家法又讀許氏說文欲求真解就本書之義例疏通而證明之其序戰國策札記欲仿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策釋例五篇綜此數書俱難卒業夫以澗蕢之享年胡不暇為

此誠以奔走一生為人校刻升斗之謀汲汲遑遑其校刻之書雖舉世共珍而切己之學不獲一二以傳其視同時諸賢各有專業以名世者為何如耶世徒以校讐重澗薲余獨悲澗薲之以校讐而未能盡其所學也則是區區百餘跋者為澗薲精力所聚又胡可不珍若球壁哉余既服蔣君用心之勤且慎而又嘉鄒君傳古之雅懷爰不辭憒陋為志數語以歸之乙亥十一月吳縣潘承弼謹序



右南宋槧本算經標季滄葦書目云
算經四本者即此也以圖記驗之第一本
爲張邱建第二本爲孫子第三本爲九章
一至三第四本爲九章四五於是知九章不
全當日已如此矣今爲陽城張古餘先生
所藏嘉慶乙丑屬加審定因記之之后覽讀
易觀者詳焉　元和顧廣圻

潘氏滂喜齋藏書



右漢蒼頡廟碑文字殘缺其略可辨者有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而其銘曰穆穆聖蒼知因爲蒼頡碑也考其歲月蓋熹平六年立

漢斥彰長斷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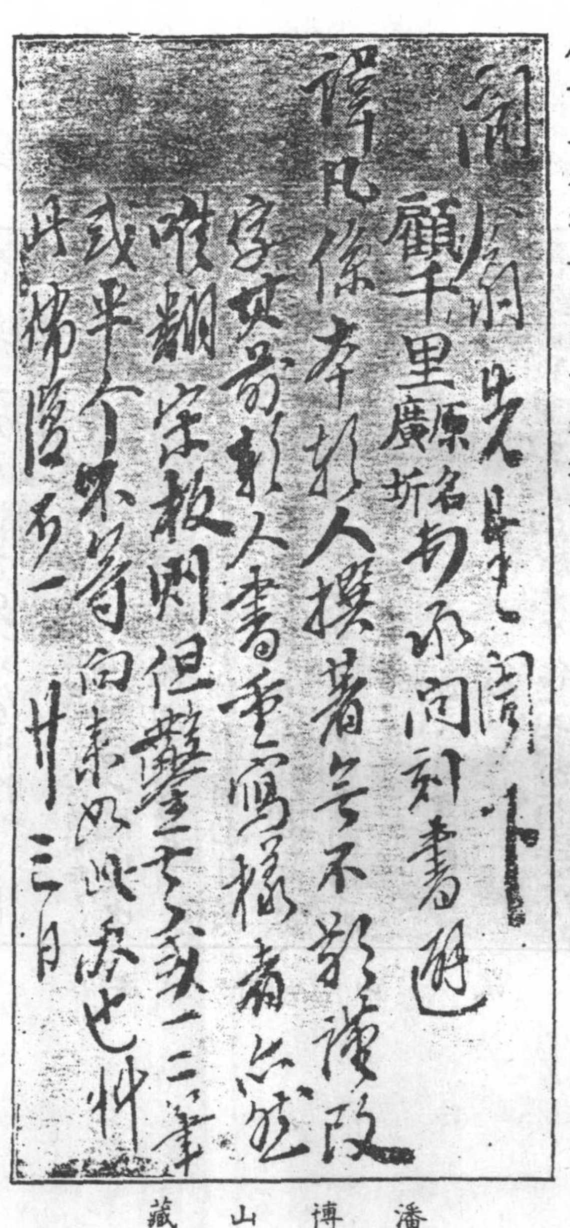
右漢斥彰長斷碑在華陰已斷裂惟存下一段故其姓名皆亡矣所可見者有云先高祖時以吏二千石自齊臨淄徙充關中祖字典先爲執金吾弟巖漁陽太守父云元初元年遭家不造三歲喪父事母有柴毀之行初仕爲縣主簿功曹郡諸曹史帳下司馬劉君招命署議曹掾假除百石遷補任尉假印綬守廣平丞曲陽令斥

雅雨堂

顧千里先生與顧南雅先生書翰

南雅先生大兄閣下昨聞
榮轉喜不可勝正思馳賀旋得
惠書藉悉一一 又續接 惠書并漳州蔡侍御集久訪未得者謝謝
起居康吉慰甚慰甚 弟託傳一說實出
於里中某甲不謂遠達都中致勞
垂念感彰交并弟頑健諸逝前而自與
舊居傳洪厭接今年後久不飲酒矣唯
生館困頓時苦肝疾然尚不劇也前有一札
佈陳下情躬求
援手代謀位置安小補鈕以寄京想荷
覽及矣企
德音茲有致王伯申先生信一封又荀子二冊
又諸城劉公官詩喜海信一封外書兩冊外孟蘊
信一封統祈分致煩瀆感此請
台安不盡 弟千里頓首拜啓 十一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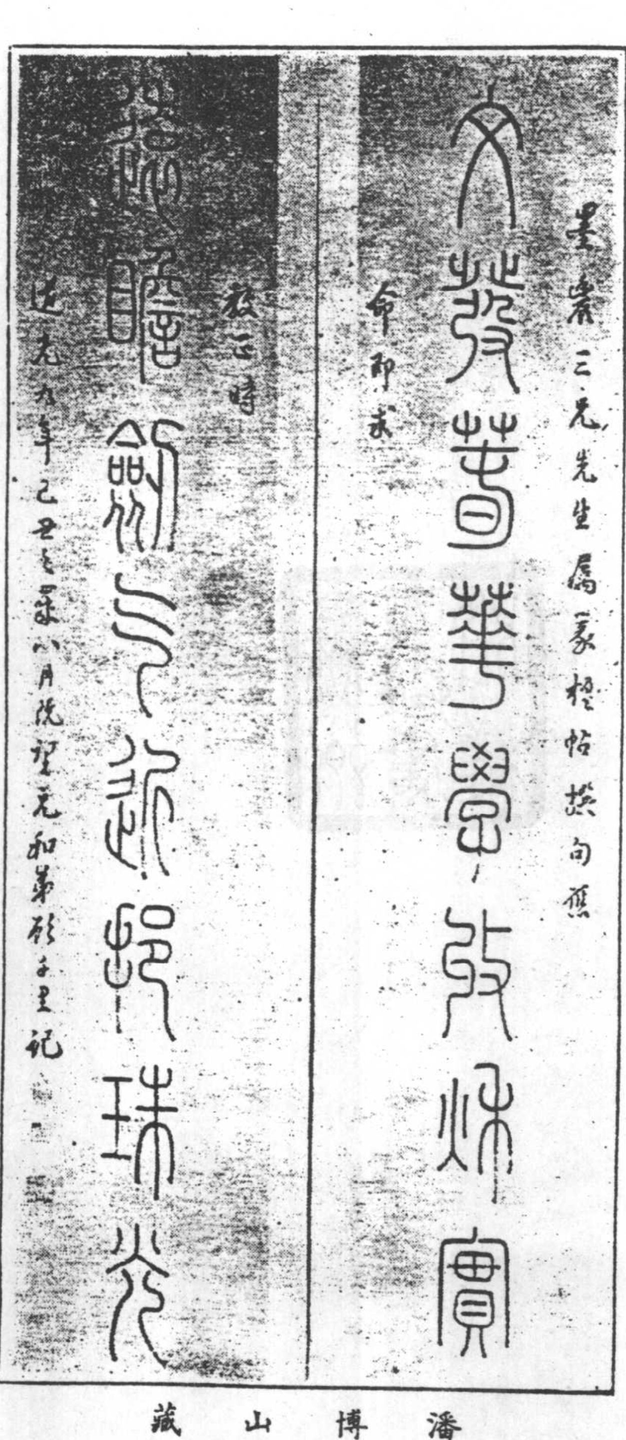
潘博山藏



顧千里先生與汪閬源先生手簡

潘博山藏

顧千里先生篆書楹帖真跡



潘博山藏



思適齋集外書跋錄目

元和顧廣圻撰

烏程蔣祖詒會輯
吳縣鄒百耐增印

經類

禮記二十卷 宋刊本

大學合鈔六卷 稿本

經典釋文三十卷 段若膺校本

經典釋文三十卷 通志堂本

爾雅三卷 宋刊本

釋名疏證十卷 江刊本

廣雅十卷 明刊本

一切經音義 校本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校本

廣韻五卷 澤存堂本

史類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逸周書十卷 明章檗刊本

建康實錄二十卷 鈔本

大金國志四十卷 葉石君鈔本

國語殘本八卷 景宋鈔本

國語二十一卷 明刊本

新雕重校戰國策三十三卷 宋刊本

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 景宋高氏本

陸游南唐書十八卷 汲古閣本

南唐書二十卷

華陽國志十二卷 鈔本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鈔本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鈔本

新定續志十卷 宋刊本

水經注四十卷 孫伯淵校本

河朔訪古記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鈔本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汪刊本

金石錄十卷 宋刊本

金石錄三十卷雅雨堂本

隸釋二十七卷鈔本

隸續二十一卷曹楝亭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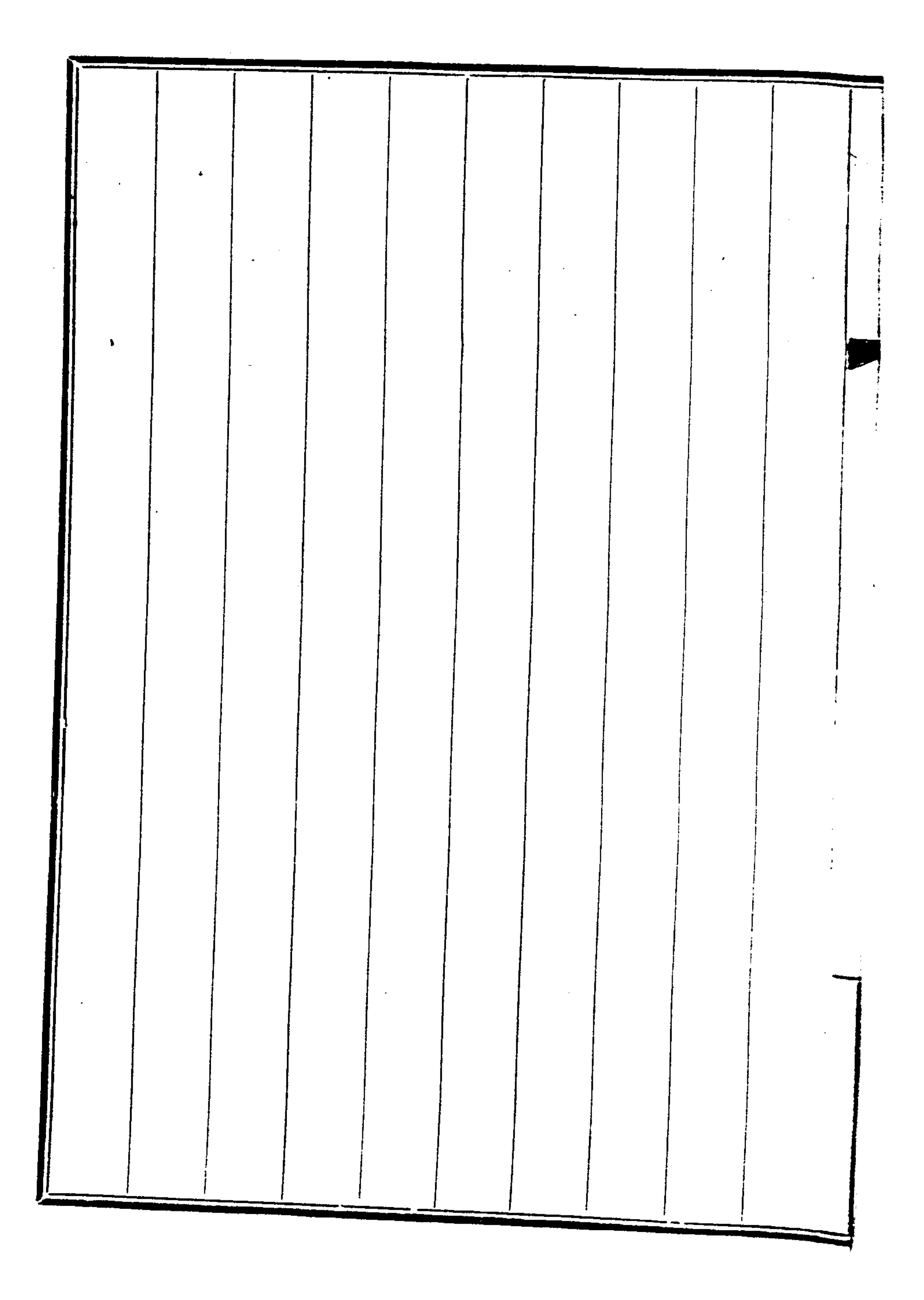
隸韻殘本二卷鈔本

金石萃編補正四卷稿本

史通二十卷明刊本

史通二十卷孫潛夫校本

史通二十卷何義門校本



子類

荀子二十卷 宋刊本

荀子二十卷 景宋本

鹽鐵論十卷 明鈔本

新序十卷

揚子法言十三卷音義一卷 宋刊本

揚子法言十卷 世德堂本

韓非子二十卷 述古堂景宋鈔本

韓非子二十卷 景宋本

韓非子二十卷 明趙用賢刊本

韓非子二十卷 明趙用賢刊本

易林十六卷

易林十六卷 明刊本

易林十六卷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宋刊本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鈔本

演繁露十六卷續五卷 明鈔本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鈔本

曲洧舊聞十卷 汪刊本

學齋佔畢四卷 鈔本

老學菴筆記十卷 校本

雲溪友議三卷 明刊本

鑑誡錄十卷 宋刊本

玉照新志五卷 鈔本

賓退錄十卷 景宋本

南部新書十卷 明刊本

鐵圍山叢談殘本二卷 鈔本

孫子算經三卷張邱建算經三卷殘本九章算經五卷 宋刊本

洪氏集驗方五卷 宋刊本

廣弘明集十卷 明刊本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孫刊本

集類

蔡中郎集六卷 明刊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明刊本

蔡中郎集十卷 明活字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 鈔本

鮑氏集十卷 景宋鈔本

駱賓王文集十卷 宋刊本

王右丞文集十卷 宋刊本

王摩詰文集十卷 宋刊本

碧雲集三卷

杜荀鶴文集 [illegible]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笠澤叢書四卷 叢書樓鈔本

嘉祐集十五卷 明張鐙刊本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鈔本

中庵詩殘本十一卷 鈔校本

丁鶴年集四卷 元刊本

僑吳集十二卷 明刊本

梧溪集七卷 鈔本

梧溪集七卷 明刊本

松陵集十卷 毛斧季陸敕先校汲古閣本

文選六十卷 馮竇伯陸敕先校本

文選考異四卷 讀畫齋叢書本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刊本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附錄一卷 鈔本

伯常先生金石八例 鈔本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元刊本

虛齋樂府 述古堂景宋鈔本

玉琴齋詞

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

烏程蔣祖詒會輯
吳縣鄒百耐增印

經類

尚書譜不分卷 明鈔本

嘉慶壬申十月讀於江甯寓中顧廣圻記

此旌德梅氏鷟之尚書譜也鷟明正德間人驗鈔本字跡尚屬出於明代之手宜其較尋常鈔本獨勝矣廣圻又記

惟人心惟危一條脫去後半當用別本補又次序亦宜更正念茲在茲一條亦係重出未删餘皆迥出新本上

癸甲戌再記 [illegible]

十一日鐙下讀畢顧廣圻記

凡舊校失當者今標舉正之又記

甲戌六月再校一過益歎此鈔本之善不可輕議删改也時將寫樣刊行因細加勘定後之覽者其詳焉思適居士又記

新刊本依別本補首卷各條又補此後一卷

澹生堂書目載尚書譜四卷二册梅鷟撰又載淡生堂餘苑鈔本以上在卷末

毛詩二十卷宋刊本

錢曾敏求記云毛詩鄭氏箋廿卷南宋刻本首載毛詩舉要圖者卽此刻本也十年前家兄抱冲收得之藏於小讀書堆近始借在西湖寓館校讀一過所見毛鄭詩本子莫有舊於此者洵足寶已嘉慶壬戌九月初一日元和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詩外傳十卷元刊本

此綏階袁君三硯齋書也無刊刻序跋歲月袁君定之爲元本云近從借歸以勘程榮毛晉諸刻實遠勝之如稱詩與載王伯厚詩攷者不異字句與諸子書每相出入亦與唐宋人注書及類書所引往往有同者且其標

目分條以至佚字脫句皆未失古意足正後來不能闕疑之非即宋本之善應不過是也內失葉二十餘翻他本無足中補寫者予謂宜但作烏絲闌虛以待焉想袁君亦必以爲當也乙卯九月澗薲顧廣圻書

儀禮疏五十卷

儀禮一經文字特多譌舛深於此學者每讀註而得經之誤又讀疏而得註之誤然則疏之爲用至要而不可以不校者也校疏諸家大概見於盧召弓氏詳校中乃浦聲之多憑臆之改金樸園惟通解是從識者又病之無他不見善本之過而已此宋時官本疏分卷五十尚

是賈公彥等所撰之舊不佞在士禮居勘之一過於行世各本補其脫删其衍正其錯謬皆不可勝數其所標某至某註某至某尤有關於經註而各本刊落竄易殆盡非此竟無由得見實於宋槧書籍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莫與比倫者也竊謂倘刻其精英句排字比勒成一書流傳寓内庶幾賈氏之精神不斂而問途此經者亨夫榛蕪一闢之功然自揣才力拙薄曷克斯任姑引其端用以俟夫方來之哲焉耳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七月元和顧廣圻識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刊本

余爲蕘圃校儀禮嘗見此書其中無筭爵圖暨司射誘射聘禮之授使者幣使者受命諸圖凡諸舊本俱有脫誤獨此無絲毫舛錯洵善本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 宋刊本

右宋槧本魏文靖公儀禮要義五十卷歸安嚴君九能藏書也嘉慶壬戌九能攜至西湖予所寓居相示并別有手鈔者一部見借予久聞此書今得觀焉乃歎賞以爲眞天地間第一等至寶不徒因宋槧而珍重者也今之儀禮注疏依十七篇爲卷而賈氏之元第世不復見向在吾郡黄氏傳校其所藏景德六年單疏本詑爲得

未曾有但其失去卌一至卌七六卷是一大闕陷事今
用此書以相比校則其分卷之處景德本所有既合若
符節景德本所無正釐然具存一一可取以補全之也
卽此而爲功於賈書者不甚大哉至其文句與今本異
者必與景德本合如聘禮記對曰非禮也敢唐石經敢
下衍一辭字自宋以來經注各本皆仍其誤賈疏云介
則在旁曰非禮也敢張忠甫嘗據之以證辭之爲衍字
者也今注疏本反依誤本經注增辭字於下致爲鉅謬
唯景德本及此則儼然未有也此類尚夥當以卒業後
悉標識於鈔本茲特撮舉其崖略書於後而還之六月

七日元和顧廣圻記

中丞阮公將爲十三經作考證一書任儀禮者爲德清徐君新田新田與九能有婣親曾傳鈔是書近日復從予所持舊校景德本去臨出一部將來此二書者皆必大顯白於天下然溯導河所自則此本與景德本實爲昆侖源也廣圻又記

儀禮要義五十卷 景宋本

右三卷賴以正今本注疏之誤者特多以下三卷差少於此益惜單疏本之不完也四月十六日江甯寓中鐙下讀并記澗蘋 在卷第三十四後

自卅二卷以下單疏缺六卷使無要義幷崖略亦不得知矣此書之可寶在是也澗蘋漫記廿二日在卷第三十七後

丙寅六月用單疏本互勘一過澗蘋

禮記二十卷宋刊本

此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是南宋淳熙四年官書於今日爲最古矣末有名銜一紙裝匠誤分入釋文首不知者輒認以爲舊監本非也嘉慶丙寅顧廣圻題

近張古漁太尊開工重雕行世嘉惠學子兼成先從兄收藏此書之志良可感也若古香馣馤原本獨絕我小讀書堆中其永永寶之哉澗蘋幷記

大學合鈔六卷 稿本

右大學合鈔六卷陸朗甫中丞遺書也可謂博學而詳說之矣惜未經刊刻聞其家藏圖籍散落殆盡未識尚有他種否道光戊子秋九顧千里觀幷記

經典釋文三十卷 段若膺校本

近日此書有三厄盧抱經新刻本多誤改一也段先生借葉鈔重校而其役屬諸妄庸人之手未得其眞本即此二也阮中丞辨考證差一字不識之某人臨段本爲據又增出無數錯誤三也以此而陸氏身無完膚矣葉鈔元本在天壤之間眞有一髮係千金之危安得眞心

好古之士重爲刊刻以拯三厄則先聖遺經實嘉賴之豈惟陸氏受其賜乎吾願與綬階禱祀以求之也嘉慶甲子五月十九日書識于無爲州寓齋中時將以此本還五硯樓距始借時閱五稔云澗薲居士顧廣圻記

元本今藏香巖氏倘重借出精校一本于拯厄亦有萬一之冀耳又記

經典釋文三十卷 通志堂本

近知此人好變亂黑白當不足憑據擬借元本一覆之壬戌正月記 叙錄後

嘉慶壬戌十月初九日黎川湛華堂讀訖澗蘋記 卷七後

十一月在黎川湛華堂讀中間瘧疾大發屢作屢撤殊苦不貫穿也澗蘋記（卷五後）

壬戌十一月九日黎川湛華堂重讀此卷一過以毛居正六經正誤證之葉鈔從宋時潭本出澗蘋居士記（卷六後）

癸亥春正重校宋本宋本園有桃篇棘俗作蕀同（當以集韻證之）白華篇一音於驕反（可訂六經正誤之謬）皆一字抵千金矣世間讐人往往詆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爲淺學彼固未嘗究心於鉛槧耳澗蘋又記（卷五後）

嘉慶甲子澗蘋錄鈕樹玉校宋余仲仁本周禮釋文

爾雅三卷 宋刊本

道光甲申春仲從藝芸書舍借來細勘一過知其佳處洵非以後諸刻所能及也思適居士顧千里記

異日當并單本邢疏再勘三月朔又記

釋名疏證十卷 江刊本

顧千里再校一過時距先師徵君之歿幾二十年矣楓江僦舍鐙下記

廣雅十卷 明刊本

嘉慶壬戌在西湖孤山與蕭山徐君北溟同住辱以嘉靖時吾郡沈辨之野竹齋校雕韓嬰詩外傳見贈乃於

行篋檢此報之北溟孰於此學者也影宋本之善當共
忻賞焉影宋本今藏同里黃蕘圃氏向曾爲之用畢效
欽刊本校一部有人借以寄王懷祖先生今載入疏證
中也元和顧廣圻記

凡此本脫落處畢效欽本有之其改正出畢本外者又
得百十字影宋本之所以爲獨善於他刻也若傳寫久
訛必博考羣籍而後得之者則有王氏疏證在然疏證
實有取資於影宋本則誠讀此書者之不可廢矣澗蘋
校畢記

一切經音義

此臧在東用盧抱經鈔本所校始段君懋堂模寫浙江
嘉興府梵本二部卽盧本所從出乃盧鈔時往往以意
改補兼之外作盧習用字體逐變其眞在東不知其故
概指爲浙本是其誤也今欲是正兹書刻校均未可据
當借段君本影鈔乃得之爾顧廣圻記

一切經音義二十六卷

右順治十八年刻本二十六卷一切經音義及經韻樓
校皆從鈕匪石轉錄暇日仍當向若膺先生借底本覆
勘之顧廣圻記
嘉慶二年五月重閱一過時在王洗馬巷黃氏之士禮

居廣圻又記

廣韻五卷 澤存堂本

嘉慶乙丑三月重讀在邗江郡齋廿四日所居藝學軒五間拉然而壞急走得免此帙從瓦礫中取出亦未破損安知非神物護持耶澗蘋記

道光辛己再閱千里

史類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顏注班書行世諸刻大約源於南宋槧本文句或用三劉宋子京之說或校刊者用意添改往往致譌而剩字尤多此以後人文理讀前人書之病也惟是刻乃景祐二年監本獨存北宋時面目惜補版及剜損處無從取正然據是可以求其添改之迹誠今日希世寶笈也後之讀者幸知而珍重之嘉慶戊午用校時本一過於讀未見書齋其所取正文多別記茲不論澗蘋顧廣圻

逸周書十卷 明章檗刊本

周書刻本類脫王會解中卜人至鍾牛廿行元至正甲午本之二一葉也此尚是全璧其餘佳處亦每與元本合洵足稱善然如撰序人黃玠元本行書故爲玑而此乃楷寫作玢遂致後來盡沿斯誤書以本愈舊爲愈佳豈不信乎乾隆甲寅九月借讀於黃君蕘圃附記此而歸之澗薲顧廣圻書

建康實錄二十卷 鈔本

此鈔本建康實錄得之滋蘭堂朱氏者也所校改據周漪塘家汲古閣所藏宋刊本宋本紙有破損印有模糊處此悉空其字即從之鈔故也首序一通宋本有而此

脫胥抄亦多誤落今並補正唯元失之葉則闕如也其模糊而存痕跡求之陳壽沈約李廷壽諸家之書審視熟揣補其合者未必不於宋本轉有補也小讀書堆及袁氏貞節居皆嘗倩手從此寫一部然惜其時未經較也得之以乾隆戊申今歸讀未見書齋則爲嘉慶己未歲也顧廣圻記

大金國志四十卷 葉石君鈔本

右葉氏石君手鈔大金國志不獨楮墨間饒有逸趣卽開卷世系圖一葉他本盡脫此特具存已可寶矣內如廿六卷國中遂遣乙辣副樞正大七年云云之間他本錯入

十九卷文三行（在承安二年）卌八卷散府八處之興中府他本譌爲興平府雖予舊得常熟曹彬侯鈔本亦然而此則不誤也其卌六卷第二葉十行之下失去五百餘字（科條尾勑宥屯田首）四十卷末後未竟蓋是所據本如是當悉依舊無容添足也是書予十年前見之養拙齋即朱竹垞所謂齊女門顧氏者擬歸之而未能今屬蕘圃遂得讀一過於士禮居而識其佳如此蕘圃其善藏之嘉慶戊午九月顧廣圻記

國語殘本八卷（影宋鈔本）

此蕘圃所收影鈔本即據之重雕者予別得首二卷較

之寫手尤精故用以上板而仍留此他時倘別得之本
以下復書遂可轉爲補全竹頭木屑正未必無用也己
未冬至前一日澗蘋書
第六第十第十九廿廿一共五卷此類余以爲寫手不
佳故重摹付刊而此遂剩合釘爲一本存之俾他日有
攷焉澗蘋書

國語二十一卷明刊本
國語韋昭注宋明道二年刻本校癸丑五月從段懋堂
先生借得傳錄宋本訛字反較此本爲多悉仍其舊存
之異日尙當參稽他書審定去取也初九日鐙下校畢

因記顧廣圻

懋堂先生校語錄上方爲別又記

凡筆乙去處皆不用宋本十一月圻重閱又記

乙卯六月影宋本重勘凡補段君校所遺又如干字多記於上方向謂宋本多訛乃惑於宋公序補音耳二十一日記

新雕重校戰國策三十三卷宋刊本

是書雅雨堂刊行者頗爲改易賴此始見其眞不僅古香醃䤋爲可寶也惟剜修處未能盡善如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與小讀書堆所藏鈔本不同鄙意以爲初槧

當如鈔本附錄於後以俟蕘圃論定之己未二月顧廣圻書

人間眞本在勝借目耕樓我獲銘心賞君擔交臂愁兼金誇末抵雙璧擬都收請捩桐鄉柁相期換歙游應蕘圃命繼和澗薲顧廣圻藁

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景宋高氏本

吳師道云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於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云云此卽所謂冠以曾序之本也宋槧原出梁溪安氏陸敕先亦據以鈔校刻入盧氏雅雨堂但

失其眞矣其冠以目錄劉序本出梁溪高氏宋槧之極
精好者今在黃蕘圃家近將重爲刋行於此有異同此
本世鮮蓄之者自是戰國策一重公案後人勿因其一
刻再刻而漫視之也嘉慶癸亥五月書此留示阿和阿
道回數家兄下世巳閱七年爲之泫然澗蘋居士廣圻
記

陸游南唐書十八卷 汲古閣本

汲古閣初刻陸氏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巳多所
改正然如讀書敏求記所云卷例俱遵史漢體首行書
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於下今流俗鈔本竟稱

南唐書本紀卷第一卷二三列傳亦如之開卷便見其謬者尙未改去其他沿襲舊訛可知其不少矣陸敕先校本藏小讀書堆傳臨一過頗多裨益藏諸篋中久矣今蕘圃語及此書未得佳本而余適欲得其重本之野客叢書因舉以相易蕘圃其姑儲此以俟特未審遵王所藏敕先所見是一是二惜敏求記不言其詳也他時庶乎遇而辨之嘉慶己未五月顧廣圻記

南唐書二十卷

家兄抱冲藏陸敕先用錢罄室手鈔校汲古閣刻本與此大略相同其足以補正此本者悉識於行間徐遊傳

云持大鐵箍又云納箍中箍之卽說文簏字竹器可以
取粗去細者也廣韻集韻類篇諸書論之詳矣今本之
誤殆不可解藉陸校而始明故表而出之嘉慶己未從
綬階二兄借讀并記顧廣圻

嘉慶己未五月覆校一過畢顧廣圻又記

華陽國志十二卷 鈔本

此從常熟馮氏空居閣本影鈔者馮本余收得今歸袁
綬階又黃蕘圃有何義門手批錢罄室家本從吾師張
白華先生得之行款正同聞吳方山有宋本在某人處
想亦無異 後見之果然 皆出於宋嘉泰刻本故迥非俗刻可

比予屢欲取史記以下各史及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書詳加訂正重刻行世忽忽無暇展卷不勝日月逝矣之歎也嘉慶癸亥十月廿一日澗蘋居士鐙下記

閱十年癸酉爲孫觀察校刻於江甯凡事自有定數如此又記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鈔本

嘉慶癸亥八月以舊鈔本演繁露易得此于黃蕘圃氏廿七鐙下記澗蘋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鈔本

此讀未見書齋所藏景定建康志依宋本舊鈔也失去

者十二卷六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四蕘圃既從家抱冲本鈔完復以卷中闕葉屬予補寫意謂當是所據宋本模糊抱冲本雖有或係出於補板故不羼入而附於後蓋愼之至也抱冲本有錢竹汀先生校語十餘條別爲一紙錄之

嘉慶丁巳顧澗蘋記

新定續志十卷 宋刊本

宋本新定續志闕序之一二葉蛟峯集有其文茲從錄出依後葉款式而縮於一紙以備讀而已倘天壤間有原刻出幸勿執而求其合也嘉慶庚申五月十有七日

澗蘋居士記

水經注四十卷 孫伯淵校本

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最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須持本也手校丹黃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之插架爲識其後

河朔訪古記

昨作札與仁和龔瑟人中書自珍勸其就近搜求京畿碑版彙錄爲一書將摘此記常山郡內所列目寄之亦不可少之事一雲散人書於楓江僦舍時道光二年穀雨節後五日也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鈔本

此衢本郡齋讀書志五硯主人所得予從之借鈔凡錯簡十數一一正之矣惟史部書目類缺一葉別集類下劉筠缺者約二三十葉無從補全也嘉慶乙丑九月澗薲居士記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汪刊本

此卷有顛倒之葉不得舊本尚無從移定也或欲將臨池妙訣及唐氏字說解兩標題互改以泯其跡者豈其然乎思適居士記 卷四後

今細讀知當分六段改轉又記

金石錄十卷 宋刊本

予髮甫燥即獲交飽丈以文每與縱談古書淵源知宋槧金石錄曾被收得惜未及一校即爲歸安丁杰持去售之揚州也嗣後予在里門凡見善本二其一是葉文莊手鈔前後兩翻者其一是錢叔寶通部手鈔者皆細勘一過是正近刻處甚多邇來客遊邗上一日晉齋先生得此見示恍然識馮研祥家舊物擊節不置惜以翁弗克偕之校刊與此書結一重墨緣耳嘉慶乙亥六月朔思適居士元和顧廣圻題時同在全唐文局

金石錄三十卷 雅雨堂本

金石錄唯此最善錢叔寶手鈔者不能及也近盧運使曾經刊行然實無此兩眞本故大要甚舛今家兄抱冲既皆收得因借以細較特多是正惟惜未幷得吳文定家本相證乾隆甲寅六月十一日廣圻記

右本爲蕘圃所校而予續完之者葉本鈔處亦略擇極精者標著下方餘散在行間皆可領得矣雅雨堂書尚非惡刻乃其舛如此卽一易安後序已不勝指摘而全書何論乎義門雖知用隸釋互勘然所取僅載此跋尾之三卷耳他如原碑全文散在隸續中者且未遑細較又曷怪其多誤改也重讀益歎葉本之妙顧廣圻校畢

記

隸釋二十七卷 鈔本

此舊鈔隸釋蕘圃所收得也第十卷上方有九來校字九來名弈苞崑山文莊公七世孫載在府志可知淵源有自其本之口口不虛也今世所行惟浙江汪姓刊本乃依萬歷戊子本開雕者訛舛頗多予向亦用之乃取以讎勘并參驗萬歷本用刀者卌有一日而始竣每有是正輒歎賞不已爲題之每卷末以質蕘圃當同此擊節矣嘉慶丁口口月初三日澗蘋顧廣圻鐙下書

按此本十行廿字行款與元槧隸續同碑文用婁氏字

源釋之往往吻合卽周香嚴所藏隆慶四年本不若也蕘圃當勿以其非宋槧毛鈔不以驚人祕笈目之九月一日廣圻又書

隸續二十一卷 曹楝亭刊本

隸續廿一卷宋槧不復得見元泰定間所刻僅首七卷曹楝亭取朱竹垞從汲古閣傳鈔宋本增一百一十七翻而重刻之卽此本也予嘗見毛氏眞本勘之前七卷毛無鈔卽用泰定刻曹改其式樣誠爲未善自八卷以後雖脫去卷第十三第十七內各一翻又眞本有空白卅五葉曹輒删之而大段行款則全合也杭州汪氏合

隸釋刻本反是於是而增多之葉失之遠矣向者欲各爲刊誤及隸釋纔畢爲某人乞索以去遲久未刻故隸續遂不更卒業此卽增多一百一十九翻之稿也書其原委示後之讀是書者元和顧千里

隸韻殘本二卷 舊鈔本

此殘本劉球隸韻第三第八兩卷別出松江張氏故不事前相屬吾友小蓮鈔書於浙江得此種以示余者也昔洪文惠漢隸五種惟隸韻不成婁彥發字源最行於世予嘗據之以正今本釋續亦書點畫之訛但苦字源所注之數易於舛錯使如此書之悉注碑目又烏可移

易哉且其體勢亦迥非元人分龍所及小蓮當珍賞之

予暇時擬就鈔其副焉已未五月顧廣圻書

金石萃編補正四卷 稾本

昔錢竹汀少詹言宋以後碑好者頗少惟引李南澗一

人爲同志今讀此二册自唐以下凡宋金元等各碑一

一手釋其文纖悉無遺我彥聞先生可謂眞知篤好矣

惜不起少詹見之時道光八年十月十日元和顧千里

觀幷記

史通二十卷 明刊本

嘉慶九年六月重閱略加點定澗薲記

嘉慶甲子七月初三日重閱廣圻記以上卷二十後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陸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補注因習曲筆鑒識四篇殘脫疑誤不可復讀文裕題其篇末而無從是正舉世罕覩全書云云即此本也予向收得別本是萬曆時長洲張鼎思據此重刻曾經錢同時人孫潛潛夫用葉石君校定本對讀者亦旣於脫簡處一一補錄完好矣錯誤處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因照臨一過蕘圃蓄沈寶硯家本未知相較若何他日借勘之

澗薲居士記時寓無爲州

無爲寓館了無一書可檢向所雌黃多是何義門諸氏

所已有當推還之獨存其新知耳然於此頗自喜其暗合古人處九月重閱記於城南草堂

沈寶硯家本係其所臨馮己蒼評何義門校也借勘一過訖九月十四日潤蕡記

盧氏羣書拾補引宋本附朱州許條於此甲子七月朔日重閱訖書　又續錄若干條以上卷末

史通二十卷 孫潛夫校本

此史通孫潛潛夫手校本於明刻多所是正並足以訂近時通釋之失今年予攜之行篋尋覽數過每歎其佳五硯主人見而愛之因照臨一通而以其眞歸焉潤蕡

居士顧廣圻記時在秦淮寓中嘉慶甲子八月三日也

史通二十卷 何義門校本

曲筆鑒識二篇並無錯簡馮氏閱本萬曆所刻皆誤而何氏校語尙失之顏黄門云校定書籍亦胡容易洵然

道光癸未觀於揚州洪氏之績學幷記六月一日思適居士顧千里

子類

荀子二十卷 宋刊本

嘉慶初年借得影鈔大字宋本校世德堂本及覆校盧抱經本今年又從藝芸書舍借此印本對勘訂正影鈔之誤細驗避諱不特在熙甯元豐後且在淳熙之後多年或板有修改致然耶所補寫各卷失葉則皆非善與錢耕道刊本既互有短長又互有失葉殊未可相補也在宋世別有建本爲王厚齋所見又有二浙西蜀本爲耕道所見今皆無可訪得因附識於此時道光己丑立秋日元和顧千里

荀子二十卷 景宋本

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於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

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觝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薌巖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字他日倘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槧本與抄同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薲顧廣圻

鹽鐵論十卷 明鈔本

嘉慶癸酉蕘翁屬閲一過就所見標於上方此書明代屢刻俱遜於摟甯齋鈔本然誤處仍多惜不得宋元舊槧一掃風庭之葉也嘉泰壬戌本見弘治辛酉涂禎跋中不識尚在天壤間否顧千里記

太元書室刊本校甲寅除夕前一日澗蘋記

新序十卷 校宋本

此康熙庚寅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校乾隆乙卯傳録澗薲記時孟陬九日也

揚子法言十三卷音義一卷 宋刊本

揚子法言通行者世德堂五臣音注十卷本其源出纂圖互注乃宋元之間建安書坊中人所爲併合改竄皆非復各家眞面目也何義門學士獨校李軌注十三卷云絳雲舊藏序篇在末卷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予往嘗借臨得之竊疑其校與司馬溫公所見李本

頗有不同如第十一卷溫公云李本非夷尙容依隱玩

世其滑稽之雄乎今從漢書明文顯然而何以義門之

校全反此言耶今年再至揚州過石研齋主人出示新

得此書按而稽之在本卷第三葉首七行行字較前後

獨多而剜板添補痕迹尤宛然方悟溫公所言者其初

板也義門所校者後來修改者也特前輩校書尙不曾

推勘入此等處耳爰請見借覆校一過是正極多文繁

不具又以溫公序文合諸最後名銜知爲呂夏卿校定

於治平二年國子監鏤板印行其音義別爲一卷在全

書之後名銜之前不題撰人名氏今無可考溫公云多

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以予考之唐昭宗紀元天復盡四年厥後王建於蜀仍稱之然則天復本者葢謂彼時之蜀本逮溫公日而已無有存焉者故不質言之纂圖互注無此音義何校亦未寫出眞祕笈已其傳是樓散出之本予弗獲見而聞錢景開言於乾隆四十五年間爲桐鄉金雲莊德輿買去今推以季徐諸氏圖記非卽此所得也但必同是治平監板已修本則固有不待目驗而決然可斷者矣校既畢因詳記於帙奉澹翁太史審正太史深悉古籍源流當教蒙以所不逮焉嘉慶戊寅二月十日元和顧廣圻書

揚子法言十卷 世德堂本

右所據乃司馬溫公所謂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者今李注補正善矣而音義頗多不能別識於此恨何校之不密也賈人錢景開言桐鄉金德輿曾以宋槧大字揚子進呈未知即此所據與否己未六月顧廣圻借讀并記

韓非子二十卷 述古堂影宋鈔本

第十卷第七葉原缺趙文毅本有當是趙移道藏以補全耳驗其字數於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爲不足是宋本此一葉其文未必便如此移補者非也嘗謂宋本書

雖無字處亦好豈不信然澗蘋記在十卷後

此韓非子爲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曾藏泰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裝池尚仍錢氏之舊首葉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然矣近日從新安汪啓淑秀峯家所謂開萬樓者賣出遂於杭郡轉入余手緣力不能蓄復爲蕘圃黃君捐三十白金取去豈物固各有主耶抑物惟好而有力者始能聚耶於其歸之也率題數語以志緣起並質其理於黃君也若夫此本之勝俗本有不可以道里計者即趙文毅本雖從此本而出然頗出意見改竄亦失其眞非得見此本無由剖斷其是非不僅

僅因名鈔而足重則黃君知之甚審不待余贅言余故不覶縷云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蘋顧廣圻書於城南之思適齋在末卷

九月二十日重觀於讀未見書齋廣圻記在別紙影鈔後

韓非子二十卷影宋本

第四卷末葉六行卓齒之用齊也宋刻本如此有以墨筆於卓旁加氵成淖字此不知卓淖同字但知有淖齒者所爲也今影鈔及前所見述古堂影鈔皆不辨旁氵之非然偏左之迹乃宛然可驗耳乙丑十一月覆閱書

廣圻

或曰後文七術外儲說右難一皆作淖齒何也答曰此韓子有其例也有度上文曰開地下文曰啟地開啓互見姦刼弒臣上文云以視君下文云以示君視示互見說疑上文云疑物下文云四擬疑擬互見皆同字也至於人名如外儲說左上言瞿璜下言瞿黃六微上言黃下言璜外儲說右上言田成恆下言田成常難一上言咎犯下言舅犯皆同字也而十過及七術之董閼於與觀行之董安于說林上之韓傀與六微之韓廆難三之芒卯與顯學之孟卯幷此卓齒之與淖齒亦同字也故曰宋槧必是改者必非凡是非當明乎其全書之例而

後決之則鮮誤矣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字或作卓呂
氏春秋正名云任卓齒此又作卓之證也十二月十七
日廣圻又記以上在五卷後
此韓子從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本影鈔者乃
今日之最古者也道藏匪字虧字號所有卽出於此而
脫落不完又間有竄易處世所行趙文毅合管子刻本
亦出於此雖補全然字句大非其舊矣核而論之此本
不無誤者但就其所誤頗可思得致誤之由而改之者
固未爲當也况往往幷有不誤者而改之乎今年承古
餘先生命覆勘印本一過遂記其大較如此仍合藏趙

三本撰識誤上中下卷附寫於後庶將來讀者有以考其得失焉嘉慶乙丑十二月元和顧廣圻在卷末

韓非子二十卷明趙用賢刊本

凡文有複出而張鼎本少數字皆脫耳廿三日覆校一過馮稱迂評者蓋凌氏刻本多臆改不足據也澗𧷤記

韓非子二十卷明趙用賢刊本

韓子謁舛殊甚宋本弗得一見孱守老人曾用以校第三一卷是當時已無全豹矣又用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校本及趙此刻校張鼎文本而惠松崖先生復用此刻校臨今兩本皆爲周薌巖收藏丁巳夏六月借錄一

過用松崖先生本爲主評閱語悉著之惟張本雖缺和氏奸刧說林六微等處而字句頗多長於此刻者松崖先生略而未及今一一補入道藏本宜善而校出者亦未詳盡秦本最劣不足用讀者詳焉澗蘋顧廣圻記於士禮居在二卷後

凡文有複出而張鼎文本少數字皆脫爾二十三日覆校一過畢憑稱迂評者蓋凌氏刻本多臆改不足據也

澗蘋又記

九月十八日從綬階袁氏借正統十年刻本道藏勘過其本與張鼎文刻本多合而與孱守老人所據葉林宗

道藏本大不相同故不復一一標出當俟得見葉原書

時再定之澗薲又記均在卷末

易林十六卷校宋本

陸勑先校本向爲予師張白華先生所有後經吳枚庵

借失茲從餘姚盧抱經學士臨本傳錄上溯宋槧凡四

轉耳乾隆乙卯八月十八日澗薲居士顧廣圻錄畢記

易林十六卷明刊本

嘉慶乙丑十月借於黃蕘圃臨校盡竟其本乃陸勑先

手校者十三日燈下澗薲居士記

廿二日續起剢

嘉慶乙丑元和顧廣圻臨校十月廿九日畢

易林十六卷 校本

此書去年出門舟次粗加再讀上方標記朱筆者是也用功未深但偶有說著處耳今承索觀不敢以璞辭唯高明有以審正之校刊畢功後元本仍望留還俟旋里面領此奉蕘翁先生澗蘋居士廣圻記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宋刊本

汪君閬源收藏宋槧淮南子予借讀一過而書其後曰此於今日洵爲最善之本矣如原道訓欲宍之心亡於中宍未誤爲寅也所謂志弱者弱下未衍而事强三字

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注近謂身

也在能存之此句上未錯入前迫而能應句上也天文

訓積陰之寒氣爲水夫刪去者字也十二月指子子未

誤爲丑也地形訓決眦眦未誤爲朏也寒冰之所積也

冰未誤爲水也牡土之氣牡未誤爲壯也時則訓飾羣

牧牧未誤爲物也以索姦人索未誤爲塞也精神訓則

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于未誤爲千也輕舉獨往往未誤

爲住也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

也樂而能禁之上也欲二字下也樂二字未脫也本經

訓太清之治也治未誤爲始也推移而無故推字未脫

也主術訓東至湯谷湯未誤爲暘也又說林訓日出湯谷亦未誤惟天文訓日出於暘谷已誤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計功垂爵以與臣市君計未誤爲君訓臣市未誤爲臣是也按明本及今通行本君下計字臣下市字均脫去采椽不斲斲未誤爲斷也夫據榦而窺井底榦未誤爲除也而不足者逮於用逮未誤爲建也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饒未誤爲饑也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義上未衍仁字也齊俗訓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注中始字未誤入正文未也而刀如新剖硎硎字未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也處勢然也勢未誤爲世也是由發其源是由未誤爲由是也道應訓

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乞俱末誤爲乙也在其

內而忘其外在下其字未脫也楚軍恐取吾頭軍未誤

爲君也無所不極極未誤爲及也於是佽非瞋目敎然

瞋未誤爲瞑也其政惽惽惽惽未誤爲悶悶也詮言訓

性有以樂之也性未誤爲生也時去我走走未誤爲先

也兵略訓抏泰山抏未誤爲抗也說山訓夜之不能脩

於歲也於未誤爲其也故寒者顫者字未脫也說林訓

罶者舉之罶未誤爲罜也不若尋常之纆索注故曰不

如尋常之纆索纆皆未誤爲纏也或善爲故善未誤爲

惡也賊心亡止亡止二字未合而誤爲㐌一字也人間

訓無爲貴智智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君未誤爲王也聖人見之蚤蚤未誤爲密也脩務訓欣若七日不食若未誤爲然也今夫毛牆西施牆未誤爲嬙也（餘篇皆已誤）无不憛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憛未誤爲憚也泰族訓四時千乘乘未誤爲乖也雨露所濡以生萬物濡未誤倒爲以濡也與鬼神合靈與字未脫也而卵剖於陵剖未誤爲割也挺留而朝天下留未誤爲朌也要略作爲炮格之刑格未誤爲烙也（餘篇皆已誤）禹身執虆臿臿未誤爲垂也以上諸條實遠出道藏本之上而他本無論矣至於注文足正各本之誤者尤不勝枚舉茲弗具述

高郵王懷祖先生嘗校定是書所訂道藏以來各本之失而求其是往往與宋槧有闇合者將傳其副以寄之必能爲此本第一賞音矣嘉慶庚辰中秋前十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

全書共闕五葉又有顛倒之處今俟查明開列細數夾在每卷之中俟校定可也澗蘋又記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鈔本

壬申十月借平津館藏本鈔工費白金一兩藏之篋中暇日當細爲勘定以俟好事鐫諸木云澗蘋居士記寓江甯孫忠愍祠

演繁露十六卷續五卷 明鈔本

此書新有刻本極其紕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閬源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惟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道光甲申立夏後三日顧千里記

馮鈍吟於此書多所掊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鈔本

嘉慶己卯借汪閬源所藏劉氏學禮堂刊本校正後人寶之千里記

宋刊本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

辛未年再讀一過新得諸條撰爲鮑氏刊本重校補重

彝底稿足當世間此書第一部思適居士

曲洧舊聞十卷 汪刊本

紅豆先生手校此書祕笈本在小讀書堆予借臨於鮑

君淥飲新刻本蓋新刻與祕笈正同也思適居士記

學齋佔畢四卷 舊鈔本

序及第一卷首半葉蕘翁以香巖書屋所藏殘宋本屬

補足時方小病腕力孱弱未能求工也越十日裝成□

觀因記乙丑九月澗薲居士書

老學菴筆記十卷 校宋本

是書毛子晉刊入放翁集行於世予嘗見陸敕先用鈔本所校季斧又用影宋本校後五卷用殘宋槧本校第七後半卷及第八卷改補諸處每與此刻合今以朱筆圈別識之蓋此刻所據乃善本也獨是子晉跋語首稱向刻稗海函中宜用此爲底本而相出入如此敕先斧季又絕不及此刻一語皆所未解也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正月十一日澗薲顧廣圻校畢記

陸敕先用宋本校汲古毛氏所刊今歸小讀書堆取勘此刻頗多與宋本合者實勝毛本遠甚矣悉圈其旁爲識其他異同仍載如右乙卯四月澗蘋又記

影宋本止有後五卷毛斧季所據亦然豈宋槧已不全耶丁巳七月假得校一過如右至其本有評語極淺陋可笑而末題唐子畏名茲悉削不錄恐閱者仍惑焉爰幷識之廿八日鐙下顧廣圻記

雲溪友議三卷 明刊本

家兄抱沖曾得惠松崖手校者但云舊本不知何刻嘉慶辛酉買此於杭郡吳山書肆取歸比對字句脗合鮑淥飲丈云此亦是彙刻之一種嘗見泊宅編亦同此板匡暇更訪之

鑑誡錄十卷 宋刊本

嘉慶甲子重見此於讀未見書齋去予前買得時忽忽二十載矣鮑渌飲丈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至今未果予向謂此書頗載極有關係文字足當鑑誡之目不盡如朱竹垞氏所云安得好事者傳之蕘翁屬題數語聊識於後并不能無雲煙過眼之感也正月二十五日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玉照新志五卷 鈔本

小讀書堆收得宋刻揮麈錄在乾隆末年今又歸於長洲汪氏矣此玉照新志予見諸揚州市上讀石君跋爲之憮然遂質錢買焉道光壬午顧千里記

賓退錄十卷 影宋本

右影宋本賓退錄其行間疏密殊不失舊觀何校亦頗有發明所惜原本後二頁有損字處耳然較近刻自勝

顧廣圻記

南部新書十卷 明刊本

周薌巖所藏也是翁何義門兩家校本此書鈔本類經不熟唐人事改竄陳王友元庭堅戊所謂王府官友一人載新舊唐志而鈔本竟削去友字其他錯誤每如此惟此刻本最爲近之義門所改頗有未妥者如代其精甲五百壬等刻本不誤也其駁正也是翁所校之誤多

是然如改鄭康成禮記大問曰騁爲待問王一房光庭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謂房非姓也去一字庚未經舉出者尙夥益徵雌黃不容輕下矣蕘圃有殘本缺甲乙二卷借此於周君薌巖鈔完之而不錄兩家校語有以哉大淸嘉慶丁巳六月八日元和顧廣圻讀一過並記時在士禮居之西齋

鐵圍山叢談殘本二卷 鈔本

此似是寫樣底本未知卽知不足齋物否但硃校多未妥處偶一閱之其第二卷六葉趙企企道抹去重企字之案頭無鮑氏叢書未嘗勘對寄贈復翁審之丁卯三

月買於江甯四卷至末卷盡闕十三日鐙下記澗薲居士

孫子算經三卷張邱建算經三卷殘本九章算經五卷宋刊本

右南宋槧本算經據季滄葦書目云算經四本者即此也以圖記驗之第一本爲張邱建第二本爲孫子第三本爲九章一至三第四本爲九章四五於是知九章不全當日已如此矣今爲陽城張古餘先生所藏嘉慶乙丑屬加審定因記之原裝改易觀者詳焉元和顧廣圻

洪氏集驗方五卷宋刊本

頃在揚州郡齋借到太醫集業尋覽之餘見板口有三因字遂取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互勘知即割裂其殘本爲之耳太醫集業者第二卷之一條並非別有此書也佳趣堂書目所云誤歸晤蕘翁出示是跋舉以語之囑記於後他年倘仍收得必拊掌一笑嘉慶乙丑八月潤蕢顧廣圻書

廣弘明集十卷 明刊本

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此吳中珩本（後印者有題名初無）以梵夾勘之乖錯極多道光丁亥借平山堂藏家字號來粗正如右又平津館收復印修板者已補音釋而子目及

分卷等皆無從追換矣附記備博覽者詳七月廿八日

千翁書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孫刊本

舊讀三公山碑中有隔并二字以後漢書證之閱兩年

讀參同契中亦有此二字今覆校此書又見此篇中亦

用之自愧無過目成誦之才而益信世間得一知半解

便足者爲深可哂也丙戌初冬思適居士書 卷十六後

道光丙戌於揚州命工寫樣覆校一過又改正數條如

右千翁記時年六十有一

集類

蔡中郎集六卷 明刊本

青衣賦雖爲張子並所誚然自是集中應有之文豈在歐本闕卷中耶嘉靖增多不知宋此其未嘗學問可概見矣十五日鐙下漫記凋賛

嘉慶甲子九月蕘翁出示此書曰述古堂舊物也予曰誠然但非佳本何以言之憶盧抱經氏嘗言蔡集以天聖年間歐靜所輯本爲最古第一卷首篇是橋太尉碑今本移易其篇第又幷篇中顚倒次序大失其意云云所論致確此本橋碑在第五卷碑文次序與盧所謂顚

倒者吻合然則實誤本之祖耳詳盧言歐本自在天壤間何不留心搜訪之因相與檢鍾山札記果得其論復尋此刻首冠之三序知天聖癸亥歐靜輯本者十卷六十四篇今爲六卷九十二篇全屬嘉靖時俞憲喬世甯所改明代人往往少學而好妄作宜其無足據也蕘翁以爲然乃書於後用作他日得歐本之發端云澗薲居士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明刊本

蔡中郎集予向未究心蕘翁得述古堂所藏六卷本見示一望決其不佳後遂別得此本又再三覆勘予亦影

鈔蘭雪堂本一部相從借閱偶有所見記之於上方皆顯然舊並不誤而徐子器刻時妄改者也夫六卷本無足論即十卷本其佳惡不同如此書以彌古爲彌善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將欺人耶敢書此以質蕘翁丙寅十二月澗薲居士

抱經自言其所見蔡集爲宋刻在鍾山札記別風淮雨一條中今此本妄改雖變二字鈔本活字本皆誤作維而二字皆非其所見決然矣但未審果宋刻否耳黃君前因余言訪得十卷各本安知不更以予言訪得宋刻

耶遂更書此以貽之嘉慶丁卯正月七日鐙下時惟蕘翁更字復翁之明年也澗蘋在五卷後

按當以鈔本爲最佳活字板次之此徐子器本所改其淺近者或有是處稍難讀則每不知而作矣不揣檮昧輒加評論雖未得詳備然準例求之無難也宋槧若出必足證我之非謬丁卯正月九日鐙下澗蘋又書在卷首

蔡中郞集十卷明活字本

東漢人文集存於世者僅此一種尚是宋以前人所編其餘無之矣又此集頗於今文家之學有關涉尤學者所不可廢此予所以亟亟費日力爲之再三訂正者也

思適居士書在卷首

丁卯正月校讀一過凡訂正若干條中有絕精處索解人不得矣思適居士

五月再校於江甯用後漢書參訂又添若干條廿一日鐙下記

此活字板似據一行書寫本作底子故數誤爲如閑誤爲困之類往往而有若得宋槧必多是正也九日鐙下又記

蔡中郎文集十卷鈔本

蔡集以宋人所編十卷本爲最佳而所見十卷本又以

此爲最佳但未知宋槧可補八卷第二葉之缺否前者復翁因僕言次第論得鈔刊各種今識數語於此冀再論得宋槧云戊辰十二月思適居士

鮑氏集十卷 影宋鈔本

此鮑集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影宋本同第二卷缺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寫入主人將以歸綬階綬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薲記

駱賓王文集十卷 宋刊本

陳氏書錄解題言其卷首有魯國郗雲卿序又言蜀本序文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皆與此合惟魯國下郗雲

卿之名毛鈔所據損失耳然則爲蜀本駱集可知也嘉慶丁卯九月廣圻審定幷記

嘉慶丁卯影寫一部後十年丙子秦敦夫太史開雕於揚州文局覆勘印行爲記首帙使閱此者知其是祖本也思適居士書

王右丞文集十卷 宋刊本

此麻沙宋刻王右丞詩文全集十卷道光丙戌歲從藝芸主人借出影寫一部復徧取他本勘其得失雖宋刻亦有誤而不似以後之妄改究爲第一也遂題數語於帙端餘文繁不具錄思適居士顧千里

王摩詰文集十卷 宋刊本

去歲以建昌本見借得影鈔一部茲承示蜀本遂加對勘除序次外其多寡異同亦互有短長擬合成定本再奉質正也是爲跋道光歲在戊子孟陬月人日顧千里書時年六十有三

碧雲集三卷

此臨何義門校也得自揚州坊間旋晤敦夫先生談次及之因以爲贈時嘉慶乙丑三月澗薲顧廣圻記

孫可之文集十卷 宋刊本

王震澤於正德丁丑刻孫可之集而自序之謂獲內閣

祕本手錄以歸毛子晉合習之持正爲三唐人文者也
此宋槧前在小讀書堆今藏藝芸主人處丁亥夏閏假
來細勘正德本知傳書多失卷中絕無賞鑒諸家圖記
或皆未見歟凡取文粹所有若干條入辨證顧千里記

杜荀鶴文集三卷 景宋本

讀書敏求記云余藏九華山人詩是陳解元書棚宋本
總名唐風者後得北宋繕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
集三字注於下竊思荀鶴有詩無文何以集名若此殊
所不解通考云唐風集十卷更與顧雲撰序剌謬矣此
本爲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繕寫

本同出一源而鈔手工整雖非影宋已迥勝世俗流傳之本矣澗薲記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此刻非但譌脫累累抑且偏旁點畫尤不足觀聞近日有重刻者許槤海鹽人但恐亦未必佳耳思適居士記丙戌今年覓到果然不幸多言而中也又記戊子以上在封面後

笠澤叢書四卷叢書樓鈔本

此從池北書庫本鈔出較吾家養拙齋依後至元書院本重刊者爲勝道光三年觀于揚州洪氏績學堂爲題其後元和顧千里

嘉祐集十五卷 明張鏜刊本

此前明鄭端簡家藏書也嘉慶壬戌得於金閶萃古齋書坊中黃蕘圃有蔣篁亭臨校宋本從之轉錄焉九月廿九日顧廣圻記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鈔本

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卽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覯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間古香噴溢三

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

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中庵詩殘本十一卷 鈔校本

右殘本中庵集十一卷舊爲汪容夫先生家鈔本中用硃筆校改處猶是先生手筆也後爲黃君蕘圃所得復爲校正數字卽用墨筆所改者也案此書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爲二十卷今缺上七卷下二卷蕘翁收時已如此矣余曾假錄一副擬從閣中補鈔之未果也今原本爲閬源觀察所藏暇日出示屬爲補跋案此書雖有闕失然世不多見甚爲可貴觀察好事者能補鈔

刊行之豈非一美事哉己丑十一月初一日顧廣圻書

丁鶴年集四卷 元刊本

題丁鶴年集呈蕘圃政 得年字禁押本事

西域詩人集傳於至正年諸兄咸附錄高弟各分編時下哀思淚亦隨方外緣須知海巢序只說武昌前時嘉慶己未四月顧廣圻稿

再賦丁鶴年集 得丁字仍禁本事

搜來從架下首葉已殘零我自一知己人殊不識丁收藏誠有數呵護豈無靈別具區區意茲爲隗始寗 時蕘圃命某賈爲玉峯續訪之役 顧廣圻槀

僑吳集十二卷 明刊本

朱三丈故物今在周香嚴家較此本多十一卷之六葉其第五葉仍闕如也蕘圃借歸囑余影寫補入而去所附錄宋氏鈔本之半仍留前一葉俟他本以續完璧云

八月廿四日澗蘋記

梧溪集七卷 鈔本

據陳敏政後序知此集初刊於洪武繼補於景泰迨明季而景泰板已模糊斷爛且不可得矣汲古閣藏本用景泰板塡補完全今在小讀書堆借來校正十獲八九惜無從購洪武印本訂證之耳元和顧千里記

此卷脱誤極多依汲古藏本補正如右千里校并記卷三後

右依汲古閣藏景泰板校正庶幾善本矣以翁殆聽然於道山耳顧千里記卷四後

梧溪集七卷 明刊本

鮑丈淥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子晉所藏在先從兄抱冲小讀書堆屬予勘定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望山姪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惟是六七兩卷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跡於次第頗舛錯蓋景泰板模

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

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

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

求記具言之予并見汲古别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

舛錯脱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

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嘉慶

丁丑歲顧千里書

松陵集十卷 毛斧季陸敕先校汲古閣本

蕘圃借此書於家抱冲及還時抱冲已下世半載矣語

予曰所校精妙處當細爲擿出俾抱冲遺孤成立讀之

益加明了予嘗謂卷一誰可征弄楝弄楝漢縣許叔重謂之弄楝者訛爲粱楝卷二王樂成虛言王樂是莊子至樂篇語訛爲三樂卷四君看杖製者此用左哀廿七年傳而微誤耳訛爲荷製者卷五遠帆投何處帆字本去聲讀訛爲棹卷八箸下斬新醒處月斬新唐人習用語訛爲漸新又斥候之候嗤姸之嗤彫龍之彫遂古之逐苞羅之苞底下之底鈴閤之閤步綱之綱負檐之檐蕭灑之蕭楊州之楊楊雄之楊三茆之茆查頭之查飱霞之飱常娥之常戟支之支用字皆極古雅遂古出天問戟支出呂布傳皆有明證也斧斤季曾修改此書自言

已精何仲子亦以爲更無譌誤然已上皆未依宋刻更
正爰承蕘圃命舉出之於此其已修改者悉弗復論嘉
慶九月廿有三日書於王洗馬巷之士禮居廣圻

文選六十卷 馮竇伯陸勅先校本

此文選砞校出汲古主人同時馮竇伯手其前二十卷
又有藍筆則陸敕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予囑蕘圃
以重價購之復借薌巖周氏所藏殘宋尤袤槧本卽馮
陸所據者重爲細勘閱時之久幾倍馮陸補其漏略正
其傳譌頗有裨益惜宋槧之尚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
於唐至王深甯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幾乎

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鞶帨至其經史之鼓
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
藪莫或及也其間字經淺人改易文爲妄子刊削五臣
混淆善本音注抵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訛致舛其來
久遠承襲輾轉日滋一日卷帙鴻富徵引繁多詞意奧
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雖以陳文道之精心
銳志既博且勤而又淵源多助然舉正一書猶時時有
失況余仲林記問以下撫華遺實宜同自鄶矣廣圻由
宋本而知近本之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
無謬意欲準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

別句逗經史互載者攷其異專集尚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體用博大自漸譾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幷期與蕘圃交勗之焉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文選考異四卷 讀畫齋叢書本

甲子十一月粗閱一過既鮮精深亦未閎富就其所及仍饒疵類懸諸國門詎爲不刊乎澗蘋居士記時在巢湖舟次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刊本

蒼崖先生金石例舊有三刻雅雨堂盧氏本載之詳矣此第三刻在至正戊子與第一刻同時按之首王思明序可見也爲毘陵周九松藏書先兄抱沖氏得之緣有第一刻故以之見與首尾頗有蛀損處寒士無以裝潢之也蕘圃黄君見而欲焉遂用所收第三刻并盧本易去其第三刻仍爲袁綬階所有貧儉篋中不能蓄舊刻大率如此耳他時讀未見書齋重成錦玉璀璨當不可復識爰誌數語於此己未十二月顧廣圻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附錄一卷 鈔本

舊鈔本蒼崖先生金石例與乾隆年盧刻王思明本迥

異最後有此附錄一卷世所未見也亟錄而傳之顧千里記

伯常先生金石八例 鈔本

甲申之春有堂寫贈粗讀一過以意改正數處併畫其條段然無他本爲證也思適居士記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元刊本

文獻通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此元大德間所刊以卷數考之蓋出於信州本宋史藝文志云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亦卽此也嘉慶己未蕘圃買得於骨董鋪內缺三葉出舊藏汲古閣鈔本

命予補足因檢卷中所有之字集而爲之所無者僅十許字耳既成遂識數語於後七月二十二日澗蘋書

虛齋樂府 述古堂影宋鈔本

右依汲古毛氏抄本改正此亦影寫者但每有不審耳如上卷夜飛鵲云竹枕練衾玉篇糸部已收練字集韻曰練絡屬後漢禰衡著練巾類篇同於六書假借亦用踈字此作練誤矣他皆準是其下卷摸魚兒當於長堤路句換頭起又荔支香近當云涼館薰風遶以押韻毛本訛與此無異則似宋槧已如是者也嘉慶丁巳七月十九日顧廣圻爲蕘圃校於王洗馬巷士禮居

玉琴齋詞

塡詞宗派五代南北宋各極其妙近人惟撏撦玉田附會竹西六家自外皆未之寓目烏足與知此事耶觀梅村題中舉放翁金荃淸眞而歸之學富才驕無所不詣其勝可以知前輩誠不可輕及矣嘉慶癸酉歲八月下旬元和顧廣圻觀幷識

跋

傭書十載所見善本至夥苟遇名家題識輒錄副藏諸篋笥每為友人襲寫以去不少靳惜曩歲應華亭韓氏讀有用書齋主人之徵整理藏書得見蕘翁題跋多為各家所未錄悤悤逐寫悉畀同好今秋過蔣氏密韻樓與穀孫縱談之餘旋出顧氏思適齋書跋一編示余曰此數年來辛勤香輯所得子其有以補苴之乎余受而讀之俱為原集所未錄者集中書跋屏不編入緣顧集存本猶多無庸贅列吾深歎穀孫思力之精與取舍之謹非淺見者流以多為貴可比也亟謀鉛槧以快先覩歸就平日彙錄者補輯

十數則並向世契潘君博山徵集顧氏手跡列之簡端藉

闡幽光而申景仰溯吾吳校勘名家黃顧並重黃氏題識

自潘文勤公首倡編刊後者補輯雖備然椎輪大輅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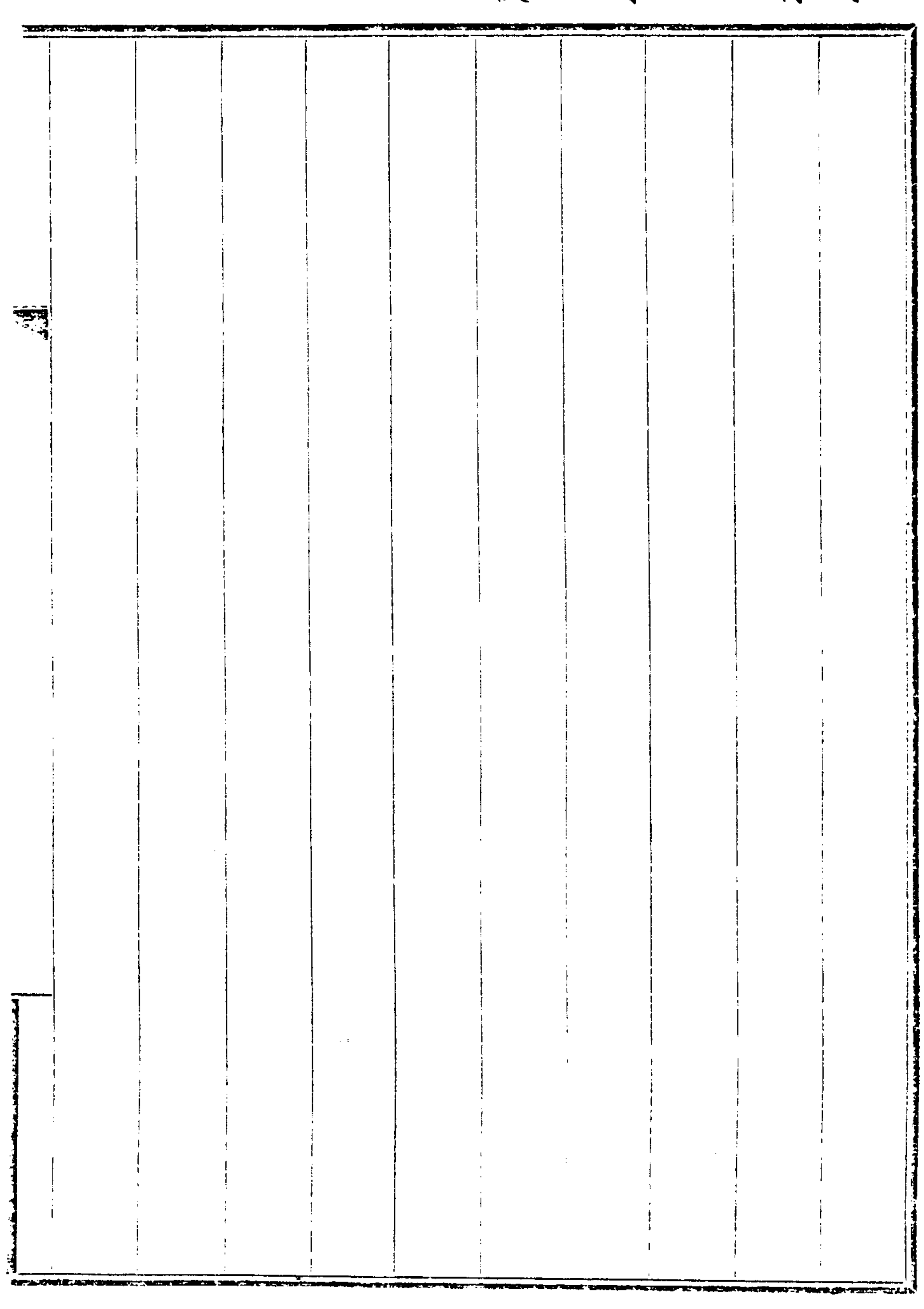
固不可沒也今穀孫此編爲顧跋之先聲吾知顧氏著述

遺存當不止此儻海内藏家別有存錄得蒙鈔示重付棗

梨走也不敏願任其責乙亥季冬吳縣鄒百耐識于百擁

樓

海內藏家如有顧氏
題跋爲是輯所未載
者幸卽錄入幷乞
賜予鈔示收得即奉本部爲報
俟拾補有數擬合成
定本再奉質正也
吳縣鄒百耐謹徵
地址蘇州塔倪巷百擁樓書倉





思適齋集補遺目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卷上

跋壽陽公主楊景通爲造鍾銘

跋河陽張公口夫人殘碑

天后宮碑 代南滙縣知縣楊承湛

思適齋集補遺目

吳縣王啓璿校字

思適齋集補遺卷上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禮記祭義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考異

四郊之四當作西正義釋經云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又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正義所釋據鄭此注最得其解鄭注四學爲四代之學與四郊迥不相涉其云謂周西郊之虞庠也者周卽正義所謂據周言之者也上至虞四代周立虞庠在西郊是設四代之學舍夏殷也注文周字在上虞庠在

下故正義自周學也逆數至虞學也不用虞夏殷周順數用意下語極是精當而下云以有虞庠爲小學至據周言之云云卽複申其義也然則正義本此注是西字非四字決然無疑後來本誤改作四幷正義中設置於西郊亦改之非是上節注西學周小學正義明云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何得此節又作四皆當訂正其所以致誤者因正義釋此注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故遂改之耳不知此正義但廣異說卽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正義所謂或偏在四郊者耳皆不取爲義彼說從西郊不從四郊已詳此可互見不假更

說矣改者未識厥旨也皇侃之義以北史劉芳傳證之實出於王肅或肅義作四郊正義序已言皇氏時乖鄭義無足怪者崔靈恩亦以肅義解鄭與皇同見通典乃或又據芳傳所引并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致爲巨謬王制此文與內則文同既不容有誤況彼鄭注曰或上西又曰或貴在郊又其下凡三言西郊苟如所改無一可通而彼正義以及賈儀禮鄉射疏等所言亦無一可通矣禮是鄭學賈孔具有家法難以他文強生同異淺人多所不憭故條說之

學制備忘之記

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鄭注末有郊學二字金壇段
氏茂堂四郊小學疏證遂據爲立說之根本以申虞庠
在國之西郊必當改經之西作四愚謂此二經眞乃如
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也試終言之王
制此經之文云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
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下即接云不變移之郊如
初禮下又接云不變移之遂如初禮經四番習禮下三
番言如初禮者皆如第一番之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

鄭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皆

而飲酒養老注第二番之如初禮云亦復習禮於鄉學

注第三番之如初禮云又爲之習禮於郊學注第四番

之如初禮云又爲習禮於遂之學然則射也者固鄉射

禮也鄉也者固鄉飲酒禮也合儀禮周禮禮記觀之鄉

射在州序鄉飲酒之正齒位在黨序而二者亦可就鄉

學行之而已從未嘗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之於虞庠小

學者也周之學制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小學一在

西郊鄉學每鄉有一州序每州有一黨序每黨有一遂

與鄉同諸侯大學一在西郊小學一在公宮南之左與

天子相變而其有鄉學以下則同三禮明文釐然具在
大學小學者學之一類也天子諸侯主之者也鄉學州
序黨序遂學者學之又一類也鄉大夫州長黨正遂大
夫主之者也凡此二類劃然分別非可雜糅也凡大學
小學中所有之禮與鄉學以下中所有之禮三禮明文
莫不具在亦劃然分別無一事可以雜糅者也今段乃
將此射鄉二事本來祇得行之於鄉學以下者忽躋而
習之於虞庠小學解經如此不亦異乎試問此說在三
禮曾有之否即羣經中曾有之否且使鄭之注經四番
習禮纍纍如貫珠者割其前二一番後一番屬之鄉遂之

學割其中之此一番屬之小學衒槪錯戾如斯已極鄭
何至方注移郊如初禮時便忘卻上文爲射禮鄕禮耶
何至竟忘卻射鄕與虞庠小學無可相牽涉耶解注如
此不亦異乎夫周禮之百里內爲六鄕者地居四同幷
國中及郊共爲六鄕也國中爲鄕界之內者郊爲鄕界
之外者皆有鄕學州序黨序鄭注此一經首云郊鄕界
之外者也末云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一氣貫下此郊學
者是鄕界之外者之學明爲鄕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
也前兩番鄕學是鄕界之內者之學孔氏正義言其爲
國中之鄕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通前後四番皆是習

射鄉於鄉學以下一類之學也如是而此注與上下注纍纍如貫珠如是而此經與上下經纍纍如貫珠何可誣鄭而武斷之一則曰所謂郊學者蓋即此四郊之虞庠再則曰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以爲周小學在四郊乎何可因此又誣經而武斷之以移之郊與虞庠在國之西郊二經之劃然兩類者攬成一類冒鄉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以虞庠之名而證其不止在西郊一處不知此乃每鄉有一每州有一每黨有一並非每郊有一洵不止西郊一處又豈止四郊四處即極其附會紐合終不可通也何可因此又創爲虞庠小學在

遠郊百里之說憑空誣鄭而曰然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在六鄉鄉學之外六遂遂學之內云云吾見自有鄭注以來從無謂虞庠有四各在遠郊百里者卽鄭君以外亦從無謂虞庠在遠郊百里鄉學外遂學內者較王肅去都五十里之說不可通尤甚是僅當稱段謂而竟稱鄭謂武斷極矣恐經之與鄭於此諸端正當如疏證所言不能俛首受誣也賈孔撰疏及正義大學小學所在以及鄉學以下所在條理秩秩無少淆溷可謂精於治經者矣可謂深於鄭學者矣可謂洞究周家學校之大典者矣段因其不便於已說乃恣意掊擊其所大

書深刻甚至云薙孔賈之謬說嗚呼二家論定不謀同
詞全書歸然海內豈乏目驗心通者吾不知其孰爲謬
說也僕自問所學未及賈孔但夙載潛心麤涉三禮亦
復詳稽載籍參會羣言識大學小學之自爲類鄉學州
序黨序遂學之自爲類而各有其所在之處識射鄉二
事不容與虞庠小學相牽涉以爲論學制者必先明乎
此然後問途有所始見疏證初稾時即用此意規止段
段且距且怒今仍下筆記之者取備他日遺忘耳不欲
與疏證喧爭於務爲相反以後息勝也故疏證一切之
說雖有如所云上東上西乃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乃

段之誣鄭而且公然掊擊鄭者與夫割截大戴禮而破其義幾謂舉世可紿莫知覆檢者俱不復加以辨正其餘枝葉尤不欲詞費而西之不可改四先詳思適齋筆記及答段書兩通中惟天下之志在明經者儻値互相剖析則必發篋陳書手畫口講逐一無隱矣戊辰正月初十日元和顧廣圻書於楓江僦舍

周立學古義考

周大學小學之古義有二鄭君三禮注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備虞夏殷三代大學之制小學一在西郊爲有虞氏之庠制是所謂周立四代之學是所謂天子設

四學諸侯與天子相變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用殷制俱有明文此一義也大戴禮保傅大學有東南西北中五學亦見賈子新書漢書賈誼傳東原戴氏校定大戴禮云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云云考諸新書及賈傳精確之極於鄙人此論亦爲合矣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言此五學皆在明堂辟雍之內者尤詳其小學及諸侯大小學之制未有明文此又一義也二義不同家法固然又何足怪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鄭禮記注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二義之不同有如此者由鄭氏言之立四代之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謂五學由大戴言之立五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謂四代之學是其所不

同者皆在大學漢代諸儒與大戴同而與鄭異者如此
而已載孔氏詩靈臺正義頗詳可覆案也至王肅注禮
記則始云天子四郊有學夫肅以前絕無此義也肅之
義於古義有二之外不用家法別爲異義者也與古義
非有同也儻曰同於大戴乎則肅但貌襲大戴五學之
名耳其實乃將大戴大學之中學獨當大學之處將大
戴大學之東南西北學別置四郊四處而云去都五十
里而烏得言同夫然故禮記虞庠遂不得仍在西郊也
遂不得不破王制內則經之西爲四也遂不得不解祭
義四學爲四郊有小學也於是而其不同於鄭者不惟

在大學而更在四郊於是而以之難鄭欲使四郊之義立西郊之義破而鄭注上東上西以及王者相變之宜等說皆將於經無所施其尤巧者在陰背大戴之義而陽借其名欲使諸儒之與鄭異者（即盧植穎容之屬）皆將與己爲援與鄭爲敵雖然吾以爲此正肅之所以心勞日拙也夫大戴之五學在明堂一處而皆爲大學肅之五學在國中四郊五處而爲一大學四小學所能貌襲者東西南北中之名而其義固判然懸別全不能襲也吾以爲於此有人焉明其義不惑其名剖析二義所言之處一如此一如彼則肅義之非鄭義者本易明即肅義之

非大戴義者又豈難明而尚有可假借哉奈何劉芳上
表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是明以肅義爲說者也而仍
引大戴保傅謂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則誤矣在芳之意
以爲彰五學者莫彰於保傅之明文而不思彰五學之
非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正莫彰於保傅之明文也獨
不覩夫蔡氏明堂月令之論乎其言云易傳大初篇曰
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脫入北學句）大學在中
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
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信而貴齒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前後反覆

數千百言申明明堂其有五學之義天下豈有將一明堂隔開五處遙遙散布於國中四郊者哉其無預於芳之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可知矣而芳乃欲以彰其五學乎哉是劉石經之學識遠在蔡石經下而深失大戴之義者也芳表又云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則又誤矣夫鄭無所謂五學之義即無所謂并師保爲六學之義此注云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者因下經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及下經此大學之道也立文何嘗有毫釐可證鄭師保之外凡有

五學而芳乃欲以大學庠序四字證其所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乎不詞亦甚矣是劉又深失鄭之義者也總由誤執四郊之說而不能分析一西一四爲鄭王乖異之大端耳度其所撰三禮義證必同此誤以後崔靈恩言立學有四郊及國中皇侃言四郊皆有虞庠承訛襲舛曾莫審正又按通典五十三引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一云有四郊及國中是崔但未究鄭義尚不至幷於大戴義已勝劉芳矣惟賈孔二君卓然遠見據經注正文定鄭義爲周天子大學東膠在王宮之東小學虞庠在西郊凡三禮內關涉此事者貫串交通了無異說然後鄭義明然後鄭義之非肅義者明然後鄭義

之非大戴義者亦無不明嗚呼可謂深識家法有功禮經矣吾願天下之志在明經者篤信之謹守之勿爲他端所淆又以肅義在國中四郊五處不容依託於大戴義之在明堂一處者推見其至隱而分別鄭之義大戴之義與夫肅之自爲肅義如涇渭相入而淸濁異以爲觀於此而知明學制之易易也若夫必將大戴鄭肅合成一義藉劉芳以下爲口實匿其不可通之端而支離破碎焉不過欲排抵鄙說因牽連及於賈孔卽鄭君亦不免集矢乃用意之大不可解者又何庸一一爲之辨

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解

問者曰子前後所論學制則然矣惟是鄭之注祭義四學云謂周西郊之虞庠也若爲四字既有如子言於鄭義無可貫通若爲西字又有如段氏以一承四之難子其更論之乎應之曰然固將論之此注必爲西字乃鄭義之所以貫通也何則經文云天子設四學者兼設大學設小學言之也下文云當入學而大子齒者亦兼入大學入小學言之也不可云惟十五入小學則齒猶不可云惟十八入大學則齒也而何可云惟設四學小學或惟設大學四學也此極淺近易知之事曾謂鄭君而不知耶詳鄭義大學一小學一經文何以兼大學小學

而名之曰四學所謂四者妄指耶此鄭所以有四學謂周西郊之虞庠也之注而說經四學爲四代之學也夫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小學一在西郊鄭融會全經而論定其義者也固必與此經之義相貫通也此經之注又必其融會全經而無所不貫通者也夫然故鄭義設此四學爲四代之學決然矣大學一爲四代之學小學一亦爲四代之學是故經文兼大學小學而名之曰四學是故天子設四學爲兼設大學小學是故當入學而大子齒爲兼入大學小學而齒善乎孔氏正義曰天子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

入學而大子齒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正義斯言也依注謂周西郊之虞庠而言也實則兼大學而言也吾以爲此又正義之深得鄭義者也夫鄭此經之注固不言大學而兼大學矣其不言大學也非謂經四學無大學也因大學之爲四代之學者見於他注其詳且悉已不待言也其曰謂周西郊之虞庠也非謂經四學祇有小學也因小學之爲四代之學者未嘗專說於他注非如是言之不可也凡注一事而彼此相接成鄭君通例獨此何疑吾且爲之反覆羣經於鄉射禮之注而見鄭義之如

此尤顯然可知也已其注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若然豈非明謂周大學小學爲四代之學乎其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卽大學爲四代之學小學西郊之虞庠亦爲四代之學而周之立之皆爲國學也其特言於國者以大學小學同爲國學而下句別言鄉學也此國非國中王宮東之國周所立大學者也不然則方總說周代立學之全制安得在立大學之下接說立鄉學而其中獨不及立小學也乎然則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兼大學小學而名之者確有徵驗其自相接成也又如此至文王世子注則云周立三

代之學者取順彼經夏東序殷瞽宗周上庠三尊立文
故但說立三代大學既說周自立之大學亦不說其立
小學非說周代立學之全制言各有所當耳且與他注
自可相接成也如是論之注義之貫通可知也已注之
融會全經而貫通之可知也已段氏乃造以一承四之
說難西申四眞大不然無待再論其不改各經各注必
無可貫通也即如其所言以四釋四四郊是西郊非是
天子設四學祇設小學也是當入學而大子齒祇入小
學而齒也段固知其不可也若以爲兼入大學小學而
齒自必爲兼設大學小學而佝欲如其所言以四釋四

四郊是西郊非是經文四學之四在設大學須爲設四代之學在設小學又須爲設四郊之學試問經文四字既爲四代又爲四郊既爲四郊仍又爲四代聖賢立經有若是支離破碎令人難知者乎吾故以爲不可也而段氏又謂大學小學各有四思作斡旋之地亦知其各有四者乃一四代而一四郊正無可斡旋也乎夫鄭云謂周西郊之虞庠也者本屬以四代之學說四學並無段所謂以一承四之嫌是則兼大學小學而名之曰四學之所以然也是則不言大學而以之與他注相接成也是則兼設大學小學也是則兼入大學小學也是則

大學爲四代之學小學亦爲四代之學蓋一而名之四學經文四字之內有四代無四郊渾成一意而令人可知也此注必爲西字無疑也善乎正義之深得鄭義也

與段茂堂大令第二書

廣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前得來札知翻然採納不意又著大說一冊變本加厲此甚非所望於大君子也何則大說於經之明文鑿鑿者抹殺之曰譌不計其爲一見再見若合符節也於注之明文鑿鑿一見再見亦若合符節者又悉抹殺之曰譌於正義之累累見貫也孔也無不若合符節不能謂之譌者則又揑一法悉抹殺

之曰誤然後頻稱博引他經他注之非有異文者為之自立一說以就所欲說然細案所立之說絕非其經其注之本旨又假借於他家之異義者以斷章取證而不計其為牽合此等種種於大說所謂解經之道豈可云當如是淺學且知之高明諒非不知也乃銳意為之誠所未諭夫凡經說之有不同而不容輕用彼改此者何勝一二鄙人之指在思適齋筆記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西郊還之劉芳皇侃崔靈恩而已至於芳引肅注卽在表中皇氏時乖鄭義久經論定皆非鄙人所能空造不過據此

欲聽其不同而不容輕用彼以改此而已有何必不是
者亦誠所未諭況不改賈孔所受之經與注實於他經
他注之本旨茍非自立一說罔不四達而不悖有何必
不可者亦誠所未諭且某侍御之初說祇及王制經彼
看劉芳傳時模糊於西四不同之故又未詳考諸經注
正義而信口談道不出近來輒依他書以亂本書之陋
習耳雖無足深論但其禍漸涉於素經故筆記附訂於
考祭義注之後亦不加顯斥以爲使其知尙有內則經
王制注祭義注賈孔二疏明文累累重規疊矩不踰於
此或未遽貿貿下筆也今大說反將凡所舉出者遇一

經改一經遇一注改一注遇一正義掊擊一正義其餘於祭義經西學等又用六經注我之故智以就所欲說連篇累牘期於滅西立回而後止此實并非某侍御所及料也鄙人之期期不可者愛護經注正義亦即所以愛護閣下方冀仍然開悟將大說拙辨拉雜摧燒歸諸太虛則盛德未失爲日月之更而經注正義與閣下咸受其福若竟銳意不解鄙人懼矣不敢面從亦不敢更諫正恐明文自在斷不因欲抹殺而便抹殺也天下後世必皆知經注非如是其譌者必皆知正義非如是其誤者必有知鄙人非漫然侮孔者必有能詳觀他經與

注而知其本旨云何者必有能剖白異義而知其非可假借者願垂三思無任禱切廣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十二月一日

與段茂堂大令第三書

茂堂大令閣下旬日中作書四通數千餘言得無勞乎側聞閣下以僕不答爲罪夫去冬答閣下之兩書閣下既以爲罪矣今又云云然然則進退罪也爲閣下之朋友亦難矣哉閣下責僕以答者果急欲聞僕解閣下所不解者乎則僕固不敢不答也閣下不解者其一曰鄉飲鄉射可躋於大學而何不可行於小學異哉斯言也鄉

飲鄉射又可躋於大學乎哉三禮中有之否羣經宁有之否夫天子國君大學但有饗又有大飲酒之饗小學亦有饗又謂之飲酒有何鄉飲酒哉不過其禮之篇已亡而鄉飲酒亦可名饗故閣下因思以鄉飲酒冒之耳其實明文散見各經各注者不可冒也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明白如此尚可冒耶言於大學言其禮亡與儀禮第四篇之毫無干涉亦易知矣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鄭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

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所以改毛與孟冬月令注末引此章而曰是頌大飲之詩自同其說此饗之爲大飲酒明白如此尙可冒耶周禮酒正曰凡爲公酒亦如之鄭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是鄉飲酒之酒鄉自釀也酒正曰以式法授酒材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又曰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是此饗之酒酒人釀之也尙不足以知此饗之又不可冒以鄉飲酒乎周禮外饔曰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鄭注引

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與酒正饗耆老孤子聯事也東膠大學也虞庠小學也文王世子曰於成均鄭注天子飲酒於虞庠所謂養庶老者也皆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人掌爲之酒而豈鄉飲酒哉然則固無一可冒也閣下乃別援說文廱下天子饗飲辟廱泮下諸侯鄉射之宮以創造大學有鄉飲之說不思大徐本泮下作鄉乃譌字楚金本韻會舉要不譌者自在此兩饗字一爲天子大學之饗一爲諸侯大學之饗未見其可冒爲鄉人鄉學之饗也閣下乃又援饗下以指作佐證而於是閣下之說巧矣雖然饗下所云鄉

人飲酒从食从鄉鄉亦聲者許解饗字从鄉故取鄉人飲酒之名鄉者也與廱下泮下兩饗各爲一義不容移之以創造其說僕之斯言也悶下必大不服然而無庸不服也說文之通例也假如開卷示部禷下以事類祭天神而史部事下職也犬部類下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不容移之而創造禷者以職種類相似唯犬爲甚祭天神之說也祖下始廟也而女部始下女之初也不容移之而創造祖者女之初廟也之說也祼下灌祭也而水部灌下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不容移之而創造祼者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祭也之說也餘以類推豈待覼

縷原其故特以字之爲用竝非一義在本字下必說本字所从之義至他字下用之唯其義之所當而已非不用本字下之義亦非必用本字下之義而盡廢一切之義使天下一字祇容一義其用之也亦必不供矣例之出於自然豈難知者況閤下之以說文之學名其家者乎得非故作違心之論以相紿耶閤下又援毛豳詩傳以指作佐證閤下於是而更巧矣雖然毛以爲此鄉飲酒之在鄉學者則閤下所當知也至鄭改之以爲此大飲酒之在大學者則又閤下所當知也而閤下能割截毛之半鄭之半湊合成一事使鄉飲酒在大學乎吾知

必不能也閤下縱能之毛鄭必不受閤下如此武斷也
閤下創造之說不過曰毛傳饗者鄉人以狗說文饗鄉
人飲酒而大學小學有饗即有鄉飲酒審如是也必饗
之爲字祇容鄉飲酒一義而後可不思羣經饗字至多
饗字之義又至多豈獨天子諸侯大學之饗小學之饗
不得冒以鄉人鄉學之饗哉外此若羣經天子有幾饗
諸侯有幾饗大夫又有幾饗其條分縷析具見閤下所
并貶之義疏者不能重陳但一概冒之爲鄉飲酒可乎
不可亦閤下所當知也唯饗之不專一義故月令注幽
詩箋爲十月大飲酒之饗外饔酒正經文王世子注爲

春秋養國老庶老之饗唯饗之不專一義故許叔重廱
下爲天子大學之饗泮下爲諸侯大學之饗饗下爲鄉
人飲酒唯饗之不專一義故毛言饗者鄉人以狗大夫
加以羔羊僕以爲毛必不謂饗字祗容此義僕之斯言
也閤下必又大不服然而無庸不服也假如彤弓一朝
饗之毛必不謂卽七月之饗可知果祗容一義是毛以
爲天子錫有功諸侯亦行鄉飲酒耶而毛豈至是哉且
果祗容一義鄭七月之箋又安所得大飲酒在大學以
改毛鄉飲酒在鄉學者哉其無一可冒至於如此而閤
下亦可以已矣若夫天子諸侯大學但有大射有何鄉

射哉儀禮鄉射在第五篇大射在第七篇完好無恙以
及羣經以及三禮鄭注莫不昭如白日當天閣下亦自
知其決難相冒無可柰何之極思唯影借說文泮下有
一射字旁見而側出之僕代閣下窘矣南閣祭酒成說
文以來未有影借用之者也然彼之爲泮宮大射之射
自若與鄉射毫無干涉而影借何益噫閣下至冒鄉射
於大射之時雖欲創造其說而亦有所不能猶未可以
已乎前閣下立意貶僕自忘其躋鄉射鄉飲於小學今
乃因僕拈出思并躋於大學以揜其失而有何不解哉
閣下不解者又其一曰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閭

下不知國中四郊通爲六鄉乎請爲閤下略誦周禮可乎地官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下云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下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閤下創造城中無鄉之說何以處此經此注也又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鄭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而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閤下又何以處之比長云徙於國中及郊鄭注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閤下又何以處之雖然閤下善創造其說僕何能預

料若就經言經則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誠國中非鄉豈國中非鄉三物所教耶以鄉八刑糾萬民誠國中非鄉豈國中非鄉八刑所糾耶儀禮禮記有鄉大夫鄉先生誠國中非鄉豈全居城外耶不許或居城內耶或許之而別有名目也不許徙居城內耶抑一徙而卽改名目也尙不足以知國中有鄉也乎國中有鄉者非謂城內獨自爲幾鄉也謂通城內城外以成六鄉也地之形實不平方如圖古今一也故任地者必截長補短通國中及四郊共爲六鄉七萬五千家除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謂之國宅不入於此其曰鄉曰州曰黨曰族

曰閭曰比者特如後世之編幾都幾圖而非所以別城內城外若夫某鄉之有某州某黨某族某閭某比在城內之與在城外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由鄭氏所言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觀之則鄉雖萬二千五百家而鄉之所居必坐落一州非但坐落一州必坐落一黨可知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內而餘州餘黨在城外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外而餘州餘黨在城內亦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城中既有鄉有州有黨安能無鄉學州序黨序哉而閤下創造城中無鄉之說而以之貶僕繼知孔沖遠亦云然因并貶孔不思國中之鄉見於鄉

大夫閭師載師比長矣大司徒鄉字義兼國中矣儀禮禮記鄉字義兼國中矣經文注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閣下獨貶僕而貶孔何哉孔沖遠唐之大儒也因貶僕而貶之不可又託爲戴東原之言貶其學至四五分尤大不可僕未遑熟看東原之書唯恐此言乃臨終祇膝獨授閣下者而僕何敢與聞但今舉以奉告皆經之正文注之明說不在五分四分之內閣下儻必欲相貶必謂之名不正必謂之正名百物謂何請閣下其問諸經其問諸注幸少寬孔沖遠而已雖貶僕則所不敢辭也然使必如閣下之言而後名正而後正名百物則城

中不得有鄉不得有州不得有黨自不得有族有閭有比矣夫比五家也以一城之內五家之比亦不得有豈蕩蕩空無居人耶又豈城內之居人不在比閭族黨州鄉之列別有名色不領於大司徒不關於萬民不見於周禮也乎創造之說亦太怪誕矣閣下不過特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一語作主思動今人之聽然而今人祗有城裏城外之云並無閣下城裏無鄉之云如今人終身住城裏自書名帖有曰鄉愚弟者矣未見有書城愚弟者也而閣下何居如今人積世住城裏其中進士而家居者稱之曰鄉紳未見有稱城紳者也而閣下何居今

人讀書乎何不讀僕舉出之諸經注今人不讀書乎請
讀閤下城裏城外四字再讀僕鄉愚弟鄉紳五字俟其
熟而深思之徐再告以今人所云鄉貫鄉鄰一切等類
可也且閤下每說創造而不慮造成之後便自相矛盾
第二說城中無鄉第一說大學中有鄉飲鄉射通兩說
而言之天子大學在城中者也豈城中非鄉之內孤懸
一大學是鄉耶不然何爲行鄉飲鄉射也將大學非鄉
而閤下許行鄉飲鄉射於非鄉之城中焉且許行鄉飲
鄉射於非鄉之城中大學焉獨自恕其名不正耶矛盾
如此而可弗知乎夫大學所謂國宅也不論天子在國

中諸侯在西郊皆非鄉也閤下必強其飲酒其射而鄉之以非鄉爲鄉其斯之謂也城中之比閭族黨州是城中之鄉也閤下必不肯鄉之以鄉爲非鄉尤未之前聞閤下勿因僕拈出更創造他說多方文飾致益形其支離詰屈於無窮也閤下不解者又其一曰鄭注文王世子王制兩言郊學何以必不同實夫鄭注之爲鄭注將上下貫通爲義耶抑畫斷上下而單以字面爲義耶王制注上文有郊鄉界之外者也一氣貫下而文王世子注不然何能附會紐合之使同實乎然則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閤下能將通部禮記注內有飲酒字

面者一一附會紐合之使同實乎況字面同而不同實
注之通例亦經之通例也假如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遂
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兩言鄉大夫而不同實儀禮
十七篇中言主人者凡幾字面未有不同者而有同實
有不同實至昬禮一篇中言主人者凡幾有主人爲女
父者有主人爲壻者有主人爲壻父者字面同而不同
實如此亦可謂易解矣儻盡曰何以必不同實則經注
觸處皆無可解而豈止兩言郊學者哉夫同名異實異
名同實二者治經之大端也麤涉者所能知也廢其一
則窒礙而不能通讀天下之書何莫不然閤下徒以貶

僕之故取經之饗爲同名異實者幷其實而同之取注之郊學爲同名異實者幷其實而又同之不已廢其一也乎無乃不可乎豈閤下貶僕至於禁其麤涉而以此相紿乎又豈閤下竟謂舉世無一人麤涉而唯閤下所欲爲乎閤下之不解如是而已矣若稍緩貶人當皆自解無須僕之答也若必貶人而加之以不解二字恐終非告閤下以經以注之所能解也然而僕不敢不答者閤下以爲罪故也至於四通中有閤下代學制備忘之記作解以貶孔貶僕而其實並非孔之解僕之解者不復詳答兼有一言奉告自今以後願閤下於僕一切之

說仍日日移書相貶儻貶之而當也僕必立刻作答以
謝閤下之賜教而志吾過貶之而皆若前三不解者耶
僕唯有不答而已僕生平是曰是非曰非恐所答有不
如閤下意又將以爲罪何妨置之耶幸勿仍以不答爲
罪而責其必答承索拙記昨聊刻以省同人轉寫之苦
非便欲遍送故竟不再奉到違晤匆匆歲月如駛諸惟
自愛不宣廣圻啓三月初七日

如將見與四通書刻作大集望附錄此答而批其閤
下所仍必不解可也但勿添改删潤以失僕本來僕
不曾有集又寒士無力多剞劂故敢即相煩併啓

與陳仲魚孝廉書

近段大令又掊擊果泉先生文選序用毋昭裔鏤版事以載五代史補一語爲杜撰不知序全取揮麈餘錄乃王明清目驗彼時五代史補而云然烏得云杜撰耶至於汲古閣刻五代史補無此條者自非完書耳五代史補是宋人著述不依宋人目驗而摭明末後出之本相難不亦顛倒見乎向考汲古閣此書僅據一無名鈔本刊刻故與仲言所見不合曾撰跋一首剖析原委並及此條蓋非大令所能知已且吳任臣撰十國春秋後蜀毋昭裔傳自注亦全取此文亦云五代史補志伊博極

羣書豈不知有汲古閣本者蓋杲泉先生序言是同之大令素於小學類外多不寓目只緣抵巇捭闔之心甚銳偶聞何許人談此云云遂居爲奇貨竟不追查檢仲言元書逢人便說冀得其賞而妄許此字下筆精嚴無一字無來歷哉昨聞其語達於左右故輒申管見以達一粲萬勿告大令知必謂僕墮其抵巇捭闔之妙用仍須剔嬲不休可厭之極也舊跋別紙附三覽賡祈啓

又與吳山尊學士書

山尊學士閣下前離文局後荷亘指寄以印本一分其時適值遭先節毎大故明年冬葬事甫畢復碌碌奔馳

首末四周總無暇一觀也今茲臥疾里居偶爾開帙則見大段全係劉宮保改刻而廿五卷謁三陵叙之上半竟連上尊號制下半作一篇矣且云一切護前本無足怪唯是從前在局不容走書猥云初未寓目而孰知其旋將恭字禮字中間添注一闕字又將供頓縣之縣字刪去藉以自作彌縫然則其於走書非特寓目而已也抑嘗頗費其心矣由走觀之似此護前乃甚無謂蓋添注一闕字若祇謂是本篇之內有闕句闕字耶則仍與走書所指王毛仲等坐死年月及續所舉告閣下之諸王名號均無可通若竟謂恭禮兩字中間凡闕天貴八

載距開元十七年之文如干篇也則不應天寶反列於前開元反列於後矣不亦進退失據乎且縣字又斷不能刪也不見新唐書本紀開元十七年之書此事乎其云免供頓縣今歲稅者正卽詔令之文也供頓下正有縣字也此能刪彼豈能亦刪乎而僅曰供頓其語不完更無待言矣甚矣讀書之不易也載籍極博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無非東之高閣耳走頻年貧病交攻百無善狀而猶向故紙堆中爲此無補之談世俗必誚其大愚不識閣下以爲何如七月望後一日某頓首上

思適齋集補遺卷上終

吳縣王啓璿校字

思適齋集補遺卷下

元和顧千里撰　　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輯

古甎錄序代陳寄磻

璜夙聚古甎愛其製作淳樸文字奇麗使人玩而忘倦朋遊見知者往往得以相餉或聞收藏在他許亦必致其拓本積之既多習之彌久始識此中乃有四事一者年號月日可以參訂諸史二者所出之地可以借證方志三者所署之人可以採討氏族四者偏旁點畫可以通悟小學故甎於金石雖屬一隅而其為用固未嘗因小大而限隔也於是博採昔賢議論并同嗜雅談每甎

係以跋尾僅自怡悅而已過承海內通人不弃譾淺謂編而錄之可成一書復費日力撰定六卷手摹付雕冀質方家其所未及尚期後續云爾時道光丙戌之夏上海陳璜序

重刊梧溪集序

元王逢原吉梧溪詩集七卷前六卷原吉未歿已梓行末一卷其子掖所刊皆在洪武時追正統間板有闕壞南康守陳敏政修補見於景泰七年敏政後序又下至明季則傳者絕少觀錢曾敏求記云於劍映齋藏書中購得前二卷是洪武年間刊本如獲拱璧恨無從補錄

其全越十餘年復於梁溪顧修遠家借得後五卷鈔本亟命侍史繕寫成完書可以知其罕遘矣長塘鮑淥飲丈雅意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俾廣流布乾隆末欲見屬勘訂適汲古閣所藏景泰刻本歸余從兄之小讀書堆爰敬諾之彼此卒卒近逾廿載未及施功而鮑丈作道山遊矣嘉慶丙子令子志祖以遺言復謀於余冬杪持鈔本來余不敢不力借刻本細校一過鈔者蔣西圃氏名繼軾在雍正丙午亦出景泰板然遇有模糊斷爛皆脫去或譌謬爲之一一補正不啻數萬餘字乃始釐然可讀惟第七卷板心舛錯失去第四葉參驗遵王家鈔

本亦未嘗有蓋非獲洪武印本末由補全也校畢還之又閱七年方告刊成兼屬覆校余既歎鮑丈拳拳闡幽靡間生死又嘉志祖之克成先志且慼此書久晦於世昔人搜訪維艱今此辛勤僅就詳書以爲之序幸將來覽者毋因後此易得而轉致忽視善本云爾其原吉與詩世固多知之不待綴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三月既望元和顧千里書於楓江僦舍

國初十六家文鈔序

孫卿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斯言也千古文章之祕傳也試卽詩文論之自有時文以來五百年許或尙正或尙

奇或尙簡或尙繁莫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是皆所謂法也而其中之某大家某名家亦復奇正繁簡各有所尙而不能相尙是固所謂人也夫然故苟非其人而徒法則法之所在卽弊之所生弊生則法侵弊甚則法奪囿於所習方且轉指弊而謂之法而法安所恃哉於此有人焉不務求法之貌務求法之心法之侵補苴焉耳法之奪更張焉耳然則守法法也變法亦法也其惟人乎其惟人乎余藏是說於胸中無慮幾何年未發厥覆遇秦子玉生以所選國初文十六家見屬爲序喟然歎曰美哉乎是選也夫將謂是選恐學國初文者不知

其法遂日破藩抉籬敗壞不可收拾而爲之陳規矩焉設繩墨焉似矣而未盡也必將謂恐夫學者不知國初作文之人上窺乎經下涉乎史旁參乎諸子百氏醞釀乎其所得發揮乎其所言文成而法立然後讀國初文如無他家蓋善於法人而又可以法於人也庶幾得之矣不然置此一編謬爲恭敬曰規矩也曰繩墨也李義山苦撏撦韓昌黎痛剽賊竊竊然專思乞靈假寵塗有司之耳目作發策決科計返而敂以彼十六家之果爲何如人果爲何如文皆茫乎其未有聞也夫如是是直藉天下一切所有良法美意以自便其私者之初哉首

基也尙可言哉嗟乎世豈乏豪傑之士於讀是選猛發深省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彼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何爲獨不能任補苴更張之責也必以是爲文正也可奇也可簡也可繁也可未嘗離乎法之外未嘗拘乎法之中天下之文將從此而出天下之人亦將從此而出余日望之矣嘉慶甲戌歲陽月朔元和顧廣圻序

扁舟載酒詞序

蓋聞塡詞之有宮律譬則規矩也其詞句之美譬則巧也所謂能事者盡規矩之道以施夫巧者也詞家之盛由兩宋以溯唐五季而涉金元罔有不知此旨者更明

三百年陵夷衰微迨至國朝復起其廢善言宮律者稚輪萬氏囊括詞塵是已善用宮律而辭句兼美者吾友江子屏方今之一也子屏於詞乃餘事中之餘事而扁舟載酒一卷清眞典雅流離譜婉追花閒之魂吸絕妙之髓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特是讀者知其辭句之美易知其字字入宮律難余往者亦嘗留意於碧雞漫志樂府指迷等諸家之說用求卷中眾作不啻重規疊矩故敢首揭此旨將以待聞弦賞音者之擊節云嘉慶乙亥中秋後五日元和顧廣圻

廣陵通典校例

移例

十三年討虜將軍孫權遣長史張昭攻登於匡琦城授策將代登軍到丹徒爲人刺死下

原槀如此又張翁無校

今案此條係合三國志陳矯傳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云云張昭傳注引吳書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云云而爲之其實誤也考呂布傳注引先賢行狀云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最是蓋矯傳權字當爲策字耳此事雖無的年必在建安三年禽呂布五年策死之間是後曹操辟矯爲司空掾屬司空操官也若至

十三年則其六月操已爲丞相矣漢已罷三公官矣八月劉表死十一月操敗赤壁北還十二月權始攻合肥不得復有登遣矯矯以是辟司空之事溫公通鑑考異亦嘗疑焉可取而參訂也然則吳書張昭討匡琦別是一事與此不涉故改十三年至張昭十四字作策遣軍三字而移之於前

凡移者例視此

又案廣陵對孫策用兵云云陳登出奇制勝云云則匡琦之戰爲之也可見尊公於此事並不定謂是權而非策也正足爲移改之明證

刪例

策攻破揚州刺史劉繇別將於海陵在初陶謙同郡笮融上

原稾有又張翁無校

今案此條係從今本三國志裴注所引江表傳采入其實誤也考通鑑載此事作於梅陵胡身之注曰晉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然則在溫公時國志注字自作梅宋末向爾但後來乃譌作海耳且觀通鑑上云策攻劉繇牛渚營下云轉攻湖孰江乘所載全取江表傳準以地望是時策自歷陽渡江而南方轉戰丹陽郡界中何從越至江北之

海陵乎可知梅之必是海之必非而不當采入此書甚明也故刪

凡刪者例視此

改例

建安十八年丞相操恐濱江郡縣云云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原稾如此又張翁無校

今案此條係合三國志吳主傳及蔣濟傳而爲之考吳主傳云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戸十餘萬皆東渡

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十九年五月權征

皖城閏月克之承祚之意自初字以下至唯有皖城

爲十九年權征皖城先事起義其法本出左傳非謂

此事在十八年也故蔣濟傳云建安十三年云云明

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云云明年十四年也正於十

八年爲初故改八字爲四字而去江西以下十二字

爲其係皖城而不係廣陵也

凡改者例視此

增例

質帝本初元年至以稱朕意七十九字

原槀無又張翁無校

今案此在范蔚宗書帝紀當采入而誤遺之耳故增

凡增者例視此

以上四例各舉一條餘不更出

壬午仲秋下旬錄於邗上洪氏之小盤洲

跋泰山刻石殘字

聶劍光泰山道里記云末有北平許□隸書跋近見平津館金石萃編摹其文曰岱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榻之壁閒以識往古之遺蹟云北平許莊并題夢華出示此

本爲錄於後元和顧廣圻

泰山刻石在山頂玉女池近代燬於火舊拓本至難得余購得二本以一金易一字此刻爲昉初居士所藏筆畫尤分明洵足寶也辛未歲十一月廿日孫星衍題

道光初元紫陽山蒙胡培翬觀於京邸

余於庚辰春因伯恬彥聞得見定菴去年夏秋始相浹時從愼伯默深數數談讌定菴高邁蓋世淹貫今古余荒陋無俚顧承許可頗頗自負矣今定菴從南來而余適作吏往山左相聚無幾日因題數語於泰

山刻尾以記蹤迹癸未二月廿八日張琦書

欲將舊藏本瑯琊石刻同裝於冊徧覓篋中不可得知又爲魏默深竊去默深行將南來季氏有言曰盜不遠矣書此自懲萬勿令此一類朋友入齋中悵然識之時癸未冬至也定　其盜去十三行尚未寄來恨甚恨甚（大隆案此則爲龔氏自珍跋）

跋泰山石刻

泰山秦篆廿九字原石余求數十年未遇道光乙酉二月從邪上還翌日葉君緗之過存攜此本見贈勝獲雙南金也

跋西狹頌題名

漢題名十二行大興翁氏金石記定爲在李翕西狹頌年月一行後接行末時富二字讀者是也

跋魚臺馬氏漢殘碑

魚臺馬氏漢殘碑三紙丁亥十二月江都汪孟慈從都中寄我千翁記

馬名邦玉得此於鉅野昌邑聚定爲建寧四年從事孫光等爲沇州刺史楊叔恭立見水經注荷水下自爲跋一篇今不具錄戊子正月又記

余檢通鑑目錄建寧四年劉羲叟長曆七月己未正可

爲馬氏作證其跋未及也爰筆以補之思適居士書

跋楊淮表記

右楊淮表記舊拓精本第六行首字尙存後此左上角泐損并其下約字及次行首黃字皆全不可見矣癸未歲題

跋漢故王君之碑額

此所謂中平二年王君碑額載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道光癸未偶得於揚州北門攤子上其碑則黃小松趙味辛皆有之余未得寓目也顧千里記

跋武始公石闕

武始公石闕從黃小松司馬搜出後拓有數本因地僻山深難於尋訪世不多見此本定是當時用良工精細拓成者漢碑中小而完善以此爲最辛酉三月長洲千里觀幷識

雲莊見示此碑謂是黃司馬小松在紫雲山搜得拓出惠寄者字蹟完好漢碑精美若此甚不易得固可寶也壬辰七月朱方藹幷記

跋定武蘭亭

蘭亭定武在宋已重至今遂成希世瑰寶前此江都汪容甫中嘗得其一自詫異常乃爲文以記之汪夙負精

鑒固當非虛也茲知定菴中翰所收既較彼形神紙墨無纖毫不同誠可謂天壤間屈指有數之帖矣承不靳出示因獲縱觀俾識肥本眞面以開眼界爰書於後用誌幸云元和顧千里

跋都邑師道興造像并治瘧方 武平六年

都邑師道興造像記并治瘧方共兩紙其後一紙孫觀察所贈此前一紙余別得之於是始全亦足見搜求金石文字之不易也顧廣圻記

洛陽伊闕多魏齊刻石此佛龕藥方在龕左右字甚佳妙方在千金方之前余嘗親至其下拓本以歸此

刻止存其半以歸劍萍侯再補完甲戌歲正月十二日伯淵病中記

跋開業寺碑 開耀二年

此開耀二年李向一開業寺碑舊拓本惜紙損上角道光戊子四月一日同葉紉之觀江秬香翁所收碑於其寓齋分出所重見惠而得之因記歲月千翁書

跋馮善廓浮圖銘 萬歲通天二年

王氏萃編極有功於金石惜其體例每有未善即如諸碑撰書人姓名有在前者有在後者難可畫一而萃編以置於題下為限於是多移改失其舊觀亦未善之一

也此銘非見拓本必誤認趙顥與姚璟並列矣故聊出之以諗讀萃編者道光四年歲在甲申四月望後一雲散人記

跋龍龕道場銘

嘉慶丙子歲仁和趙晉翁贈我此銘閱逾周星始能細讀而晉翁歸道山亦已五年矣追惟良友不可再得曷禁愴然元和顧千里記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八月廿九日時年六十有四此銘粤東金石略未載得者寶之千翁又書

龍龕洞在羅定州銘刻洞中摩崖頗不易拓儀墨農在

廣東通志局曾親往而告余云九月七日燈下又記

跋帝子碑

嘉慶丙子趙晉翁處得此本今年始用萃編對讀補正彼脫誤甚多益信石刻非目驗親釋不可道光癸未一雲老人記

跋嶽麓寺碑陰

此麓山寺碑陰也授堂金石跋所謂列銜書名爲妄庸人題名交午以致損蝕不可次第者洵然王氏萃編又云親至碑下見是碑上多裂文士人作亭碑嵌亭壁甚固碑陰所題今不可復見矣故司寇未經入錄然則雖

損蝕而大足寶貴余以白金一兩買得於江寧城北之骨董鋪中歸檢授堂跋尋讀殘字自謂於墨緣不淺甲戌歲八月望後一日潤蘋居士記

跋李秀殘石

雲麾殘礎在文信國祠道光丁亥家南雅編修索得拓本見寄于翁記

昔年蔣春皐家藏未斷以前本錢竹汀日記中曾載之今不知轉流何處矣十一月朔日再閱又書

跋右僕射裴遵慶神道碑 大曆十年

青浦金石萃編所收裴遵慶碑闕首兩行又每行止四

十四字此多出每行九字及書撰人名雖拓本非舊而得自趙晉齋翁所贈宜其佳也丙戌夏日顧千里記時年六十有一

跋溫府君神道碑

唐故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府君神道碑篆額十六字碑凡廿七行末行題大和七年中闕日戊午建錢潛研文集跋云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考僧孺自平章事出鎮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當在七年以後矣蓋所見拓本不完無末行耳顧千里記

跋蒲臺尉過訥墓志銘咸通六年

此所謂蒲臺尉過詠墓誌銘者也全文山左金石志已著錄石舊在益都滂埠莊劉嶷家今轉歸他氏遂失其上半矣思適居士漫記

跋龍興寺殘石幢

此殘石幢在龍興寺右爲玉清道院余督刊文選開局處也幢八面薩僧云云是第一面首行拓工鋪紙誤於末書以正之澗蘋居士

跋北平王重修文宣王廟院記

此碑亭林有跋在金石文字記金石萃編及續皆未載亟爲補入又考訪碑錄有陰今未見碑在定州學嘗就

官斯土者求之甲戌二月記

跋泰和井欄

案唐文宗有大和無太和金章宗有泰和而無建康疑此是十國吳楊溥之太和當再質諸耆古也顧千里記

跋通判趙崇儁壙誌

誌石在法螺寺韋光黻君繡識其僧戊子正月屬其椎拓今年秋爲錢少詹瞿木夫索去同時鄧泰安之收此紙更以贈余因記己丑八月顧千里甫

安之又告余言去春君繡拉同向寺爲我翁覓此誌果得之庭角仰面敧臥腳下沙土擁沒數字苦於難拓君

繡謀於僧徒入佛殿後乃手拓數紙而返此其一耳此誌自是可免雨淋日炙之患矣豈非我翁癖好聒人不辭怪笑之功德耶余應之曰昔年錢竹汀少詹來遊亦夫從焉見此誌載於所著養新錄卷十五卷卅兩見更無過而問者幾至迷失相距僅廿餘載事耳恐將來終與人作鎮石也且世間遭劫名刻何限我輩但竭其拂拭呵護之心而已能不能之數豈敢知哉安之去後記其語於餘紙

嘉慶初年余從先外舅遊西山於僧廚壁下見此石詢之住持云自土中得之自後欲謀搨拓竟不能如

願比道光癸未秋自楚南歸里因復謀將吳郡金石志輯成適遇顧子湘舟談之并屬其入山便道一訪此刻存否後晤湘舟云石已無從蹤蹟矣余疑信參半今秋僑居綠水橋邊顧君澗蘋過談因亦及之澗老慨然出拓本見贈云此係近時友人拓以見贈石尚無恙也余不勝欣慰九月初三日澗老又出此拓本示余屬書數語遂牽連及之木居士瞿中溶

此誌載孫淵翁寰宇訪碑錄亦出自瞿木夫錄寄觀前跋則訪得後未經椎拓可知今春澗翁倩友搜訪摹拓亦見貽一通吳中無唐以前刻以後周顯德年

石幢爲最古宋石之存者宜如何愛護珍惜也葉汝
蘭書

跋峴山石柱題名

峴山石柱應入紙今第六紙短僅及半蓋此面過泐工
人省拓耳中多萃編失收覽者詳焉甲申正月二日千
翁記

跋壽陽公主楊景通爲造鍾銘

右思琅州崇慶寺鍾銘諸家所未見唯載於粵西金石
略今鍾在廣西太平土州其署會祥大慶四年者宋熙
寧中交趾李乾德之號鍾主楊景通者交趾之駙馬定

菴孝廉出此共讀爲記紙尾元和顧千里

跋河陽張公□夫人殘碑 元至順三年

訪碑錄云河陽張公□夫人殘碑韓彧正書至順三年河南孟縣者即此也丙戌之孟夏吳有堂贈我千翁記

天后宮碑 代南滙縣知縣楊承湛

澧溪公建天后宮於道光七年丁亥之歲落成董事沈光墉以碑文來請先是沈之伯□□以業煙僑居周浦嘉慶十四年創始捐貲並行勸募二十一年買入圖地經營累載未及竣事而歿光墉踵成先志偕同業前後共費番銀一千六百餘餅乃克就緒復樹麗牲之石

願加刊紀所以上答既佑下垂久遠也夫惟天后靈爽非尋常地祇可比有宋受封歷代加號載在祀典福被羣生東南廟貌連州偏縣而吾邑月河橋舊址既圮不存碧霞菴姚某所塐之像又香火久廢地居海壖人多貿遷日芘帡幪報稱無所僅百年間方逮興舉庀材鳩工盡基崇飾勤以衆合而沈氏兩世心力也余承之茲土以治民事神爲職敘事惟實攄詞不文爰仿元泰定中句章黃向之意作迎神送神二曲俾祀而歌之并系於後其詞曰

布瑤席兮儆新宮繽並迎兮望雲中下澧浦兮乘回風

神之靈兮罔不居我航我涉兮溟渤外呼吸肸蠁兮無小大羌弭節兮倘佯歆蕙肴兮椒槳荃欣欣兮樂康

右迎神

紛進拜兮陳詞蹇未央兮良時憺忘歸兮留茲會浩歌兮變繁絃神之駕兮儵欲旋儼瞟眇兮從羣仙横清涯兮猋遠舉司安流兮奠水府載春載秋兮不忒終古

右送神

思適齋集補遺卷下終

吳縣王啓璿校字

半氈齋題跋卷上

甘泉 江藩 節甫

錢氏詩詁

錢氏詩詁一卷不著撰人名予得之廣陵肆中乃影宋鈔本取毛詩中訓詁作爾雅句法分爲十篇釋天一釋地二釋山三釋水四釋人五釋言六釋禮七釋樂八釋宮九釋器十考宋史藝文志有錢文子白石詩傳十卷又詩訓詁三卷疑卽此書也

三禮圖

郡齋讀書志云周世宗時聶崇義被旨撰皇朝建隆中奏之寶儼爲之序崇義雖據禮經舊注然其圖多以已意爲之又如通天以下諸冠半出漢制與禮經無涉賈安宅王譜交言崇義未嘗親見古器出於臆度信然書中有曰舊圖者則鄭康成阮諶梁正夏侯伏朗張鎰五家之圖也

穀梁註疏

是本乃康熙間老儒何仲友取宋刊建安余氏萬卷堂本章邱李氏鈔本唐石經參校經傳注疏譌謬訂正百餘處書簏中之寶書也

孟子注疏

隋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皆十四卷今本從十四卷分爲二十八卷孫宣公有音義序而疏序與之略同議論多附王氏新學益熙甯以後人僞爲之朱子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是也趙注元本每章之後有章指數十言邵武士人删去混入正義中故後人有疏裏疏之語是書何義門學士借虞山毛氏本校正錄其篇敘又取章指書於每章之下并書毛斧季跋於後乃何校本之最精者

宋本四書

宋本四書孟子十四卷今則合爲七卷中庸第一章注今本云益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宋本作益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無一不本於天而修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第九章注今本云然皆倚於

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宋本作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道治也下有馬氏云八百家出車一乘其餘異同甚多先進公叔文子注今本作公孫枝宋本作公孫拔四書釋地載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注葢傳寫之誤明初八不加是正今毛氏所刋十三經中並孔注反改爲枝矣是拔字在宋時已訛爲枝則無怪乎今本之誤也又孟子今本古之爲市者宋本作古之市也與

注疏石經同朱子集注屢易其稿此本乃晚年之定本且
紙墨如新眞可寶也

國語

是本錢士興取宋刊宋庠補音本與明道二年刻本參校
甚精士興遵王之子也

乾鑿度

乾鑿度不見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晁氏郡齋讀書
志皆曰易乾鑿度二卷右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蓋在
宋時作籀文古字今則變而爲楷矣七十子之微言大義

藉此不墜其論三微九宮積蔀消息爻辰卦氣一本孔子成哀之緯其辭駁先秦之緯其辭醕此乃先秦之緯也晁氏曰緯書僞起哀平桓譚張衡之徒皆深疾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絕就使其尚存猶不足保況此文非眞也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道其昭德之謂乎

三輔黃圖

乾隆丁未客游江西在謝蘊山先生家得交桐城胡雒君處出宋撫州本三輔黃圖示予是時因無別本可校又不能影鈔事遂中止二十五年後山尊太史寓邗江酒閒談

藝以校本示予乃借歸一日錄畢考程大昌雍錄所見本其圖尚存今撫州所刻有說無圖非當日之善本也

中華古今注

中華古今注讀馬縞序始知縞取崔豹書而爲之注昔人未見此書題作馬縞撰非也書中如唐革隋制云云乃縞之注也今本與豹書混而爲一無從是正豈非恨事哉

羯鼓錄

唐南卓撰會昌元年卓爲洛陽令與白少傅劉中山游後爲婺州刺史錄中有云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則此書乃後

錄也

楊太眞外傳

太眞外傳二卷宋樂子正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楊貴妃外傳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同惟范成大石湖集作太眞外傳蓋當時所見本異耳是書採輯津陽門詩長恨傳開元天寶遺事幸蜀記諸書而成新舊唐書楊妃傳皆取資於此然有與正史異者如武惠妃史記其卒在開元二十四年外傳云二十二年史據實錄紀年當以史爲正元珍妻李氏封梁國夫人外傳作涼國考唐時封號多以族望

梁國李姓十二望之一也外傳作涼其誤可知矣予正素嫺掌故不應紕繆若此疑傳寫之訛非予正之失也至於封元珍濟陰太守陳倉縣令薛景仙之類新書不載若無此書則湮沒不傳矣予謂前代女禍莫甚於唐媚娘絕河睢之饗鞠廟社為黍苗桑條播晨牝之風弒太和以餅餌孝明首定大策討平內亂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不鑒武韋之禍復蹈冶顯之轍以致外戚擅權強藩構釁兵敗潼洛露次河滬其不喪亡也亦幸而免已外傳作於太平興國年間是時南唐周后入朝西蜀花蕊內侍予正之著此書

也殆有深意存焉明埭川顧氏四十家小說中曾刊此書今流傳甚少蓮裳先生子正之雲仍也博學好古購得予老友吳君小匏手鈔影宋本屬予校正付之梓人能述祖德前賢稱美如蓮裳先生者豈非樂氏之賢子孫哉校讎訖事爰書數語於後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諸家目錄皆無此書疑是宋劉應李翰墨大全元人重爲編次羼入方輿一門耳考興和路之寶昌州金之昌州也仁宗延祐六年改爲寶昌州是書仍

作昌州則編次之人在仁宗延祐以前癸壬集二卷後有康熙時無名氏跋語云刊於至正二年盇甲集前有序記至正年月今又失去耳是書體例蕪駁不足以資考證惟輿地一門次敘與元史不同如懷孟路下有冠州恩州可補元史地志之闕

沈休文集

隋書經籍志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幷錄本傳云一百卷盇經籍志所多之一卷卽序錄也是本爲明楊鶴所刊僅有四卷不知何人編次

東皐子集

東皐子集三卷集中答馮士華處士書云我近作河渚獨居賦今本無此文中卷末補遺引葛立方韻語陽秋當是南宋人所編必非舊本也

駱賓王文集

駱賓王文集明以後所刻有四卷六卷八卷皆非古本此本十卷係元時所槧卷目與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同當是郄雲卿次序之舊本也俗本有軍中行路難一首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云云又有行路難一首君不見玉

關塞色暗邊庭云云十卷本軍中行路難卽俗本之行路
難而無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一首唐詩所云君不見
封狐雄虺自成羣一首乃辛常伯詩詩所之言自必有據
疑後人誤以常伯詩羼入賓王集中耳此本無此詩其爲
雲卿所編無疑矣

李賀歌詩編

此本乃吳君枚菴所贈枚菴長洲庠生手鈔秘籍數百種
日夕不輟因而損一目枚菴名翌鳳一字小匏

劉蛻集

劉蛻集六卷明天啟時吳馡於檇李會寺得桑悅所藏本重加編輯付梓者非古本也案蛻文泉子集序三月辛卯夜半楚水入廬漬壞簡筴云云蓋因楚水之來始自編文集故名文泉序中云有外篇內篇諸篇今蛻手定之本不可得矣此本如弔屈原詞山書一十八篇禹書一篇梓州兜率寺文冢銘皆見文苑英華又馬諺一首唐文粹以為皮日休文桑悅本亦從諸書中搜輯而成者其餘不見於載籍當是宋元人所編亦未可知也

羣賢小集

陳起宗之居臨安睦親坊以鬻書爲業刊本所謂行都坊本亦謂之書棚本宗之一字彥木與名流往還許棐集中有書肆陳解元即起也方回瀛奎律髓云賣書陳彥木亦曰陳道人寶慶初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詩爲史彌遠所黜詩禍之興捕敖器之劉潛夫等下大理獄鄭清之在瑣闥上之子及識此老屢造其肆別有小陳道人亦爲賈似道編管小陳道人起之子思也曾著寶刻叢編傳於世羣賢小集即宗之所刻乾隆壬寅六月於揚州書肆中得宋槧本乃馬氏玲瓏山館所藏後爲汪君雪

疆所有是時曾錄序目一卷今年冬敦夫太史得此鈔本出以示予乃取舊存序目檢閱鈔本缺廬陵劉過改之龍洲道人詩一卷適安藏拙餘稿內缺張實甫尤聖序一篇雲臥詩集盱江吳汝弌作吳汝弌又取錢塘吳焯所藏目錄對檢缺洪邁野處類稿二卷羅與之雪坡小稿二卷嚴粲華谷集一卷樂雷發雪磯叢稿一卷劉過龍洲小集一卷吳淵退安遺藁一卷共六家鈔本內癖齋集後附錄之杜旃杜旟杜去輕杜濬之詩文蕭臺公餘詞後附詩凡每集後詩下注出處者皆吳志上所輯也太史因書無序目

屬予編次目錄集中如白石方泉仲高翥之四人皆紹熙
慶元時人其餘寧宗理宗兩朝時人惟黃希旦集首九天
彌羅賔人傳云希旦生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卒於熙寧七
年希旦乃北宋人不應入此集志上跋云後人取北宋人
集之小者如陶弼蔣堂等以傳儷則支離集鈔卽傳儷之
一種矣支離集乃羼入之書附於芸居乙稿之後白石以
後諸人略依時代編次爲目錄一冊共七十種并書吳焯
跋於後乾隆庚子春從朱文游處借得汲古閣影宋鈔
九僧詩後有毛扆跋謂此書乃司馬温公所未見爲枕中

鴻秘至壬寅歲讀羣賢小集始知九僧詩卽聖宋高僧詩選之前集也若使小毛公得見宋槧本又不知如何色飛目舞矣

詞源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竊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

色卽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句失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指法十二調之起字也論指眼云以指尖應節候拍卽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六十前衮中衮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塡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

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尠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和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爲張鎡功甫史浩廣壽慧雲寺記稱鎡爲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鎡孫樫跋蓋以五行相

生爲世次之名者始於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事稱爲小
庵主人而佚其名功甫之名从金金生水水生木小庵主
人之子所以名樫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
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曾賦瑞鶴仙一詞捲簾人睡起云
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閒老人樞
與樫名皆从木是爲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
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袁清容贈玉田詩
稱爲循王五世孫誤矣考當日清和坊賜第甚隘功甫移
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

中皆緣賜第近市湫隘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閣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貧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園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為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

草堂詩餘

是本不分小令中調長調乃草堂詩餘之元本也世傳類編草堂詩餘不知何人所分古人書籍往往為庸夫俗子所亂殊為可恨

半氊齋題跋卷上終

半氈齋題跋卷下

甘泉 江藩 節甫

五鳳二年十三字碑

文曰五鳳二年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後有曼卿記一則云金明昌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此石五鳳宣帝時年號也東漢以前勒於金者多勒於石者少此則僅存者也朱竹垞以石爲甎誤矣

禮器碑

禮器碑漢隸之正宗如楷書之多寶塔醴泉銘也精拓本甚尠是本較隸釋所錄全文惟運字模糊耳可下宋拓一等

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北海淳于長夏君碑宋元祐中洺州治河堤得此碑全文載於隸釋明成化嘉靖再經翻刻奇古之意盡失矣予二十年前流寓吳門聞之陸丈貫夫曰宋拓夏承碑世有三本一爲錫山華氏藏本一爲豐南禺藏本一爲孫石雲藏本豐孫兩家所藏之本皆缺三十餘字此本祗缺二十六字

及妣吱二字與華氏所藏無異則此本在豐孫兩家所藏本之上矣宋紙宋拓完好如新誠爲翠墨之奇珍竹癡二丈定爲天下第一非誑語也若夫翻刻本一望而知又何必置辨哉

武梁祠堂畫像

是刻何三夢華所贈自歐趙以下金石家皆未之見畫像可識者四一顏淑獨處一信陵君虛左以待侯生一王陵母伏劒一范贖求代兄罪顏淑一則與毛傳巷伯所引不同顏淑毛傳作叔子石刻榜云燃蒸自燭畫像亦顏淑握

火傳云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是叔子使婦人執燭也兩家異說未知孰是榜云摍芒續之蓋蒸盡而天未明乃摍屋上之草爲燭以續之傳云縮屋繼之縮與摍古字通屋字下脫一字據孔疏疑是茅字耳榜文無屋字毛傳脫茅字此又互文可證者也

蒸可訓爲燭燭亦訓爲蒸廣雅烝炬也儀禮既夕鄭注燭用烝蓋烝以薪爲之周禮甸師鄭注木大曰薪小曰烝烝薪之小者故管子弟子職注烝細薪者李善文選注燭照也烝訓爲炬義與照通儀禮燕禮鄭注燭燋也燭用烝義

與燋通毛傳之燭以燭爲烝畫像之燭以燭爲照字同而訓不同也

孔子見老子畫像

隸續云孔子見老子畫像人物七車二馬三標牓四惟老子後一榜漫滅孔子面右贄雁老子面左曳曲竹杖中間復有一雁一人俛首在雁下一物拄地若扇之狀石有裂文不能詳辨侍孔子者一人其後雙馬駕車車上一人馬首外向老子之後一馬駕車車上亦一人車後一人回首向外史記魯昭公予孔子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同南宮敬

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畫聖與兩驂似是据此據隸續之說則孔子後一人南宮敬叔也今本老子後有三人隸續但云一人回首向外而已疑洪氏所見尙非全本

天發神讖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石毀爲三又名三段碑俗稱爲落星石黃長睿東觀餘論定爲皇象書考三國吳志趙達傳後裴松之注引張勃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是碑在江

甯縣學尊經閣下嘉慶十一年不戒於火碑與廿一史玉海書板俱爲六丁下取芸臺先生得馬氏玲瓏山館舊搨本重摹刻石重鄉賢之蹟廣翠墨之傳亦藝林盛事也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之下以雷震入江其石破碎不完俟潮落後方能模拓世所謂水拓也康熙丁未淮安張力臣親至水濱仰臥手拓共得六十九字較諸本獨多因爲攷訂成書後四十六年陳公鵬年守鎮江乃摹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間其石分而爲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

字長洲汪退谷作銘考一卷此本乃康熙時水拓本字雖少而神彩畢露較之近日俗工所拓不可同日語矣

祈疾疏

祈疾疏在陜西鄠縣考新舊唐書高祖本紀無鄭州刺史事此可補史傳之缺新唐書本紀高祖曾爲滎陽守隋之滎陽郡鄭州也大業初仍改爲鄭州高祖爲刺史時在大業二年是時已改滎陽爲鄭州矣史書作滎陽誤

姚恭公墓誌銘

虞公碑與此碑乃歐書之最佳者是碑爲俗工割裂字句

不屬殊爲可恨

九歌石刻

九歌石刻與草書千文同時出土在保定汪氏今歸查觀察處乾隆五十八年自山右至都門道出保陽手模此本嘉慶十一年檢付裝池漫識於後

温大雅集右軍書

唐人集右軍書惟懷仁聖敎與是碑温大雅在唐時爲一代詞宗文云夫人圓姿替月潤臉呈花文體亦甚褻矣

還少林寺神王勑

是碑殘缺又爲俗工割裂大略如意元年迎神王入大內久視元年還歸少林寺開元二十年裴金天寶十四載建碑碑中具錄久視元年還神王勑故碑額題勑碑二字也

顏臨十七帖

顏臨十七帖清勁疎宕先儒所謂猶存拙意者釋文筆法與小字麻姑仙壇相似宋元藏鑒家皆未著錄予不能辨其眞贋而可疑之處有二事焉如上有司馬道士承禎印承禎武后睿宗朝人在魯公前不應有此鈐記或者神仙不死竟至代宗時亦未可知然既云奉旨釋則此本必入

大內承禎即或被召得見此本必不敢擅用私印可疑一也又釋文署銜行湖州刺史昔大歷元年云云考新舊唐書本傳魯公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飭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州刺史又遷湖州刺史歐陽修集古錄云大歷三年公始移撫州公靖居寺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據此則大歷元年公在吉州尚未遷撫州刺史安得先署行湖州刺史邪可疑二也南溪深於金石之學其爲我考之

苻公碑

苻璘之父令奇見唐書忠義傳趙明誠金石錄云碑文乃
李宗閔撰

馬廐本泉帖

泉帖有二一爲馬廐本宋時刻正統間出土一爲洪武四
年泉州知府常性從閣帖祖本摹刻郡學此本乃馬廐本
之宋拓也何義門先生據閣帖考異以證缺字裂文前輩
用心稽古精密乃爾

南宋石經

宋高宗楷書法鍾太傅嘗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

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語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刊石太學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於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中層致遠力爭而止後改宋太學爲西湖書院歲久斷折僅存百片明宣德二年吳訥移置杭州府學崇禎甲申後存八十七碑是冊紙墨俱佳當是宋時拓本昔唐六如有南宋石經數紙文衡山跋中稱爲至寶在明時已珍重若此觀是冊者勿以近而忽諸

禹跡圖

禹跡圖用開方法以百里爲一方山川郡邑名號亦頗詳悉阜昌僞齊劉豫僭號也豫僭號凡八年阜昌七年金人已有廢立之謀而豫不知也既獻海道圖又刻此石身處危巢欲遷寶器可謂愚矣鬻國求榮叛君忘義不鑒邦昌之覆轍繼石晉之故智遂至家蹈覆亡之禍名編凶頑之條不亦宜哉

宋嘉定井欄題字

嘉慶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衆葬上人告予曰舊城二巷井欄有宋嘉定三年蔣世顯刻字字五行計六十八字予聞

之卽同家仙舟兄方象明表弟攜紙墨往是日赤日如爐火雲似纖揮汗拓之旁觀咸以爲癡而予三人不顧也

石刻畫像

畫像不知何時刻石自伏羲至南宋而止當是元明時人所爲也

義士左軍甎

此甎得於寶祐城下義士左軍無可考然字體遒勁有唐賢規範非近代人所能爲也

許嵩建康實錄有周廣陵義軍主曹樂義士左軍疑卽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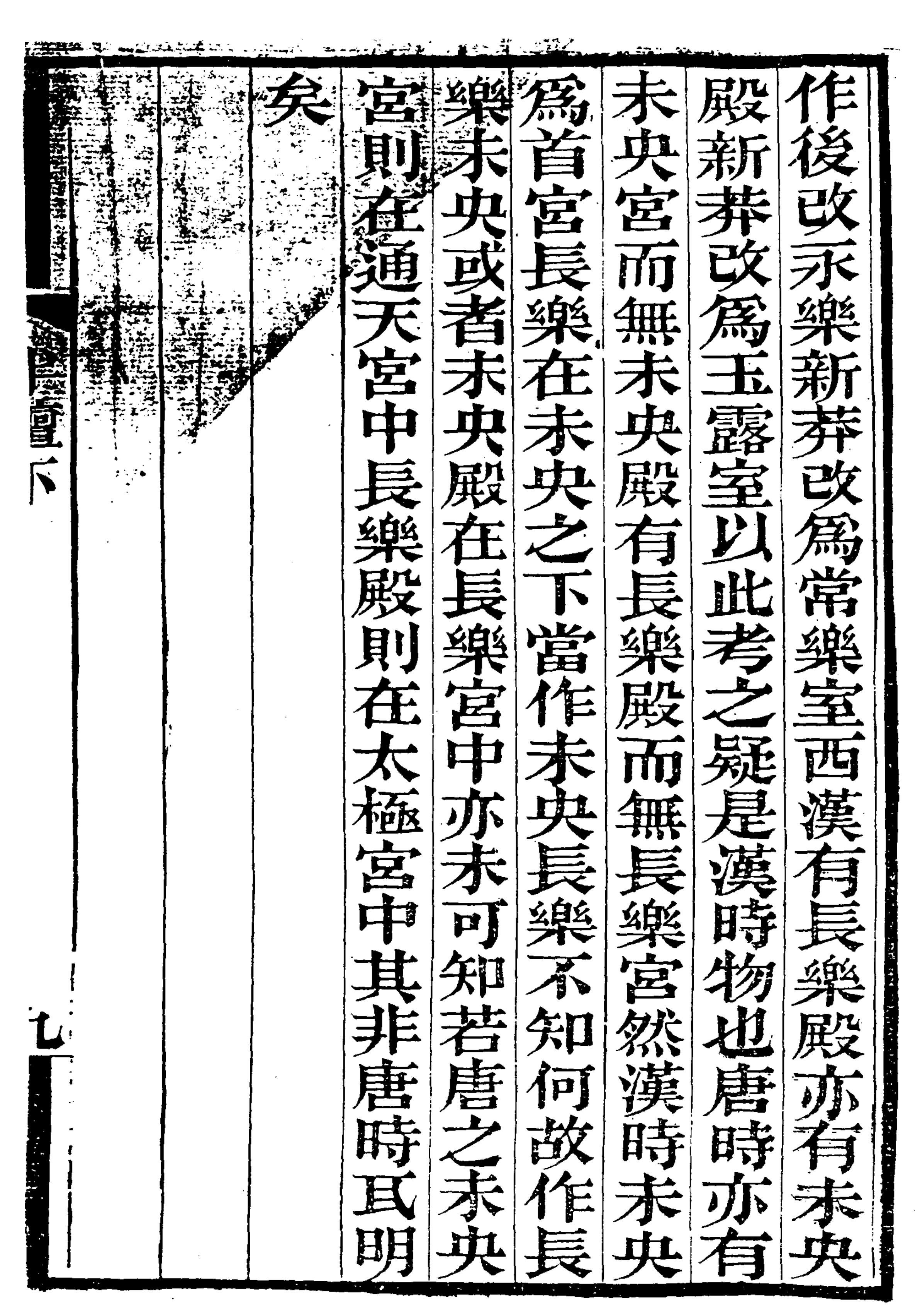
軍也

許浦都統司甎

許浦在常熟縣海濱南宋時置都統司元初改爲巡檢司此甎爲南宋時物無疑且質細下墨用斲爲硯以供文玩

長樂未央瓦

乾隆間脩闢中長安壽亭侯廟土人掘土得之長一尺横六寸四分上有陽文長樂未央四篆字西漢有未央宮一名紫微又名東宮在長安縣西北十里新莽改名壽成在建章宮中長樂宮在長安縣故城中一名西宮高帝五年



作後改永樂新莽改爲常樂室西漢有長樂殿亦有未央殿新莽改爲玉露室以此考之疑是漢時物也唐時亦有未央宮而無未央殿有長樂殿而無長樂宮然漢時未央爲首宮長樂在未央之下當作未央長樂不知何故作長樂未央或者未央殿在長樂宮中亦未可知若唐之未央宮則在通天宮中長樂殿則在太極宮中其非唐時瓦明矣

半璮齋題跋卷下終

百宋一廛書錄序

予喜聚書必購舊刻昔人佞宋之譏有同情焉每流覽諸家書目以求古書源流如述古汲古最爲珍祕然其中亦不能盡載宋刻卽延令宋板書目亦以宋先之其後亦不無兼收並蓄也嘗聞崑山徐氏有小樓書目出於傳是樓外以爲盡錄宋板惜家無其書未能一一寓目爲十餘年來究心載籍欲仿宋人晁陳兩家例輯錄一書繫以題識名曰所見古書錄究苦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故遷延未成適因遷居東城縣橋重理舊籍特裒集宋刻本彙藏一室先成簿記謂之百宋一廛書錄廛本廛字顧南雅庶常爲余題字取唐碑纏漣等字例易之从省文也此百種中完者半缺者半皆世所

罕祕者不但時刻惡鈔未可同日而語卽影寫宋本不能附驥以行此則區區佞宋之私誠無以自解於世者耳

嘉慶癸亥六月二十有七日蕘翁黃丕烈識

楊誠齋易傳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二十卷爲門人張敬之顯父校正者前有淳熙戊申八月二日自序奏劄一通■誠齋易傳投進本末蓋誠齋于經筵進講所著也宋本世不易得五柳主人云昔年某王府許以二百金購此書鮮有獲者今晚出而求之者已下世書亦有遇有不遇也予得此本後又見一宋本與此板刻正同而朱筆點抹亦略相似爲西巖朱叔英藏書前題後跋索直一百六十金予以一笑置之此本爲■文升所藏則吾吳故物也又有眞賞齋圖書記在明爲馮夢禎所藏古香馣薆勿以宋人經學少之

周禮鄭氏注

余友顧抱沖收得小字本周禮獨缺秋官以鈔補刻已稱難得適余友倚樹吟軒中有大字本周禮二冊驗是蜀本適爲秋官余曰世間有此巧事一本獨缺秋官一本獨存秋官何兩美不相合邪主人知余好之甚遂輟贈余余擬轉贈抱沖而抱沖作古此舉遂廢此書永爲士禮居中物矣今驗兩本板刻似此較勝于彼惜未借顧本傳錄究未知佳處若何耳

禮記鄭氏注

此殘宋本禮記鄭氏注今存者五卷至八卷十一卷至十五卷爾偶取月令與它本相對注中耒耕之上曲也耕皆誤爲耜惟此不誤故知其佳惜余未及全校也宋本禮記惟余友顧抱沖有全本曾子問中多周人卒哭而致事句定爲太平

興國本又有殘本曾從借來校于惠松崖所校明刻本上內曲禮石惡一條足證諸本之誤此外未見有宋本也

儀禮疏

此宋時官本疏分卷五十尚是賈公彥等所撰之舊中缺三十二至卷三十七然首尾完具實足證五十卷之說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爲宋景德年間本與馬廷鸞之說合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每卷結銜云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與衞湜所云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之說合卷末列各臣官銜自崔偓佺以至呂蒙正共十四人而中有云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守尚書二部侍

郎兼國子監祭酒權同句當官院事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四伯戶賜紫金魚袋臣邢昺都校與晁公武所云齊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說合顧子千里嘗用行世各本勘之一過補其脫刪其衍正其錯繆千里云其所標某至某注某至某尤有關于經注而各本刊落竄易殆盡非此竟無由得見寳於宋槧書籍中爲奇中之奇寳中之寳莫與比倫者也

儀禮注

余於癸丑歲除得單疏本儀禮疏因思得隴望蜀欲再得儀禮注以爲雙璧之合越明年春果得儀禮注於書船友其實嘉定王肰元敬銘家物也書友初不爲余言余以嘉定瞿木

夫處知其原委當時金曰追對揚著有儀禮正譌近在同邑初不知有是書故所校經注殊不足據此本無刊刻時地可攷顧千里取校是書爲余跋云張忠甫校此書有監本巾箱本杭本嚴本四種今識誤所存嚴本者十許條以此本驗之無一不合其爲嚴本決然矣經注之文并未依張更易後來竄改者自末由闌入故可正今本者多也則此儀禮注實爲得未曾有每卷末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分兩行十七卷末有經共計若干字注共計若干字此古式也內有司篇失去二葉未敢用他本輕補之紙背有箋翰字句宋刻書往往有此至於藏書印有旅溪艸堂一印宗伯一印通部副葉有臣是酒中仙一印皆不知其人舊有錦函已破爛剷存籤題一

曰宋雕儀禮計四冊今未改裝特易函耳

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孔氏傳

余訪友虞山偶於書坊得此雖非宋刻上駟然亦古本也昔五柳主人自都中歸攜得左傳注本一冊亦題曰婺本此尚書孔氏傳正與之同重言重意互注宋人刻經往往有此亦足見舊時面目上有彭城楚殷氏讀書記一印知是虞山故物又有傳家一卷帝王書小圓印一若專爲尚書設者是一奇也

易學啟蒙

宋元經學一變漢唐之舊故余家所儲絕少易學啟蒙因宋刻故儲之且檢閱各家書目往往載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

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而朱子之書㮣略焉豈流傳未廣歟卷首序不直書姓名而曰雲臺眞逸手記曾質諸錢竹汀先生先生云朱子嘗爲雲臺之官所謂雲臺眞逸者猶諸華陽眞逸之類据是則此六字正可見朱子仕蹟而它處有削去者何耶此本爲崑山徐氏舊藏知珍惜者已久矣

春秋經傳集解

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者二十三卷就其存者卷中昭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各本皆未死而賜謚少一未字向見何校困學紀聞云宋本左傳有作皆死而賜謚者當卽此本每葉二十八行每

行二十四字板刻狹小字畫精工惜遭前人點抹朱筆縱橫殊不耐觀然迭經名家收藏如顧印仁效馮彥淵讀書記圖章具存前人亦知寶惜矣

春秋經傳集解

大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者十八卷與小字本合之止少第十四卷耳每欲援百衲史記之例聚各本彙裝惜岳刻附釋文未能與小字大字兩本不附釋文者合之也昭二十年傳杜注皆死而賜諡句兩本並同知此本之佳舊爲毛氏所藏楮瑩墨凝絕無點汙雖不全亦至寶也後序末有經凡一十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言注凡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八言分兩行刻不曰字而曰言蓋從古也

春秋經傳集解

此宋本春秋經傳集解杜氏注前有春秋序一篇序後有碑牌一其文作細篆計十字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明時翻刻已無此款今所存者卷一至卷六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卷三十其間仍不無缺葉蓋殘毀之至矣其收藏圖書有三一印沈士稱一印滄浪漁隱一印東欵父子一印卷下有墨書一行云吳興沈巽士稱題前所載圖書皆其印也通體塗抹不堪其於卷端標明云凡抹朱文章青義理黃辭命墨大綱古人讀書之法自爲區別以便誦習有如此者曷足怪耶又有大章一印冒鸞一印是收藏家非評閱之人矣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

此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首題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蓋世所謂十行本也往見惠松崖手校諸經注疏惟公羊穀梁皆以監本附音者爲據相傳是本爲宋刻流傳特元明以來代有修補耳外閒行本有小字花數而修版至正德年止遇宋諱則以圓圍別之今此本純是細黑口無小字花數亦無修版其爲宋刻無疑且以余所得殘本公羊證之前有景祐年閒牒文與此刻正同則是本之宜寶不益可信耶

家禮

朱子書宋刻者余所見極多皆疏行大字字形方板此家禮

一至三爲鈔補四五卷附錄則皆宋刻本也閱鈔補之序云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乃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其傳是今所存者當是餘杭本刻本上有竹東草堂書畫印未知誰何

爾雅疏

此爾雅疏十卷前結銜云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余始見一本出於顧懷芳家五硯樓主人得之旣而懷芳伯父五痴亦有是書已鈔一至三三卷第四卷起俱宋刻（八卷十一葉缺）卷首有文淵閣印一蓋猶是明內府物也後訪得香嚴書屋適有殘本三卷在索觀之雖非原失卻亦宋刻特印本爲洪武時其紙背字跡可驗遂去鈔存刻居然完璧矣五硯樓本曾屬常州

臧在東校出今雖已錄其佳者入淛撫所刻十三經攷證中然究恐世人輕改古書暇日當取而校之通體三十行行三十字單疏本余所見十三經唯此及儀禮疏而已

說文

此宋刻小字本說文解字相傳以爲麻沙刻者即此也宋刻自第一下起至第七下第十葉半止皆白紙而印較先者又第十四上至第十五下止皆黃紙而印稍後者俱刻本餘俱鈔補曾借香嚴書屋中藏本勘之纖毫無異可知所補亦影宋矣然此本與他本互有不同即如香嚴本自一篇下至七篇下與此非一槧故段若膺先生曾作說文訂一書取證於香嚴本并青浦王述菴少寇本亦時有不同也王本余曾見

之通體皆黃紙印本較後已遭俗人描寫未及與此刻對勘而香嚴本自二篇下至七篇下已外皆合余本缺火部一葉水部二葉皆依香嚴本足之惟最後一葉有于二月江浙儒學云云七字雖其文不全各本皆無之亦足以資考核矣大抵此書刻於宋而修於元故印本非一世以麻沙宋刻爲不足寶貴然歷時既久又無別行始一終亥之本故此槧足珍焉

說文繫傳

述古堂驚人祕笈盛稱徐鍇說文繫傳而其書之刻與鈔未之詳也近時搜訪書籍顧抱沖曾得一舊鈔本余亦得一鈔本爲錢楚殷藏書行款與顧本同余友洞庭鈕非石留心說

文曾借去校讀歎爲奇書則繫傳眞驚人祕笈矣今又得殘宋本爲吳郡趙宧光家經籍雖所存者勵通釋之第三十部敘第三十一三十二通論之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袪妄第三十六類聚第三十七錯綜第三十八疑義第三十九系述第四十而宋本面目居然可覩昔李巽巖時蒐訪歲久僅得七八闕卷今余所獲不已多耶簡耑結銜一行與敏求記所載合惟通論已下皆稱撰不稱傳釋爲異耳

龍龕手鑑

此書載於讀書敏求記者頗詳今所藏者卽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本後割去一行未知其云何也相傳是書刻於遼者爲龍龕手鏡翻刻於宋者爲龍龕手鑑今序文

云猶手持於鸞鏡鏡字作鏡蓋猶避宋諱也卷中有毛晉私印鈔補上聲一本餘皆宋刻又有白川書院朱墨摠記一印又冒安石珍藏圖書一印三朝元輔一印皆不知其誰氏當博訪之

書小史

此宋板書小史爲錢唐陳思纂次序文卷一至卷五俱毛鈔補卷六至卷十則宋刻也錢唐陳思以業於書者而善著述如江湖小集寶刻叢編小名錄多傳布於世唯書小史則傳布絕少矧此宋刻不益可珍耶余觀天台謝愈修序稱之曰道人趣尚之雅編類之勤則其所梓行者非比坊間射利之徒所爲又云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飽窺異書亦可

見道人之在當營多與通人往來非沾沾以鬻書爲事也

史記

此大字宋板史記一百十六至一百二十爲列傳之第五十六至第六十一爲西南夷一爲司馬相如一爲淮南衡山一爲循吏一爲汲鄭但有集解非三家注也首葉有官印一方係長印文不可辨矣余檢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有蜀本大字史記注云有缺未明言所缺何處此刻殆近之

漢書

祕書監上護軍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等注

此北宋槧本漢書無目錄前有中書門下牒國子監文一通細案之乃孫奭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入於范書中之緣由也末題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後列官銜四行一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一給事中參知政事呂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一守司徒兼侍中其最後不書姓者以其爵最尊故方知此牒誤置於此然世不多見且其誤已久故特仍之至漢書爲景祐二年監本末有余靖上言獨存北宋本面目且是書相傳爲宋景文手校本其所校當時諸本字朱書燦然各著同異後人以子京校語攙入本文無怪其失眞矣曾用以校汲古本知後人用意添改蓋不見子京未校已前本耳至於此書之爲宋子京手校與否無可徵信惟卷末有墨書二行云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閱識古者辨其字跡以爲是眞則倪可信即宋可信矣

昔人侈千金漢書爲有趙文敏像而此書古色古香尤出其上余之得此用朱提二百五十金由今思之雖千金寧復多耶

後漢書

此十六行十六字本後漢書字大悅目前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云云中有二年九月校畢語蓋即景祐二年本也据目錄後有碑牌一其文云旹嘉定戊辰季春既望蔡琪純父謹咨則坊間刊本矣於紀志傳下皆題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殊不知蔚宗有志未成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語矣劉昭注補云者注司馬彪續漢書之志以補蔚宗之缺也坊本之誤自宋已然可資一噱此

本爲檇李項氏所藏前有澌右項篤壽子長藏書一印又有項篤壽一印項氏子長一印惜殘缺余續得郡城蔣氏本中有與此刻同者補志十至二十補傳五十六十四下六十五至六十八七十一至七十四七十九八十而仍缺志二十一二十二傳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至六十四上六十九七十七十五至七十八安得一旦復從他處補全便爲完璧

後漢書

此二十行十八字本後漢書有帝紀列傳而无志目錄第一葉缺前半葉有御史之章季振宜印滄葦三圖記則其鈔有自矣第三葉亦鈔補自三葉以下俱刻小數即三號起皆列傳八十卷也細玩痕迹似非向有志而今以補綴滅其痕者

當是孫宣公未請以劉昭注補十志入范書以前本也目後有碑牌一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知非坊間尋常琱本然已附劉攽等語非如景祐本之專存章懷注也此本紙瑩如玉墨凝若漆洵宋本之精緻者間有缺卷缺葉亦精楷繕錄書賈自雲間購歸云是張得天家故物士禮居重爲裝之

後漢書

此後漢書二十行二十字本以所藏漢書證之殆即所謂景祐二年栞本也余初得漢書無目錄前有誤裝後漢書牒文一通乃知後漢書亦有景祐本及後收得一部係雜配者其中帝紀之卷三至卷九后紀之卷十上志第三律歷下志第

九祭祀下志第二十郡國三列傳卷二至卷五卷二十一卷四十九卷五十四五十五卷六十至卷六十二卷六十四上卷七十上卷七十下卷七十六共二十六卷雖闕而不全然於紀傳下題曰唐章懷太子賢注於志下題曰劉昭注補雖以志攙入紀傳之中而不歿其實與南宋十六行十六字本於志下分題兩行一曰宋宣城太守范曄撰一曰唐章懷太子賢注者奚啻霄壤之別

後漢書

此亦十六行十六字本與項本同目錄自四十八卷臧洪已下皆割去余亦取志傳之可補項本者而移之故殘缺更甚今所存者爲紀之第一上下第二第十下志之第一第二第

二十三傳之第七第十至第十四第十七至第二十下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三十上至第三十八第四十至第四十七倘項本得他處足成之則此本亦可影摹以爲完璧矣

後漢書

余向得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本後漢有紀傳而無志以爲當時原刊本未有志及得此而知是本原刻有志或附在後別爲目錄耳今存者志第二十二志第二十四至第三十列傳第六列傳第八第九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二至二十九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三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九第六十三第六十九上第六十九共三十一卷

唐書

此殘宋本唐書劉昫等修每卷末有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又有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徐俊卿校勘右文林郎充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霍文昭校勘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三勒校勘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張嘉賓校勘又有紹興府鎮越堂官書硃印則此書刻在紹興府而又藏於紹興府者也明時翻刻行款相同而優孟衣冠全無神氣矣唯七十六卷尚是當時舊刻但云唐書而無舊字舊之云者特以後有新唐書故別言之耳非向有是名也

路史

羅長源路史世行本以細字者爲勝近始得一宋本知細字

本卻從此出然已失其眞矣今宋刻之存者前紀一至五後紀一至十三（此卷分上下）發揮一至六餘論一至十國名記甲至己（不分卷）其餘封建後論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國姓衍慶紀原一篇歸愚子大衍數一篇大衍說一篇四象說一篇統計之似前紀稍缺餘皆完善閒取細字本勘對遇宋刻模糊處已盡去之世人猶奉爲枕祕不大可笑乎此本從河南宋商丘家來信稱善本卷耑有臣筠一印三晉提刑一印

通鑑釋文

胡三省注通鑑盡取資於史見可之書而反撰通鑑釋文辨誤以矜其識三省書世多有而見可之書世不多有外閒好古者偶得一鈔本卽詫爲枕中祕而得此宋本其祕更何如

乎余始聞桐鄉金氏有宋本進入　內府而同郡蔣氏亦有宋本余取證之似彼爲翻刻而此其原本也字畫明服展卷瞭然宋刻之有用者史部亦在所急非第以舊本爲珍倘得重梓壽世未知與三省之書果孰得而孰失也

皇朝編年備要

馬貴與經籍考載有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今所傳者維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而已此書前有陳均自序并紹定眞鄭林三序余檢宋刻眞西山文集有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云莆田陳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之書合四十八卷又與通考所載異矣目錄題皇朝編年備要而每卷於皇朝編年下空兩格

始接備要二字錢少詹以為所闕者或卽舉要二字然以余別本證之所空兩格係綱目二字則與宋史理宗紀端平二年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補迪功郎之說合且與少詹所云予讀其書有大字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者亦適相符也是書先為五硯樓藏故潛研堂文集跋有云予初於袁又愷齋假讀此書并於林序後親為題識云林岊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祕書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祕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中興館閣續錄此又可備宋代職官考故并著之於此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

此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二十卷不全宋刻本也前有陳均自序并紹定眞德秀鄭性之林岊三序及凡例目錄等俱與袁本合惟書之行款獨異此爲十六行十六字本偶以袁本勘之閒有袁本空字處此本已接連非闕疑之義矣然袁本有爛版而此本反無因知非一刻故版之爛者獨存足以補其闕書之不可不多蓄幾本其益爲無方耳目止於二十五卷後則別爲一行云已後五卷見成出售蓋徽欽兩朝續爲一目也袁本可證它日當案袁本足成之便可卒讀

袁氏通鑑紀事本末撮要

袁氏通鑑紀事本末有兩宋本一爲大字一爲小字皆非難得之物惟此袁氏通鑑紀事本末撮要各家書目不載余以

其祕也故收之標題分兩行一云建安袁樞機仲編一云建安蔡文子行之撮則此乃蔡氏所爲也書凡八卷字畫古拙此宋刻之至精者爲毘陵周九松藏書蓋向來所珍重矣

歷代紀年

此歷代紀年述古堂舊物也初書友以是書來求售亦知其爲宋刻需直二十金余曰此書誠宋刻然殘闕損汙究爲瑜不揜瑕以青蚨四金易之按是書傳布絕少故知者頗稀余素檢讀書敏求記留心述古舊物故裝潢式樣一見便識然遵王所記不甚了了卽如此書首缺第一卷並未標明其云始之於正統而後以最歷代年號終焉似首尾完善矣然十國外又有最國朝典禮五葉此附錄於本書者而記未之及

何其疏略如是耶又按書錄解題云歷代紀年十卷其自爲序當紹興七年或者此缺第一卷故自序不傳爾余友陶蘊輝爲余言向在京師見一鈔本是完好者未知尚在否也俟其入都當屬訪之

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見於陳氏書錄解題及馬氏文獻通考通考載陳氏之言并巽巖李氏之序亦可謂詳矣而分門有九始沿革終職掌又詳於曝書亭集跋語中然竹垞所藏已爲鈔本且僅云惜非完書並未著所缺何處今余得宋刊本中興館閣錄缺沿革門續錄缺廩祿門其餘缺葉未可悉數李燾之序僅存半葉其首云中興館閣錄十卷淳熙

四年秋天台陳騤叔晉與其僚所共編集也此二十六字通
考未載上世官修其方已下至斯可傳久與通考所載文同
後云彼狡焉滅棄典籍縱意自如幸能行此十四字與通考
所載六龍駐蹕云云大異惜乎宋刻殘闕不能定其是非也
此書外閒傳布多屬鈔本惟顧抱冲家所藏影宋本與宋刻
本不差毫髮然續錄卷七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云云宋刻此
葉板心明係續錄卷第七誤訂入前錄卷中第七而影鈔者
竟沒去續錄字樣混厠前錄中殊爲謬妄且續錄中有提舉
編修國朝會要八字刻入板心者二葉正當接於提舉編修
國朝會要一葉後因宋刻誤訂故爾失次殊不思慶元以後
三人京鏜余端禮謝深甫文本聯屬顧改館閣續錄卷第七

爲中興館閣錄卷第七何耶且有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二葉係續錄卷七之文因板心無字混將補前錄中缺葉而亦塡入中興館閣云云竟似前錄本文殊不思所引官聯俱在淳熙四年以後耶宋本之妙卽此已足正影鈔本之誤何論惡鈔耶余本一一可覆按玆爲重裝悉爲更正至原缺之處聞永樂大典中收已如是則其亡來有自矣書之可稱祖本者斷推此種矣

東家雜記

東家雜記影宋本余見諸小讀書堆此外鈔本亦時見一二不及顧本之精妙最後見宋本於凝碧亭顧氏蓋數年前騎龍巷顧氏散出而凝碧亭主人收之者余從而購之取對顧

本覺影鈔者已稍點竄面目非盡本眞首列杏壇圖說宣尼十哲師坐弟侍儀容儼然令人肅然起敬當日遵王所假借繕寫者爲葉九來家宋槧本未知即此本否其中載聖妃爲并官氏與石刻合錢少詹辛楣云并官之爲幵官就聖裔有不知其誤者今得此左證不尤可信乎

列女傳

余友顧抱沖得宋本列女傳有東澗跋云列女傳古本有二一得於吳門老儒錢功甫家一則亂後入燕得於南城廢殿此則內殿本也余因是訪求錢功甫本果得於華陽橋顧氏內殿本裝二冊錢功甫本裝四冊裝褫俱絕儕輩昔蔣篁亭云何義門處見之謂賓研齋寶之如雙璧然今分屬兩家不

知何時可復合矣明代亦有翻本世不多見畫圖人物相去遠甚此宋刻不誠可珍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此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冊計三十三翻宋刻精妙裝潢古疋吾郡文三橋藏書也茲從武林購歸稍有蠹痕或漿脫處命工整理之居然觸手如新矣余讀書錄解題見此書入於傳記而述古堂書目亦載之近則罕有傳本矧此宋刻當是侍講礽瑚入諸所見古書錄中不誠吉光片羽乎

新編方輿勝覽

祝穆方輿勝覽止南渡半壁天下不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之全備然寰宇記僅見鈔本方輿勝覽猶有刻本我輩講求板

刻此書宋本亦在可珍之列雖所存者數卷而字畫之精楷墨之妙洵无有過是者每卷皆有官印一方雖其文莫辯尚是宋元舊藏幸勿以殘本忽之

吳郡圖經續記

余始得任蔣橋顧氏鈔本爲顧雨時先生手校者末題云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既望於昆山徐氏購得葉文莊所藏宋刻本校勘一過乃知宋刊亦出其家既而從雨時後人得此宋刊本書三卷分裝三冊每冊有藏經紙籤書之者錢罄室筆也卷中有闕葉亦罄室手補前序首葉有葉文莊公家世藏楷書長方印有乾學徐健菴印每卷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圓印雨時所云洵不謬矣前序爲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

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後有書吳郡圖經續記後爲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卭常安民書圖經續記後序一爲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戶林慮序一爲祝安上書祝云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而得此書于公之子耜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祕偶以承乏郡事俾鏤板于公庫以示久遠此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軍州事時也最後有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一通孫云自庚辰八月權州祝君鏤板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實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火之餘圖籍散亡每賢士大夫[illegible]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青龍泛舟攜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宫孫衞補葺校勘復

爲成書以傳則此書在宋有兩刻今本乃重刊本也明錢磬室曾用此本翻雕而行款不同且訛舛誠復不少愈知宋刻之可寶矣

吳郡志

吳郡志有汲古閣本行世然多殘闕余始見一影宋殘本取對毛刻知十一卷牧守題名脫落獨多此外字句之間不一而足後得宋賓王校宋本沈與文影宋本知毛所据以入刻者蓋不全宋刻也今本爲宋刻全本目後有題識一行云錢曾遵王述古堂藏書識是也是翁筆通體黃白二紙合成惜經俗人描寫於糊塗處間有辨之不清而描之不明者即如口卷口行有擠字處影宋本尚不誤毛刻反誤蓋描寫之失

眞也

咸淳臨安志

余向藏鈔本咸淳臨安志出於抱經盧學士校本較竹垞翁所跋本多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相傳爲從鮑淥飲所藏殘宋本補錄者因從杭州人訪之果得此宋刻本其實非即鮑本因其中仍缺六十五卷六十六卷也原裝卌冊每冊皆有細書部葉似　國初人書疑爲竹垞舊藏乃細核之紙有黃白二種皆宋刻惟一卷八十一卷至八十九卷皆鈔昔竹垞翁跋云予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鈔一十三卷今刻本八十三卷鈔本十卷似非竹垞故物然査德尹査浦輯聞云杭州府志在宋則淳祐志咸淳志淳祐

施諤已不復存咸淳則竹垞先生與當湖高詹事士奇合成若干卷尚缺十卷如除原缺七卷計之而所缺十卷卽爲所鈔十卷當卽余所得之本矣且卷八十首末皆有汲古毛氏印其一證也此外又有大印一小印二大印文爲高平家藏小印文一爲朝列大夫之章一爲國朝三代簪纓皆未可攷矣今裝四十八冊其原冊數可依細書部葉核之

新定續志

此新定續志爲宋鄭瑶方仁榮撰卽 四庫全書總目所云景定嚴州續志也前方逢辰序存三四五葉前已失去然其序述志成之由謂出於錢君可則之守嚴而志中書籍一條載有新定續志知郡華文錢寺丞任內刊云云此爲向來所

未經表明者故特著之至編纂爲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廸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珤目錄及卷十終皆兩載之亦可以得始末矣至於書名新定新定乃其郡名與元豐九域志之新定標題者異

會稽三賦

此宋刻會稽三賦東嘉王十朋撰前有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鑄序序云紹興閒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贊治之暇乃於圖志掇其赫奕之事迹加以舊傳新覩可紀之事從類鋪張著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寓於答問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醇正語亦高妙其有見於奉君命紀勝概者備矣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爲之注惟以表出山

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曁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闕然無聞由是不揆蕪淺輒皆爲之注故會稽風俗賦下題曰剡溪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注於民事堂賦蓬萊閣賦但題曰愚齋處士注而已此本得諸顧八愚家首尾皆有殘闕賴八愚兄五痴家亦有是書遂假繕録五痴本已贈錢少詹辛楣與此印本約略相等抱冲亦有之遜此印本多矣此本爲滄葦舊藏又有季寓庸珍藏書畫印一未知誰何

荀子

讀書敏求記所載荀子有二本其一爲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并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

臺本其二爲呂夏卿重校本從宋刻摹寫者予嘗見香嚴書屋影宋鈔本字大悅目不殊遵王所言後得此刻即所謂呂夏卿重校本也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非特板刻之精且裝潢絕妙從汙壞破損之後而精加補綴幾不知其曾經遭劫者是書出任蔣橋顧氏相傳其家裝潢匠爲孫有年每日工銀二星或一日補一蛀痕亦不加促迫故能心細手和如是此即孫某所爲也前有荀子序荀子新目錄皆出於倞所爲序云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每卷題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二十卷末載有舊日題云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云云最後有二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遵王所云影宋鈔當即從此出也藏書家有鄒氏子之一印同心之印一印忠公後裔一印鄒印同心一印道鄉書院一印孫印朝肅一印恭尹一印

新序

昔東澗跋新序云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年□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鑱刻之佳惡一開卷而可辨者也今余得宋刻新序此跋正在第一卷後每卷結銜云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卷中與時本不同處未可校舉余初見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本校者較此尚多錯誤未知其故疑何校之疏豈知宋時竟有兩刻旣於蔣氏賜書樓見一本卽所謂陽山顧大有藏者與此錯誤處宋刻亦如是蓋余本爲原而顧本其翻也何固不任告也

顏氏家訓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本以爲用述古堂影宋本重雕前序目有廉臺田家印可證也今此宋刻卽爲影宋本所自出通七卷末附考證一卷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所刊本也末有義門野士何焯跋跋云此書爲沈虞卿所刊虞卿紹

熙中嘗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知吾郡見范志牧守題名又云
虞卿自號欣遇見楊廷秀朝天集此書向為汲古舊藏後歸
北客康熙甲午義門以厚直購而獲焉陽湖孫淵如觀察宦
於山左得之後以歸余余攷是書源流自元以來班班可攷
書分三冊於每冊卷首及尾皆有省齋一印共山書院一印
雖省齋不知何人而共山書院則元代也近嘉定錢少詹撰
補元史藝文志載有共山書院藏書目錄此郎所藏之書可
知每冊首尾紙背有長方鈐記其文云國子監崇文閣官書
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皆楷書朱記
以余所見何小山校本經典釋文左氏春秋音義末摹有是
印其文正同且識云印長二指四寸五分闊不一指一寸六

分其度適合此向所未經表見者故備著於此後以示錢少詹少詹云此灋熙台州公庫本卷中於構字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以其時光堯尚在德壽宮也前序末有長記廉臺田家印五字考元制各道置廉訪司爲行臺所屬廉臺之名實昉於此此本蓋宋槧而元印者余以此與長記有考證亦附誌之

文中子

文中子宋刻本頗古疋因其疑於阮逸僞爲故不登甲編卷耑有東澗跋二冊其一云文中子中說此爲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出安陽崔氏者經其刊定駁亂失次不復可觀今人好以巳意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可歎也此跋足證輕改古書

之失故載之其後一跋盛稱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云云不復盡載矣書爲徐健菴季滄葦兩家收藏又有香山潘崇禮甫藏書印又有黃氏一印模糊莫辨其名字稍有蠹痕補綴完好可稱精品

老子道德經

此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分道經德經共八十一篇爲建安虞氏刊於家塾卷中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圓印雖非宋刻上駟亦古本也異俗篇如春登臺尙不誤合於易州石刻因知此本之佳惜墨敝紙渝且遭俗工裝褫殊不耐觀

南華眞經

莊子郭象注者宋刻本有二一爲小讀書堆所藏板刻稍狹

字畫稍方相傳以爲北宋本一即此本予所藏者也予得諸骨董家辥壽魚云是蘭陵繆氏物楮墨完好部面皆金粟牋卷中有華生華氏祕笈一印或是眞賞齋物又有袁氏與之印則又吾吳六俊所藏也惜抱冲作古書籍不輕假人未及取其所藏宋刻一較同異也

列子

此書標題沖虛至德眞經次行曰列子曰張湛處度注無序目諸家圖記多鈐於卷一曰宋本曰甲曰毛晉此汲古閣也曰古吳王氏曰王印履吉此雅宜山人也曰玉蘭堂印曰辛夷館印曰竹塢此文徵仲也曰季振宜印滄葦此延令季氏也曰乾學曰徐健菴此傳是樓也皆表表可見者最先有錙

績孟口一印末一字其文莫辨未知是補注管子淮南子之劉績否孟口必其號也此本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張湛注有舊音而無殷敬順之釋文非但世德堂本不可同日語即影鈔宋刻別本亦不如遠甚即如卷五五山始峙而不動劉淵林吳都賦引正有而不動三字與此合諸本則皆脫落余友顧千里以爲列子善本無踰此者余以重貲購諸太倉故家

戰國策

高注戰國策行世者惟雅雨堂本此外曾見小讀書堆影鈔本若宋刻僅見諸讀書敏求記中所載云是購於絳雲樓者然絳雲所藏有梁溪安氏本梁溪高氏本未知所購果何本

也既聞海內藏書家有兩宋本一在桐鄉金鄂巖家一在歙
汪秀峯家余渴欲一見爲幸己未冬鮑丈淥飲以金本歸余
楮墨精好亦未敢定爲何本既借顧本影鈔者核之識是此
本爲勝蓋姚宏所注補者非一本見於吳正傳之言正傳云
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於末其一
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序者原本也先曾序者重校
本也今觀此本字畫定爲紹興初刻影鈔者當是重刻本故
宋刻略爲改竄宋刻本每葉廿二行行廿字影鈔本每葉廿
行行廿字而字句亦時有不同序錄一篇此本在卷末李文
叔等書後四條之前姚宏題語又隔一行而附於後影鈔本
則曾序居卷首而李跋等仍在後姚宏題語不隔一行其非

一刻可知蓋影鈔本所謂梁溪安氏本遜而居乙者也至於此本之疑爲絳雲樓所藏别無確證惟首册缺目錄四葉卷一一至六葉末册序後五六葉當是藏書者圖章題識後人有意去之耳至於此刻之勝於影鈔固不待言惟修改處未能盡善如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顧千里爲余云初槧當如影鈔本附錄於此

淮南子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見於讀書敏求記記云淮南子善本極少此從宋刻影摹者今余所得乃宋刻也得於揚州卷端有楝亭曹氏藏書一印故此書出自揚州近時莊刻淮南謂出於道藏本取道藏本對之已不合何論宋刻余初得惠松

崖校本謂出於宋本高注已較明刻諸本獨多然出於臨校宋本並非親見宋刻香嚴書屋藏六藝本謂親見宋刻今取以勘之亦多不同蓋校時脫誤也近高郵王編修伯申校此書與余札云窮搜力索不過劉績本而已蓋劉績翻道藏本不如宋刻尚未可以道里計何論其他此書字小行密兼之墨敝紙渝幾思傳校殊苦倦怠故是刻外卻無副本書之可稱祕笈者無逾於此原裝十二冊籤題皆藏經紙題曰淮南子許慎注北宋本其云許慎注者因卷中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而誤爾古香可愛未敢輕去爰附辨於此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續湘山野錄

湘山野錄續錄津逮本卷上第二葉第四行披字起三行半

小注云首行有缺誤後見毛黼季校宋本於掖字前增十四行前空二行知校本之爲勝後見原本蓋宋刻而元人鈔補者也宋刻上卷三葉起至中卷二十三葉止餘皆元人補鈔於卷中跋云至正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覽訖下有圖章二一爲弦歌里民一爲樊士寬印審是元人篆刻本未知即是人所鈔否也向爲有明黃翼收藏於卷末餘紙識云湘山野錄共計一百葉內宋本四十七葉鈔白五十三葉下有黃子羽小圖記當是吾家子羽筆也

眞宗欲擇云云一條多備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與陳方以詞職進用十八字原鈔脫去後增於旁行

揮麈後錄揮麈第三錄

王明清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見於延令宋板書目者其全璧也聞顧抱沖有之未知卽此本否余向游京師於琉璃廠得此殘宋本後錄勵有二卷三錄尙全唯卷耑牒文具存特稍破損經妄人塡補爾既而於華陽橋顧氏試飲堂見一宋本與此稍異前錄三錄俱全前錄余本無之無從對勘三錄與余本對勘時有不同津逮本於卷二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一條云蔽朱刻作敝余本如是洵非誣也又卷二趙叔敬者一條中脫陳確字叔能秀人也目覩是亂復爲察官上疏論其事一行共二十一字兩宋刻皆有之蓋津逮本之不如遠矣卷耑結銜云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毛刻削去此文更非舊式

愧郯錄

愧郯錄余有兩本一得於杭州一得於郡城皆宋刻而各有鈔補郡城本南潯友人易去所留者乃杭州本也宋刻缺八九十十一卷幷補鈔散闕者核之共七十五葉空白十葉就其行款相對所補必非無据所空亦屬缺疑知不足齋所刻當即据此本目錄卷九中金年號金字係屬後人改補鮑刻仍之郡城本猶未改也此本有楊氏夢羽印吾郡故物而仍歸故土書之精靈亦有聚而不散者耶

夷堅支志

往嘗見夷堅志宋刻本爲萃古齋所藏後歸石冢嚴久能家近於藏書家得夷堅支甲支壬癸三種共四冊此三種中支

甲字差小而棉紙印者支壬支癸字差大而竹紙印者余檢直齋書錄解題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夷堅支甲至癸一百卷三甲至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今所存者乃夷堅支志也支甲爲卷一卷二卷三卷七卷八支壬爲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支癸爲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存此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唯支癸序存有云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則直齋所云洵不誣也

三歷撮要

此書見於直齋書錄解題云一卷無名氏今觀此書悉悉相合當是陳氏所見本余嘗攜示錢辛楣先生先生云所引万

通百忌万年具注集聖廣聖諸書皆選擇家言司天監据以鋪注頒朔者也劉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甫蓋當時術數之士今無能舉其姓名者矣書中引沈存中筆談當是南宋所刊余得此書於郡故家外間絕無傳本亦可爲陰陽家之枕中祕矣

外臺祕要

此外臺祕要方四十卷今所存者目錄及第二十二卷耳其序文及表俱鈔補卷首標題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等上進卷末題右廸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正書雖殘闕歷經名家收藏目錄一冊有曹溶之印第二十二卷有武林高瑞南家

藏書畫印則此書固有自來矣

新雕孫眞人千金方

余家舊藏錢述古鈔本千金備急要方云是從宋閣本鈔出今得宋本勘之鮮有一處符合者初不解其故後檢通考知晁所見者爲千金方三十卷陳所見者爲千金備急要方三十卷其前類例數條林億等新纂則知鈔本卽從宋閣本出是經後人增損故與宋刻原本不同二本非特文義增減卽藥名分兩法製亦多不合前人之方忽經後人以意改削可信不可信乎矧錢本所据今以補入宋本之明本參攷同出一原於明本爛板鈔本皆缺宋閣本所出蓋未可信矣唯此宋刻實爲祖本雖闕六卷至十卷十六卷至二十卷已自侈

爲奇祕至於配入之明板斷不可用

十便良方

此十便良方四冊序鈔目刻全書共四十卷今存者十一至十七廿一至廿三耳厪得四分之一然已罕祕之至考鈔補之序文爲時慶元乙卯十月二十四日汾陽博濟堂書並未著作書者姓名序中稱紹熙辛亥東南漕使孫公稽仲有所集方書一編名曰大衍第惜其太略於是因仍其法徧搜方論覃思累年摘其簡而至切迅而不暴與時運相宜者以附益公之不足果得其便凡十焉今檢書錄解題但有大衍方而十便良方不傳可知此書之罕祕矣

傷寒要旨藥方

此宋刻傷寒要旨藥方首尾俱有殘缺余檢陳氏書錄解題有傷寒要旨二卷李檉撰列方於前而類證於後皆不外仲景今此書首缺三葉半無序文可攷而第二卷尾葉有墨刻二行云右傷寒要旨一卷藥方一卷乾道辛卯歲刻於姑孰郡齋則分卷正與陳氏所云合當即李檉書也楮墨瑩潔字畫瘦削宋刻之不易辨者惟白隄錢聽默定為宋刻可稱老眼無花云

重校正活人書

直齋書錄解題云南陽活人書十八卷朝奉郎直祕閣吳興朱肱翼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各以類聚為之問答今此宋刻題曰重校正活人書書中問答正與直齋所云合止存

十十一十二三卷紙潔墨瑩印本亦在宋時卷首有嗚箎一印卷末有子子孫孫其永保用一印雖未知其人亦久以此書爲珍祕矣

產科備要

此書載於讀書敏求記以爲紙墨精好可愛余所得本正與遵王之說合全書無序有目題曰衞生家寶產科方分八卷目錄有結銜一行云翰林醫學差充南康軍駐泊張永校勘每卷題曰衞生家寶產科備要末卷有跋語三行云長樂朱端章以所藏諸家產科經驗方編成八卷刻板南康郡齋淳熙甲辰歲十二月初十日蓋是書猶是淳熙原刻也冊中諸印曰仲雅曰嗚箎曰孫氏禹見家藏曰孟洪曰西澗草堂曰

房山房氏家藏曰子子孫孫其永保用余辛酉夏自京師購歸嘉定瞿木夫因喪明抱痛閉門養痾借讀一過爲余跋云此淳熙十一年長樂朱氏取諸家產科方合刻成書中遇轅懸字俱缺筆又丸皆作圓避欽宗嫌名也其所載產育寶慶集方陳直齋謂李師聖有說無方醫學教授郭稽中爲時良醫以方附論遂爲完書今攷師聖自序知郭與李同時是書實成於師聖也當歸一味散注引王子亭指迷論子亭名既直齋書目載之今已失傳桃仁承氣湯謂龐安常用之驗安常名安時有傷寒總病論行世產育方藥諸書唐志載昝殷產寶一卷今惟寶慶集方尚存永樂大典中然已佚去借地法矣猶賴此書傳之所采虞統備產濟用方諸論尤爲切要

云云則產科備要而必係以衛生家寶不誠可珍哉

儒門事親

此宋刻醫書零種不知其何總名茲所存者每葉板心俱可辨識曰撮要者一葉至四葉曰撮要圖者五葉至八葉爲一種曰五泄者一葉曰五泄圖者二葉曰五泄論者三葉至四葉爲一種曰病機者一葉至四葉爲一種曰扁華訣者一葉至五葉爲一種雖所存不過二十一葉而命名有四種亦足以備醫家采擇矣卷中有毛子晉圖書知爲汲古舊藏偶檢其祕本書目有宋板醫家圖說一本其即此歟爰重裝之以藏諸讀未見書齋後爲周香巖借去還書之日爲題其籤曰張從正儒門事親中殘本則此冊固有全本矣

硯史

硯史一冊爲文氏徵仲所藏宋刻之精者余初未識爲何書中之一種旣晤白隄錢聽默持示此本錢云此山林拾遺集中之一種也余向閱錢有山林拾遺集揚州吳氏以一百二十金購去惜余未及借讀不能記集中各種耳

圖畫見聞志

予初蓄圖畫見聞志有一至三三卷爲元人手鈔後得翻宋本質諸周香嚴香嚴云余亦有一刻本未知卽是此本否及出以相示而楮墨俱饒古氣細辨字畫遇宋諱皆闕筆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舊時背紙皆羅紋闊連而横印者始知爲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證之此卽所謂臨安府陳道人書籍

鋪刊行本也爰從香嚴乞得與元鈔合裝可稱雙璧矣

梅花喜神譜

此梅花喜神譜爲宋伯仁器之編自蓓蕾以至就實圖形百各系以五言斷句余初不知爲何人旣讀雪岩吟草知其生嘉熙間曾爲淮揚鹺務官有擊楫之槪而寄情吟詠大都皆有爲而言之者故譜中第一首曰應思漢光武一飯能中興亦情見乎詞矣是書曾載諸讀書敏求記而玆爲文徵仲舊藏不知何時散失反於京師琉璃廠得之眞奇事也

忘憂清樂集

李逸民棋譜二卷唯讀書敏求記有之而世鮮傳本此宋刻中之眞祕笈也余得諸試飲堂題簽曰棋經余細核之迺卽

前御書院棋待詔賜緋李逸民重編本也然予所藏非卽錢本彼以爲宋太宗作變棋三勢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不知其圖尙在人閒否今三勢余本有二是所見勝於遵王矣至於分卷似一卷分上中下非二卷也前載御製詩首句云忘憂清樂在棋枰以貴與通考證之所云忘憂清樂集者必此矣余故以此立名焉

類說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有宋板類說眞本首冊余收得一本有毛晉圖書知卽此本矣首有類說序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温陵曾慥引開卷標題類說共有三種一曰仇池筆記一曰隱齋閑覽一曰東軒筆錄首尾完好留此猶見宋槧面目往

時曾見一舊鈔本係大板非從此出也

陸宣公奏草中書奏議

讀書敏求記云陸宣公翰苑集二十二卷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權載之序大字宋槧本今余所藏小字宋槧本爲奏草之卷五卷六中書奏議卷五卷六楮墨精好又在遵王所見之外卷中有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毛表之印汲古閣圖章知爲汲古舊物試飲堂有大字本惜未與之一較異同爲恨

石林奏議

石林奏議十五卷每卷次行有模編二字無序文有後跋跋己剝落首云叔祖左丞蚤以文學被遇三朝□自禁塗寖登

二府此奏議之所獻納論思也又云頗多惣集不載往往□見者爲之興歎因鋟木天台郡□以廣其傳末題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謹書是編與刻非出一人矣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僅載影宋本精鈔此較爲勝

離騷集傳

錢杲之注離騷一本宋板影鈔者見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然已稱此書世間絕無則宋槧本益可珍矣余得諸桐鄉金氏其實亦爲汲古舊藏全書不過數葉而楮墨古疋累經名家收藏卷耑素紙畫蘭蕙一叢美人香艸其有靈均之思乎

陶淵明集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云宋板陶淵明集二本與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親謬甚五柳先生贊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又云籤題係元人筆不敢易去余所得即此本也每冊皆以宋錦裝面卷端有宋本甲毛晉之印三圖記其爲汲古閣物無疑書分十卷卷末附北齊楊僕射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曾紘說三通曾云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公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刊蓋此非宋曾氏刊本也余又見有影寫宋本但有楊之序錄宋之私記而曾說不傳可知此

刊之祕矣卷中藏書圖記其近而可徵者毛氏之外有文彭文壽朋氏二印此外有嘯庵桃源戴氏宋微子後自亳之吳再遷于鄞三印驗其篆文印色皆元時人也別有夾籤題云陶靖節集宋刻下有俊明明懷不寐道人二印此又孝章先生之遺筆矣

王右丞文集

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卽所謂山中一半雨本也余得諸五柳書居蓋傳是樓舊物外此尚有劉須溪評點元刻本止詩六卷見藏周香嚴家香嚴又藏何義門校本宋本亦止詩無文雖同出傳是樓而敘次紊亂字句不同非一本矣又聞桐鄉金氏有宋本板刻差大詩中亦作山中一半雨文則無

有也此毛二榕坪親爲余言之惟此猶是寶應二年正月七日王縉搜求其兄詩筆十卷隨表奉進之舊雖曰麻沙宋板視諸本有過無不及焉

李太白集

讀書敏求記云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太白集宋刻絕少此是北宋鏤本前二十卷爲歌詩後十卷爲雜著今此刻亦三十卷卷一載序及墓誌碣碑記新碑文碑文等卷二至二十四爲歌詩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爲古賦表書序讚頌銘記碑文與遵王所藏者異矣其先藏自郡城繆氏繆曾用以翻刊楷精墨妙嘗以僞亂眞曾欲作考異一卷而未成其夾籤猶在卷中也余以一百五十金得之繆氏昔繆氏藏此特構一樓

名曰太白樓今余兩遷居矣居各有樓亦以此集貯於樓上名曰太白謫仙人其好樓居耶行款序次翻本多同余不復贅藏書諸家如崑山徐氏其最著者此外有王氏敬美錢氏南金王印彥濬王氏君復皆不詳其人惟袁氏與之則吾吳六俊之一也

昌黎先生集

小字本昌黎先生集余有十卷賦詩俱全文俱缺失別得一本與前刻正同爲三十九四十卷皆文也首尾有上黨圖書知爲馮氏舊藏安得訪求遺逸得此文集之全者豈不更美乎

昌黎先生集

此昌黎先生集十卷門人李漢編雖闕雜著已下然賦詩俱全亦可爲無用之用矣昌黎先生集注本行世此係白文問有小注厮云一作某而已字畫斬方尚是北宋風氣卷中多舊校語朱墨燦然惜遭俗手裝潢上下方各有損傷字處是可歎也

昌黎先生集

余訪瞿木夫金閶木夫出所得四六必新編方輿勝覽宋刻殘本相質云近從書友以賤直得之余方豔其以賤直易舊刻也既而路過西館橋於書肆中遇一書友告余曰前有方輿勝覽惜未送閱余急問其有他書否曰尚有韓文在欲得之乎急索觀而破書兩冊居然宋刻韓集之極精者標題昌

黎先生文集存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六宋刻宋印紙背皆有小朱印蓋宋紙之佳者卷第二十二下有梁國公之裔一印又有乾學徐健菴二印卷第二十四下但有乾學徐健菴二印信爲傳是樓藏書每葉廿行行十八字字畫軒朗可云韓集之最雖余向藏小字本亦遜此精妙矣勿以其缺失而忽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目全共四十卷脫去一至十卷書友因不全故以賤直售余余則因昌黎先生集先有細字本賦詩十卷在雖非朱文公所校然彼此合之居然可作完集讀也此刻不及十卷之精而以視東雅堂刻本則頗古矣

劉夢得文集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敏求記所載乃繕寫精妙之本余所儲影宋鈔小字本有外集若文集三十卷止有明刻而已錢少詹辛楣先生曾借閱於卷四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文下夾入校語一紙云石刻與刻本不同者二十餘字多五十字既而余得宋刻劉夢得文集存者卷一之卷四所云袁州碑正在卷中因取少詹所校與宋刻對之合者四處形政不及形作刑墮其去來墮作隨甄升升作廾廾即廾字千百人千百作百千較明刻爲勝始信少詹昔與余戲語曰君輩佞宋我輩佞金石蓋有以夫今四卷中二至四俱碑文安得盡得石刻而一一證之

白氏文集

此殘宋本白氏文集十七卷即讀書敏求記中所云是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圖記宛然古香可愛者也然遵王所記尚有錯誤記云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然如數計之止得十五卷今余所得者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四五十五之五十八適符十七卷之數其每卷首末皆有金華宋氏景濂圖記即爲讀書敏求記中物特所載卷數偶誤爾余本得諸顧五癡家五癡以爲絳雲餘燼故每卷中燒痕尚在甚至有一葉中不過數字者昔遵王以爲庚寅一炬廬山本實遭其厄今觀此本亦出燼餘何幸六丁所收尚留此十七卷在天壤閒耶珍藏之者自明

初至今又將五百年矣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吾烏得不信其說爰重付裝潢加諸什襲以視向之破書一束堆積於塵坷蟻蝕中者其顯晦爲何如耶

會昌一品制集

余得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爲沈與文所藏已有明中葉本又得舊鈔李文饒集則不止會昌一品制集與明刻合亦無佳處唯此宋刻較二本爲勝宋刻題曰會昌一品制集而卷第幾下俱劃補一行未知其何字而補入之鈔本題曰李文饒集而列會昌一品制集於下非宋刻之舊矣鈔葉上有李廷相印白隄錢聽默云明代人則鈔補亦舊姑以其可便卒讀而存之

乖崖先生文集

乖崖先生文集相傳宋代有二本一本十卷一本十二卷十二卷之本蓋郭森卿官崇陽刻者也今所得即郭本而又爲後人重刻前有咸淳己巳中春朔邑子朝散大夫特差荆湖安撫大吏司主管機宜文字權澧州軍州事賜緋龔夢龍序其云前令君天台郭公森卿嘗棐賓郡齋己未兵燬遂爲煨燼今令史左綿伊公賡吕儒術飾吏復鋟梓以壽其傳是此本又爲宋刻之第三本矣惜斸存六卷六卷以下爲賜書樓舊鈔本然較外間傳本已有不同處即如青箱雜記載詠贈官妓小英歌時本以爲今不見集中然宋刻第二卷有云筵上贈小英當即此首而郭序云或者以小英歌詩等不類公

作然其辭豔而不流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則小英歌宋刻明明有之時本豈以其不類而削去耶然非其舊矣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此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宋刻標題如是已與鈔本所云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者不合而序文節去首尾并誤撰序人劉嶠爲劉隨不知其何來也至於年號官銜概從缺略俾攷古者茫無依據是可慨已此本序文一一完善次列進司馬温公文集表一通分卷序次離合先後多有不同信祖本也更有奇者余初見此書在嘉慶丁巳夏其購之日在秋八月而此書爲明初人收藏本卷首表文第一葉末餘紙有硃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八字有小方印其文云

徐達左印有大方印一　其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是松雲與余收藏之歲月雖甲子七更而析符復合何其巧耶卷第八十後空葉有墨書三行云國初吳儒徐松雲先生收藏溫公集八十卷缺九卷雍謹鈔補以爲完書云弘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盧雍謹記則此書本爲吳中藏書而今自武陵購來

伊川擊壤集

此殘宋本伊川擊壤集祇三四五六卷前一二卷已鈔補餘皆失之矣收藏家圖書如竹塢玉蘭堂古吳王氏諸章皆明代故家余所藏書多有之至毛季兩家尤彰明較著者也惟周氏公瑕一印所見僅此書當亦不偽余檢延令書目載此

書爲宋刻與此同目云二十五卷恐是誤處蓋宋代書目皆云二十卷延令所藏奚以過之五者衍字也惜傳之又久勵存此卷數耳明刻黑口行款略同然不如遠甚矣余得諸嚴二酉家吉光片羽寶何如之

欒城集

欒城集往昔於小讀書堆曾見一殘宋本止一冊板刻略寬大與明刻板差同繼余得一本板刻略小每卷下俱遭俗手剗補移其卷第取明刻證之改爲卷一者爲三十三卷二爲三十四卷三爲三十五卷四爲四十二卷五爲三十六卷六爲三十七卷七爲三十九卷八爲四十皆欒城集也卷九至卷二十一皆欒城後集明刻正同偶取校明刻大有異處宋

本爲勝郎如三十四卷年月日甲子可爲□□之用官銜姓氏可爲職官之用明刻皆刪去何耶

豫章黃先生文集

家豫章先生文集一至十四卷又十七至十九卷皆宋刻而後三卷與前十四卷字蹟微有不同似前十四卷爲原後三卷其翻本也余得諸郡故家以宋刻故珍之一卷首缺幾葉故序目不全一卷末有墨書一行云山房李彤洛陽朱敦儒正是猶是宋時原刻雖所缺尚有十三卷取較明刻已多不同誰謂殘缺之不足珍耶

豫章黃先生外集

此家豫章外集六卷得諸書船友邵姓云自江陰楊文定公

家收來卷耑有楊敦厚圖章卽文定孫也裝潢精雅亦以其爲宋刻故珍之然六卷後缺葉謬以卷十四末葉續之因後有山房李彤跋取閱者偶不經意卽信爲完璧者然其實補綴之痕不可没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豫章外集十四卷按今明刻猶如是所存詩六行破在卷十四末唯李彤跋明刻無之然翁覃溪云外集末有李彤跋其在十四卷末宜矣至六卷末所缺就明刻者以宋板十八行十八字計之連煞尾一行適得一葉當以素紙存其面目可爾又翁云豫章外集其作年月往往在内集前今人稱外集爲後集失之殊不知宋刻板心有後黄一後黄二云云則外集之稱爲後集特以所刻之先後言之耳世人不見宋刻妄論短長亦奚爲耶余

舊藏豫章文集三十卷闕有一至十四十七至十九俱宋刻今又得此行款悉同當是聯屬者何兩美之適合也且延令書目載有黃山谷集三十卷後集六卷宋板合諸此本卷數卻同或即滄葦所藏歟

李學士新注孫尙書內簡尺牘

余向藏孫尙書內簡尺牘係成化刊本趙靈均取元刻本校過後爲葉石君收藏可稱善本矣最後得此宋本於郡故家無刻書年月於分類之目末葉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合諸葉本鈔補序文有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謹序云云未知即此蔡氏否也葉本校語云元英宗天歷庚午刻本分十六卷而宋本分卷卻合然遇宋諱皆闕筆則非

即英宗時本可知安知元翻宋本分卷不仍其舊耶余嘗取以覆校實有勝於葉本處可知宋刻定勝元刻也

梁溪先生文集

梁溪先生文集世不多有茲宋刻之勵存者爲卷第十三律詩九卷第十四古律詩十卷爲卷第四十一表劄奏議三卷第四十二表劄奏議四卷第四十三表劄奏議五卷第四十四表劄奏議六卷第四十五表劄奏議七卷第四十六表劄奏議八卷第四十七表劄奏議九卷第四十八表劄奏議十卷第四十九表劄奏議十一卷第五十表劄奏議十二卷第五十一表劄奏議十三卷第五十二表劄奏議十四卷第六十二表劄奏議二十四卷第六十三表劄奏議二十五卷第六

十四表劄奏議二十六卷第六十五表劄奏議二十七卷第六十六表劄奏議二十八卷第六十七表劄奏議二十九卷第六十八表劄奏議三十卷第六十九表劄奏議三十一卷第七十表劄奏議三十二卷第九十一表劄奏議五十三卷第九十二表劄奏議五十四卷第九十三表劄奏議五十五卷第九十四表劄奏議五十六卷第九十五表劄奏議五十七卷第九十六表劄奏議五十八卷第九十七表劄奏議五十九卷第九十八表劄奏議十卷第一百表劄奏議六十二卷第一百四十八迂論四卷第一百五十三迂論九卷第一百五十四迂論十卷第一百六十一題跋上卷第一百六十二題跋中卷第一百六十三題跋下末有跋云枚自髫齡就

傳時家嚴天申公諱令德於課文之暇備述始祖忠宣公梁
溪文集自先大父可珮公諱士達入嘉定縣庠館於嘐城時
遭兵燹是集遂失去枚竊聞之以始祖之豐功偉烈爲宋代
名臣其箋劄奏議詩文之屬不得仰窺其全深爲浩歎越二
十年枚年甫三十供奉內廷時與名公鉅卿及海內藏書諸
名儒訪梁溪文集音耗竟無所聞又越二十餘年至雍正己
酉下榻於衍聖公第之九如堂見其牙籤玉軸充棟盈車詢
之守者知梁溪文集爲舊族高陽相公持去高陽諱霨
聖祖時甌卜者也又越十餘年枚抑鬱無聊歷游幕府過上
谷所屬之地道經高陽府第半屬荒基徐叩之而是集猶在
乃求其發篋拜觀實爲宋代鐫板鴻文偉義捧讀難竟因以

歷歲所餘館穀傾囊與之而是集始得返趙嗟乎梁溪文集吾家故物也越百年而無恙物之來歸亦有定數乃詳述之以示後之子孫乾隆六年歲在辛酉四月望日二十六世孫枚謹識則此書爲隴西鎮家之寶雖殘缺亦可珍也余按書錄解題云梁溪集一百二十卷丞相忠定公昭武李綱伯紀撰文虁進士起家至右文殿修撰葬錫山忠定嘗廬墓云故以是名集歟今存十三八卷已遭剜改移易卷第余就板心字迹推之得其宜存卷數條載如右卷末有錫山安國家藏印又有毛子晉毛表奏叔印知汲古亦曾藏此

侍郎葛公歸愚集

侍郎葛公歸愚集載諸王漁洋居易錄卷十六有云宋葛立

方常之歸愚集十卷詩四卷樂府一卷騷賦雜文一卷外制二卷表啟二卷後見一鈔本前有王阮亭朱竹垞題識卽是居易錄所載本然卷第下不標數目未知其本之何自來也適於故家得一殘本自五卷至十三卷獨全足證經籍志二十卷之說但並無樂府一卷未知鈔本之何所本而有樂府一卷也此本楷墨精好如初印出者然初未裝訂余始重裝爲四冊

義豐文集

義豐文集者王阮南卿所著也題曰文集而玆所存者僅詩一卷前有大梁人趙希至敘卷一目錄以水調歌頭一首止後空六行結尾有義豐文集目錄終皆妄人割補所爲也詩存五十七葉半和淵明歸去來辭已不全無所爲水調歌頭

一首矣末有半葉辨是文非詩首尾俱闕不可卒讀最後有淳祐癸卯吳愈敘据　四庫書目以爲列於集前則此又移置於後以充完善者之所爲然趙序　四庫本未之見當是所傳本異耳岳珂桯史以爲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校官馮椅爲之序未知其又何本今据宋刻而趙序云淳祐戊申冬得義豐集夜坐涉獵一過爲之推考則義豐乃其全集之名且標題曰義豐文集而第一卷爲詩又有文之殘闕者存則義豐集之不專於詩可知

北山小集

此程俱致道所撰北山小集四十卷宋刻宋印即其紙背之字已可徵信余嘗持示錢少詹辛楣先生先生云古人公移

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弃此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刷印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紙墨古疋洵是湻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云云余考淛江采集遺書總録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槧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爲季滄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宋槧本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冊有健菴圖章而無彭城印記未必是絳雲燼餘矣是集得於乙卯

六月二十二日正余被災之時後器用財賄悉爲六丁取去惟所儲書籍巋然獨存閱兩日并得此集天之所以予我者豈淺鮮哉卷尾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未知吾宗何人轉相授受仍歸江夏家藏我子孫其共寶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集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無序有目錄分上下二卷已鈔補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一又有御史之章振宜珍祕藏蒼葦三印牧齋一印顧阿霖藏一印自卷一至五十五唯八九十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皆鈔補其五十一空[illegible]十葉宋刻之存者僅四十二卷而已余考通考所載卷數爲五十六延令書

目所載卷數爲五十一皆不符五十五卷之數今以目驗宋刻證之刻本五十卷止又未能臆斷其五十五卷之必無多少也唯五十一卷明刻亦闕則此之亡來已久西山與鶴山並稱余所藏眞魏皆宋刻可云合璧

魏鶴山集

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十卷目錄上下兩卷全卷一少一葉又四行故詩自寄題雅州胥園起嘗見明嘉靖時邛州刊本竟以此題爲卷首知亡來已久又得錫山安國刊本自九十八至一百九十與宋刻存卷並同知明時所存已不全卷首有淳熙己酉宛陵吳淵序卷末有後跋闕半葉未知爲誰何作吳潛後序從安本鈔補蓋宋時所槧先有姑蘇温溪兩本

皆止百卷至是始以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幷他文增入爲百有十卷故有重校之稱也

周益公集

周益公集宋刻罕有余所收得殘本有省齋文稿一至八二十八至三十六平園續藁一至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三十六至四十玉堂類藁六至八十一至十三歷官表奏一至五十至十二承明錄一至六書藁九至十一附錄五卷共六十八卷幾得三分之一疏行大字與歐陽修集板刻悉同蓋仿而爲之者香嚴書屋中有舊鈔本省齋文藁九至十六二十至二十三省齋別藁五至九歷官表奏六十七而予雖宋本所無然未敢爲据也

渭南文集

往聞絳雲一炬之先有常熟某藏書家夢見一白鬚老翁云有渭南文集一部在絳雲樓汝可往借之既寤而異其事遂致詞於東澗遣使假之以歸未幾而火作此集遂免於厄今所得宋刻渭南文集殆卽此歟此書爲任蔣橋顧氏物顧後質於蔣蔣後歸於陶余卽從陶五柳得之楮墨精妙宋板中之傑出者書刻於放翁之子遹故遇游字皆避諱作游前有序云葢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本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別爲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鋟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

自號爲陸渭南嘗謂子遹曰劒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云云末題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丞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蓋渭南文集之初刻本也明華氏曾用活字本印行行款相同字句略誤矣毛氏取與劒南詩藁合刊者非復此五十卷本矣通體完好其中闕葉識是錢磬室手鈔間有紅筆校字處當亦磬室筆宋刻書之無殘闕無點汙者此種爲最當亦放翁之精靈有以呵護之乎

三謝詩

此書得諸貯書樓蔣氏卷尾有蔣篁亭墨跡數行敘述是書原委頗悉蓋是書爲唐庚子西所集通考据中興書目云然

近時大興朱竹君得此刻本定爲宣城本今卷中有嘉泰甲子郡守譙令憲重修宋刻洵不誣也在明有邵氏僧彌收藏印又有臣指之一印思學齋一印并有[illegible]氏木葉齋鑒定宋本九字皆未知其人蔣氏又有贋本予亦曾見之不如此刻多矣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九家注杜詩鋟板成都者未之見也寶慶乙酉曾噩子肅重摹栞於南海之漕臺開板宏爽刻鏤精工余嘗見之小讀書堆然亦不全茲嘉定瞿木夫以一冊見遺卷耑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標題下及板心俱劃去卷幾字樣不知其何卷矣且抱沖已故書籍封閉不能假讀余甚恨之卷耑題曰古詩

爲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云云末一題曰釋悶共五十五葉半其後半已鈔補

孟浩然集

余始得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元刻本分三卷自以爲佳矣及得此宋刻三卷本方知元本分卷雖同而強分門類脫衍甚多不如宋刻遠甚元刻但有宜城王士源序宜誤作宣序文首句云孟浩字浩然開卷卽錯通序之錯不可枚舉惟宋刻卷首題孟浩然詩集序宜城王士源撰序首云孟浩然字浩然古人名與字多同者此其可證王序後多重序一篇爲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滔敘其每卷與元刻異同不可

枚舉即如歲晚歸南山作新書所云浩然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句云云豈有史傳載其事而本集反遺其詩者元刻脫而宋刻有此宋刻之妙一也如除夕有懷作元刻明知衆妙集中爲崔塗詩而猶存之余觀宋刻卻不如此此宋刻之妙二也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楷書朱記一瞿木夫云此是元時印余所見宋刻唐人文集多有此印則在當時諒不下數十種而今廑存者亦寥寥矣

劉文房文集

余向藏劉隨州集係沈寶研齋臨何義門校宋本然非此宋本也嘗取勘何校本知彼爲南宋刻而此爲非宋刻也即如卷九白鷗一首云泛泛江上鷗毛色皓如雪朝飛瀟湘水夜

宿洞庭月洞庭歸客正夷猶愛煞滄江閑白鷗明刻各本於歸客正夷猶上脫去洞庭二字幾不成句何校亦未之及此刻洞庭二字歸然獨存可信其佳絕陳氏書錄解題有劉隨州集十卷唐隨州刺史宣城劉長卿文房撰詩九卷末一卷雜著數篇而已殘宋本與之合建昌本十卷別一卷爲雜著何義門所校如此蓋建昌本也

孟東野詩集

此孟東野集十卷本前有目錄無前序有後序序爲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末附孟郊本傳貞曜先生墓誌二篇眞古本也余向藏洪武間人影寫書棚本與此殊別蓋此猶非宋舊刻矣歷來諸藏書家如崑山徐氏泰興季氏皆曾藏過而

安麓邨藏書印一則又在徐季兩家後安岐之印未知即是麓邨否相傳麓邨爲北地人善識骨董係明珠家門客渠所鑒定都爲可信其餘錢氏敬先毘陵唐艮士藏書儀周珍藏存威齋等圖記皆未詳此冊爲余同年蔣賓嵎得於金陵之書攤轉以贈余艮友之惠不可沒云

朱慶餘詩集

余所藏朱慶餘詩集有二本一爲舊鈔本而崇禎年間葉奕苞校者一爲柳大中鈔本而爲毛豹孫藏者葉所據校謂出於柳氏原本悉用朱筆校正然余以柳本核之實多不合未知葉所據云何也柳本有何義門手校字如送陳標云滿酌歡僮僕相隨即馬蹏何校歡爲勸校即爲即舊鈔本有葉校

字如看濤云風雨驅口玉葉校驅口玉爲翻前駐今見宋刻
與兩鈔本多同可知鈔本即從宋刻出何葉所校多屬臆改
今席氏百家唐詩本盡將何葉所校之字入之諺云火棗兒
糕此其是也宋刻間有墨釘余所藏宋刻諸唐人集多如是
此集兩鈔本亦復然此刻多爲妄人塡補因裱托在先未便
改易明眼人讀之自辨可爾書凡目錄五葉詩三十四葉兩
鈔本以目終二字寫於第四葉後遂比宋刻少一葉非詩有
缺也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墨書一行所云書
棚本者是書舊爲文氏藏本故有玉蘭堂諸印徐健菴季振
宜亦藏之惟張雋之印一字文通二圖記余未知其人瞿木
夫爲余云張文通似是吳江人復社中名彥也余家藏其手

札數通乃與金孝章者是在徐季之先矣

許丁卯集

余於唐人集多所儲藏而丁卯集一種尤多異本一爲毛鈔影宋本上下兩卷又有補遺本又有元大德刻二卷本明洪武刻二卷本錢遵王家鈔二卷本元刻二卷遺篇一卷拾遺一卷本其二卷元明刻多同遺篇一卷拾遺一卷則大德洪武刻所無也然余所珍者斷推宋刻二卷遵王雖云元刻增廣者較宋板多詩幾大半此又宋本不如元刻矣而余則未敢信之此書末有義門跋云凡舊刻印久模糊處最忌以新本塡補此集有二葉板壞適心友有毛豹孫家所藏宋本景鈔者對之補寫庶異於不知而作云誠哉是言可云信而好

古矣

甲乙集

余初得甲乙集宋本止四卷無目錄爲汲古舊藏此全本則季振宜藏書也□□□□□從金陵購得後以歸余十卷俱全惟目錄缺首□□舊時鈔補如錢遵王徐健菴圖記俱鈐於鈔補處則由來久矣毛氏無圖書其時刻本亦不與之合故字句多異當是汲古搜訪未及爾

甲乙集

此宋刻甲乙集一至四卷爲毛汲古藏書後歸席玉照家余初得之亦是殘本後別得一全本於金陵書肆遂命工影寫目錄并後六卷居然完璧矣昔何義門先生於宋刻許丁卯

集磨滅處得毛豹孫影寫本乃敢補塡謂非不知而作吾於是書亦復云然

唐女郎魚玄機詩

此唐女郎魚玄機詩宋刻本蘭陵繆氏物也外間無別刻單行本此其厪見矣書共十二葉諸家藏書圖記羅列滿紙其最著者如檇李項氏所謂項元汴也又有朱子儋一印朱承爵鑒四字其人曾刻庾開府詩集四卷於存餘堂讀書敏求記曾言之考列朝詩集小傳知為江陰人歷考國初藏書諸家目無有及此者可云罕祕矣近時全唐詩所載頗與此刻為近然脫光威裒姊妹三人原唱一首末衍折楊柳一首■小傳云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喜讀書有思補闕李億

納爲妾愛衰遂從冠帔於咸宜觀以笞殺女童綠翹事爲京兆溫璋所戮集中贈鄰女一作寄李億員外詩中三四句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是即其故夫也又情書寄李子安一本題下有補闕二字子安殆李億之字歟

注胡曾詠史詩

此宋刻胡曾詠史詩揚州江鄭堂得諸懸門橋書坊後介洞庭鈕非石歸余余未見之先陽湖孫觀察曾見之載入藏書記記云宋刻胡曾詠史詩三卷宋槧本題前進士胡曾著述并序邵陽叟陳蓋注詩京兆郡米崇吉評注并續序其續序云近代胡曾是陳米俱唐人也詩一百五十首自烏江終滎陽　四庫所收本二卷自不周王汴山亦有注不著姓名蓋

後人重加編次易其卷偶失陳蓋米崇吉署名耳据此則宋本與今本不合且余檢　四庫總目云鉅橋詩中注曰云云又渭濱詩句注曰云云皆與宋本注不合可知宋本爲足寶矣宋本舊爲延令季氏所藏原裝二冊今並依之改裝云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

任淵注山谷集明代曾有刻本近時翁覃溪先生又刻諸豫章不患無傳本矣然宋刻之可寶從未見有全者余往歲游京師得一本於琉璃廠自卷一至卷十八共裝一冊後皆失之然書後有夾籤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知此爲明時內府珍藏舊物余嘗考[illegible]敏求記所云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牧翁亂後入燕得於南

城廢殿者卷末一條亦如此遵王云當時采訪書籍必貼進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余後於城南小讀書堆見之字蹟出於一手愈知此本之足重

參寥子詩集

余所見高僧之集而宋刻者如北磵集鐔津文集皆宋刻北磵在杭州而完鐔津在京師而闕皆未之得也向聞池上書堂蔣氏有宋刻參寥子詩集久未得一見今始由五柳居得之書共十二卷通體皆完而無闕可謂亞於北磵而勝於鐔津矣世行本向傳有二以法嗣法穎編者爲勝此其是也卷耑序文係鈔補而以貴與經籍考證之當不謬若以爲此序是餞參寥禪師東歸序而非高僧參寥集序是幷通考而昧

之矣奚足以論古哉此書向爲季振宜藏書徐健菴有圖記則又傳是樓中物也如村主人印不知何人而黃子羽讀書記則有明黃翼吾宗之名賢余所藏宋刻湘山野錄續中亦有黃翼圖書子羽何於高僧著述結此因緣耶

新刊劒南詩槀

劒南詩槀二十卷續槀六十七卷書錄解題並載之而此宋刻殘本劒南詩槀前有淳熙十有四年臘月幾望門人迪功郎監嚴州在城都稅務括蒼鄭師尹序一通卽陳氏所云初爲嚴州刻前集者也蓋放翁爲新定郡守始刻淳熙丁未以前槀其後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者又在嘉定庚午詩槀續槀本非一刻毛氏合而刻之面目無可考見此本有一至四

入至十十五至十七雖未能復二十卷之舊然毛刻所据者止此殘本故於宋刻存卷皆注云毛子晉校餘則不然此其明驗惟字句仍不能悉遵宋刻爲異耳

友林乙稿

友林乙稿四明史彌寧著前有序一首其文似不全并多描寫字作序之人僅有域以庠序諸生云云可證其名爲域而究未知其人中云掇拾友林詩稾而本書又名友林乙稿不知先有甲稿否目首尾多鈔補半葉以詩證之當是全本字體華麗有娟秀之態又爲宋刻中之逸品不多見也登雁峯一首割去九字以素紙補空未知何故嘗見翻刻本於割補處皆墨釘蓋有自也卷耑有天錫收藏印卷末有學古一印

審是元人圖章元有兩天錫一爲薩一爲郭虞集有道園學古錄

文粹

此宋本文粹得於繆宜亭進士家通體完善序文後即接卷第一有宋本楷圓印玉蘭堂小方印季振宜印滄葦二小方印乾學徐健菴二小方印季振宜讀書印目錄二本較本書字形略駔而肥并無諸家圖書不知何時補全中有缺葉余復借同邑蔣藝萱藏本影寫補之未全止得其半爲故相國宋德宜家物余欲易之而未果今猶在其家此本楷墨精妙筆畫斬方猶有北宋風味末有栞刻地名年月官銜云臨安府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二十策已委官校正訖紹興九年正月口日右文林郎臨安府觀察推官林嵩左承直郎

寧海軍節度推官周公才右承直郎臨安府觀察判官蘇彥忠監雕右從事郎浙西安撫司准備差遣劉口㯳重校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重校右承奉郎特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遜左承事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重校右朝散大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梁宏祖左宣義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朱敦儒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事王㭲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澄最後有寶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以爲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是此本蓋孟琪所刊本也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

此書爲迂齋先生樓昉叔暘標注共二十卷目全卷存一至八十五至二十餘鈔補而仍缺十二二十四此書亦爲毛褒華伯藏書而其中有三印一曰吳郡西巖朱赤榮書畫印一曰赤榮一曰西巖此書之得於京師蓋爲其西巖藏書也余好藏書而於吾郡藏書家思輯一小傳每恨不能悉知其人向見一楊誠齋易傳爲西巖朱赤榮藏書始知吾郡有其人并看其題識知爲明初人其書未之得故於心耿耿焉後見此本藏書之圖記恰合因急收之所以存藏書之人也

聖宋文選

初余從顧千里處聞常州趙舍人味辛有聖宋文選既而得

殘宋本於常熟始見其書益思趙本之可以補我所缺辛酉歲游京師晤味辛遂語及之味辛其時適得青州司馬將還家余亦南還至秋間以是書歸余此卽趙本也首尾完好與余所得本同一刻而印本在先間有缺葉反賴余本足之亦奇事也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於此書載有柯崇樸序云乙丑歲至京師朱檢討竹垞過余寓舍因以訪之轉假得是書是書藏自崑山徐立齋相國原本宋刻甚工今卷二十三尾有司寇之章一印當必徐健菴圖章其爲崑山徐氏本無疑而何義門校曾南豐集据以增文六篇者謂出於石門呂太史家鈔本今此本味辛於數年前得於吾郡宋氏末有呂晚邨長跋其付裝時去之此長塘鮑綠飲親爲余言味辛得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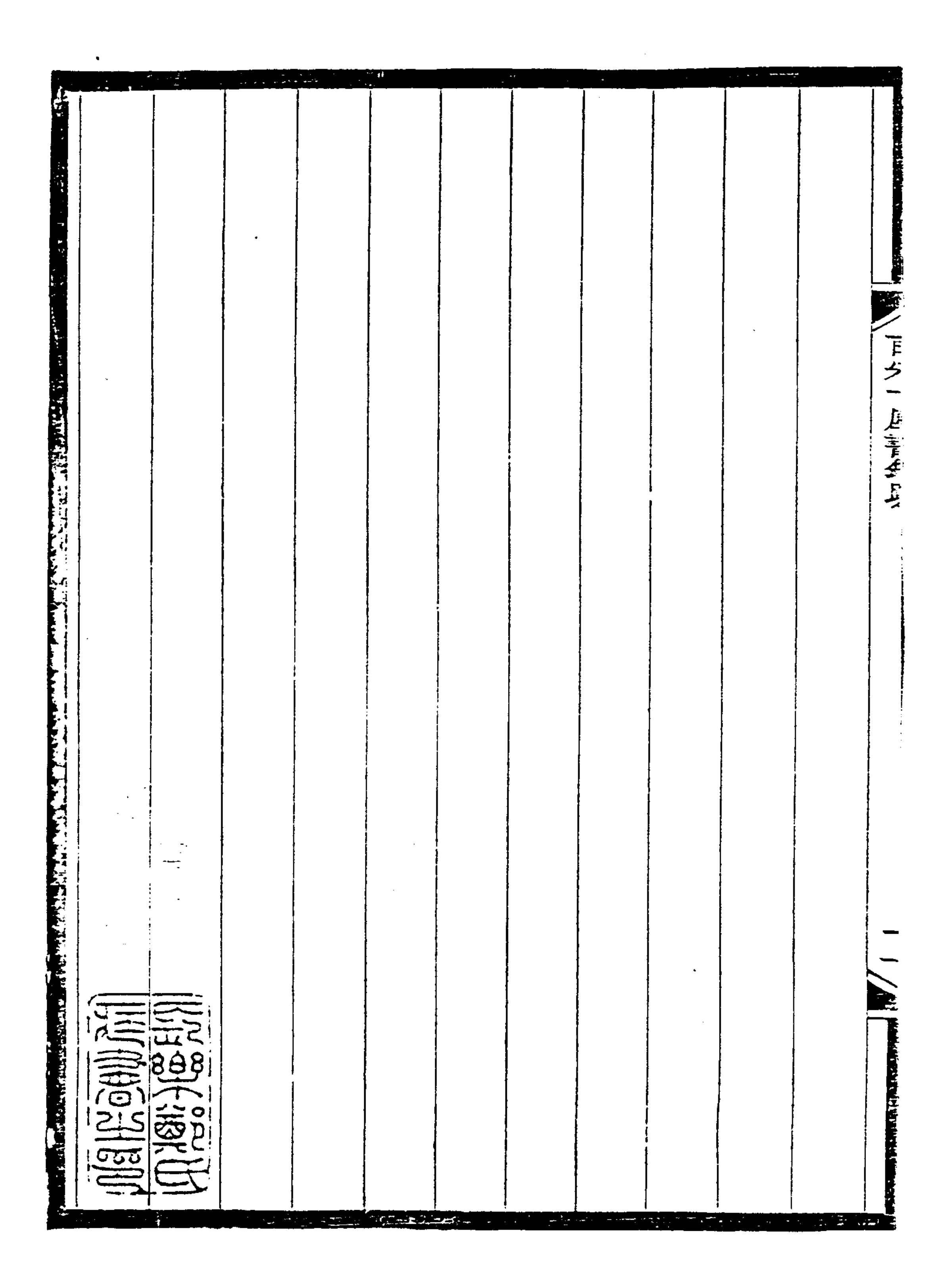
彼與咏辛同往故也今此本呂跋已無即藏書圖記有剜去之痕或并呂氏圖記而去之亦未可定茲所存者司寇之章而外尚有（下闕）

百宋一廛書錄

右百宋一廛書錄一卷黃紹甫丕烈撰紹甫又字蕘圃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舉人大挑一等改捐主事籤分兵部蕘圃藏書最富賞鑒之名冠天下嘉慶壬戌遷居縣橋巷構專室貯所有宋槧本書名之曰百宋一廛請磵蘋居士為之賦而蕘圃自注之撰所見古書錄專論各本以宋槧一元槧二毛鈔三舊鈔四雜舊刻五並未編定身後瞿木夫分為二十卷藁本歸陸存齋亦售與日本巖崎氏今此殘帙無意得之宋槧本一百十二種較顧賦只短十種亦罕見之祕笈矣宋文鑑跋云非宋字體帶方朱慶餘詩跋云墨釘最多多為妄人塡補許丁卯集跋云凡舊板印久模糊處最忌以新本塡補均賞鑒家之名言至云後漢書有紀傳而無志當是孫宣公

未請合幷以前之書然已附劉攽校語不得云宣公以前矣
王敬美李廷相高瑞南淮東書院均云不知其人考敬美王
元美之弟亦富收藏廷相明戶部尚書濮州人謚文敏有雙
檜堂書目高瑞南名丙武林人明中葉收藏家淮東書院黃
琳所建琳字美之印記見於書畫卷中極多孟東野集跋言
安麓村亦不詳麓村名岐字儀周朝鮮人明相家人爲主人
經商兩淮富收藏與士大夫抗禮書籍有麓村印記者必佳
鶴山集分書後跋爲南充游侶友林乙集序之域爲鄭中卿
均未詳考黃詩大全集有蘇叔敬買到一條與錢虞山南城
廢殿所得之列女傳同近年內閣發出書南史亦有蘇叔敬
買到年月後列女傳三日顏氏家訓有國子監崇文書院印

圖書館內閣書內常見是元時官印戰國策爲錢虞山舊藏跋云缺目錄卷一至六末冊五六葉均鈔補云當是有虞山題識圖記後人有意去之去歲見盛意園之宋槧方言錢跋見滄葦書目有學集亦載之今亦去目錄末葉而影鈔末行六字與蕘圃之言脗合收藏既富識論均合無臆斷無偏見固天下後世讀書人所當推奉者癸丑五月十一日同人因蕘圃生日小集品書歸而書之錄後烏程張鈞衡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　　第05册(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ss11186637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http://book2.5read.com/300-10/disklaq/laq79/05/!00

001.pdg

封面页
书名页
目录
正文